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文學院學報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九月

Volume 16, September 20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六期

發行者

郭艷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周益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總顧問

莊坤良 逢甲大學

主編

黃玖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常務編輯委員

王年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冠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蘇慧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宋郁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一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李宗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編輯顧問

陳一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邱文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封面設計

黃玉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顧問

萊恩安德魯 澳洲坎培拉大學
連清吉 日本長崎大學
楊貴美 東密西根大學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

周益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何寄澎 國立臺灣大學
林明德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廖美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貺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宋德喜 國立中興大學
曾守得 靜宜大學
陳彥豪 國立臺北大學
呂光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善賢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曾宇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文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王曼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助理

鄧慧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16

Publisher

Yen-kuang Ku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I-chung Cho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dvisor-in-Chief

Kun-liang Chaung Feng Chia University

Issue Editor

Mei-chen Hu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ecutive Editors

Nien-shuang W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uan-chun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uei-shuang S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u-ling So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i-fan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ung-hsin Li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rt Advisors

Yi-fan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n-cheng Chi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ver Design

Yu-shuan Hw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dvisors

Andrew P. Lian University of Canberra
Seikichi Ren Nagasaki University
Guey-meei Yang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Editorial Committee Convener

I-chung Cho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orial Board

Chi-peng H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in-der Lin Chinese Folk Arts Foundation
Kuo-pin Cho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uang-yi Ch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Arts
Der-shi Su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houu-der Tse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Yane-hao Ch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Kuang-hua L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han-mao Ch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u-liang Tse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n-hao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n-ping W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naging Assistants

Hui-yu Te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六期總編序

新一期的學報又要出爐了！這期的中文論文有鄭色幸的〈修辭融入華語文教學——以拆解字詞為例〉等四篇，英文論文有劉美惠的〈英語學習者使用請求行為修飾詞之研究：「語用語言學」及「社交語用學」面向〉一篇，還有特聘教授蔡衡與黃文樹老師合撰的特邀稿〈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之檢視與展望〉等共計六篇。

雖然人力經費等諸多因素，幾番無法如期出刊，也使得本學報並沒能在評比上擠進一級期刊之列，這也影響到學者投稿的意願，但審稿制度依舊嚴格，淘汰率高，能刊登出來的論文不多但自是此中的佼佼者。期能獲得知音，讓主編及編輯同仁的心血庶幾沒有白費。編輯會議中望著同仁的白髮，總想著這年頭不只研究、教學、學生輔導還有社會服務等等，不一而足驅使著大家白了少年頭。

只因行之多年的教卓計畫已轉型為深耕計畫，本校幾乎全都動起來。同仁們除了原本的工作外，也早在各自領域上積極參與。就以陳副座主持的第四面向「善盡社會責任」（USR）來說，地理系宋主任先前執行的創客空間已告竣工，並以「沒課窩」之名在校內白宮二樓揭牌。除提供該系上課的新據點，也給本院師生一有課沒課都可去窩的所在，並可以此為根基朝向USR的目標邁進。歷史所也在11月初的白沙歷史地理國際研討會以水利尤其是八堡圳為主題，除請來八堡圳研究先驅日本學者森田明專題演講外，與會學者會後並由李所長帶領，前往八堡圳源頭所在的林先生廟，參加二水跑水祭活動。這是彰化縣年度的飲水思源的文化活動，如此交流，也可說善盡社會責任。此外美術系一凡主任應嘉義市文化局之敦請在嘉義鐵道文化藝術村連年的策展成功，世強教授遠赴臺北在大趨勢畫廊舉行個人畫展，也都讓本校以藝文和校外有更緊密的連結。而國文系蘇主任過去與阿里山林管處合作執行詩路計畫，今年五月更與系內同仁舉辦詩學會議且以楚辭學為題。並透過彰化市公所與在地的屈家村合作甚至攀援到三峽屈原的故里，讓文學會議走出象牙塔進行有如超時空的連結，在在令人驚艷。

當然，在不斷付出之餘，學校也頗能體恤同仁的辛勞。校長自道不忍國文系及臺文所老師長期窩在餐廳樓上，飽受油煙的五味雜陳，因而斥資興建學思樓，也於今年九月落成。然而落成後要搬家，整理研究室的圖書，同仁們才發現多年累積藏書何其多，何其重！怎麼搬呢？總要汰蕪存菁吧！惟當如何分辨菁蕪，且將又能保存多久？這令人想到了最近發生的退休老師想要捐書的困擾。

退休捐書，早已有類似的案例。過往文史學者的藏書總受歡迎，甚至舉行捐贈儀式，以示尊崇。這肇因先前圖書館每以藏書量作為比較。然而近一二十年來，E化數位化的趨勢，加上空間有限，圖書館的藏書觀念已改變。因而教授們的藏書，往往被婉拒，導致欲捐而無處，殊為可惜。其實圖書館執事者可以換個角度思考。因這些藏書中不乏海內外罕見的善本甚至絕版書，若委請相關學者進行挑選，或能有益於不少學子。其他則可讓同領域師生進行擇取，再則可聯絡相關團體轉贈與社會。如今雖是E化時代，但推廣閱讀之下，紙本的閱讀仍有廣大的喜好者，中南部各鄉鎮有圖書巡迴車，跟紙風車一樣頗受歡迎。因此真的不必愁沒去處。這些圖書早先花了當事人不少銀兩甚至嘔心瀝血才換來，也往往有主人的眉批加註在上頭，是當年的智慧結晶，猶如老先覺畢生功夫的累積。有緣的得之者，足以增加一甲子功力，作為後生自然趨之若鶩，何樂而不為？屈

時自有人極力蒐羅。學問之道，學之於前人者應當傳於後人；藏書亦然，取之於社會者也當還諸社會。老子有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捐、損形近，將心血所注捐出，除了賸餘價值也是善盡責任，這也是由學轉道的關鍵。

於此，想到大家的無私付出，不只教室內的諄諄教誨及研究室的焚膏繼晷，甚至直到白髮蒼蒼的退休後。這應可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來自嘲吧？感嘆之餘，不禁再度吟詠當初學思樓成，以藏頭詩所賦的七律：

彰城今喜添新館，師範澤蘭洽接連。大道美從間敞詠，學風純在靜深研。
思縈綠樹交加地，樓見白雲舒卷天。落落英才同樂處，成均遺愛伴朱絃。

此詩首聯意在讚美。因新館緊鄰的國文系館，是當年大師修澤蘭的作品，為彰化重要的歷史建築，如今建築師能在風格上巧妙師法，並將新舊二館融洽相連；次聯承上，說古今相傳的大道之美在此可以高詠，本校學風純樸也能於斯沉浸鑽研；頸聯則借眼前景抒情，期許師生因綠樹而思百年樹人的本分，見天上白雲舒卷，進而掌握時代的脈動、想想未來人生的出處進退；末聯旨在如今眾多師生可在此伴朱絃，進德修業而同樂，更應溯源成均，這古大學之名的本意。成均即在大學不只是成就自己，更要念及天下萬民是否均平？這就是善盡社會責任的古今皆然——USR 的真諦是有延續性的。《禮記·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成應不只九年，許是一輩子的堅持與付出吧。

謹以此作為本學報的序言，期盼多年後本刊猶能嘉惠有緣的後之來者，而不僅僅是覆瓿之用。最後仍要感恩英語系主任黃玫珍擔任主編，各系所推派的編輯同仁、賜稿的學界同行及諸多不具名的審查委員，還有國文系博士生卓佳賢負責實際編務，大家或勞心或勞力，如今終可殺青，在此一併致最深的謝意。

2017 年 12 月 3 日歲次丁酉十月既望 時當近年最大滿月
周益忠序於白沙山莊文學院

周益忠

主編的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深耕人文教育，積極推動文史、藝術與地理研究，以提供優質專業的人文學術交流園地為宗旨。多年來，學報秉持嚴謹專業的學術精神，戮力於提升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準，結合本院英語、國文、地理、美術、藝術教育、歷史、翻譯、兒童英語、臺灣文學等系所之學術能量，在各方努力共襄盛舉下，本學報益見茁壯，也發展成為多元的跨領域專業人文學術交流平台。

本期學報共收稿件十八篇，在嚴謹的審查機制下，僅刊登六篇(含特約稿一篇)，退稿率達 72%，通過率約 28%，除特約稿外，均為外稿。本期論文涵蓋地理研究、香港文學、佐史劇作、華語教學、英語語用、及廣告語類等領域，反映出國際人文文化多元之現象，論文內容也各有其獨到處，均值得品味細讀。本學報刊登難度與品質日益提升，顯示本學報已受到各學界的重視與肯定。今後更將秉持一貫嚴謹的專業學術態度，為大家服務，也期盼能繼續獲得校內外學者的支持與指導。

承蒙文學院周益忠院長之邀，擔任學報第十六期主編。本期學報能順利出刊，由衷感謝所有論文投稿人的熱情投稿、審查委員不辭辛勞撥冗審稿、全體學報編輯委員以及相關行政人員的鼎力襄助與付出，謹此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十六期主編

英語學系副教授  謹誌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六期

目錄

總編邀稿

- 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之檢視與展望
..... 蔡衡、黃文樹 1

外審委員建議刊登稿件

- 修辭融入華語文教學——以拆解字詞為例
..... 鄭色幸 25

- 宣言力量的弱化
——文化產業視閥下劉以鬯〈酒徒〉的連載與結集單行比較
..... 沈海燕 41

- 以劇佐史、以劇序志——清初李玉《清忠譜》公憤之寫作底蘊
..... 王若嫻 73

- 英語學習者使用請求行為修飾詞之研究：
「語用語言學」及「社交語用學」面向
..... 劉美惠、廖侑紋、高加州 101

- 《檳城新報》的語言選用——以煙、酒類廣告為例
..... 王桂蘭 131

NCHC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16

Contents

Editor-in-Chief's Invited Paper

-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the Soil Chronosequence Studies
..... Heng Tsai & Wen-shu Huang 1

Review-Approved Papers

- Integrating Rhetoric in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n "Word Disassembling Approaches"
..... Se-hsing Cheng 25

- The Weakened Power of Declar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Serialized Version and Compiled Version of Liu Yi Chang's *The Drunkar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 Yuki Hoi-yin Shum 41

- "The Operas Proof the Histories and State the Ambition."
-Qingzhonpu, the writing based on "public outrage" written by Li Yu in Early Qing
..... Jo-hsien Wang 73

- EFL Learners' Use of Modifications in Making Requests: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 Mei-hui Liu & Yu-wen Liao & Valdis Gauss 101

- The Language Adoption of "*Penang Sin Poe*"
-The Cases of Cigarette and Liquor Advertisements
..... Kui-lan Ong 131

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之檢視與展望

蔡衡^{*}、黃文樹^{**}

摘要

土壤化育的過程常能反映地景變遷的歷史，故可透過土壤探討地形學相關議題；在土壤化育研究中，藉由數學迴歸模式的概念建立土壤時間序列，突顯出時間因子對土壤性質變化的影響，其中雖有四個重要時間序列類型，但以「後下切時間序列」研究成果最為豐碩，並在地形相關研究上的應用亦受到很大的關注。然而，就全球各氣候分區的「後下切土壤時間序列」來看，除了時間因子是重要因素外，亦可辨識各區域內的氣候因子對土壤化育過程的影響，然母質等其他因素的影也不能忽視。雖然台灣在土壤時間序列的應用獨具特色，本文仍企圖就相關文獻的整理，提出未來進行土壤地形學研究的檢討與展望。

關鍵詞：土壤地形學、土壤時間序列、後下切序列、土壤化育理論、第四紀研究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特聘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雲林縣斗南高中專任地理教師。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the Soil Chronosequence Studies

Heng Tsai^{*} & Wen-shu Hua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soil evolution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It is suggested that certain issues of geomorphology could be solved by studying soil evolution. According to Pedology, soil chronosequence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mathematic conceptual model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soil properties change in time.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oil chronosequence, but post-incisive chronosequence studies are most common and useful for the application to geomorphology. In varied climatic areas on the world, however, though time factor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building soil chronosequence, not climate but also parent factor influenced the difference of soil chronosequence. Despi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oil chronosequence in Taiwan dre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is paper attempt to propose some advice and outlook for future study of soil geomorphology through the reviews in literature.

Keywords: soil geomorphology, soil chronosequence, post-incisive sequence, Pedology, Quaternary research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一、前言

土壤地形學係連結土壤化育學(pedology)和地形演育過程的分支學科，其概念乃是著眼於土壤的性質往往與地景(landscape)的特徵、演育的歷史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土壤的性質會受到地景上各種作用力的影響而變化，因此在化育的時間過程中，一方面會反映出獨特的土壤性質，另一方面可以用來推斷過去地景的演育歷史(Birkeland, 1990; Mcfadden and Knuepfer, 1990)。

在土壤地形相關研究的理論架構上，除了仰賴地形與地質等相關之原理與方法外，尚有土壤時間序列(soil chronosequence)的概念，它代表一組經歷不同化育時間的土壤(Vreeken, 1975; Jenny, 1980)，年代較老土壤可能具有年輕土壤日後化育而成的特徵，不但可提供土壤學者探討土壤化育的過程與相關理論 (Bockheim, 1980; Reheis *et al.*, 1989; Harden, J. W. *et al.*, 1991; Vandenbygaart and Protz, 1995; Pillans, 1997; Birkeland, 1999; Barrett, 2001; Khormali *et al.*, 2003)，同時可以應用於地形演育之研究，例如進行不同年代地形面的對比，估計地殼變動的速率與構造的活動特性，亦可進一步探討古氣候或古環境之重建 (Birkeland, 1990; Bull, 1990; Jongmans *et al.*, 1991; Bockheim *et al.*, 1992; Kendrick and Mcfadden, 1996; Pillans, 1997; Birkeland, 1999)。

本文擬透過文獻回顧與分析，以期達成下述之目的：(1)探討土壤時間序列的理論基礎與類型，以釐清在土壤地形學中應用土壤時間序列時，所必須具備的觀念；(2)進一步以氣候區的概念(科本氣候分類)，分區探討不同氣候區中用來建立時間序列的土壤性質和化育的過程，了解土壤時間序列的區域差異與特性，釐清主控土壤時間序列的重要環境因子；(3)討論土壤時間序列在地形學研究的可能性與限制，進一步探討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作為日後台灣相關研究的參考依據。

二、土壤化育函式與時間序列類型

美國土壤學家 Jenny (1941)將土壤的性質視為各項環境因子的函數 (表一)，各因子可以成為獨立的變數。另有些學者引入動力學的概念，認為土壤是一動態的物體，其化育結果是能量在土體間的變動所致，如 Wilde(1946)、Simonson(1959)、Runge(1973)、Johnson 和 Rockwell(1982)等人所分別提出的概念模型(表一)；然而，這些概念模型均只能定性的描述環境因子對土壤性質的影響，無法有效的量化如母質、地形和生物等環境因素的影響 (Yaalon, 1975; Bockheim, 1980; Gerrard, 1992; Birkeland, 1999)，所以實際將數學模型的概念應用在土壤性質化育探討時，多半都僅限於氣候與時間因子為主，因為氣候因子中能採用量化的指標較多，如平均降雨量、氣溫、蒸發散量等，而時間因子則可藉由定年資訊來建立計量模型(Bockheim, 1980; Gerrard, 1992; Birkeland, 1999)，意即時間函式(chronofunction)。

利用已知年代的地形面與土壤性質，可以透過回歸模型的方式，探討土壤性質隨著時間的變化過程，Bockheim(1980)整理了 27 個地區共 32 個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並以下列三種關係式檢測 15 種土壤性質和時間的關係： $Y = a + b X$ ；(2) $Y = a + (b \log X)$ ；

(3) $\text{Log } Y = a + (b \log X)$ ；其中，Y 為土壤性質、X 表示時間；研究結果指出，除了 pH 和鹽基離子會隨年代遞增而遞減外，其餘的土壤性質會隨著化育時間增加而遞增，並且對多數的土壤性質和時間而言，(2)式有最佳的相關程度；又 Alonso 等人(1994)在西班牙 Almar 河河階的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中也顯示，以(2)式來建立土壤性質和時間的關係式，具有較好的相關程度，顯示土壤性質隨著年代遞增時，起初會呈現線性的變化，爾後則會逐漸達到一平衡狀態。

不過，土壤性質達到平衡的時間，會因性質種類而有所差異，而且對於達到平衡的化育時間，至今尚無一致的看法，將土壤性質按其達致化育平衡的時間予以分類，可分成快速、緩慢、穩定不變等三種，其中快速者乃指在 1000 年內即會達到化育平衡的性質、而緩慢者則意指達到化育平衡的時間須超過 1000 年以上，而穩定者則表示土壤性質經過長時間化育後沒有明顯的變化(Yaalon, 1971)；例如土壤的 pH、有機碳與鹽基離子等性質，其在化育過程之變動率相當的快，在數百年或數千年即達到化育平衡，甚至其含量還會衰減(Lichter, 1998; Barrett, 2001; Ewing and Nater, 2002; Mokma *et al.*, 2004)，而土壤剖面形態、微形態、黏粒、結晶性鐵、鋁、黏土礦物、土體厚度等性質，則不易達成平衡，經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以上的時間，仍會持續化育(Muhs, 1982; Arduino *et al.*, 1986; Harden, 1988; Birkeland, 1990; Dorronsoro and Alonso, 1994; Shaw *et al.*, 2003)，因此在不同的氣候環境與時空尺度下，建立土壤時間函式，釐清土壤性質的化育速率與過程，是許多土壤化育學家所關注的焦點，甚至對地形學家而言，可以作為地形面相對定年與環境變遷之參考，亦為重要的研究對象(Birkeland, 1990; Bull, 1990; Mcfadden and Knuepfer, 1990)。

此外，對於 Jenny(1941)提出的時間序列架構，仍有相當大的爭論，尤其學者對於發展式(developmental)和演育式(evolutional or genetic)化育理論均有不同的看法(Vreeken, 1975; Yaalon, 1975, 1983; Birkeland, 1990; Huggeett, 1998)；但一般而論，多數的研究者均認為土壤的化育過程相當複雜，單因子的發展式理論將無法完整的反應土壤化育的情形，相對地複因子的演育式理論則較符合現實環境裡所觀察到的現象(Vreeken, 1975; Yaalon, 1975; Bockheim, 1980; Yaalon, 1983; Huggeett, 1998; Lilienfein *et al.*, 2003)；雖然如此，但在進行土壤時間序列研究的時候，若能謹慎地選擇採樣地點，降低時間以外之環境因子的歧異性，則仍能突顯出時間因子對土壤性質變化的影響，建立起土壤時間序列，並得以應用在相關的研究上(Birkeland, 1990; Bockheim *et al.*, 1992; Huggeett, 1998; Birkeland, 1999)，因此許多研究者方持續不輟地探討土壤時間序列的相關議題。

過去已有數篇論文或專書，回顧了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並提點出了該研究的重要性(Jenny, 1941; Stevens and Walker, 1970; Vreeken, 1975; Yaalon, 1975; Bockheim, 1980; Jenny, 1980; Birkeland, 1990; Huggeett, 1998; Birkeland, 1999)，其中 Vreeken(1975)整理了相關研究後，歸納出四個重要的土壤時間序列類型(圖一)，分別為「後下切時間序列(post-incipience chronosequence)」、「前下切序列(pre-incisive sequence)」、「具化育歷史重疊的時間序列(time-transgressive sequence with historical overlap)」、「不具化育歷史重疊的時間序列(time-transgressive sequence without historical overlap)」，但是除了「後下切時間序列」是在穩定的地形面上所化育建構之外，其餘三者均涉及其他如埋積作用等外營力

的干擾，所涉及的地質事件與年代控制較為複雜，若無良好的年代資料控制，往往難以真正釐清(Birkeland, 1990; Huggeett, 1998)；相較之下，「後下切時間序列」研究成果較為豐碩(Huggeett, 1998)。

「後下切時間序列」的特徵為一組土壤化育時，各樣體的化育時間起點有先後次序之別，而化育終點則是相同，均為現代，或是由山崩、土石流、風積等同一埋積所停止，此為最常見的時間序列類型(圖一)，可在河階、海階、沙丘、熔岩流、冰磧等地形中所發現；研究者常利用此種時間序列的類型，探討土壤化育的過程、理化性質變化與化育速率，以驗證土壤化育理論(Bockheim, 1980; Torrent *et al.*, 1980; Muhs, 1982; Harden *et al.*, 1991; Bockheim *et al.*, 1996; Shaw *et al.*, 2003; Kendrick and Graham, 2004)，而「後下切時間序列」更可廣泛應用在第四紀地形學的研究上 (Harden, 1990; Bockheim *et al.*, 1992; Kendrick and Mcfadden, 1996; Leigh, 1996; Tsai *et al.*, 2007a)，例如 Bockheim 等人(1992)利用海階上土壤化育的程度，對比美國奧勒岡州西南部 Cape Blanco 和 Cape Arago 兩個海階群的階面相對年代，並且依據 Cape Blanco 現有的定年資料，對比出另一階地群的生成年代；而 Polenz 和 Kelsey (1999)更在加州 Crescent 海岸平原上，利用相似的方法，對比出三段海階，並計算出各階的抬升量，推測該地區受到一逆衝斷層與其後背斷層的影響，第三段海階為一向斜構造，故無明顯抬升現象。此外，Engel 等人(1996)曾利用不同階地的定年資料與土壤的性質對比，探討美國賓州 Susquehanna 河上下游的 Muncy 和 Marietta 兩階地群地形演育，結果顯示 Muncy 階地群生成年代約在 150 年至 300~770 ka 之間，而 Marietta 階地年代則約在 150 年至 770~2400 ka。

三、不同氣候區土壤時間序列之化育特徵

(一) 熱帶氣候

在熱帶地區，降雨和溫度情況會使土壤產生強烈的風化作用，從已建立的時間序列來看，可用來區別土壤化育程度的性質，較常見者為土壤厚度、顏色、黏粒膜等土壤剖面形態特徵，其次為黏粒含量、鐵鋁氧化物(Fed、Feo、Fet、Alt、Alo、Ald)以及各種鐵型態比值、結晶比率(Feo/Fed、(Fed-Feo)/Fet)等理化性質、或是如高嶺石、水鋁氧等高度風化類型的黏土礦物含量(Alexander and Holowaychuk, 1983a, 1983b; Pillans, 1997; Nieuwenhuyse *et al.*, 2000; Muhs, 2001)；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強風化環境下，部分火成岩或珊瑚礁母質仍會影響到土壤性質的變化，如火成礦物(輝石、斜長石、火山玻璃、水鋁英石)的減少(Nieuwenhuyse *et al.*, 2000)、或是膨潤石類的增加(Muhs, 2001)。

因此從土壤分類來看，當氣候區的雨量與溫度增加，土壤的風化作用與速率也會加強，故在河水沉積物等混雜母質中，便容易出現以新成土(Entisols)→弱育土(Inceptisols)→極育土(Ultisols)→氧化物土(Oxisols)為主的序列(Alexander and Holowaychuk, 1983a, 1983b)(圖二)；但特定母岩的影響，則會出現不同的化育過程，如火成岩母質地區，便可能出現弱育土→火山灰土(Andisols)→氧化物土的化育序列(圖二) (Pillans, 1997; Nieuwenhuyse *et al.*, 2000)；而且純火成岩母質與火山碎屑母質對土壤化育速率影響又不

相同，純火成岩母質地區，土壤厚度的成長速率極慢(30 cm/Ma)，在長達一兩百萬年的化育時間中，卻仍僅形成弱育土(圖二) (Pillans, 1997)，相較之下火山碎屑母質的時間序列，則速率較快，如哥斯大黎加由安山岩碎屑化育的時間序列，在幾萬年內仍屬火山灰土，但經過 45 萬年後便形成了氧化物土綱(圖二) (Nieuwenhuyse *et al.*, 2000)。

因此在熱帶地區，氣候條件是加速時間因子作用的重要原因，使得土壤化育的過程較其他環境中化育者來得快，然而母質的影響卻必須列入土壤時間序列的建立中，若無經過謹慎的調查，貿然將所建立起的土壤時間序列應用在地形相關研究上時，可能會產生誤差極大的推論。

(二) 暖溫帶氣候

暖溫帶氣候中所建立的土壤時間序列研究相當豐富，整體來看包含化育層厚度、顏色、黏粒膜等特徵的土壤形態，以及各種形態的鐵氧化物(結晶型態、無定型、鐵全量、有機態等)與比值(含鐵結晶比率、鐵活性等)等性質，最為適宜用來區別土壤的化育程度 (Arduino *et al.*, 1984; Espejo Serrano, 1985; Jongmans *et al.*, 1991; Vidic *et al.*, 1991; Dorronsoro and Alonso, 1994; Engel *et al.*, 1996; Kendrick and Mcfadden, 1996; Leigh, 1996; Nagatsuka and Maejima, 2001; Maejima *et al.*, 2002; Shaw *et al.*, 2003)，其次則為土壤的微形態特徵、黏土礦物(1:1 型黏土礦物，如高嶺石、水鋁氧等)、黏粒量、鋁氧化物等 (Arduino, E. *et al.*, 1984; Arduino *et al.*, 1986; Bain *et al.*, 1993; Dorronsoro, 1994; Dorronsoro and Alonso, 1994; Muhs, 2001)；最後，以顏色、剖面形態、微形態等特徵量化的土壤化育指數，因和土壤各類性質特性有關，也是常用來指示土壤化育程度的指標 (Harden, 1982; Arduino *et al.*, 1984; Harrison *et al.*, 1990; Bockheim *et al.*, 1992; Alonso *et al.*, 1994; Dorronsoro, 1994; Dorronsoro and Alonso, 1994; Engel *et al.*, 1996; Kendrick and Mcfadden, 1996; Leigh, 1996)。

這些性質均和該地區的氣候條件有相關，因暖溫帶地區年平均氣溫較暖、雨量也較豐沛，多數地區會有乾濕季節交替的現象，因此有助於土壤中風化作用和氧化作用的盛行，使土壤中的母質顆粒崩解及次生性鐵、鋁等氧化物的生成，進而形成新的黏土礦物，而成土性的黏粒與氧化物隨豐沛的雨水在土壤中垂直移動的過程，便會塑造出明顯的土壤化育特徵；不過，尚有少部分地區因區域氣候、微地形或生物環境的差異，或是所建立的時間序列尺度過短，尚無法呈現較完整的化育過程，則研究者用來區別化育程度差異的性質指標，便會偏向和氧化物無關的理化性質，如紐西蘭南島南阿爾卑斯山區西側，因豐沛雨量與針葉林的分布，使土壤表層有機碳的增加，並形成淋澱土序列 (Tokin and Basher, 1990)；而美國加州 Cajon Pass 地區，因年平均雨量較偏少，有風積物質的輸入，所以粉粒量和黏粒量都會隨年代增加 (Harrison *et al.*, 1990)；另奧勒岡州 Cape Blanco 和 Cape Arago 海階群中，亦因針葉林的分布，有機碳量也隨年代增加而增加 (Langley-Turnbaugh and Bockheim, 1998)。

另外，由於多數研究中的母質均以沉積性混雜母質為主，因此母質的影響似乎並不特別明顯，反倒是不同的降雨和氣溫變化環境，造成了土壤化育速率上的差異，如某些環境的極育土在數萬年 (Leigh, 1996) 或十數萬年 (Langley-Turnbaugh and Bockheim, 1998)

便能形成，而在較冷濕的狀況下，則會有類似於冷溫帶的淋澱土序列生成(圖二) (Tonkin and Basher, 1990; Langley-Turnbaugh and Bockheim, 1998)。所以，整體來看暖溫帶的時間序列可能具有新成土→弱育土或黑沃土(Mollisols)→淋溶土(Alfisols)或淋澱土(Spodosols)→極育土的趨勢(圖二)；因此除了時間之外，氣候亦是本區域內較重要的影響因子。

(三) 冷溫帶氣候

冷溫帶地區因在地質年代中常受到冰河作用的影響，其地形面的出露時間很晚，多半是一萬年以來所發生的事件，因此時間尺度很短，而且氣溫偏低，需要高溫且長時間風化形成的鐵、鋁結晶性氧化物，並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成，所以從有限的文獻中來看(圖二)，主要以有機碳、pH 值、氮、鹽基離子流失量、與無定型態的鐵鋁氧化物等為較佳的指標(Vandenbygaart and Protz, 1995; Alexander and Burt, 1996; Burt and Alexander, 1996; Lichter, 1998; Barrett, 2001; Lilienfein *et al.*, 2003; Mokma *et al.*, 2004)；另外，土壤化育層之洗出 E 層與洗入 Bs 層的生成，也是本地區重要的指標(Alexander and Burt, 1996; Lichter, 1998; Mokma *et al.*, 2004)，和熱帶、暖溫帶地區等以黏聚 Bt 層特徵作為判別依據迥異。

其次，由於各序列的化育時間均短，所以分類上多以新成土或弱育土為主，不過在某些針葉林環境影響下，弱育土將很快地受到針葉林下有機物釋放出來的有機酸影響，在數百年的短時間內便形成淋澱土，如美國密西根湖畔 Emmet 郡一地的沙丘序列研究顯示，該地形成淋澱土的年代約在 240 年，而另一項在芬蘭的研究則顯示須約 900 年左右的時間(Alexander and Burt, 1996; Mokma *et al.*, 2004)；其餘無針葉林分布者，則土壤化育速度很慢，經過數千年時間，仍以新成土和弱育土為主(Barrett, 2001)，而若有草本植物覆蓋者，則因地表較易堆積植物有機殘體而轉化為穩定的土壤有機質，因此容易出現黑沃土的時間序列(Vandenbygaart and Protz, 1995)；因此，在此氣候區中，土壤的化育大概具有新成土→弱育土(黑沃土)→淋澱土(黑沃土)等趨勢(圖二)，影響因子除了時間較顯著外，另外針葉林等植物對本區土壤化育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四) 寒帶或極地氣候

寒帶氣候較冷溫帶氣候來得冷，因此風化作用更弱，一般而言土壤化育速率甚慢，因此在建立土壤時間序列時，所使用的性質指標多屬 Yaalon(1971)所指的快速型(<1000 yr)的土壤性質，此與冷溫帶相同，多數以有機碳、pH 值、氮、鹽基離子流失量、與無定型態的鐵鋁氧化物等為較佳的指標(Egli *et al.*, 2001; Darmody *et al.*, 2005)，而且部分年輕的土壤甚至還無法辨識出明顯的化育層次；不過針葉林的影響，將會加速弱育土的化育，最快在 1000 年左右便能進一步形成淋澱土(Egli *et al.*, 2001)，其餘無針葉林分布者，同冷溫帶一般，經過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時間，仍以新成土和弱育土為主(圖二)(Darmody *et al.*, 2005)，因此，在此一氣候區中，土壤的化育大概具有新成土→弱育土→淋澱土等趨勢(圖二)，影響因子除了時間外，有無針葉林等植被的覆蓋，會決定該地區土壤化育的過程。

（五）乾燥氣候

乾燥氣候區中，因氣候乾燥，且環境中鹽類物質相當豐富，因此除了黏粒、鐵鋁氧化物等性質外，土壤形態如碳酸鈣特徵、鹽類物質的累積等性質，亦是不錯的指標 (Muhs, 1982; Harden, 1988; Reheis *et al.*, 1989; Harden *et al.*, 1991; Khormali *et al.*, 2003)；其次，因土壤中的化學風化作用並不盛行，隨著化育時間的增加所形成的時間序列，以新成土-旱境土(Aridisols)最常見(圖二) (Reheis *et al.*, 1989)。但若增加部分降雨，土壤中鹽基物質開始移出，土體內的次生黏粒可以在剖面中移動(translocation)，在數萬年的時間內形成黏聚層，便可能出現了新成土→弱育土→淋溶土的序列(圖二) (Harden, 1988)。

此外，若受海洋影響，有較多鈉、鎂離子輸入，則有利於膨潤石的生成，形成黑沃土、淋溶土和膨轉土的序列(Muhs, 1982)；因此同樣地，乾燥氣候區中也並非完全受到時間因素的影響，土壤時間序列的形成仍可見到其他因子的干擾，不過大致上來看，乾燥氣候區的土壤時間序列多半為新成土→(弱育土)→淋溶土或旱境土(圖二)。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乾燥地區的現代氣候呈現少雨、蒸發量強烈的現象，故當土壤剖面形態中出現黏聚層、黏粒富集或鐵鋁氧化物的生成等形態特徵時，則將意味著該地土壤可能紀錄了古氣候環境的乾濕變化，得以作為古環境變遷的指標 (Khormali *et al.*, 2003)。

四、台灣土壤地形學研究之方向與進展

從目前台灣的研究成果來看，可呈現出時間序列變化趨勢的土壤性質，與國外熱帶氣候和暖溫帶氣候區所得之研究成果相仿，主要集中在土壤形態、土壤化育指數、黏粒含量、鐵鋁氧化物與結晶比率、黏土礦物種類等項 (林淑芬, 1991; 黃文樹, 2003; 陳建任, 2004; 沈于超, 2005; 黃佳鴻, 2006)；而已建立的土壤時間序列僅有三項(圖二)，一是混雜沉積物母質的河階序列：弱育土→極育土→氧化物土(黃文樹, 2003; Tsai *et al.*, 2006; 黃佳鴻, 2006)；一是珊瑚礁海階序列：弱育土→極育土(陳建任, 2004; Cheng, *et al.*, 2011)；最後是火山集塊岩質海階序列：新成土→黑沃土→膨轉土(沈于超, 2005)。

由此三個時間序列來看，氣候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得台灣土壤有著較強的風化速率；然而，母質對於土壤時間序列的影響仍不可忽視，如台東海階上屬於集塊岩母質的土壤，具有黑沃土、膨轉土等變化序列(沈于超, 2005)。

近年來，台灣的研究以沉積物母質的河階序列得到較多的關注，且成果亦較豐富，因為台灣的造山運動活躍，地殼抬升，速率快速，發育許多河階或海階的地形，非常適合透過對比做為度量地表變形的工具，然而過去台灣在階地地形的研究上，對於土壤所扮演的角色，多僅限於土色與紅化的辨識(楊貴三, 1986)，甚少將土壤時間序列的概念引入其中，更加上台灣地質構造的複雜，許老年代較老或較高位的階面缺少年代的資訊，使得階面對比的工作格外困難，使得對比的結果往往不一致而無法取得共識，因此利用土壤時間序列做為河階對比的依據，成為學界所矚目的方法與特色 (Tsai *et al.*, 2007b; Tsai *et al.*, 2010)。該類研究以土壤質地、黏粒、游離鐵與鐵結晶比率等理化性質，作為

土壤化育指標項目，並利用各階面土壤的野外形態特徵量化後的指數，探討各階地土壤的化育程度，據此作為流域間階地對比的依據，例如 Tsai, *et al.*(2007b)進行八卦台地南部與竹山台地、斗六丘陵的區域階地對比，並提出竹山和斗六丘陵之地形面，原屬於相同一個背斜構造，為八卦台地背斜的南向延伸，後因清水溪的下切而分開，並提出八卦台地南部階地在濁水溪下切過程中，受到八卦背斜的隆升造成傾動的機制(Tsai, *et al.*, 2007a)，而大肚台地則因台地各地形面表面紅土的土壤化育程度相當，認為係於台地背斜構造隆起前的原始地形面(Tsai, *et al.*, 2010)。台灣應用河階土壤時間序列的成功，也鼓勵了台灣南部珊瑚礁海階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Huang, *et al.*, 2010, 2016, 2017)。

此外，雖然透過 ^{14}C 定年可以取得部分土壤年代資料，然而 ^{14}C 定年在其應用上有其年代上的極限，利用 OSL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以及 ^{10}Be 定年技術的研究亦開始展開(Simoes *et al.*, 2007； Tsai, *et al.*, 2008； Siame *et al.*, 2012)。也使得 Tsai, *et al.* (2016) 得以建立詳細的台灣河階土壤時間序列(圖三)，並透過各類年代資料的整合與土壤性質分布的差異，重建台灣西部隆起海岸與濁水溪沖積扇的古環境。

五、討論

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在地形學的應用以「後下時間序列」為主，並能探討各氣候區中土壤化育的過程。藉由前述的文獻整理，將可發現若要將土壤時間序列應用在台灣的地形研究上時，尚有部分重要的議題，或發展面向可茲著墨，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 時間函式與化育速率

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除了探討土壤性質的變化趨勢外，其次便是建立土壤時間函式與化育速率。惟從全球的尺度來看，各地氣候的差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例如從台灣(Tsai *et al.*, 2007b)、斯洛凡尼亞(Vidic and Lobnik, 1997)與西班牙(Alonso, 1994)等地已發表的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中，以加權剖面化育指數(WPDI)重新量化其土壤形態，藉由線性函式推估其土壤化育速率(圖三)，結果顯示台灣的化育速率略高於斯洛凡尼亞與西班牙，意味著氣候條件的差異，確實主導了土壤化育速率的緩急。

由於土壤時間函式和化育速率的建立，將有助於地形面相對年代的對比，甚至用來作年代的推估，對於地形相關研究有其獨到的參考價值，但是在建立時間函式前，選擇適當的土壤性質當作指標，便有其必要性。藉由前述回顧文獻的整理，選用為指標的土壤性質，深受氣候條件的主導，在暖溫帶與熱帶等強風化環境下，應以 Yaalon (1971)分類中所指的緩慢型為佳，如土壤剖面形態、化育指數、黏粒含量與黏粒膜、鐵結晶度等，而在冷溫或寒帶環境中，則因土壤化育時間甚短，因此已有機物、pH 值、無定形態鐵等快速型性質為主。

在台灣，因為氣候環境屬於暖溫帶與熱帶的過度帶，因此風化作用甚盛，而且多數地體構造的時間尺度均在千年或萬年以上，快速型性質早已隨強烈風化作用而達到平衡或進一步消竭，因此在相關土壤時間序列的建立與應用研究上，應以緩慢型者為佳；然而因台灣的研究成果有限，何種性質較適宜用來建立土壤時間序列與時間函式，尚未有

所定論，而且何種函式模型較適宜來解釋台灣土壤化育的情況，也尚待釐清。

因此，針對台灣各主要階地建立其土壤時間序列，將是日後應用於地形學研究的基礎；其次，定年法的誤差與定年資料的不足，是目前台灣階地研究中最主要的限制之一(齊士崢, 2004)，對建立一個正確的土壤時間序列有極大的影響(Huggett, 1998; Birkeland, 1999)，並且也將主導時間函式的適切性。是故，針對有確切定年的階地進行採樣，將可提高土壤時間序列的解析度，並建立合適的時間函式，估算出台灣土壤的化育速率。

(二) 區域氣候

台灣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僅限於中南部等平地地區，但是台灣南北氣候仍有差異存在，尤其在降雨量的空間分布不均上最為顯明，此是否會造成土壤化育程度南北差異？或是化育速率上的不同？目前尚缺乏詳細的研究進行比較。其次，部分地區的微氣候可能對地形與母質來源有所影響，例如台灣北部冬、春之際受大陸砂塵暴影響甚大，而恆春地區亦有風吹砂的盛行，這對土壤化育均會造成一定程度影響；而且在地質年代中，冰期與間冰期的轉換，是否會加遽這類現象的發生，進一步造成土壤化育序列的改變，仍待討論。

不少研究指出氣候因素的影響，使得土壤母質來源產生變異，如加州 San Clemente 島海階(Muhs, 1982)，以及西印度群島的 Barbados 島的珊瑚礁海階土壤(Muhs, 2001)的化育，均無法排除來自風積物的影響，前者來自北美內陸，後者來自非洲撒哈拉沙漠；此外，如關島等地的海階土壤經過分析，亦發現來自中國大陸黃土高原的風積物，作為土壤化育的母質，故呈現出迥異於珊瑚礁母質土壤的性質(Birkeland, 1999)。因此，在台灣環境如此複雜多樣的地區，進行建立土壤時間序列，探討階地地形演育的議題之前，針對該區域的氣候條件的了解，以及其對當地環境的影響，將有助於減少誤差的發生，甚有可能得以進一步探討第四紀以來氣候環境的變遷。

(三) 母質來源

除了時間外，氣候因子的確對各區域內的土壤化育過程有明顯的影響，大致的趨勢與 Birkeland (1999)所提出之理想土壤化育過程(圖四)相符，惟按此一理想化育過程，仍無法完全解釋部份研究成果所呈現的複雜情況。此乃因現實環境中，多種化育因子的共同作用，使其呈現複雜的化育過程與現象，例如熱帶濕潤地區似乎因風化作用劇烈，而使得土壤化育速率甚快，但若受到母岩性質的干擾，則不見得會出現明顯的化育變化(Pillans, 1997)；或是在暖溫帶、冷溫帶等氣候區中所建立之時間序列中顯示，膨脹土、黑沃土、淋澱土、淋溶土等土類不必然類似於圖四的理想模式(Birkeland, 1999)，反而具有時間上化育次序的關係(Tonkin and Basher, 1990; Langley-Turnbugh and Bockheim, 1998)；另外乾燥地區的土壤則可能受到地質年代中氣候環境變遷的影響，而使得土壤不見得僅會化育出旱境土(Khormali *et al.*, 2003)。

同樣地，在台灣三個主要時間序列中，屬於河流沖積物的階地土壤，其化育由弱育土到極育土到氧化物土(黃文樹, 2003; Tsai *et al.*, 2007a)，而珊瑚礁與沉積物混雜物惟

母質之海階亦類似此化育過程(陳建任, 2004), 惟以集塊岩碎屑與海積物為母質之海階, 則另具有弱育土—黑沃土—膨轉土的化育過程(沈于超, 2005), 此意味著時間並非唯一影響因子, 母質的控制也導致在相似氣候條件下, 土壤化育差異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 在建立土壤時間序列與函式, 並推估土壤化育速率時, 通常會利用母質作為計算與推論的基礎, 例如土壤化育指數的計算(Harden, 1982; Birkeland, 1999), 或是土壤性質的生成與風化速率的推估(Langley-Turnbugh and Bockheim, 1998; Lichter, 1998; Lilienfein *et al.*, 2003), 均需要確定母質來源, 否則將會產生錯誤的推論。然而, 台灣地質環境複雜, 因此土壤母質的來源相當多樣化, 過去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土壤母質來源包括安山岩、火山灰、洪積物、玄武岩、珊瑚礁、集塊岩、蛇紋岩等, 涵蓋三大岩類, 所呈現的土壤性質和化育特性均不相同(江志峰, 1992); 是故, 在建立土壤時間序列研究時, 釐清土壤母質的來源, 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四) 微地形變異

在多數的土壤時間序列研究中, 均假設其所採樣的階地地形為一均質無變化的環境, 然而同屬單一階地之上仍有微細的地形變異, 可能會造成地下水位升降, 干擾了原有的土壤化育情況, 致使同一階面上的土壤, 出現迥異的化育途徑, 相關研究調查了桃園台地階地土壤性質的空間變異, 證實了此一看法, 並指出地下水的移動對土壤形態的影響(Lin *et al.*, 2005), 因此若無經過詳細的野外調查, 選擇仍舊保有原始未干擾且具均質土壤性質的樣點, 將無法建立良好的土壤時間序列。

事實上, 多數的研究或文獻中均會載記其採樣的地點與方式, 以平坦無人為干擾、無侵蝕作用、無其他作用力明顯破壞的地方為主, 降低影響土壤化育的因素, 以突顯出時間因子對成土作用的影響。而在台灣的階地環境中, 常因人類活動如農地開墾、埤塘挖掘或其他開發行為, 都可能導致土壤侵蝕或地下水位區域的升降, 對於相關研究的推展產生很大的限制; 是故, 樣點的選擇, 將是降低研究誤差最基本的工作, 因此, Tsai *et al.* (2010) 強調研究中、高位河階或台地具有地下水位低的有利條件, 然未來仍可就不同地形面環境下的土壤空間變異進行探討, 並作為採樣選擇的參考依據。

六、結論

土壤地形學乃是連結土壤學和地形學的理論, 探討地景演化的歷史, 其中土壤時間序列是一基礎且重要的概念, 而以「後下切時間序列」在地形演育研究上, 極具應用上的潛力。然而, 就全球尺度來看, 氣候因素是影響各區域時間序列差異的重要因子, 並主導了各氣候區之間土壤性質變化的過程。在熱帶和暖溫帶的氣候中, 緩慢型土壤性質是建立土壤時間序列良好的指標, 土壤的化育過程以新成土→弱育土→極育土→氧化物土, 或是新成土→弱育土或黑沃土→淋溶土或淋澱土→極育土等為主。而在冷溫帶和寒帶則以快速化育型的土壤性質為良好指標, 所建立的時間序列以新成土→弱育土(黑沃土)→淋澱土(黑沃土), 或是新成土→弱育土→淋澱土等為主。但在乾燥地區的土壤性質指標, 便深受氣候條件影響, 以碳酸鈣、鹽類物質累積為主, 所建立之序列則多為新成土-

旱境土。而台灣對於土壤時間序列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可呈現時間序列的土壤性質，和熱帶與暖溫帶等區研究成果相仿，以緩慢化育型性質為主，建立的序列主要有三：(1)弱育土→極育土→極育土→氧化物土；(2)弱育土→弱育土→極育土→極育土；(3)新成土→黑沃土→膨轉土。

土壤時間序列只要謹慎的使用，在地形對比應用上將取得良好的成果，但仍有些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就目前成果來看，台灣的化育速率略高於其他氣候區，但利用足夠定年資料，建立詳細的土壤時間序列，並計算土壤化育速率的應用上仍顯不足。其次，台灣氣候環境多樣，區域氣候的差異以及古氣候變化對土壤化育的影響亦值得進一步研究。另土壤的母質亦與初期的土壤化育密切相關，於建立土壤時間序列時，需要利用母質作為計算與推論的基礎，因此確立土壤母質真正的來源，亦有助於提高時間序列的解析度，並能應用在區域地形的對比上。

參考文獻

一、西文文獻

- Alexander, E. B. and Burt, B. (1996) Soil development on moraines of Mendenhall glacier, southeast Alaska. 1. The moraines and soil morphology, *Geoderma*, 72: 1-17.
- Alexander, E. B. and Holowaychuk, N. (1983a) Soils on terraces along the Cauca river, Colombia: I. Chronosequence characteristics,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47: 715-721.
- Alexander, E. B. and Holowaychuk, N. (1983b) Soils on terraces along the Cauca river, Colombia: II. The sand and clay fractions,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47: 721-727.
- Alonso, P., Sierra, C., Ortega, E., and Dorronsoro, C. (1994) Soil development indices of soils developed on fluvial terraces (Peñaranda de Bracamonte, Salamanca, Spain), *Catena*, 23: 295-308.
- Aniku, j. R. F. and Singer, M. J. (1990) Pedogenic iron oxide trends in a marine terrace chronosequence,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54: 147-152.
- Arduino, E., Barberis, E., Carraro, F., and Forno, M. G. (1984) Estimating relative ages from iron-oxide/total-iron ratios of soils in the western Po valley, Italy, *Geoderma*, 33: 39-52.
- Arduino, E., Barberis, E., Marsan, F. A. Zanini, E. and Franchini, M. (1986) Iron oxides and clay minerals within profiles as indicators of soil age in northern Italy, *Geoderma*, 37: 45-55.
- Bain, D. C., Mellor, A., Robertson-Rintoul, M. S. E., and Buckland, S. T. (1993) Variations in weathering processes and rates with time in a chronosequence of soils from Glen Feshie, Scotland, *Geoderma*, 57: 275-293.
- Barrett, L. R. (2001) A strand plain soil development sequence in northern Michigan, USA, *Catena*, 44: 163-186.
- Birkeland, P. W. (1990) Soil-geomorphology research – a selective review, *Geomorphology*, 3: 207-224.
- Birkeland, P. W. (1999) *Soils and geomorphology*, New York: Oxford.
- Bockheim, J. G. (1980) Solution and use of chronosequences in studying soil development, *Geoderma*, 24: 71-85.
- Bockheim, J. G., Kelsey, H. M., and III, J. G. M. (1992) Soil development, relative dating, and correlation of late quaternary marine terraces in southwestern Oregon, *Quaternary Research*, 37: 60-74.
- Bockheim, J. G., Marshall, J. G., and Kelsey, H. M. (1996) Soil forming processes and rates on uplifted marine terraces in southwestern Oregon, USA, *Geoderma*, 73: 39-62.
- Bull, W. B. (1990) Stream-terrace genesis: Implications for soil development, *Geomorphology*, 3: 351-367.
- Buol, S. W., Hole, F. D., and McCracken, R. J. (1989) *Soil genesis and classification*, Ames, Iowa, US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rt, B. and Alexander, E. B. (1996) Soil development on moraines of mendenhall glacier, southeast Alaska. 2. Chem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soil micromorphology,

- Geoderma*, 72: 19-36.
- Cheng, C.H., Jien, S.H., Tsai, H., Hseu*, Z.Y. (2011) Geomorphologic and paleoclimatic implications of soil development from siliceous materials on the coral-reef terrace of an off-shore island in southern Taiwan. *Soil Science and Plant Nutrition*, 57, 114–127.
- Darmody, R. G., Allen, C. E., and Thorn, C. E. (2005) Soil topochronosequences at Storbreen, Jotunheimen, Norway,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69: 1275-1287.
- Delgado, R., Aguilar, J., and Delgado, G. (1994) Use of numerical estimator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to characterize the genesis and pedogenic evolution of xeralfs from southern Spain, *Catena*, 23: 309-325.
- Dorronsoro, C. (1994) Micromorphological index for the evolution of soil evolution in central Spain, *Geoderma*, 61: 237-250.
- Dorronsoro, C. and Alonso, P. (1994) Chronosequence in almar river fluvial-terrace soil,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58: 910-925.
- Egli, M., Fitze, P., and Mirabella, A. (2001) Weathering and evolution of soils formed on granitic, glacial deposits: Results from chronosequences of Swiss Alpine environments, *Catena*, 45: 19-47.
- Engel, S. A., Gardner, T. W., and Ciokosz, E. J. (1996) Quaternary soil chronosequence on terraces of the Susquehanna river, Pennsylvania, *Geomorphology*, 17: 273-294.
- Espejo Serrano, R. (1985) The age and soils of two levels of “rana” surfaces in central Spain, *Geoderma*, 35: 223-239.
- Ewing, H. A. and Nater, E. A. (2002) Holocene soil development on till and outwash inferred from lake-sediment geochemistry in Michigan and Wisconsin, *Quaternary Research*.
- Gerrard, J. (1992) *Soil geomorphology: An integration of pedology and geomorphology*, London, UK: Chapman & Hall.
- Harden, J. W. (1982) A quantitative index of soil development from field descriptions: Examples from a chronosequence in central California, *Geoderma*, 28: 1-28.
- Harden, J. W. (1988) Genetic interpretations of elemental and chemical differences in a soil chronosequence, California, *Geoderma*, 43: 179-193.
- Harden, J. W. (1990) Soil development on stable landforms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studies, *Geomorphology*, 3: 391-398.
- Harden, J. W., Taylor, E. M., Hill, G., Mark, R. K., McFadden, L. D., Reheis, M. C., Sowers, J. M., and Wells, S. G. (1991) Rates of soil development from four soil chronosequences in the southern Great basin, *Quaternary Research*, 35: 383-399.
- Harrison, J. B. J., McFadden, L. D., and III, R. J. W. (1990) Spatial soil variability in the Cajon Pass chronosequ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soils as a geochronological tool, *Geomorphology*, 3: 399-416.
- Henares, M. D. C., Espejo, J. M. R., and Díaz del Olmo, F. (1993) Alluvial terraces of the river Guadalquivir: The evidence of the small Mendoza lakes (Andalusia, Spain), *Catena*, 20: 63-71.
- Howard, J. L., Amos, D. F., and Daniels, W. L. (1993) Alluvial soil chronosequence in the inner coastal plain, central Virginia, *Quaternary Research*, 39: 201-213.
- Huang, W. S., Jien, S.H., Huang, S.T., Tsai, H., Hseu Z.Y. (2017) Pedogenesis of red soils

- overlaid coral reef terraces in the Southern Taiwan.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 62-76.
- Huang, W. S., Jien, S.H., Tsai, H., Hseu, Z.Y., Huang, S. T. (2016) Soil evolution in a tropical climate: an example from a chronosequence on marine terraces in Taiwan. *Catena*, 139: 61-72.
- Huang W.S., Tsai, H., Tsai, C.C., Hseu*, Z.Y., Chen, Z.S. (2010) Subtropical Soil Chronosequence on Holocene Marine Terraces in Eastern Taiwan.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74, 1271–1283.
- Huggeett, R. J. (1998) Soil chronosequences, soil development and soil evolution: A critical review, *Catena*, 32: 155-172.
- Jenny, H. (1941) *Factors of soil form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Jenny, H. (1961) Derivation of state factor equations of soils and eco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25: 385-388.
- Jenny, H. (1980) The soil resource: Origin and behaviour, In *Ecological studies*, vol. 37, New York: Springer.
- Johnson, D. L. and Rockwell, T. K. (1982) Soil geomorphology: Theory,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with examples and applications on alluvial and marine terraces in coastal California,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Programs with Abstracts*, 14: 176.
- Johnson, D. L. and Watson-Stegner, D. (1987) Evolution model of pedogenesis, *Soil Science*, 143: 349-366.
- Jongmans, A. G., Feijtel, T. C. J., Miedema, R., Breemen, N. v., and Veldkamp, A. (1991) Soil formation in a quaternary terrace sequence of the Allier, Limagne, France. Macro- and micromorphology,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hemistry, *Geoderma*, 49: 215-239.
- Kendrick, K. J. and Graham, R. C. (2004) Pedogenic silica accumulation in chronosequence soils, southern California,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68: 1295-1303.
- Kendrick, K. J. and McFadden, L. D. (1996)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processes of soil formation in the San Timoteo badlands with chronosequences in California, *Quaternary Research*, 46: 149-160.
- Khormali, F., Abtahi, A., Mahmoodi, S., and Stoops, G. (2003) Argillic horizon development in calcareous soils of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of southern Iran, *Catena*, 53: 273-301.
- Langley-Turnbugh, S. J. and Bockheim, J. G. (1998) Mass-balance of soil evolution on late quaternary marine terraces in coastal Oregon, *Geoderma*, 84: 265-288.
- Leigh, D. S. (1996) Soil chronosequence of Brasstown creek, Blue ridge mountains. USA, *Catena*, 26: 99-114.
- Lichter, J. (1998) Rates of weathering and chemical depletion in soils across a chronosequence of lake Michigan sand dunes, *Geoderma*, 85: 255-282.
- Lilienfein, J. R., Qualls, G., Uselman, S. M., and Bridgman, S. D. (2003) Soil formation and organic matter accretion in a young andesitic chronosequence at Mt. Shasta California, *Geoderma*, 116: 249-264.
- Lin, Y. S., Chen, Y. G., Chen, Z. S., Hsieh, M. L. (2005) Soil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on the Taoyuan Terrace, Northwestern Taiwan: Roles of topography and groundwater, *Geomorphology*, 69: 138-151.

- Maejima, Y., Nagatsuka, S., and Higashi, T. (2002) Application of the crystallinity ratio of free iron oxides for dating soils developed on the raised coral reef terraces of Kikai and Minami-Daito islands, southwest Japan, *The Quaternary Research*, 41: 485-493.
- Marsan, F. A., Barberis, E., and Arduino, E. (1988) A soil chronosequence in northwestern Italy: Morphologic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Geoderma*, 42: 51-64.
- McFadden, L. D. and Knuepfer, P. L. K. (1990) Soil geomorphology: The linkage of pedology and surficial processes, *Geomorphology*, 3: 197-205.
- Merritts, D. J., Chadwick, O. A., and Hendricks, D. M. (1991) Rates and processes of soil evolution on uplifted marine terraces, northern California, *Geoderma*, 51: 241-275.
- Mokma, D. L., Yli-Halla, M., and Lindqvist, K. (2004) Podzol formation in sandy soils of Finland, *Geoderma*, 120: 259-272.
- Muhs, D. R. (1982) A soil chronosequence on quaternary marine terraces, San Clemente island, California, *Geoderma*, 28: 257-283.
- Muhs, D. R. (2001) Evolution of soils on quaternary reef terraces of Barbados, West Indies, *Quaternary Research*, 56: 66-78.
- Nagatsuka, S. and Maejima, Y. (2001) Dating of soil on the raised coral reef terraces of Kikai island in the Ryukyus, southwest Jap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ge of red-yellow soils, *The Quaternary Research*, 40: 137-147.
- Nieuwenhuys, A., Verburg, P. S. J., and Jongmans, A. G. (2000) Mineralogy of a soil chronosequence on andesitic lava in humid tropical Costa Rica, *Geoderma*, 98: 61-82.
- Pillans, B. (1997) Soil development at snail's pace: Evidence from a 6 ma soil chronosequence on basalt in north Queensland, Australia, *Geoderma*, 80: 117-128.
- Polenz, M. and Kelsey, H. M. (1999) Development of a late Quaternary marine terraced landscape during on-going tectonic contraction, Crescent City coastal plain, California, *Quaternary Research*, 52: 217-228.
- Reheis, M. C., Harden, J. W., McFadden, L. D., and Shroba, R. R. (1989) Development rates of late quaternary soils, Silver Lake Playa, California,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53: 1127-1140.
- Runge, E. C. A. (1973) Soil development sequences and energy models, *Soil Science*, 115: 183-193.
- Shaw, J. N., Odom, J. W., and Hajek, B. F. (2003) Soils on quaternary terraces of the Tallapoosa central Alabama, *Soil Science*, 168(10): 707-717.
- Siame, L.L., Chen, R.F., Derrieux, F., Lee, J.C., Chang, K.J., Bourlès, D.L., Braucher, R., Léanni, L., Kang, C.C., Chang, C.P., Chu, H.T., (2012) Pleistocene alluvial deposits dating along 1 frontal thrust of Changhua Fault in western Taiwan: the Cosmic Ray Exposure point of view.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51, 1-20.
- Simoës, M., Avouac, P.J., Chen Y.G., Singhvi, A.K., Wang, C.Y., Jaiswal, M., Chan Y.C., Bernard, S., (2007) Kinematic analysis of the Pakuashan fault tip fold, west central Taiwan: Shortening rate and age of folding inception. *J. Geophys. Res.*, 112, (doi:10.1029/2005JB004198).
- Simonson, R. W. (1959) Outline of a generalised theory of soil genesis, *Proceedings of the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23: 152-156.
- Singer, M. J., Fine, P., Verosub, K. L., and Chadwick, O. A. (1992) Time dependence of

-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soil chronosequences on the California coast, *Quaternary Research*, 37: 323-332.
- Soil Survey Staff (1975) *Soil taxonomy*, Washington, DC: U. S. Gov. Print. Office.
- Stevens, P. R. and Walker, T. W. (1970) The chronosequence concept and soil formation,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5: 333-350.
- Tonkin, P. J. and Basher, L. R. (1990) Soil-stratigraphic techniques in the study of soil and landform evolution across the southern Alps, New Zealand, *Geomorphology*, 3: 547-575.
- Torrent, J., Schwertmann, U., and Schulze, D. G. (1980) Iron oxide mineralogy of some soils of two river terrace sequence in Spain, *Geoderma*, 23: 191-208.
- Tsai, H., Hseu, Z. Y., Huang, W. S., and Chen, Z. S. (2006) A river terraces soil chronosequence of the Pakua tableland in central Taiwan, *Soil Science*, 171(2): 167-179.
- Tsai, H., Hseu, Z.Y., Kuo, H.Y., Huang, W.S., Chen, Z.S. (2016). Soilscape of west-central Taiwan: Its pedogenesis and geomorphic implications. *Geomorphology*, 55, 81-94.
- Tsai, H., Huang, W. S., Hseu, Z. Y., and Chen, Z. S. (2007a) Pedogenic approach to resolving the geomorphic evolution of the pakua river terraces in central Taiwan, *Geomorphology*, 83: 14-28.
- Tsai, H., Hwang, W.S., Hseu Z.Y. (2007b) "Pedogenic correlation of lateritic river terraces in central Taiwan," *Geomorphology*, 88: 201-213.
- Vandenbygaart, A. J. and Protz, R. (1995) Soil genesis on a chronosequence, Pinery provincial park, Ontario, *Canadi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75: 63-72.
- Vidic, N. and Lobnik, F. (1997) Rate of soil development of the chronosequence in the Ljubljana basin, Slovenia, *Geoderma*, 76: 35-64.
- Vidic, N., Pavich, M., and Lobnik, F. (1991)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soil properties on a quaternary terrace sequence in the Upper Sava river valley, Slovenia, Yugoslavia, *Geoderma*, 51: 189-212.
- Vreeken, W. J. (1975) Principal kinds of chronosequenc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soil history,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26(4): 378-394.
- Wilde, S. A. (1946) *Forest soils and forest growth*, Waltham: Chronica Botanica.
- Yaalon, D. H. (1971) Soil-forming processes in time and space, In Yaalon, D. H. (Ed.), *Paleopedology--origin, nature and dating of paleosols* (pp. 29-39), Jerusalem: Int. Soc. Soil Sci. and Israel Univ. Press.
- Yaalon, D. H. (1975) Conceptual models in pedogenesis: Can soil forming factors be solved? *Geoderma*, 14: 189-205.
- Yaalon, D. H. (1983) Climate, time and soil development, In Wilding, L. P., Smeck, N. E. and Hall, G. F. (Eds.), *Pedogenesis and soil taxonomy: I. Concepts and interactions* (pp. 223-251), Amsterdam: Elsevier.

二、中文文獻

- 江志峰：〈台灣地區若干不同母質來源紅壤之特性、化育與分類〉，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土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 沈于超：〈台東長濱海階土壤之時間序列〉，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

系碩士論文，2005 年。

林淑芬：〈桃園台地群紅壤之初步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陳建任：〈琉球嶼海階土壤之化育作用〉，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黃文樹：〈八卦台地南部階地地形與土壤化育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黃佳鴻：〈由台地紅壤性質探討第四紀之地形與氣候環境變遷〉，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楊貴三：〈台灣活動層的地形學研究——特論活動層與地形面的關係〉，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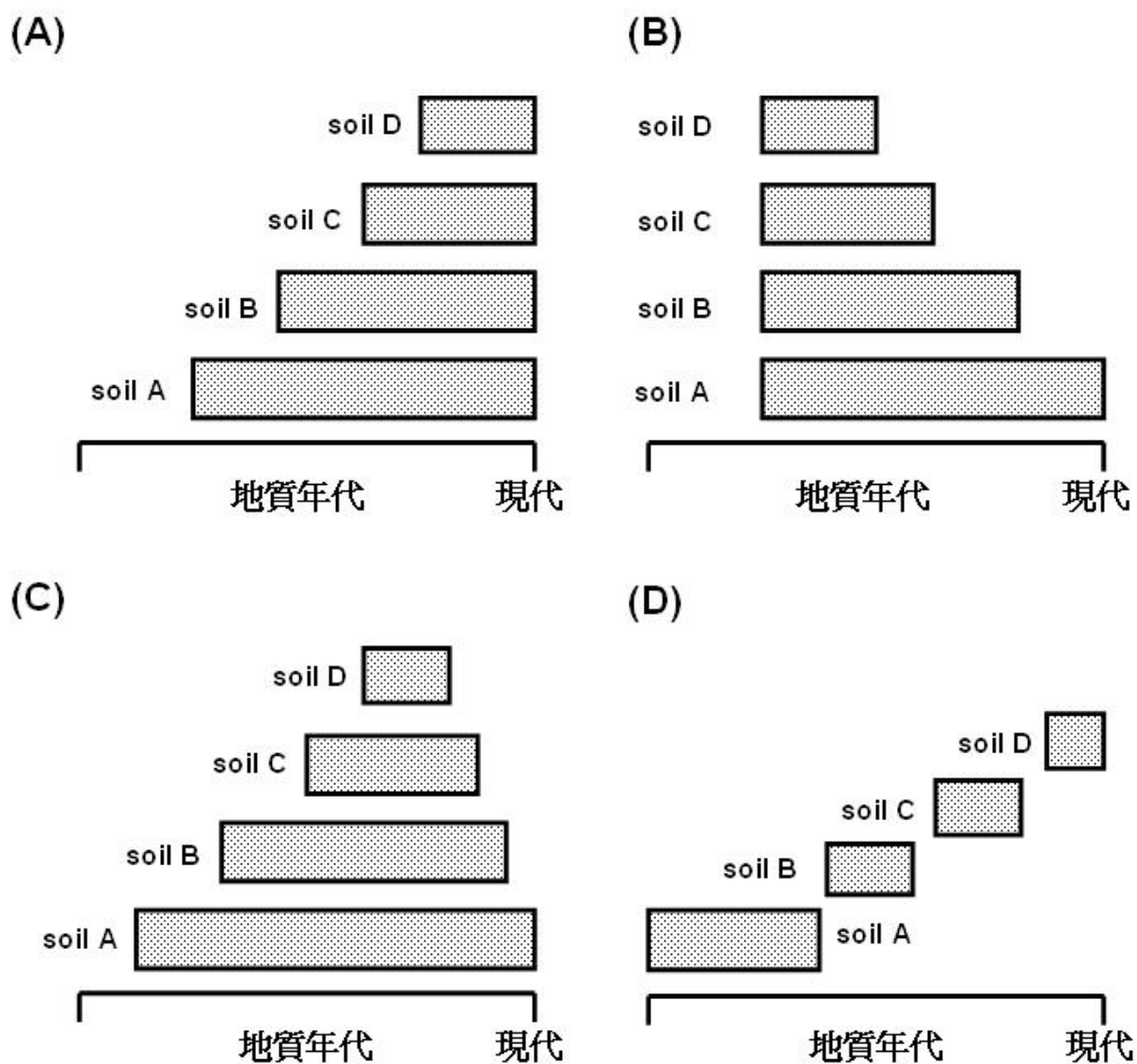
黃文樹、蔡衡、許正一：〈土壤化育指數在濁水溪流域階地對比之應用〉，《地理學報》45 期（2006 年），頁 1-20。

齊士崢：〈河階地的對比與成因〉，《環境與世界》10 期（2004 年），頁 43-64。

附錄

表一：土壤化育模式

土壤化育函式	函式說明	提出者
$s=f(cl, o, p)t^0$	s 代表土壤、cl 為氣候、o 乃是生物、p 則為母質、 t^0 是為相對時間。	1898 年 Dokuchaev (Gerrard, 1992)
$s=f(cl, o, r, p, t)$	s 代表土壤的性質、cl 代表氣候 (climate)、o 代表生物 (organism)、r 代表地形 (relief)、p 代表母質 (parent)、t 代表時間 (time)。	Jenny(1941)
$l, s, v, a=f(L_0, p_x, t)$	l 為整個生態體系中的某種性質、s 表示土壤性質、v 代表植物、a 代表動物，而 L_0 則是在時間為零時的物質性質，如母質、地形等因素， p_x 則是物質的移動。	Jenny(1961)
$s=f(G, E, B) dt$	s 為土壤或土壤性質、G 為母質、E 為環境因子、B 為生物因素，意指土壤乃是母質、環境和生物等因子在時間歷程中所交互作用而成的產物。	Wilde(1946)
$s=f(A, R, T_1, T_2)$	s 為土壤或土壤性質、A 表示添加作用、R 表示移除或移動的作用、 T_1 代表物質或能量的變化 (transformation)、 T_2 則是物質或能量在土體剖面中垂直的移動 (translocation in soil profiles)。	Simonson(1959)
$s=f(W, O, T)$	s 為土壤性質、W 是土壤中的能量移動，主要為水淋洗的潛勢能、O 是有機物的生成、T 是時間。	Runge(1973)
$s=f(P, D) dt$	s 代表整個土體或單一土壤性質的化育強度、P 為土壤生成的被動因子 (passive factors)、D 則為生成的動態因子 (dynamic factors)、dt 則為被動和動態因子間的變化。	Johnson and Rockwell(1982) Johnson and Watson-Stegner(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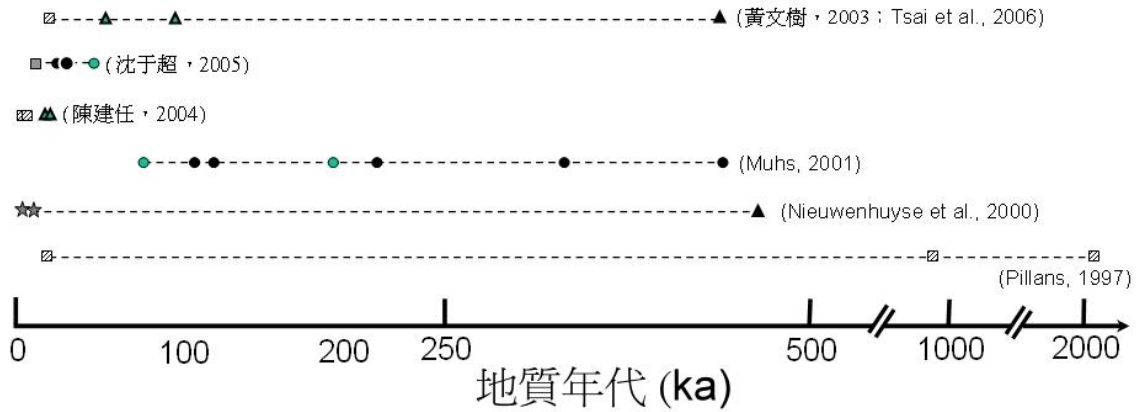


圖一：土壤化育時間序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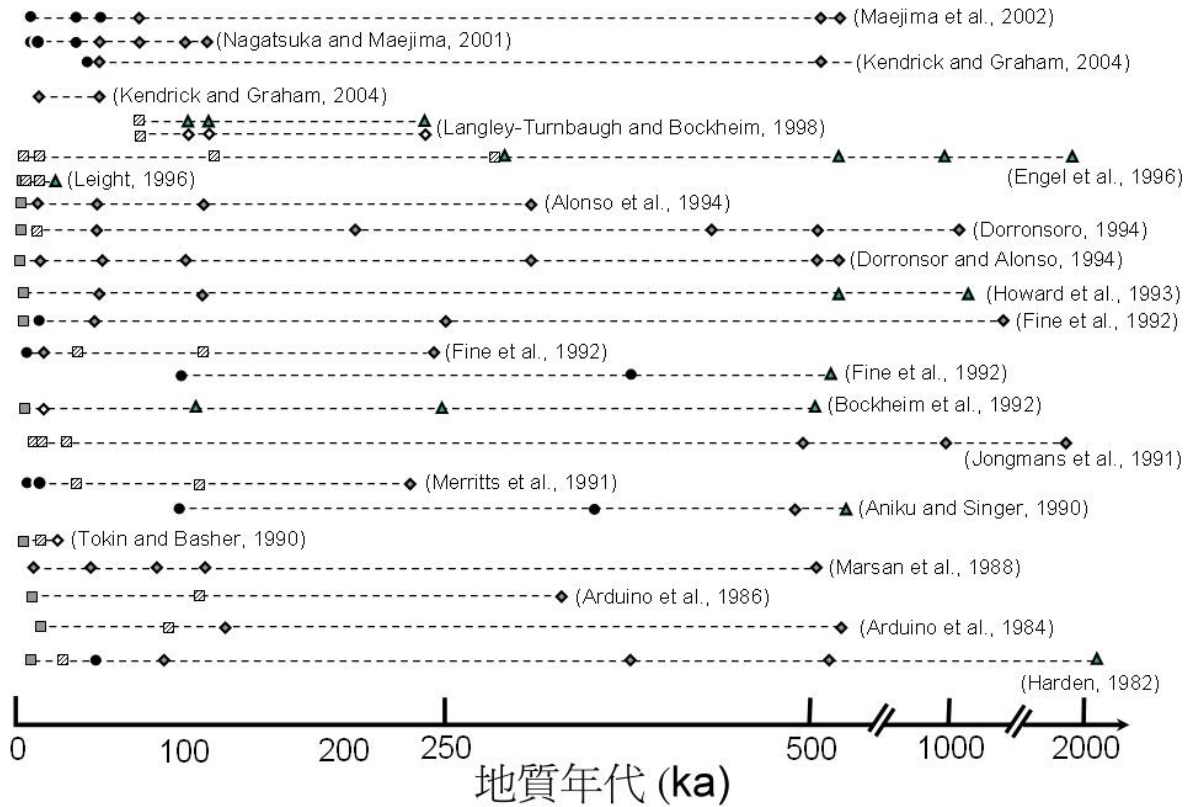
1.後下切土壤時間序列；2.前下切土壤時間序列；3.具化育歷史重疊的土壤時間序列；4.不具化育歷史重疊的土壤時間序列。圖中長條圖形代表土壤化育的時間間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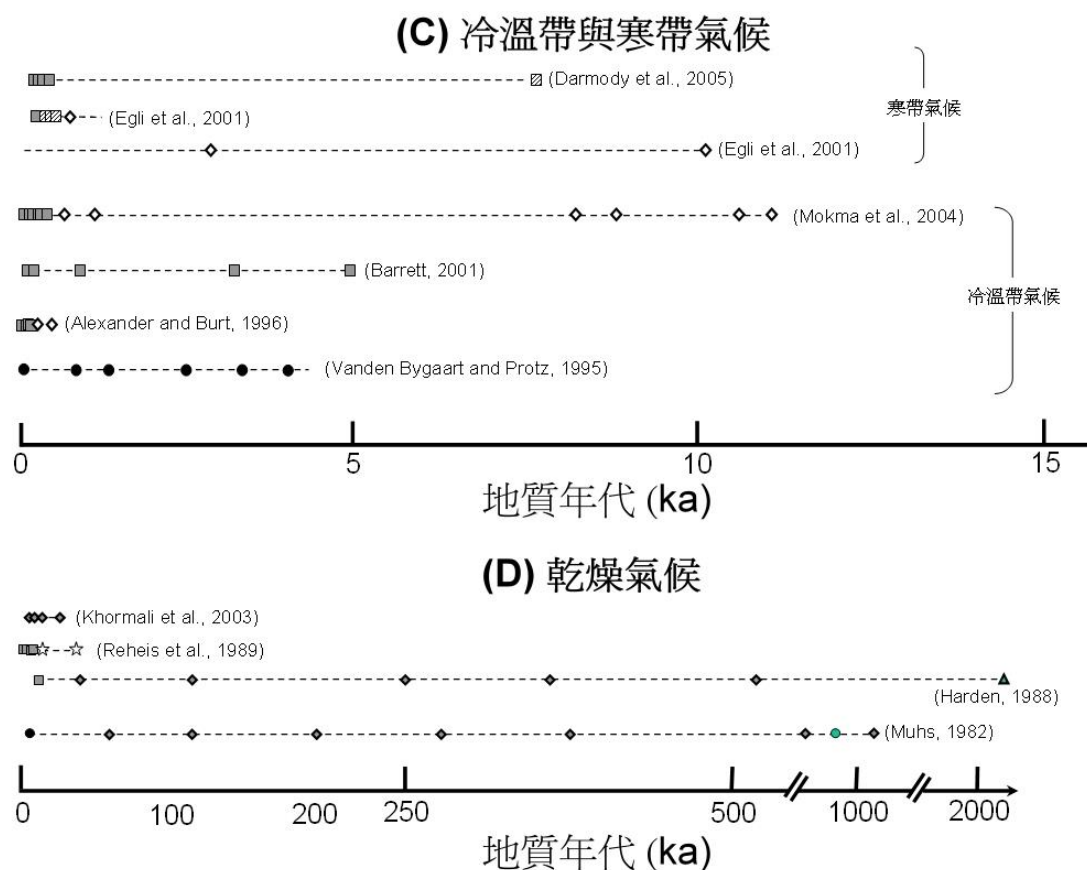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修改自 Vreeken(1975)。

(A) 熱帶氣候



(B) 暖溫帶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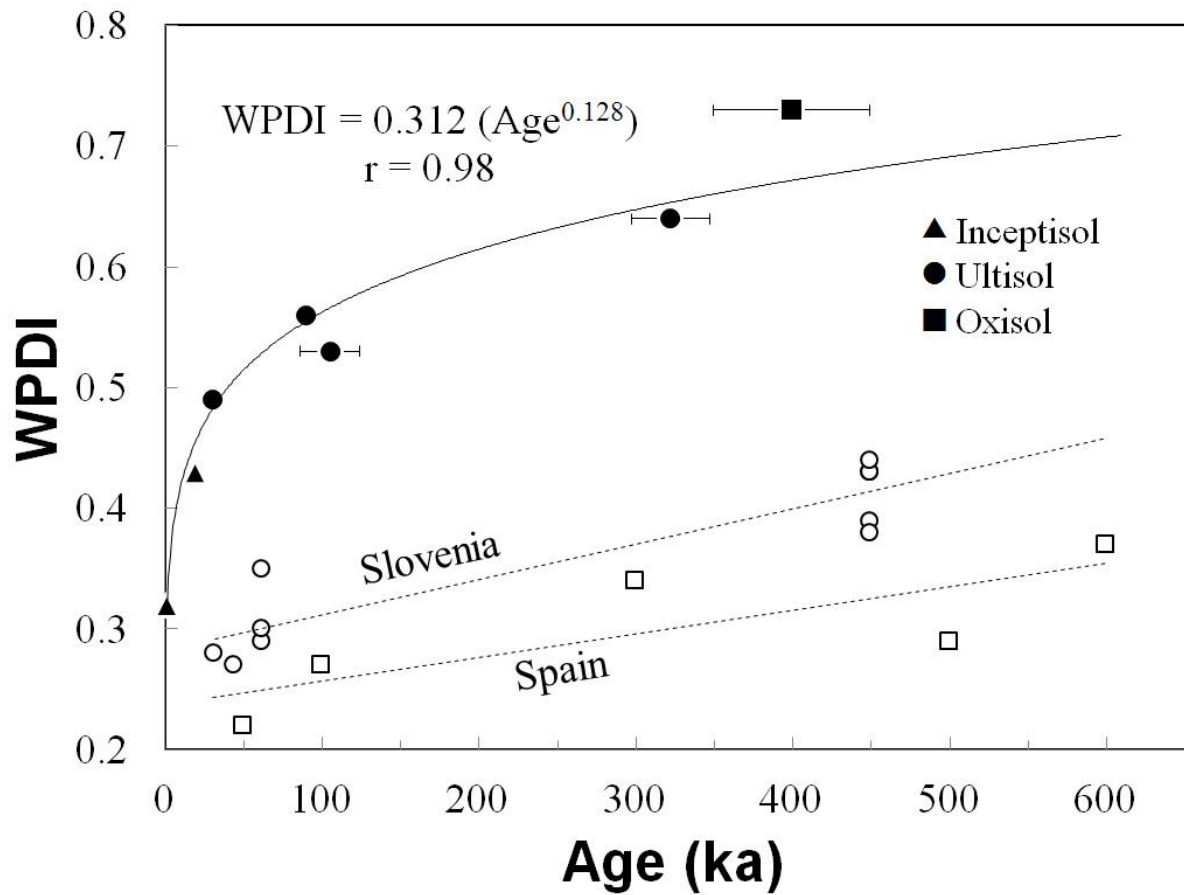


圖二：各氣候帶土壤時間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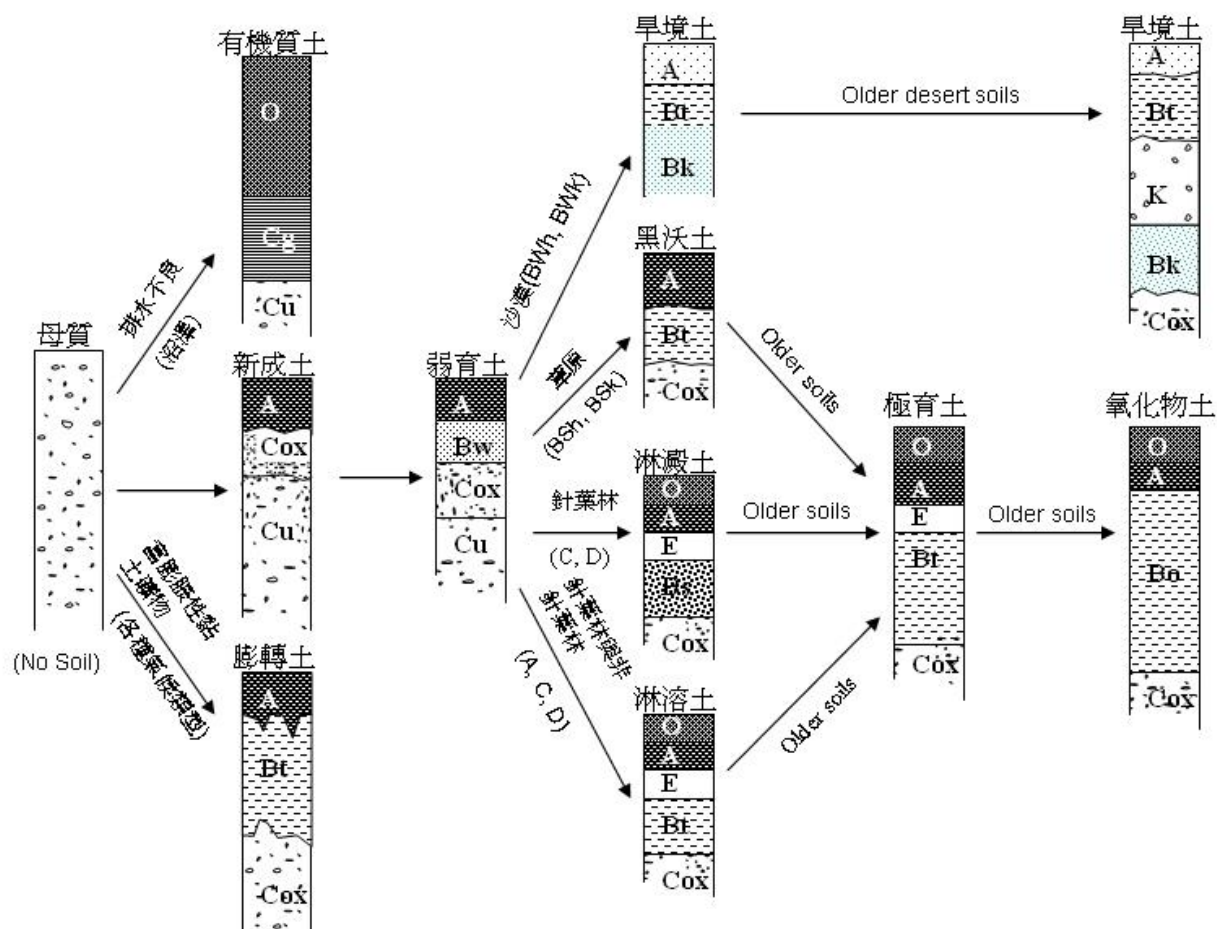
(A)熱帶氣候；(B)暖溫帶氣候；(C)冷溫帶與寒帶氣候；(D)乾燥氣候。此圖顯示不同氣候區研究中所建立的土壤時間序列，隨時間增加，各大土綱的變異情形。

圖例說明：

- | | | | |
|---------------------|-------------------|-------------------|-------------------|
| ■ 新成土 (Entisols) | ● 黑沃土 (Mollisols) | ☆ 旱境土 (Aridisols) | ★ 火山灰土 (Andosols) |
| ▨ 弱育土 (Inceptisols) | ◆ 淋溶土 (Alfisols) | ▲ 極育土 (Ultisols) | |
| ◆ 淋澱土 (Spodosols) | ● 膨轉土 (Vertisols) | ▲ 氧化物土 (Oxisols) | |



圖三：利用加權剖面化育指數(WPDI)建立之土壤時間序列(Tsai *et al.*, 2016)，台灣與斯洛凡尼亞(Slovenia)(Vidic and Lobnik, 1997)和西班牙(Alonso *et al.*, 1994)等地的土壤相較，台灣的化育速率略高於其他兩個地區。



圖四：理想土壤化育過程圖

科本氣候分類：A—熱帶濕潤氣候、C—暖溫帶濕潤氣候、D—冷溫帶濕潤氣候、Bwh—熱帶或副熱帶乾燥氣候，全年少雨、Bwk—中緯度乾燥氣候，全年少雨、BSh—熱帶或副熱帶乾燥氣候，雨季短暫、BSk—中緯度乾燥氣候，雨量不足集中夏季。

資料來源：修改自 Birkeland(1999)。

修辭融入華語文教學——以拆解字詞為例*

鄭色幸**

摘要

學習外語有了一定的基礎後，想讓外語能力更上層樓，修辭技巧成了急需培養的技能。修辭是理解閱讀與語言應用的鷹架，讓學生探索語言背後的意涵，同時運用語言技巧發揮創意表述自我，而語言是文化教學的載體，透過語言文字，學生可以了解到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文化價值等概念。修辭技巧也是語言課程設計中重要的一環，在溝通交際時，複雜的文化內涵與精神，需透過更凝鍊的語言文字去理解，因此本文以溝通理論和修辭法為基礎，討論如何藉修辭技巧提升溝通的技巧與能力，再以文本為對照提出教學建議。本文由三個部分進行討論：從認知功能角度以析詞解構複雜文本增加理解力，於情意上突出面對溝通交際的差異性，末了從解構、理解、仿作進而重組語言的學習歷程，達到交際與溝通的目的。

關鍵詞：析詞、修辭技巧、華語文教學、交際與溝通、認知功能

* 本文初稿曾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宣讀於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華語文中心主辦暨中國語文學會、中國修辭學會、中華文化教育學會合辦「修辭批評與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本文係會後的修訂稿。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由衷致謝。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到稿日期：2017 年 4 月 28 日。

Integrating Rhetoric in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n “Word Disassembling Approaches”

Se-hsing Cheng^{*}

Abstract

For people who with certain knowledge of a foreign language want to better their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y need to develop their rhetorical skills immediately. The rhetorical skills usually serve as the scaffold of reading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which leads th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a language and allows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a creative way. In fact, a language is a carrier of the teaching of cultures. Through a language, the students may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such as the ethnical spirit and cultural values. The rhetorical ski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n designing a language course while the refined word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reveal the complicate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irit. For this reason, the essa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 not only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mprove a person's capacit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rhetorical skills but also proposes the teaching advices through the text comparison. It starts the discussio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in term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mprove people's comprehension by analyz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complicated words and texts. Secondly, highlight the face communication difference in terms of sentiments; thirdly, deconstruct, understand, replicate and appreciate a work prior to reorganiz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a language to complete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Keywords: Cognitive Function, Rhetorical skills, TSCOL, Communication, Word dis-assembling approaches

^{*}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Received April 28, 2017.

一、前言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或 MLA）在 2007 年曾指出，面對世界局勢變動，當代高等教育中的外語教學，應以培養學生「跨語言」（translingual）與「跨文化」（transcultural）能力為目標。其說明可看出，在第二語言習得（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的過程中，伴隨第二文化習得（Second Cultural Acquisition, SCL）的建立，一直是學習外語重要的方針。文化差異存在於生活當中，由可見的及不可見的組成（Weaver 1993：160）。以最基本的打招呼模式就有：點頭、微笑、握手、鞠躬、擁抱、親吻……等等，其中價值觀蘊含的文化意義，則是最難掌握，卻也是豐富語言的精華部分。隨著社會不斷地變遷與發展，人們透過創造新詞、發展詞義和借詞等途徑，豐富詞語和發展語言。在交際與溝通時，隔離彼此的鴻溝，往往不是表面的語意，而是詞義的外延或者是修辭的特色，抑或包含了歷史、地理、風俗民俗等非語言因素。在語言的不同要素裡（語音、詞法、句法、詞彙）都蘊藏著文化因素，就連肢體語言都有其個別文化內涵（王明利 2001a：91）。例如掌心向下的招手動作，在華人社會裡是招呼別人過來，但在美國卻是叫狗，不同的民族文化規範，一旦使用錯誤勢必造成交際上的困難。因此在語言的使用當中，說話者往往賦予詞彙更深層次的內涵，這些文化因素在外語學習中形成了一道無形的溝通障礙，如果沒有深入了解文化背後承載的各項潛在關係，就不容易真正認知語言表現出的真實意義，所以外語教學中我們必須對文化內涵給予高度重視，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語言學習的質量和語言交際的通暢。（王明利 2001b：95）

文化差異使得外語學習者碰到跨文化溝通障礙，Samovar & Porter（1998：18）研究認為，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如何解釋行為，也會破壞人與人間的相互理解，華語文教學中最需謹慎的話題，亦是與文化相關，例如：宗教、政治……等等，宗教與政治的排他性高，容易引發不同文化群體的對立情緒。在跨文化溝通中為確保跨文化溝通能成功進行，須先認識自身的溝通模式及了解目的語國家中一般人處理訊息的方法，並認識其主流文化價值及文化中各層面文化知識。Baratz & Baratz（1970）主張，文化決定了個人的發展、規範了生活，讓人們對自身的文化產生優越感，導致人們以自己文化為榮，卻去評斷與我們不同文化的種族，誤解與衝突也就此產生，跨文化溝通就成為學習外語最重要的指標。

2016 年 MLA 在 2007 年 ACTFL 大會的基礎上，於其網頁揭櫫「強化語言教學和文學教學」延伸語言學習更高一層的「教」與「學」宗旨，目的即是跨越文化差異建立跨文化溝通，達到語言學習真正目的。Kramsch（1993：1）認為，語言教學回歸最初的目的，學習者能以目的語，在該社會文化語境中溝通自如，自由運用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巧，這些技巧都無法獨立完成，語言學習者還得對目的語的文化有所了解。Vygotsky（1978）提出鷹架功能論，透過文化、文學、文字和語言的逆向學習，讓學習者加速學習到語言、文字、文學和文化。（戴維揚 2003a：11-14；戴維揚 2003b：25-26）。而文學是所有媒介之中最能承載文化訊息的載體。Duran（1993：157）認為在文學文本中，我們可以看見該文化的人文脈絡，社會關心議題，民俗風情，價值體系，或是該民

族的某些特質。因此學習外語，不僅單學語言的本體知識，更重要的還是了解語言背後的民族精神與文化。語文教學融入文學作品，不僅能深化語言教學的內涵，更能提升學生的文化認知。

優秀的文學作品蘊含豐富的修辭，王力（1990）曾說，若拿醫生來做比喻，語法好比解剖學，邏輯好比衛生學，修辭好比美容術。文學中使用修辭方法，可增強語言的表現力，引發人們的豐富想像，修辭性問句更可獲得其預期的語用價值。陳望道（1961：5）《修辭學發凡》一書指出，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主要的為意與情，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黃慶萱（2000：9）於其《修辭學》也說，修辭學是研究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方法，設計語文優美的形式，使精確而生動地表現出說者或作者的意象，期能引起讀者之共鳴的一種藝術。他們三位對修辭的界定均有獨到見解與說明，修辭承載了文學作品重要的內涵，是華文文學中的重要部分，「辭格」的使用，可擴大語言表現力和增強溝通的功能。「析詞格」是利用文字的組成部件的特點，分離、組合的修辭模式，突顯出漢字獨特的系統。此外，宋業瑾與賈嬌燕（2003）概括漢字的特點時曾指出，漢字是方塊字，圖像性很強，又具有表意功能，對人的視覺刺激比表音文字強得多，又容易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因之，漢字不但具有特殊的結構形式，而且在表意功能下，同時蘊含了華人的文化認知特色，能幫助華語學習者認識華人文化。

本論文旨在探討將修辭技巧融入華語文教學之可能性及限度，從漢字的特點中佐以析詞格的修辭方法，從修辭理論、華語文教學理論落實到華語文實務教學，進一步以文化認知與析詞的語用功能，設計跨文化文本，說明教學內容與步驟及其注意事項，同時兼顧華語文學、語言、文化等內涵，加強學生對華人文化的認知，以期達到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二、文獻回顧

本節主要以年代為優先順序，回顧歷來以析詞、析字為修辭手法的論文，進而再找出已將此技巧運用在華語文教學的論文成果。

徐艾妮（2000）將漢語拆詞擴展現象，對比常用修辭格和離合詞、聚合詞、委婉語、秘語、縮略語的相關點，從而窺知拆詞擴展現象的產生，以及流行語中存在的合理性；曹石珠（2004，2006，2009）對析詞、析字修辭討論最多，自2004年起出版《漢字修辭學》，從讀者理解的角度，列舉了13個例證，對拆字的特徵詳細地敘述，2006年從離合詞入手，探討當代修辭學者對離合的認識和理解，2009年出版《漢字修辭學教程》把漢字拆用的修辭技巧擴大到九種，以古典文學為基礎，詳列多種事例；張莉（2004）在舊詞語的基礎上翻新出奇，從語法視野，探討析詞否定的特殊形式，用析詞否定扭轉了慣性思維的方式，收言約義豐之效，具有很强的思辨理趣，也給人語言運用的智性練習；胡世雄（2005）以對比分析的手法，討論漢語和俄語中同時存在的析字、析詞格的修辭方式，此二者的具體離合手法、應用場合、話語功能等異同之處，揭示人類思維的共性，以及不同民族中對其語言表達方式的影響；方清明（2007）將拆詞分成功能分類與形式分類，前者依據「是否具有積極修辭作用」，將拆詞分為修辭拆詞與一般拆詞，後者利用

格式，將拆詞可分成格式拆詞和非格式拆詞兩大類，格式拆詞再進一步分為否定格式和肯定格式兩種。非格式拆詞則主要討論一般合成詞的拆用；周健（2008）在曹石珠的研究基礎下，從漢字的圖像著手，再以字形修辭的方式，利用漢字的拆解組合，體現漢字的修辭特點，其次利用漢字形聲偏旁部首，討論漢字的修辭方式；丁健純（2011）運用認知功能語言學的相關理論，探析詞的拆用在詞彙、語法和語用的功能；黃雅英（2013）則以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的理論為依據，藉由漢字的特徵運用在華語文教學上；馬真真（2015）以現代媒體（例如網路聊天室、報紙雜誌、網路文學作品、廣告語言）為語料，拆解現代漢語中的詞彙呈現出的趣味拆詞現象。

綜合上述各個學者研究成果，有以古典文學為基礎的漢語拆詞；也有將析詞格拆解架構，以語法形式為主的研究格式；或是從對比分析入手，離析兩種不同語言的析詞研究；抑或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切入，討論析詞對語音、詞彙、語法的功能，還是藉由最新的網路語言，檢視拆詞、拆字在現代漢語中的作用和趣味；少數的研究者能以較多篇幅，將修辭的古典理論依據運用到華語文教學，這也是本篇論文欲嘗試藉由文學修辭，導入華語文教學，培養學生達到跨文化溝通的目的。

三、析詞法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

析詞法也就是合成詞拆用的一種方式，拆詞能加深語義的表達程度，在文學上也是常見的一種修辭法，詞義了解和漢字音義認知都需要先認識整體，再由分解到合成的過程，不是簡單的直接生成。因此，認識字、詞關係，詞義和語素義關係的途徑，應有一個從上到下再從下到上的過程。正如王力（1986）為周士琦《實用解字組詞詞典》所作序曾提及，要瞭解一個合成詞的意義，單就這個詞的整體去理解還不夠，必須把這個詞的構成部分（一般是兩個字）拆開來分別解釋，然後合起來解釋其整體，才算是真正徹底理解這個詞的意義了。漢語的拆詞裡，常常也出現拆詞後產生特別的解釋，方清明（2009：65）就指出，所謂「別解」就是不能按照常規理解，有發散思維的功效。褒義詞別解後往往是貶義的，而貶義詞別解後往往呈現褒義。拆詞是從形式上而言，而別解則往往表現出實質的內容。網路流行語常常賦予這種拆詞的別解，例如，公司裡階級的真實意涵：

- （1）主任：就是「負主要責任的人」。
- （2）專員：就是「專門跑腿的人員」。
- （3）副理：就是「負責被修理」。
- （4）經理：就是「經常被修理」。
- （5）總經理：就是「總是修理別人」。
- （6）老闆：就是「老是板著臉」。（取自網路）

另有：

- （7）討厭：就是「討人喜歡，百看不厭」。
- （8）可愛：就是「可憐沒人愛」。

(9) 蛋白質：就是「笨蛋、白癡、神經質」。

(10) 善良：就是「善變又沒天良」。

(11) 長得不錯：就是「長這樣真的不是你的錯」。(取自網路)

雖然這樣的析詞修辭，帶有戲謔成分，但例句(1)至例句(6)也不完全悖離職務上所賦予的意義。例句(7)至例句(11)從語用學角度出發，在特定言語交際環境制約或作用下，表達者不直言其事或直說本意，選用具有拆詞作用的修辭手法，擴展詞語，從積極面來看，說明了現代人使用華語文的活潑與多樣性，這樣的拆詞趣味解釋無疑會使人們在頓悟的瞬間，產生愉悅的心理體驗。

析詞法在華語文上的運用，則先從合成詞的拆解入手，從詞語的聯想與認知，再到詞義的比較與分析，使華語文學習者比較能慢慢感受與體會，析詞技巧在華語文中的運用。

(一) 認知與聯想

馮麗萍(2013)曾提到漢語是一個語義型的語言，構詞成分對語義和語法關係，對合成詞的意義有很強約束作用，符淮青(1996)也指出現代漢語詞彙以雙音詞為主，用兩個漢字來記錄。絕大多數合成詞的詞義都與語素義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以合成詞為例，「危機」一詞最常被拿來舉例說明，華語文中的「危機」的詞義包含了「危險」與「機會」。學習外語時，理解是一個複雜的心理過程，因此面對陌生的詞彙，學習者必須提取記憶中曾學過的詞語，又或者依靠字面上的詞，聯想可能與之相關的詞彙，這樣的心理認知過程，Anderson(1990)把它分成三個階段：感知階段(perception)、分析階段(parsing)和運用階段(utilization)。在感知階段，聲音轉化為詞語表徵；在分析階段，詞語意思被組合起來，形成有意義的心理表徵；運用階段主要是對心理表徵的應用，包括把心理表徵和背景知識聯繫起來，對所聽到的資訊進行回應……等等。所以當教師進行詞義拆解與解釋時，就必須提醒學生運用聯想的方式，連結詞彙的詞義。

以「失望」一詞作為教學引導範例：

步驟一：將「失望」的詞義解釋，放進語境中說明。例如：本來今天你跟同學約好下課後去吃飯，可是同學今天有事，不能跟你去吃飯了，那你心裡覺得怎麼樣？就可帶出「失望」這個詞彙。

步驟二：羅列以「失」和「望」組成的相關詞彙。讓同學討論，以「失～」為首搭配出的各個合成詞所代表的意義；另外將「～望」為後，組合而成的名詞，各自不同的意思，彼此間如何區分使用。

失：「失戀」、「失去」、「失敗」。

望：「渴望」、「盼望」、「希望」、「願望」。

步驟三：先類舉不同詞性的合成詞，再讓學生練習。

- (12) 失信 = 「失去」 + 「信用」
- (13) 安危 = 「安全」 + 「危險」
- (14) 成敗 = 「成功」 + 「失敗」
- (15) 獎勵 = 「獎品」 + 「鼓勵」
- (16) 獎勵 = 「獎賞」 + 「鼓勵」
- (17) 作息 = 「 」 + 「 」(學生仿作)
- (18) 需求 = 「 」 + 「 」(學生仿作)
- (19) 健美 = 「 」 + 「 」(學生仿作)

析詞修辭時要注意給學生的範例是否適合，在學生了解「失望」一詞，我們先給予一樣是離合詞形式的類舉，強化並鞏固學習，不要有太多的雜訊，干擾學習效果。針對教學目的，盡量挑選可類推的詞彙，幫助學生順利提取記憶中曾學習過的詞彙，或是相關聯的字詞，讓學生從教師的引導過程中，順利學習而後建立其自信心。等學習的智識穩定後，更進一步舉例說明，析詞形式的修辭技巧，並非只有動詞加名詞這樣的形式，還有例句(13)的兩個詞皆為形容詞，例句(14)兩個詞皆為名詞的析詞方式，這就如同Anderson所提及的進入分析階段(parsing)，等他們清楚了解時，再讓學習者自由運用(utilization)。

析詞教學時，新手華語文教師最常碰到的盲點，就是不熟悉學生的程度，或是不了解詞彙所屬的範圍。解釋生詞時，以更難的詞語解釋生詞，越教學生越困惑，教師也覺得受挫。宋如瑜(2015:122)指出，語言教師與學生互動時，需盡量避免輸出超過*i+1*範圍的新詞，但此要求對新手教師頗困難：首先是如何知道哪些詞彙學生已經習得？多半教師靠的是經驗累積。其次是調整語言，如何以學生理解的、有限的詞彙和句型去說明新的、複雜的概念和內容，要靠課前的準備。筆者特別列出例句(15)與例句(16)提醒教師，面臨不同程度學生時的因材施教，此二個例句分屬於不同級數的詞彙範圍，例句(15)「獎品」與「鼓勵」同屬於高階級的詞彙，而例句(16)「獎賞」則是流利級所用的語彙，教授不同級數的學習者或是近義詞時，教師得清楚認知詞彙的級數範圍，課室教學則能更得心應手。

析詞的修辭技巧，利用語素義組成詞義的特點，同時結合漢語的構詞法，來推測和理解沒有學過的詞語、認知詞義，對於閱讀的助益很大。閱讀時，不需要了解太多細節，只需要掌握文章大意與閱讀材料，在了解詞語的類別義後，閱讀流暢度就會越來越好。

(二) 析辨與比較

華語文詞彙中有一類的詞利用其近義關係，結合轉折語氣而成為一種固定的否定格式，最常見到的是「A而不B」用法，劉丹青與徐烈炯(1998)強調功能定義，在言語交際中，為了表達強烈的態度或情感、突出重要信息或內容，說寫者能夠利用語言的各種因素，如語音、詞彙、語法等手段來著重表達。這種「著重表達」就是語言的強調功能，其體現方式具有層次性和多樣性。「A而不B」格式的強調功能有兩種表現方式：

一是連詞「而」和否定副詞「不」突出「不 B」為格式的語義焦點。焦點是說話人最想讓聽話人注意的部分，焦點的表現形式有虛詞標記、句法標記、重音標記。李寶倫與潘海華(1992)把否定副詞「不」看作一個對焦點敏感的因子，並分析了由於副詞「不」，對句中焦點的各種選擇而產生信息傳遞的不同效果。「A 而不 B」格式用虛詞標記法實現其強調功能，「不 B」就是所要強調的信息。

二是「A 而不 B」格式亦可通過語義反覆，實現強調功能。當「A」、「B」為反義關係時，「A」與「不 B」為同義或近義關係，「而」表順接。「A」與「不 B」兩詞看似語義重複，但結合具體語境，二者並非傳遞冗長累贅的信息，而是用於突出、強調事物或現象的性質及特徵。用簡潔的言辭能做到重點突出、語義明晰，符合信息傳遞中的經濟原則。茲以「寒冷」與「備用」說明析詞教學步驟與內容：

步驟一：先給示範例句，例句必須充分考量語境與跨文化溝通。

(20) 寒冷：在臺灣，冬天有時候氣溫很低，對西方人來說「冷而不寒」，因為臺灣再冷也不會下雪。(筆者)

(21) 備用：聽說在日本人家裡，每一戶都有一個地震包，可是大家都希望「備而不用」。(筆者)

步驟二：拆解「A 而不 B」格式，「而」字是虛詞，以英語「but」作為解釋或是以「但是」作為解釋，「A」和「B」經常可變成 AB 的複合詞，例如「來往」、「富貴」、「貧窮」等。

步驟三：教師說明「寒冷」與「備用」的詞義與例句裡的跨文化溝通，並讓學生就自身的經驗討論「寒冷」與「備用」的經驗。

例句(20)「A」與「B」為近義關係時，「A 而不 B」格式通過對一組近義詞的拆用，更為精確地描寫事物的性質、狀態，對事物某性狀所達到的程度進一步細化、限定。「冷而不寒」中，「冷」和「寒」為近義詞，均表示溫度低，但「寒」又比「冷」程度更深。「冷而不寒」一詞在肯定了溫度較低的同時，也指出並未達到嚴寒的程度，該短語對溫度的表達更為精確。例句(21)「A」與「B」具有連動關係時，二者在使用時，語義內部具有因果關係，所以在使用「A 而不 B」格式時，需拆解詞語為「準備」、「使用」，說明以二者「A 而不 B」運用在語句中的結果。

步驟四：教師提供適合學生程度又好入手的詞彙，讓他們仿作練習。此次的學生為進階級(B2)學生。

(22) 備用：在瑞士，我們每一戶也有一個急難包，我們也希望「備而不用」。(學生 1 仿作)

(23) 髒亂：我的房間常常是「亂而不髒」。(學生 2 仿作)

(24) 退休：我的爸爸已經 71 歲了，他「退而不休」，每天還是很忙。(學生 3

仿作)

Libben and Lindner (1996) 對第二語文化習得時建議，引導學習者擴張已有的母語文化認知系統，而後融合、統整母語文化與第二文化兩種文化元素，而非另行發展第二套文化認知。「A 而不 B」格式教學即是於此基礎下，以「寒冷」和「備用」為教學範例，教學過程中跨文化心理認知部分，最能反映語言學習的趣味。「寒冷」的感受，西方學生與東南亞學生的經驗迥異，而「備用」例句裡的文化內涵，對位處在地震帶的亞洲學生，應該都能感同身受。類似的經驗移植到不同文化中，卻有不同的體驗，其中例句 (22) 是瑞士學生所作，經由他的說明，其他人才豁然了解，雖然瑞士為永久中立國，但國民皆有危機意識，家中都會擺放急難救助包。¹

四、析字格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

析字格也叫拆詞(拆解字詞)，是修辭法中的一種。根據文字的形、音、義加以分析，利用兩字之間相同的部分，進行推衍或替代的一種修辭技巧。依其應用的面向不同，可以概分為「化形」、「諧音」、「衍義」三大類，有些例子可以結合這三類析字技巧。析字格在古典文學作品中使用得相當普遍，例如常見的拆字謎語「王先生白小姐坐在石頭上，猜一字(碧)」；又如拆字類的歇後語「王奶奶與玉奶奶(差一點兒)」；還是詩詞中的拆字韻味，如吳文英「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均可見到各種的應用實例。吳禮權(2004: 212) 也指出拆字格運用得當，除了表達理趣外，也有委婉達意的傾向，同時展現文字遊戲的意味，因而在表達上具備含蓄性特點；在接受上，由於修辭文本表達形式上含蓄性，易於引發接受者思索探究的興味，從而獲取文本解讀接受中的益智解頤的審美情趣。例如：

(25) 我媽媽生在一九〇九年，今已「米壽」之年。(李敖《李敖回憶錄》)

李敖說的「米壽」之年，就是利用析字修辭「米壽」，因為「米」可以離析為兩個「八」和一個「十」，指他母親已經八十八歲了。年齡中類似的析字說法，還有「白壽」，就是「百」少一筆，九十九歲可稱白壽；「喜壽」是指七十七歲，因草書喜字看似七十七；另有「茶壽」是一百零八歲，茶字上面為廿，下面八十八，二者相加所得。這種年齡的上析詞修辭，語言的表達更顯得新穎有趣，比起直接說年齡，宛轉卻有韻味。在接受上，若非具有深厚的漢語知識背景的人，一時恐怕未能意會出來，也引發了接受者思索探究的興味，所以當通過一番思考後，因而解讀出文本，更能感受到語言文字帶給人的審美情趣。

析字修辭運用在華語文教學上，勢必不能像上述所列，以「化形」、「諧音」、「衍義」三大類為主，因為這三類的析詞技巧，是母語為華語的人為主，若是教授外國人，需以另一個觀點入手，譚永祥(1992) 即言，利用文字的組成部件的特點，分離、組合、增

¹ 「急難包」這個詞語是經由學生解說後，筆者給予的詞，並未收錄在漢語八千詞裡。

損，寄意寓理，這種修辭手法叫「析字」。進一步更簡單而言，作者將字拆分成幾個部件，增強語言表達效果的漢字修辭方式，拆分出來的部件可以是漢字、偏旁、筆畫，拆字的本質特徵是作者將之分離，讀者與其合之的意思。

析字修辭如何運用於華語文教學，茲以「滿足交際溝通」與「建立漢字字形認讀引發興趣」兩部分說明。

（一）滿足交際溝通

語言學習主要的目的在於交際溝通，應該以學習者為學習中心的思維出發，必須考慮到學習者的迫切需求，交際溝通是他們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最重要的目的。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ACTFL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於 1999 年，針對美國本土語言教學的五大外語教學目標：5C 囊括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 (cultures)、貫連 (connections)、比較 (comparisons)、社群 (communities)；並以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並重的三個溝通模式，3M (3 modes of communication) 包括語言溝通 (Interpersonal)、理解詮釋 (Interpretive)、表達演示 (Presentational)。對此可知，交際溝通是學習華語文最重要的目標，對華語文教師而言，透過語言教學讓學習者不僅學會語言，同時了解文化深入語言的內涵，才是語言教學的終極目的。對初學者而言，欲達成這樣的目標，似乎不是那麼容易，但是還是可以藉由拆字的規則，以單獨部首或是部件教學，幫助學習者快速理解，進行交際溝通。例句 (26) 至 (31) 是常見的類型。

(26) 「水昆兄」(混)

(27) 「貝戈戈」(賤)

(28) 「米田共」(冀)

(29) 「竹本」(笨)

(30) 「馬又虫」(騷)

(31) 「馬扁」(騙)

例句 (26) 水昆是混字的拆字，代替混水摸魚的意思，水昆兄乃指喜愛混水摸魚的人。例句 (27) 至例句 (30) 都是常見的拆字，原來的漢字具有貶義，但用了拆字之後，顯得較委婉不那麼直接，可是又保有原來的字義。例句 (31) 則是近期台灣社會對政治不滿的人，兼用擬人化修辭法，以兩位前總統的姓，拆分出來的意思，充滿諷刺與不滿。在語言交際上，學生可像臺灣人介紹自己一樣，將姓拆分出來，達成交際的目的。例如：請問您貴姓？

(32) 我姓林，雙木「林」。

(33) 我姓李，木子「李」。

(34) 我姓何，人可「何」。

這也是華人常見且普遍的自我介紹，對母語使用者而言，漢字有許多同音字，姓氏更是

不勝枚舉，為了快速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姓名，因此使用拆字的方式介紹。對學習華語的外國人來說，他們還時常伴隨著聲調不到位的困擾，以拆字的方式自我介紹，不但可補足聲調不正確的缺點，還可讓華人倍感親切，讓初次見面的人，對自己留下深刻印象，其他姓氏的介紹方式也可依此類推。

（二）建立漢字字形認讀引發興趣

歷來研究者皆有此共識，認為建立漢字的字形認讀，對於學習者的理解華語文具有很大幫助，但是漢字習得過程，需先從部分再到整體，尤浩杰（2003）指出，漢字的習得過程需經過三個層次：筆畫、部件及整字，隨著學習者程度提高，由筆畫、筆順擴大到整體結構。姜麗萍（1998）也認為，學習者應從記住字的拼音與音義，再記住字形。教師可藉由漢字字形理論與結構，幫助學習者建立認讀漢字字形進而引發其興趣。以下從漢字的字謎遊戲來說明，拆解部件而認讀漢字字形的例子：

（35）心字頭上一把刀。（忍）

（36）春天裡的兩條蟲。（蠱）

（37）門裏跑出馬。（闖）

（38）一條狗，兩張口。（哭）

（39）欠少一個口。（吹）

（40）九點。（丸）

以上字謎都是利用析字技巧，活躍人們腦中既有的部件，強化人們對漢字的印象，增強表達效果，某些具有詼諧幽默效果，某些曲折含蓄效果，也有形象生動者。肇因於此，網路上自行發展成了有趣的漢字對話：

（41）「天」對「夭」說：你的帽子戴歪了。

（42）「用」對「甩」說：你的尾巴好長呀！

（43）「日」對「曰」說：該減肥了！

（44）「犬」對「哭」說：還是你厲害，多了兩張嘴。

（45）「也」對「她」說：當老板了，出門還帶祕書？

（46）「木」對「束」說：別以為穿上馬甲我就不認得你了！

（47）「丙」對「兩」說：你家什麼時候多了一個人，結婚了？

（取自網路）

有趣的漢字對話，雖然看似沒有邏輯，但是漢字的書寫，主要是通過對漢字的認讀。認讀要求對字形和它所記錄的語詞之間的聯繫作出正確判斷，由於字形識別的主要依據是以輪廓為主的整體，以致內部或中間的細節，往往被忽略。像這樣識別字形的方式，雖有誇張的成分，但卻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徐子亮（2003）曾針對漢字的學習提出「字感」的概念，這個理論是從語感中類推出來，指的是在學習階段，盡可能多讓學生接觸漢字，

大量認讀，感知、體會漢字的形，以此為基礎逐漸擴大學習者的短時記憶，並逐漸形成字感。筆者於此基礎，讓學生就他們的對漢字的認知，加以模擬仿作：

(48)「日」對「旦」說：你為什麼坐在地上？（學生1仿作）

(49)「月」對「朋」說：為什麼我沒有朋友？（學生2仿作）

(50)「一」對「三」說：還是你長得漂亮。（學生3仿作）

(51)「午」對「牛」對說：今天綁頭髮了？（學生4仿作）

(52)「林」對「材」說：你怎麼少了一隻手？（學生5仿作）

例句(48)和例句(52)仿作練習，與網路上所取用的材料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句(50)與例句(51)兩位都是女生，她們說三像是人的三圍，女生聯想到的漢字字形偏向外表和自身經驗有關；例句(49)更簡單，多了一部分把它看成朋友。如此的析字修辭，取決於學生從自身感受與智識。張春榮（2009：97）曾說，修辭的重點，在於語文美感的興發，在於創造性與思考的表達。不宜把辭格窄化成「修飾性」的描繪，而應將辭格還原成認知性的思考和想像。因之學生利用自身對漢字的認知，給予字形新的定義，在認讀漢字過程，建立起學習系統。教師從漢字構形特點的角度，觀看學生習得過程中的偏誤，並對個別情況觀察與指導，對日後提高學生書寫能力應有更直觀的見解，對學習者的學習進程，將更有彈性與調整，這些對教學的總體設計顯然頗具價值。

五、結語

析詞法（拆解字詞）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最常見於拆解合成詞，合成詞多半具有兩種以上的詞彙意義，教師在課室教學時，除了帶領詞義拆解與解釋詞彙以外，還需引發學習者對詞彙產生多重聯想，挑選適合學習者級數的合成詞練習，才能建立其自信心，減輕心裡壓力，讓往後的學習漸入佳境。析詞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教學建議至少為進階級（B2）以上的學習者。因析詞的修辭技巧，是利用語素義組成詞義的特點，結合漢語構詞法，推測並理解沒有學過的詞語，若學習者的學習級數低於進階級（B2），先備知識不足，詞彙量也不夠，很難進行閱讀中的詞彙理解，閱讀的流暢度自然受阻，因此以進階級（B2）為析詞技巧的入門為佳。

據筆者觀察，在析字仿作的教學過程中，雖然學生的詞彙量不足，但藉由有趣、規律的漢字認讀，透過可依循的文本，發揮想像力，經由一次次反覆練習，使其對漢字產生興趣，同時也試著讓他們思索漢字背後的文化意涵與價值觀，建立自我表述的認知學習。透過析詞、析字的思辨，以及句法框架的依循，發揮創造力，從記憶中努力提取、記憶、分析、運用，再到文學作品的欣賞，突破過去低層次的機械認讀，提升學生對漢字的既有認知，建立二語學習者的自我學習系統，藉由內外省思，培養跨文化的意識。

漢字的特點是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語言符號的作用在於傳遞意義。華語文教學教學目的，即是認識漢字的字形並瞭解它所代表的意義。漢字教學中對漢字的認知應該包括形音義三方面的內容。即：字形識別、漢字讀音和字的意義認知。其中，字形識別是

後兩項認知的基礎，三者相互影響，互為表裏。而析字是在字形結構上進行分解變化，重新組合後而得出新的字，構造出一種臨時性新的意思的一種修辭手法。修辭不但是一種語言表達手段，而且也會內化為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沈澱在認知的結構當中，發展成為語言行為，甚至影響漢字的構形過程，形成一種特殊的造詞或造字修辭方式，因此當我們以析詞與析字兩種類比的方式教學，不但從文學的修辭中，發掘不同以往的古典修辭方式，也看見學生在學習認知過程中的效果，文字承載了語言，語言擴展文化的廣度，文化延伸語言的深度，彼此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一、西文文獻

- Anderson. (1990),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Y: Freeman.
- Anderson, R. C., Ku, Y. M., Li, W., Chen, X., Wu, X., & Shu, H. (2013). Learning to see the patterns in Chinese characters.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7, 41-56.
-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200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3rd ed). Yonkers, NY: ACTEL
- Baratz, S. S., & Baratz, J. C. (1970).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The Social Science Base for Institutional Racis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0(1), 29-50.
- Durant, Alan. (1993).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In Brumfit, Michael & Benton, Michael. (eds.), *Teaching Literature: A World Perspective* (p.157). London & Basingstoke: Macmillan.
-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bben, G., & Lindner, O. (1996). Second Cultur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aux Amis?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Online], 1 (1), 14 pp.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pz.tu-darmstadt.de/projekt_ejournal_jg_01_/beitrag/libben2.htm.
-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1998).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Weaver, G. R. (1993).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stress*. In M. Pai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2nd ed., pp.137-167).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二、中文文獻

- 丁健純：〈漢語雙音節詞拆用的認知研究〉，《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3），2011年，頁84-86。
- 尤浩杰：〈筆劃數、部件和拓撲結構類型對非漢字文化圈學習者掌握的影響〉，《世界漢語教學》（2），2003年，頁72-81。
- 方清明：〈漢語「拆用」現象當議〉，《修辭學習》（155）5，2009年，頁61-67。
- 王力：〈序〉，載於周士琦編：《實用解字組詞詞典》，上海：辭書社，1986年。
- 王明利：〈淺談外語教學中文化的作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6），2001年，頁91-102。
- 王桂華與周國祥：〈X 而不 Y 格式的偏誤分析〉，《太原師範學院學報》（12），2013年，頁112-114。
- 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上海：復旦大學，2004年。
- 宋文平：〈A 而不 B 格式的語用功能分析〉，《文學研究》，2009年，頁145-146。
- 宋如瑜：〈華語教師課堂解說行為探索〉，《中原華語文學報》（16），2015年，頁109-136。
- 宋業瑾與賈嬌燕：《實用漢字》，合肥：安徽教育，2003年。

- 李寶倫與潘海華：〈焦點與「不」字句之語義解釋〉，《現代漢語》（2），1992年。
- 周健：〈試論漢語的字形修辭〉，《雲南師範大學學報》（6）4，2008年，頁34-39。
- 姜麗萍：〈基礎階段留學生識記漢字的認知過程〉，《漢語學習》（2），1998年，頁46-49。
- 胡世雄：〈俄、漢析字、析詞格對比〉，《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1）4，2005年，頁123-126。
- 徐子亮：〈漢字背景與漢字認知〉，《漢語學習》（6），2003年。
- 徐艾妮：〈從語言自身角度論現代漢語拆詞擴展現象〉，《知識經濟》（20），2000年，頁160-161。
- 馬真真：〈漢語中的拆詞趣釋式別解現象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張春榮：《實用修辭學寫作》，臺北：萬卷樓，2009年。
- 張莉：〈析詞否定一種特殊的析詞法〉，《修辭學習》（3），2004年，頁62-63。
- 曹石珠：〈當代學者論離合〉，《湘南學院學報》（26）7，2006年，頁65-70。
- 曹石珠：《漢字修辭教程》，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09年。
- 曹石珠：《漢字修辭學》，西安：西安出版社，2004年。
- 符淮青：《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北京：語文，1996年。
-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1961年。
- 馮麗萍：《現代漢語研究詞彙認知研究》，臺北：華藝，2013年。
- 黃雅英：〈修辭手法中的語言文化特徵與跨文化華語教學——以析詞格為例〉，《華語文教學研究》（10）3，2013年，頁65-84。
-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2000年。
- 劉丹青與徐烈炯：〈焦點與背景、話題、及漢語「連」字句〉，《中國語文》（4），1998年。
- 戴維揚：〈語言與文化〉，《九年一貫新課程文化學習與英語文教學》，臺北：文鶴，2003年。
- 戴維揚：〈語言與文化〉，《英語文課程革新的三大目標：文字、文學、文化》，臺北：文鶴，2003年。
- 譚永祥：《漢語修辭美學》，北京：北語社，1992年，頁420。

宣言力量的弱化

——文化產業視閥下劉以鬯〈酒徒〉的連載與結集單行比較

沈海燕*

摘要

香港五、六〇年代的連載小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生產資源，既可以結集出版，也可以成為電影的改編劇本，故此在出版業及電影業中，屬重要的前置文本。

劉以鬯的〈酒徒〉屬當時一部另闢蹊徑的大膽之作。作者自稱〈酒徒〉是一部「娛己」不「娛人」的作品，小說中醉漢對報業、出版業和電影業的批評言論，所表達的個人文藝觀，可視作劉氏面對當時香港商業與娛樂的現實生活反映。這部 1963 年逾十萬字的《星島晚報·星晚》連載，同年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結集出版。《酒徒》的研究熱潮，自 1970 年代至今，研究者都無一例外地以海濱版為據。然而，此版本卻是劉氏作了二千多項修訂而成，非原刊面貌，即使到 1979 年劉氏為台北遠景版作修訂，也沒有恢復過來。〈酒徒〉的連載版與海濱版的差異，直接影響後來文評家對作品的研究方向和評論焦點。

本文擬討論下列問題：劉氏《酒徒》海濱版作了哪些修訂？從文化產業的角度看，劉氏修訂的目的是甚麼？

劉氏連載〈酒徒〉後，依「增」、「刪」、「調」、「換」四種方法修訂，其目的是為了《酒徒》可以出版，擠進市場，留傳後世。〈酒徒〉連載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受到很多學者關注和討論，文學成就已有定論。本文將從文化產業的視閥切入，以小說的原刊面貌為依據，追溯本源，討論連載小說與結集版的差異。

關鍵詞：文化產業、香港文學、連載小說、結集出版

*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客席講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研究助理。
到稿日期：2017 年 5 月 29 日。

The Weakened Power of Declar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Serialized Version and Compiled Version of Liu Yi Chang's *The Drunkar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Yuki Hoi-yin Shum^{*}

Abstract

The serial novels of Hong Kong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cultural production. These novels can either be compiled to publish or adapted into screenplays, therefore, became important original texts for the publishing and film industry.

The Drunkard by Liu Yi Chang was a refreshing and daring piece of literary work of its time. Liu claimed that the novel was written to entertain himself instead of its readers. The drunkard's personal view on arts and literature, voiced through his critical comments towards the press, the publishing and film industry in the story, could well be regarded as Liu's account of real life in Hong Kong at the time of writing. At more than 100,000 words, the novel was first serialized in 1963 on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Starry Night" of *Singtao Evening Post* and, in the same year,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Seashore Publishing Company (Hong Kong). Ever since the 1970s, most researchers of *The Drunkard* have based their research on Seashore's version. However, Seashore's version has more than 2,000 amendments made by Liu, which were also kept when Liu revised the novel for publication by Vista Publishing (Taipei) in 1979.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rialized version and Seashore's version directly affected the direction and focus of many literary critics' research.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mendments were made in Seashore's version, an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what is (are) the purpose(s) of Liu's amendments?

The Drunkard was amended in four ways, including "addition", "omission", "rearrangement" and "alteration", in hopes of ensuring its successful publication. It has been over 50 years since *The Drunkard* was first serialized, and its literary achievement has been highly acclaimed. Based on the original version, this essay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se amendmen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Hong Kong literature, serial novels,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 Part 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ceived May 29, 2017.

一、引言

劉以鬯的〈酒徒〉是著名的意識流小說，1962至1963年連載於《星島晚報》，是當時一部另闢蹊徑的大膽之作。作者自稱〈酒徒〉是一部「娛己」不「娛人」的作品，小說中的醉漢所抒發的感想、所批評的事情，所表達的個人文藝觀，可視作劉以鬯面對當時香港商業與娛樂的現實生活的反映。

連載小說是一種文藝，同時也為讀者提供娛樂，說到底就是一項文化產業。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連載小說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生產資源。報紙或雜誌的連載小說既可以在刊登後結集出版，同時可以成為電影的改編劇本，是出版業及電影業的前置文本。在報業與出版業中，連載小說的作家是「創意人才」，是整個文化產業網絡的核心。¹作家在作品中的「創意」，可視為個人文藝觀的具體展現。當創意人才的文藝觀「超前」於身處的年代，即意味着當時一般受眾及由他們所構成的產業市場「滯後」，於是出現創意人才走得比「產業」快的情況。劉以鬯在〈酒徒〉中所展現的前衛文藝觀：批判中西方文學的觀點、反思五四文學的得失、捕捉當時文學的潮流等，便屬上述情況。〈酒徒〉的文藝意味濃厚，並不為一般讀者接受，更可能影響報刊與書籍銷量。劉以鬯在〈酒徒〉中批評報業、出版業和電影業的言論甚至會堵塞往後結集出版的道路。劉以鬯要面對小說連載之後出版沒着落的壓力，為了出版，難免要調節小說的情節、敘事，和人物設計等等。本文要討論的正是這些調整。

二、連載與結集：不同評論的根據

這部逾十萬字的連載小說刊登完畢後，1963年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結集出版（後稱「海濱版」）。²海濱版出版之後，不久便出現對《酒徒》的評論。其中一則相當重要的評論是吳振明於1968年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的〈解剖「酒徒」〉。他認為《酒徒》是「中國第一部意識小說」，專注討論結集《酒徒》中所運用的意識流、內心獨白的形式技巧。³此論之後，評論者批評《酒徒》的角度，大部分着眼於寫作的技巧，重視在現代主義思潮衝擊下，劉以鬯怎樣用《酒徒》示範內心獨白與意識流等寫作技巧探討人的內心世界。

（一）結集評論

1979年5月《香港文學》雙月刊創刊號設劉以鬯專輯，唐大江着意引錄幾段意識流文句，並賦予小說「很高的評價」⁴；蔡振興認為《酒徒》的「技巧和文字」是唯一能與流行小說區分之處⁵，兩者的注意力不約而同地放在意識流。八〇年代內地文藝界捲起意

¹ 邱誌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收入李天鐸編著：《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50。

² 劉以鬯：《酒徒》（香港：海濱圖書公司，1963年）。後文註釋將稱為「《酒徒》海濱版」。

³ 振明（吳振明）：〈解剖「酒徒」〉，《中國學生周報》第841期（1968年8月30日），版4。

⁴ 唐大江：〈「酒徒」小介〉，《香港文學》雙月刊創刊號（1979年5月），頁6-8。

⁵ 蔡振興：〈兩隻手寫作的小說家〉，《香港文學》雙月刊創刊號（1979年5月），頁17。

識流的爭論潮，姚永康也從這角度分析《酒徒》。⁶鍾玲、葉妮娜與黃維樑等六人討論《酒徒》時，仍關注小說的意識流技巧。⁷陳雲根在 1987 年憑〈眾人皆醉我獨醒——評劉以鬯的《酒徒》中的先知角色及其他〉獲得了徵文比賽大專組亞軍，該文分析的焦點仍是意識流技巧。⁸《劉以鬯研究專集》（1987）⁹是第一部劉以鬯作品研究專集，當中輯有十篇評論《酒徒》的論文，1995 年出版的《〈酒徒〉評論集》就在《劉以鬯研究專集》的基礎上增加了很多學者的論文，論題中不乏「小說技巧」、「致力創新」、「現代小說」、「藝術上的探求與創新」、「意識流小說」等字眼，可見評論者所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技巧方面。¹⁰劉以鬯的作品逐步得到各界肯定，文學地位也得以奠定。1991 年三聯書局出版《劉以鬯卷》¹¹後，劉以鬯的研究進一步興盛。香港大專學院的學者對劉以鬯的重視，甚至影響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以劉以鬯為題。¹²1997 年易明善的專書《劉以鬯傳》¹³和周偉民、唐玲玲的《論東方詩化意識流小說》¹⁴，論述方向都與《〈酒徒〉評論集》一致，仍然專注於寫作技巧。2009 年香港首次舉辦以劉以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會後輯成《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2010）¹⁵一書，「現代性」仍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於 2010 年出版《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0.1 期「中心與邊緣」專號¹⁶，2012 年的《劉以鬯作品評論集》都不能脫離現代主義意識流的窠臼。

上述的《酒徒》研究熱潮，都集中於小說的寫作技巧，必須鄭重指出的是：這些評論都是以海濱版為根據，無一例外。

⁶ 姚永康：〈別具新意的小說——《酒徒》藝術芻議〉，《讀者良友》第 1 卷第 5 期（1984 年 11 月），頁 72-75。

⁷ 鍾玲等討論，黎海華整理：〈「文藝座談會」：香港小說初探〉，《文藝雜誌》第 6 期（1983 年 6 月），頁 12-32。

⁸ 陳雲根：〈眾人皆醉我獨醒——評劉以鬯的《酒徒》中的先知角色及其他〉，《讀者良友》第 6 卷第 6 期（1987 年 6 月），頁 58-62。

⁹ 梅子、易明善編：《劉以鬯研究專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 年）。

¹⁰ 例如：胡菊人的〈甚麼是現代小說？（節錄）〉（頁 56）、許翼心的〈論劉以鬯在小說藝術上的探求與創新（節錄）〉（頁 76-79）、姚永康的〈別具新意的小說——《酒徒》藝術芻議〉（頁 80-86）、黃傲雲的〈意識流的剖切面——劉以鬯的《酒徒》〉（頁 96-100）、吳尚華的〈《酒徒》：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劉以鬯小說創作一瞥〉（頁 121-122）、易明善的〈劉以鬯小說的創新特色（節錄）〉（頁 140-145）、楊升橋的〈「前衛」的文學觀與技巧——評劉以鬯的《酒徒》〉（頁 152-157）、李今的〈劉以鬯的實驗小說（節錄）〉（頁 192-197）、楊義的〈劉以鬯小說藝術綜論（節錄）〉（頁 237-240）等篇的題目已可見評論者重視《酒徒》的藝術手法。見獲益編輯部編：《〈酒徒〉評論選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¹¹ 劉以鬯編：《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年）。

¹² 梁秉鈞、黃勁輝：〈《劉以鬯作品評論集》序〉，梁秉鈞、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 年），頁 iii。

¹³ 易明善：《劉以鬯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年）。

¹⁴ 周偉民、唐玲玲：《論東方詩化意識流小說：香港作家劉以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¹⁵ 梁秉鈞、譚國根、黃勁輝、黃淑嫻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10 年）。

¹⁶ 論文包括羅貴祥：〈劉以鬯與資本主義的時間性〉、許旭筠：〈從現代中國文學的邊緣看香港文學研究：以劉以鬯研究為例〉等，見《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0.1 期「中心與邊緣」專號（2010 年），頁 162-176；頁 177-186。專號更作出一個較完備的「劉以鬯作品年表」、「劉以鬯作品外譯」資料，頁 187-192；頁 226-229。

（二）連載評論

回顧歷史，〈酒徒〉在連載期間，已經有評論出現。1962年倪匡直言〈酒徒〉「其實並不是甚麼新得離奇的新派小說，它仍然極現實，是極為優秀的寫實主義的小說。」¹⁷此評語明顯是對醉漢在文化產業的困境而言。

十三妹（原名方式文）在1963年1月兩度評價〈酒徒〉。她洞悉劉以鬯藉〈酒徒〉角色荷門的自喻，想辦文藝雜誌，卻無能為力；她更明白小說所批評的武俠與色情小說當道是文壇實況，她不但嘲諷香港的稿匠，更自嘲庸俗，無能力為學生提供精神食糧。¹⁸十三妹似是對當時文壇看不過眼，可惜自己也身處其中，像〈酒徒〉的「我」一樣。

同年，呂壽琨發表了〈讀《酒徒》後〉，是〈酒徒〉連載後的第一篇評論文章。他與十三妹一樣，着重小說所描繪的文學生產語境的真實性：

劉以鬯不是「酒徒」，但若非酒徒不敢揭穿戳破這血淋淋的現實。

我之歡喜《酒徒》，因它揭示了衆生真實，肆無忌憚的胡亂寫成（亂了一切章規），讀完後，深覺得酒徒還沒有完，這感覺似乎不限定是來自書中，而是更為真確的來自現實，現實得連自己也像包括在內。¹⁹

不論是倪匡、十三妹，還是呂壽琨，他們的評論，都是以〈酒徒〉的內容所呈現仿真度極高的文學生產語境為焦點。仍需鄭重指出的是：他們評論的根據是〈酒徒〉的連載版，而非海濱版。

以上兩種不同的評論，其實是根據兩種不同的文本。在眾多評論者中，梁秉鈞（1949-2013）是少數察覺〈酒徒〉連載版與結集版存有差異的學者。他含蓄地指出：「《酒徒》在晚報連載，意識流的技巧似是要顯示它對商品形式的抗拒。此書收入的連載則以較溫和和易讀的姿態出現。」²⁰他所說的「溫和」、「易讀」實在可圈可點。只要仔細比較連載版和海濱版，就可以看到海濱版是作者作了二千多項修訂而成的，並非連載原刊面貌，即使到1979年劉以鬯為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後稱「遠景版」）²¹重新修訂《酒徒》時，也沒有恢復過來。可以說〈酒徒〉的連載版與海濱版的差異，直接影響後來的文評家對作品的研究方向和評論焦點。

基於上述的認識，本文擬討論下列兩個問題：第一、劉以鬯《酒徒》的海濱版作了哪些修訂？第二、從文化產業的角度看，劉以鬯作出修訂的目的是甚麼？

情節、人物塑造、敘事觀點與角度和作品主旨是小說作為敘事文學的四個重要的構成元素。²²敘事文學主要通過角色演繹故事情節，進而帶出主旨。本論文將會主力處理

¹⁷衣其（倪匡）：〈一片牢騷話〉，《真報》，1962年12月31日。

¹⁸十三妹：〈讀李普曼並告大學生們〉，《新生晚報·新趣》，1963年1月20日，版5。

¹⁹舒奈（呂壽琨）：〈讀《酒徒》後〉，《香港時報·快活谷》，1963年4月13日、4月15日，同版3。

²⁰也斯：〈劉以鬯的創作娛己也娛人〉，《信報財經新聞》，1997年11月29日，沒版頁。

²¹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後文註釋稱為「《酒徒》遠景版」。

²²李獻隆：〈中國敘事文學的不遷之祧——淺析左傳的敘事技巧〉，見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ocw_files/101S122/101S122_AA12L01.pdf，2015年7月31日。原刊於《錢穆先

情節和文字敘述，從「情節處理」、「敘述效果」（涉修辭手法，如疊詞）兩方面比較〈酒徒〉的連載版本與海濱版本的分別，進而探討兩個文本在主旨表達上的差距。有關的解讀結果將措置於文化產業的層面上，藉以討論作者修訂連載文本以適應出版市場時的考慮。〈酒徒〉連載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受到很多學者關注和討論，文學成就已有定論。本文將從文化產業的視閥切入，以小說的原刊面貌為依據，追溯本源，討論連載小說與結集版的差異。

三、「敢說人之不敢說」的弱化：從連載到結集單行的四種修訂方式

劉以鬯是一個多產的作家，自言曾一天寫作十二個連載小說。²³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星島晚報·星晚》的連載小說，並非全是謀稻梁的作品。劉以鬯的〈酒徒〉由1962年10月18日至1963年3月30日連載於《星島晚報》副刊「星晚」，首兩天為序言。²⁴敘述者「我」是一個「酒徒」，更是一個愛好文藝、對中西方文學持精闢見解的文藝工作者。「我」為多份副刊撰寫連載小說，賣文為生，卻因多次斷稿而遭報館腰斬作品，導致經濟拮据、生活困難，經常被業主追討租金。「我」轉而撰寫較受讀者歡迎的武俠小說和黃色小說（色情小說），雖然賺錢，卻有違本意，受到內心責備。「我」本來有意為角色麥荷門經營的文藝雜誌《前衛文學》當編輯，卻因薪金僅能糊口、怕雜誌蝕本後無力維生等問題而放棄。不論是面對生存難題、文藝問題或是愛情問題，「我」總是借酒澆愁、嗜酒成性，稿費所得難以應付開支。「我」一度自殺，因受到雷老太太的幫助而感動，遂答允她戒酒。可惜「我」違背了戒酒諾言，更因為醉後瘋言而戳破雷老太太兒子未死的謊言，迫使她自殺身亡。

這部小說的事情情節並不複雜，主題卻發人深省。「酒徒」本來是一個愛好嚴肅文學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生存，被迫撰寫武俠和黃色小說，充滿了矛盾和自嘲。麥荷門雖有文藝理想，可是其經營的嚴肅文藝雜誌預計蝕本、雜誌編輯薪金低卻賠上很多時間、難以徵得香港及海外的佳稿等都是當時的文學語境實況。敘述者「我」並不甘於接受現實，同時對商業市場看不過眼，常向其他角色（如麥荷門、張麗麗、楊露等）借醉吐真言，批評當時的文學生產語境及關鍵對象：報紙連載小說尚武俠和色情、四毫子小說的流行；報紙副刊編輯和社長的冷漠與短見，只會向讀者市場靠攏而忽視好作品；還有出版者以利為先，欠缺遠見；代理商勾結盜版商，合謀盜印文人作品等。然而，連載版〈酒徒〉中「我」的針對性批評，修訂海濱版時被模糊或刪除了。

〈酒徒〉的內容重點是通過敘述者「我」在報紙副刊寫連載小說、為影人寫電影劇本，暴露當時文人在畸形的香港文學及電影生產場域所遇到的困境。作品中所描繪的當時的文化生產語境仿真度極高，「我」所批評的對象（編輯、社長、讀者、出版社、盜版商、電影觀眾）敏感，容易使讀者對號入座，因此，劉以鬯不諱言：「如果有人讀了這

生紀念館館刊》第5期（1997年12月），頁23-46。

²³東瑞整理：〈在酒樓與劉以鬯夫婦傾偈〉，收入劉以鬯：《熱帶風雨》（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328-329。

²⁴〈酒徒〉連載後，於1963年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初版；1979年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重新排版印行，後者已抽走連載版的「序」，直至2003年由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時，再重新加入連載版的「序」。

篇小說而感到不安，那也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²⁵劉以鬯生產〈酒徒〉，並不旨在討好一般讀者：「這些年來，爲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²⁶說得清楚一點，劉以鬯現在所面向的讀者，是自己及具有相似經驗的文人（具文藝理想，礙於生計，多年來被迫寫武俠小說甚至黃色小說），藉作品表達個人對六〇年代報界、電影界、出版界的不滿。〈酒徒〉是劉以鬯宣洩不滿，不平則鳴，為自己及同行發聲，是一個「敢說人之不敢說」的「宣言」！

異於當時流行的連載小說，〈酒徒〉並不是具有商業價值的作品。劉以鬯對小說能否結集本來不抱希望，不過，〈酒徒〉在 1963 年 3 月刊完後，海濱圖書公司的馮先生便前來商談出版事宜，同年 10 月初版。²⁷細閱〈酒徒〉的連載版和結集海濱版，可發現劉以鬯以「增、刪、調、換」四種方式修訂單行本。以下即細述兩個版本的差異。

（一）四種修訂：增、刪、調、換

海濱版《酒徒》的修訂可分為「增、刪、調、換」四個類別。本文接下來會從「情節差異」、「敘述效果」兩方面比較兩個版本在主旨表達上的差距。²⁸

1、增補例說

第一個修訂類別是「增」。「增」即連載版沒有，海濱版增補處，包括：標點、符號（如「★」和「（）」）、字詞和文句。基於「增」的修訂內容多屬改正連載的手民之誤，沒有牽涉情節，故此未能納入討論。較具爭議性的例子如：連載版為「有辦法，祇好作了這樣的回答」（1962 年 11 月 2 日，版 11），海濱版修訂為「沒有辦法，祇好作了這樣的回答」（海濱版頁 27）。雖然兩個版本的文意相反，可是，若根據上文下理推斷，海濱版的修訂合乎文意，只是補上連載時的漏字，故不能算作情節改動，沒有造成情節的差異問題。

又如下列增補例子：

	連載版	海濱版
1	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遠的地方翹起大拇指嘲笑天梯的笨拙 (1962 年 11 月 4 日，版 11)	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遠 <u>很遠</u> 的地方翹起大拇指嘲笑天梯的笨拙 (海濱版頁 32)
2	(走路的姿勢像鴿子，我想。) 護士也走了。 (走路的姿勢在跳倫擺，我想。)	(走路的姿勢像鴿子，我想。) 護士也走了。 (走路的姿勢 <u>像</u> 在跳倫擺，我想。)

²⁵劉以鬯：〈酒徒·序〉，《星島晚報·星晚》，1962 年 10 月 19 日，版 9。

²⁶同上。

²⁷劉以鬯：〈新版前記〉，《酒徒》遠景版，頁 1。

²⁸海濱版除了全數刪除連載版每天文末標示的回數外，同時沿用連載版使用的部分異體字，如「涼」、「決」、「湊」、「脚」、「却」、「場」（不時用「場」）、「傻」、「館」、「欸」（即「款」）、「強」、「鷄」、「冊」、「爲」、「眞」、「慎」，以及部分段落之間表示分隔的「★」、「X」符號。礙於篇幅考慮，本文不會詳細處理兩個版本的異文（異體字）和排版時的手民之誤。

	(1962 年 11 月 11 日，版 11)	(海濱版頁 44)
3	所有藍波肯敏斯阿保里奈爾波特萊爾龐德艾略特的詩作全部違禁品	所有藍波肯敏斯阿保里奈爾波特萊爾龐德艾略特的詩作全部 <u>變成</u> 違禁品
	(1963 年 1 月 14 日，版 11)	(海濱版頁 155)

從敘述效果看例 1。海濱版把原來連載的「很遠」改為疊詞「很遠很遠」，此修訂統一了後面十四句的句式，貫徹用「我欲乘坐太空船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為起首的寫法，做成句式間的形似。²⁹海濱版如此修訂，使用同一片語，連續重複十四次，而且都在句子開首的位置，達至句式統一、文句連貫的效果。敘述上能夠產生強調的效果，角色的語氣也因此而增強。句式形似的增補做法又見於例 2：「(走路的姿勢在跳倫擺，我想。)」增加「像」字；例 3：「所有藍波肯敏斯阿保里奈爾波特萊爾龐德艾略特的詩作全部違禁品」增加「變成」。海濱版的修訂，造成了句式相似、緊扣、連貫的效果。

例子 1 至 3 中連續運用重複相同句式的寫法，就像《詩經》的疊章法，《國風》中多首作品都是如此，如《衛風·木瓜》的「投我以木瓜」和《魏風·碩鼠》的「碩鼠碩鼠」。³⁰劉以鬯曾藉「我」在〈酒徒〉中表示小說與詩有聯盟的可能，此處指的並非史詩與故事詩或是含有詩意的小說，而是「小說的組織加上詩句」。³¹上述例子可算是這種看法的實驗。〈酒徒〉中小說和詩的結合只是劉以鬯的小型嘗試，1964 年連載於《星島晚報·星晚》的〈寺內〉才是他「企圖解答這個問題所作的一次實驗」。³²從〈酒徒〉的發聲至〈寺內〉的詩與小說結合，此兩部不同性質的實驗作品，愈見到他晚年時非常重視的「與眾不同」的特點。³³

2、刪除例說

第二個修訂類別是「刪」。「刪」即連載版原有，但海濱版刪除處。當中可分為兩小類，第一小類是刪去標點、符號、字詞和文句；第二小類是刪去大篇幅的段落，牽涉複雜的內容。

第一小類的修訂可視為作者在結集時，作了去蕪存菁的檢視，藉刪除無關重要的字詞或文句等，使整部作品更濃縮和精煉。以下就情節差異與敘事效果各舉一例說明。例如：「狄更斯與莎士比亞無疑是世界文學史的兩個巨匠；但是他們的時代已過去，一本

²⁹ 見劉以鬯：《酒徒》海濱版，頁 32-33。

³⁰ 見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191-193、303-305。

³¹ 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 年 11 月 2 日，版 11。

³² 〈寺內〉原於 1964 年刊於《星島晚報·星晚》，劉以鬯在《蕉風》刊登〈寺內〉修訂版時，再次提起這個問題：「史詩與故事詩都保有詩的形式，祇有散文詩才擺脫了詩形式的束縛。那末，根據散文詩的原理，能不能產生一種新的小說形態？」見劉以鬯：〈寺內·前記〉，（吉隆坡）《蕉風》第 153 期（1965 年 7 月），頁 4。

³³ 劉以鬯多次提及寫作要「與眾不同」。他榮獲「2014 香港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獎」時重申此觀點，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rdCweI5Z4&index=2&list=PLkiWFdW0BBzmqTzfTGWwfb3t7qCCj-s0f>，2015 年 7 月 30 日。。

題名『前衛』的文學雜誌應該多介紹一些最新的作品與思潮。」(1963年3月2日,版11)海濱版刪去了引起歧義的「他們的時代已過去」一句。根據當天的連載內容,「我」對麥荷門編輯的第二期《前衛文學》大感失望,認為他在譯文方面錯誤地選了一些陳舊的東西,有違該雜誌「前衛」的宗旨。「他們的時代已過去」一句或會被解讀為「狄更斯與莎士比亞被尊崇的年代已過去」,可是,劉以鬯並非想推翻狄更斯與莎士比亞的文學地位,只是以他們身處的時代的「舊」(作品和寫作手法)對比六〇年代的「新」(作品和寫作手法)。刪去此句,文意不及連載版圓足。如此做法,只想避免引起讀者不必要的誤會和過多的詮釋(甚至是論戰),更可突出後半句「最新的作品與思潮」。

又例如:「我聳聳肩,兩手一攤,表示沒有錢。這是一個商業社會,女人也變成一種貨品了。」(1963年3月18日,版11)海濱版改為「我聳聳肩,兩手一攤。這是一個商業社會,女人也變成貨品。」(海濱版頁265-266)既刪去「一種」、「了」等字詞,同時刪去了說明部分的「,表示沒有錢」。句子變得更接近人的心理思維狀態,小說中「我」的擬真性更強,更能表現醉者的意識流動,有助小說塑造醉者的形象。

第二小類修訂內容,牽涉較多當時的文化產業,包括報業的人和事、電影業的狀況和出版業的黑暗面,可視為作者在結集時有意隱沒的內容。以下將列舉一個代表性例子討論情節處理與敘事效果。

連載版	海濱版
剛走到門口,麥荷門來了。麥荷門臉色不大好看,<u>據我的猜想,一定是昨晚喝多了酒。</u> <u>——有什麼事?我問。</u> <u>——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u> <u>——送稿。</u> <u>——你看過今天的報紙嗎?</u> <u>——還沒有。</u> <u>——你不妨看一看。</u> <u>——為什麼?</u> <u>——你不妨看一看。</u> <u>報紙已經拿進房內。我拉着荷門重新走入臥房。翻開報紙,副刊裡找不到我的武俠小說。</u> <u>——腰斬了?我問。</u> <u>——早晨醒來,讀報,就發現這件事,立刻打電話給老鄧:才証實了我的猜想。老鄧把責任推在社長身上,說這是報館當局的意思。</u> <u>——但是,這樣做法未免太不禮貌了。</u> ——老鄧說你斷稿次數太多,觸怒了社長。	麥荷門來了。麥荷門臉色不大好看。 ——有什麼事?我問。 ——老鄧說你斷稿次數太多,觸怒了社長。 (海濱版頁39-40)

(1962 年 11 月 8-9 日，同版 11)	
---------------------------	--

從情節處理看這個修訂，此例刪除了一個批評：「我」和荷門責備報館未通知（或未警告）便腰斬連載小說「未免太不禮貌」的做法，和副刊編輯推諉責任予社長。海濱版的修訂刪去了一個敏感的話題。

從敘述效果看此修訂，無疑情節推進快了，不過，敘述的焦點由原來對編輯和社長的責備，轉為「我」失去園地是自招的：「老鄧說你斷稿次數太多，觸怒了社長。」六〇年代的大報小報不乏爭取喜愛閱讀武俠小說的讀者，此段批評的編輯、社長，便屬此類報紙的高層，故批評的對象非常敏感。海濱版的修訂刪去原刊所「暴露」的報館腰斬文稿的無禮手法和批評對象，即減弱了「敢言」的力量和主旨表達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刪除對話的處理，並非只此一例，相反，在海濱版多處出現。對話的基本功能有三：第一，推進情節發展；第二，交代情節的前因後果關係；第三，塑造人物形象，包括性格和心理狀態。

海濱版刪去了多處雷老太太和「我」的對話，減少了二人通過對話交流增加感情的場面，同時刪去「我」因雷老太太的照顧愛護而發自心底的感動。例如「我」被張麗麗丈夫打傷，雷老太太細心照顧「我」的起居飲食，多次勸喻「我」傷勢未復元不要寫作，還送上價值二三千塊錢的鑽戒；雷老太太每逢「我」臉色不佳（發酒癮），便燉些補品等細節；在醫院對「我」百般安慰，甚至奉上大疊鈔票等舉動。³⁴海濱版刪去了二人的多段對話和相處細節，沒有了雷老太太多次對「我」的嘮嘮叨叨、絮絮不休，也沒有了「我」發自心底對雷老太太的感激，如此修訂，即隱去二人建立母子般感情的經過，直接減弱了二人的感情基礎。因此，海濱版小說結尾時，便大大減弱了「我」得知自己迫使雷老太太自殺後的打擊。海濱版這樣的修訂刪去角色間的互動交流，結果是「我」和雷老太太的角色塑造弱化了。

修訂前，連載版的「我」較有血有肉、充滿感情；修訂後，海濱版的「我」變得抽象。「我」的角色塑造弱化，減少了個人感情，令海濱版的讀者更集中於「我」的「其他方面」，例如個人意識流動、對文藝控訴等。

3、調動例說

第三個修訂類別是「調」。「調」是位置上的調動，即海濱版本把部分內容從連載版本的原來位置調前或調後。全文僅有三處，是佔量最少的修訂方式，其中兩則為短句調動，一則為大篇幅內容調動。下文將以後者為例子。

海濱版把 1962 年 10 月 29 日和 30 日的連載內容通篇對調。³⁵原載小說於 1962 年 10 月 28 日敘述中日戰爭的事情，涉衡陽守軍苦戰、湘桂大撤退、盟軍登陸諾曼第、聯合國憲章與波茨坦宣言、投擲原子彈等戰況，以及國共內戰。句式上通篇用「輪子不停地轉」

³⁴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 年 3 月 13-15 日、20 日，同版 11。

³⁵請參考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 年 10 月 28-30 日，版 13、版 9、版 4；劉以鬯：《酒徒》海濱版，頁 19-22。

為段落開首句，既表達時間流逝，同時表達空間轉移。至 10 月 29 日，連載內容卻突然轉至「我」和售票員在電車中，聽「穿唐裝的瘦子」講述足球運動員姚卓然的球技；隨後走進香港某報館交稿，繼而與麥荷門討論五四文學等事情。10 月 30 日的連載內容卻重新回到「我」的四處流轉：經過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再到香港，文末交待「我」離開百德新街後想送文稿到報館：「我是常常搭乘三等電車的。我不斷用一毫子去購買『上等人』的身份。」

從情節差異和敘述效果觀察，海濱版的修訂更為合理。從內容而論，10 月 30 日的內文更能接上 10 月 28 日的內文。這從當中事件發生的時序，更接近劉以鬯本人真實情況便可得知。再者，10 月 30 日文末「我是常常搭乘三等電車的。」一句更能接上 10 月 29 日連載起首的電車情況。故此，從情節的连接而言，海濱版的修訂表達的文意更清晰，脈絡暢通，同時接近劉以鬯的生平狀況，可謂更接近小說原來該有的面貌。從敘述效果而言，10 月 28 日和 10 月 30 日通篇的段落起首句是「輪子不停地轉」，海濱版的修訂把 10 月 30 日的連載內容緊接 10 月 28 日的內容，使此部分的句式相似、緊扣而連貫，出現疊章法的效果。「我」在文中的意識流狀態模擬得更神似，所展現的敘述效果比原刊連載更理想，有助表達全文的主旨。

4、更換例說

第四個修訂類別是「換」。「換」即更換，可謂先「刪」與後「增」的結合，即海濱版本更換了連載版本的部分內容，包括：標點、符號、字詞和文句。

連載版	海濱版
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下最大的決心去編輯「 <u>前衛文學</u> 」；另一條是不理麥荷門的勸告 <u>從事黃色毒素的散布</u> 。	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下最大的決心去編輯『 <u>前衛雜誌</u> 』；另一條是不理麥荷門的勸告， <u>繼續撰寫通俗文字</u> 。
（1963 年 1 月 20 日，版 13）	（海濱版頁 167）

海濱版的修訂除了改正標點和全文劃一使用「衛」字外，把連載的「從事黃色毒素的散布」改為「繼續撰寫通俗文字」。「黃色毒素」即「黃色小說」，即是當時的色情小說，內容多描寫男女性愛行為；「通俗小說」泛指「嚴肅小說」以外的小說，例如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所包含的內容較「黃色小說」廣闊。兩詞的意思和層面有差異，屬不同範疇。連載版稱撰寫黃色小說為「散布毒素」的寫法明顯帶有貶意，海濱版的寫法則變得中性。從情節處理看這個修訂，海濱版以「通俗小說」代替「黃色小說」，文意上模糊了批評的對象。兩詞的調換，隱藏了「我」有意批評當時泛濫於副刊連載的黃色小說。即使小說的批評對象似是擴闊了，實際上卻失去焦點，減低針對性，有違〈酒徒〉的大膽「敢言」的本意。

5、四種修訂的重要性排序

四種修訂類別的重要性可依數量、情節和敘事的影響性而列出不同的排序。海濱版全文共計 2031 項修訂，各類修訂數字如下表。³⁶

修訂類別	修訂數量	修訂類別佔百分比(%)	修訂數量總計
增	243	12%	2031
刪	635	31%	
調	3	少於 1%	
換	1150	57%	

若以修訂數量統計，則四種修訂的重要性依次為「換」、「刪」、「增」、「調」。不過，若以情節和敘述效果對主旨的影響為判斷根據，則有不一樣的排序。「換」的修訂多是標點符號和字詞（多為異體字），其餘是句子。除了上述「通俗文字」的例子，其他例子主要是敘述上的調整，為了修訂後達到更好的敘述效果，較少涉及情節及主題。「增」的內容與「換」相似，多是標點符號和字詞的增補，但影響性不及「換」，更沒有涉及情節的例子，只有敘述效果的修訂。「調」的修訂僅有三處，除了上述調換兩天內容的例子外，其餘兩處的短句調動並不涉及情節，也不屬句子實驗，對敘述效果沒有重要的影響。所以，「調」的影響性比「增」更低。反觀，「刪」的修訂內容較廣泛，有標點符號、字詞短句和段落，多處更為整天（甚至兩天）的篇幅。「刪」的修訂對情節和敘述的影響相對較大，其重要性實居四種修訂類別之首。故此，四種修訂類別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應為「刪」、「換」、「增」、「調」。若從內容情節（寫甚麼）和主旨（為何寫）上觀察「刪」的修訂和「換」的代表性修訂，則當時文化產業的不同界別的弊病就很清晰地呈現出來。下文將從文字市場和電影市場加以論述。

（二）抽掉了控訴：刪除與更換

這本「酒徒」，寫一個因處於這個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智識份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求取繼續生存。

——〈酒徒·序〉（1962 年 10 月 19 日，版 9）

這是劉以鬯對〈酒徒〉的介紹。「苦悶時代」的其中一個面向，是惡劣的文學生產環境。敘事者「我」提及：

- （一）作家生活不安定。（二）一般讀者的欣賞水平不够高。（三）當局拿不出辦法保障作家的權益。（四）奸商盜印的風氣不減，使作家們不肯從事艱辛的工作。（五）有遠見的出版家太少。（六）客觀情勢的缺乏鼓勵性。（七）沒有真正的書

³⁶因 1962 年 12 月 3 日報紙微縮欠缺，故該天內文無從比較，只能以海濱版為據，不設連載與結集的修訂數目。該天內文可參考劉以鬯：《酒徒》海濱版，頁 80。

評家。(八) 稿費與版稅太低。³⁷

這段引文是「我」向麥荷門解釋這時代沒有產生像《戰爭與和平》(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的理由——知識分子生產文學作品的具體限制。「我」早在評價五四新文學時對讀者與出版商提出控訴³⁸，可是「我」此際面對的香港文學生產及流傳的環境比五四時期更惡劣。這正是當時文人如劉以鬯般所面對的真實文學生產語境。

不論作者以內心獨白或是意識流的手法，文中醉漢不時抒發的內心感受、批評文藝界的不公事情，都可視為一個二重性的聲音——既是劇中人的，也是劉以鬯的。無論是原刊連載或是海濱版的修訂，小說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藉機會說出自己——劉以鬯的心聲、宣洩個人的不滿！然而，海濱版刪去了不少相關內容，直接減弱甚至滅了作者的聲音。現試分項列舉如下。

1、文字市場

(1) 報館高層：社長和編輯

報紙副刊是五、六〇年代文學生產的主要園地，作家的連載小說能否刊登其上，編輯和社長等報館高層具有重要影響力。海濱版的修訂刪去了報館高層無情的嘴臉。

正如前文「刪除」一例，海濱版刪去了「我」和荷門批評編輯和社長的內容，突出了編輯的無禮和社長的無知。社長因排版工人向總編輯的投訴而腰斬「我」的武俠小說，副刊編輯不但沒有向社長進言，拖以援手，更沒有事前或事後通知「我」，直把責任推諉予社長。作者藉麥荷門之口加以批評：「這樣做法未免太不禮貌了。」³⁹連載小說稱社長對報紙刊登的連載小說「一無所知」，海濱版更換為「一無認識」。文意上，前者的「無知」與後來的「不識」並不相同。海濱版的修訂對原刊連載批評社長「手下留情」了。連載版編輯傲慢無禮和社長的無知行為躍然紙上。

僅是因排版不順利便如此對待撰稿人，若然遇到斷稿情況，報館負責人更是無情對待。以下是海濱版刪去的一段內容：敘事者「我」因被紗廠老闆手下打破頭入醫院，對張麗麗表示因不能寫作而恐懼生活問題。

——有一家報館，由於我斷稿次數太多，已經將我的武俠小說腰斬了。現在祇賸下一個地盤，如果在醫院耽的時日太久，勢必要斷稿的，到那時，恐怕連這僅有的地盤也要失去了。

——我不相信一個寫文章的人，連病的權利都沒有。⁴⁰

「我」已藉張麗麗道出了撰稿人沒有病的權利。海濱版刪去的另一段內容：即使「我」生無可戀飲清潔劑「滴露」自殺，身體與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可是報刊編輯和社長也不

³⁷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2日，版11。

³⁸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0月31日，版9。

³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9日，版11。

⁴⁰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14日，版11。

會容許撰稿人斷稿：

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斷了一個星期的稿。兩家報館的編輯一再打電話來追問，但是雷老太太不許我接聽。現在，我已經可以起床走動了。第一件事，打電話給兩家報館的編輯，說明自己不能執筆的理由。兩位編輯的態度幾乎是一樣的，說是社方對此次斷稿的事情，極表不滿。我百般解釋，完全沒有用處。〔……〕

報館裡的編輯一再打電話來追稿，我唯有以「病體未復」為理由，希望編輯再補幾天稿。編輯不置可否，掛斷電話。⁴¹

小說交待過了四天，兩份報紙相繼刊登了別人的作品。儘管「我」不能續稿的原因多麼合理，小說反以編輯和社長的無情襯托，他們總是施以「腰斬連載」為最後手段，沒有半點人情味。

即使面對具生產能力、能為報館賺錢的黃色小說作家，報館高層仍然麻木無情。海濱版便刪去了某天連載的半篇篇幅，內容敘述某報經過兩年掙扎，主持人養成吝嗇的作風：「同寅借支薪水及作者借支稿費之類，倘無充份理由，決不批准」，儘管「我」的連載已登了二十多篇，同時以「二房東催繳房租」為理由，甚至要脅就此斷稿，那位主持人仍然不願借支一百五十元稿費，不施援手，非常冷血。⁴²報館高層鄙視撰稿人，視他們為「寫稿機器」，其文章是「有錢買得到的商品」，絕非「稀世之寶」。⁴³海濱版刪去連載版某報館主持人對寫稿人「見死不救」的行為、鄙視他們的言論，模糊了報館高層無情的一面。

海濱版刪去、更換了連載版批評報紙編輯、社長、主持人的內容，如此修訂，無疑隱沒了他們無情無禮的嘴臉，模糊了原來以利為先的臉孔，減弱了連載版「敢言」的聲音。作為仍然需要在報紙撰寫連載小說的作家，劉以鬯這種變相討好報紙編輯、社長的做法，對他日後開發其他的連載園地應該不無幫助。

（2）報紙讀者（市場）

海濱版刪去了「我」批評「讀者」及由他們組成的報業市場：

——讀者是不會了解作者的痛苦的，尤其是武俠小說，遽爾中斷，必定會引起讀者的不滿。讀者是報館的「顧客」，而外國人有一個俗話：顧客永遠是對的！⁴⁴

報紙依靠副刊連載小說吸引讀者追讀，這是當時不爭的事實。對於供稿者因何事斷稿，讀者是「不會」更「不必」理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作品。連載小說的讀者，以及由此組成的報業市場，並不會接受或同情不能「生產」的作家。正因為報館依重讀者

⁴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3月14-15日，版11。

⁴²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2月21日，版11。

⁴³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2月27日，頁11。

⁴⁴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14日，版11。

的市場反應，知道連載小說「遽爾中斷」，便等同失去買家、失去市場競爭力，所以才會對寫稿人作出再三催稿、甚至出現腰斬稿件的事情。

連載市場既以讀者喜好為首要考慮，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黃色小說自然成為劉以鬯的批評對象之一。上文「更換」的修訂例子提及海濱版把原來連載帶有貶意的「黃色毒素的散佈」，改為中性的「通俗小說」。無獨有偶，海濱版在多處作出相同改法，或把連載的「黃色小說」改為「通俗小說」（1963年2月8日，版11；海濱版頁198）；或把「黃色文字者」改為「通俗文字者」（1963年2月6日，版11；海濱版頁195）；或把「黃色文字」改為「通俗文字」（1963年3月15日，版11；海濱版頁261）等。原刊連載並不隱藏「我」鄙視黃色小說的看法，處處顯示「我」為生活而撰寫的黃色小說並非真心有意為之。海濱版出現多處相同的修訂，把「黃色」改為「通俗」，明顯是作者有意識及全面的做法。劉以鬯表現於連載的銳利詞鋒，至海濱版時已收斂起來。

讀者對連載小說的反應會直接影響報刊銷量。活躍於五、六〇年代香港報界的編輯及通俗小說家高雄，提及連載小說兩大的特點：每天加情節的小波折、結尾處必須有小小的「高潮」，目的是為了引起讀者好奇心翌日繼續追看。⁴⁵讀者或因為作者名氣、或因為個別作品素質而追看連載小說。徐訏因1943年連載於重慶《掃蕩報》的〈風蕭蕭〉（1943-1944）風行一時，故取得「徐訏年」的美名便是例子。自五〇年代中期開始，因拳道盛行，武俠小說便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金庸連載於《新晚報》的〈書劍恩仇錄〉（1955-1956）、連載於《香港商報》的〈射鵰英雄傳〉（1957-1959）引起讀者追捧，其後又以精闢的社評和多部武俠連載小說如〈神鵰俠侶〉（1959-1961）、〈倚天屠龍記〉（1961-1963），為自己創辦的《明報》贏得大量讀者，報刊銷數藉此高企。由此可見，報刊重視讀者反應是合情合理的。海濱版刪去批評讀者及報業市場的內容，雖未必能為《酒徒》即時爭取更多讀者，卻可盡量避免令太多讀者未看就先討厭此書，甚或討厭往後以「劉以鬯」署名的連載小說。若能爭取到連載小說、結集的讀者，文人便能增加日後與報社討價還價的籌碼。

（3）小說代理商

海濱版刪去了「南洋代理商」的「南洋」二字，模糊了批評的對象：

所謂「文藝創作」，如果高出了「學生園地」的水準，連南洋的代理商也必拒絕發行。於是有才氣，有修養，甚至有抱負的作家們，為了生活，無不競寫通俗小說了。縱然如此，稍為具有商業價格的通俗小說，也往往會遭受無恥的盜印商侵奪作者的權益。此間盜印商皆與南洋代理商暗中聯成一氣。南洋代理商要求什麼，這裡的盜印商就偷什麼。⁴⁶

根據該天的連載內容，「我」正批評南洋代理商與香港盜版商勾結，導致寫稿謀生的文人因連載小說被盜版出書，生活百上加斤，間接令香港文學的創作環境變得惡劣，使文學

⁴⁵史得（高雄）：〈給青年寫作者：關於長篇連載〉，《文匯報·文藝與青年》，1961年8月2日。

⁴⁶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1月17日，版11。

界沒有人願意做嚴肅文學工作。這種指控非常嚴重。海濱版刪去引文中的「南洋」二字，不再指明代理商的區域，作者所批評的「代理商」在空間上擴闊了，可解讀為同時包含香港總代理和所有的分區代理商，但卻隱去了對「南洋」代理商的針對性指責。如此修訂，便可避免代理商因被指摘而不為《酒徒》外銷。效果與前述「黃色小說」更換為「通俗小說」異曲同工。

文本(text)有其自身意義，在不同的時代脈絡(context)中可被解讀出不同的意義，這便是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若把作品的解讀結果重置於作者身處的歷史脈絡，就更能讓讀者加深理解文本的深層意義。⁴⁷「黃色小說」與「南洋出版商」在當時的文學歷史語境下有特定的指向對象，附帶貶義。十三妹便曾建議劉以鬯同時辦兩份雜誌，「一份上流的一份下流的，用下流的黃色的來賠文藝的好了。」雖是戲言，卻帶出文人鄙視黃色小說，無奈文藝作品在市場上卻不能與之匹敵的懸殊銷售情況。⁴⁸「南洋出版商」亦然，在文壇中必與盜印書刊的事掛鉤。讀者見到「黃色小說」、「南洋代理商」等詞，便把相應的人物或對象加以配對，當時人甚至會對號入座。〈酒徒〉連載版標示這些詞語時，等同把相應的人物標舉出來，帶尖銳的批判性；海濱版的修訂，卻把相關人物隱藏起來。後者所批評的對象似是擴闊了，實際上失卻了指控的焦點，批評對象反而變得模糊；打擊面表面擴大了，實際上打擊的力度卻因具體對象的隱沒而減弱。作者批判現實的界線放寬了，小說與當時的文學歷史語境的距離由此拉遠了。

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壇，文人首先要爭取多份報紙副刊的園地刊登連載小說，這樣才能維生。通過受歡迎的連載小說，爭取一定數量的讀者，穩佔讀者市場，文人才能藉此向報館討價還價，爭取更佳的千字薪酬，過上較寬裕的生活。連載小說刊登後，文人以爭取出版單行結集為目標。出版社將同時請代理商安排作品行銷海外：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爭取海外華僑的讀者群。劉以鬯很清楚海外行銷的重要性，他曾設想把瀕臨倒閉的懷正文化社從上海遷往香港，為的便是爭取繼續經營的條件，建立海外發行網，把香港出版的書籍推銷海外。⁴⁹海外行銷對刊物的影響，甚至還成為他的連載小說的素材。⁵⁰《酒徒》的出版商海濱圖書公司也有一起合作的海外經銷商，例如《天堂與地獄》(1951)便經世界出版社、世界書局、大成書局售往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椰城等地。⁵¹出版社在香港南洋兩地分設辦事處也是常有的事，桐業書屋便是例子。⁵²外銷對文人而言非常重要，不但可以爭取更多讀者，還可以提昇名氣，有助往後的事業發展。報刊、讀者市場與南洋代理商三者，是直接影響連載小說的關鍵，影響文人從「維

⁴⁷巴里(Peter Barry)闡釋脈絡可從三種不同類型的語境切入：社會政治語境(socio-political)、文學歷史語境(literary-historical)和個人語境(autobiographical)。請參考〔英〕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

⁴⁸十三妹：〈釋兔年之所以夾雜在虎與龍之間〉，《新生晚報·新趣》，1963年1月26日，版5。

⁴⁹劉以鬯：〈自序〉，劉以鬯編：《劉以鬯卷》，頁2。

⁵⁰劉以鬯的連載小說〈香港人家〉，角色楊道益工作的《現代雜誌》便因選材嚴謹而令怡保的銷量下跌。見劉以鬯：〈香港人家〉，《星島晚報·星晚》，1957年11月23日，版9。

⁵¹海濱圖書公司前稱「海濱書屋」，設有海外經銷商。見劉以鬯：《天堂與地獄》(香港：海濱書屋，1956年)，版權頁。

⁵²劉以鬯的《第二春》於1952年由香港桐業書屋出版；同年《龍女》和《雪晴》則由新加坡桐業書屋出版。

生」到「事業發展」。海濱版刪除和更換上述的內容，無疑是作者為將來的發展着想。

〈酒徒〉中的敘述者「我」，正是因為沒有順應報館高層的要求、妄顧報紙讀者興趣，連基本的「維生」也做不到，更別說出版書籍外銷海外。因此文中才會出現文人的困境。下文再加論述。

（4）文人的困境

面對讀者市場主導，報紙編輯和社長等無情、勢利的臉孔，以及代理商的無恥手段，當時的連載小說生產市場必然是艱難的。「我」是文藝工作者，卻身處如此的生產環境，必須具備健康的身體、自欺欺人的矛盾精神。

「我」深明市場的冷酷無情，故文中多處表達撰稿人不能病、在醫院也要續稿的苦況。除了刪去張麗麗坦言寫稿人的狀況外，同時刪去「我」被醫生拒絕臥床寫稿的請求。⁵³「我」作為撰寫連載小說的作家，為求生活，必須擁有健康的身體，這在「我」自殺不遂，在家休養而不斷受編輯追稿時更為明顯。海濱版刪去多段報刊編輯或社長追稿的內容，無疑減弱小說對他們的控訴。

「我」的文藝理想與寫通俗小說的做法相違背，文中不時表現「我」的矛盾心態。在刪去編輯社長沒有警告便腰斬醉漢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刪去我與麥荷門的對話，藉此隱去「我」作為嚴肅文人，在畸形的連載市場的矛盾心態。刪去的文字如下：

荷門勸我不要難過，說是香港報紙多，只要肯寫，不會找不到地盤。我不能同意荷門的看法，因為要一個專攻文學的人去寫商品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賺錢本來就不容易，荷門說。

——所以祇有像你這樣的人，才有資格研究文學。

——文學是誰都可以親近的。

——然而總不能餓着肚子去研究。

——為什麼不另外找一份比較固定的工作？

——假使工作如你想像中的容易獲得，我也不會浪費這麼多的精力與時間去撰寫武俠小說了。⁵⁴

「我」的現實生活壓迫與個人的文學修養及愛好互相抵觸，然而「我」未完全向市場屈服：「我願意寫的稿，人家不要，人家要的稿，我又不願意寫。」⁵⁵「我」作為具有文藝理想和修養的人，早已失去自尊，在如此商業社會下，自嘲地位是「比街市的賣菜佬還不如。」⁵⁶

「我」最終屈服於生計，屈服於「肚子」，被迫為多份副刊撰寫武俠小說甚至是下流的黃色小說。海濱版刪去了「我」為屈服肚子咒罵自己：

⁵³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20日，頁11。

⁵⁴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9日，版11。

⁵⁵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23日，版11。

⁵⁶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1月14日，版11。

——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我答。爲了生存，我抹殺了自己的藝術良知，浪費不少精力與時間去寫作有害於社會基礎的武俠小說。爲了生存，我竟接受了一個婦人的施捨，包括感情上的，以及物質上的。如果一個人連良知與自尊都可以不要，繼續生存就失去任何意義了。荷門，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⁵⁷

「我」每在做錯事之後反省，卻又再次犯錯。作者通過角色「我」直面自己的過失，在犯錯與反省循環，企圖批評自己退讓文化失地的行為。「我」的矛盾在於個人的文藝創作理想，不容於惡劣的連載小說生產市場。文人必須先解決衣食問題，才可以自由創作。這正是五、六〇年代南來文人的悲哀，海濱版的修訂卻刪去了文人掙扎的內容。

文人爲生計被迫生產通俗小說的行為，在嚴肅文藝者的眼中變得不能原諒。荷門不贊成「我」用寫〈潘金蓮做包租婆〉的筆名為《前衛文學》發表文藝創作便是一例。「我」卻認為應重視作品本身，而非那人曾寫過甚麼小說，因此狠批：「如果嚴肅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將文學佔爲己有，關上文學大門，不讓那些曾經寫過通俗文字的作者走進來共同耕耘，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⁵⁸文中的荷門是空有文藝理想而沒有多少文藝內涵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眼光尚且如此，「我」所批評的「嚴肅文藝工作者」的排外立場（通俗小說）則更堅持了！

面對香港的商業社會，1949年前後南來香港的文化人生活是慘淡的。正如曹聚仁所說：「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份都很窮。」⁵⁹即使在國內聲名大噪的徐訏，在1950年到香港後也要連載小說賣文爲生，甚至親自改編小說爲電影，親身上陣，讓讀者（觀眾）一睹他的外貌來爭取電影票房。雖然煮字可以療飢，卻必須大量生產，越寫越多，也越寫越濫，南來文化人爲求生存，必須放棄對文學理想的堅持。海濱版卻刪去上述內容，減弱了「我」背後的另一個聲音——劉以鬯對當時文壇的批評。

2、電影市場

海濱版刪去了連載中「我」與電影界人物莫雨的多段對話，當中多處表現「我」對電影界的批評。「我」被莫雨欺騙，盜去文學劇本的著作權，追討劇本酬金不果，更是對電影圈充滿欺詐的最有力批評。

（1）編劇和老闆（製片家）

海濱版刪去了「我」批評影人的傲慢。電影圈中人物恃才傲物，「我」平常甚少接觸，更不會到影人常去的「銀色茶座」，為的是怕見他們所展露的「銀色的傲氣」。⁶⁰

莫雨是文中一個被醜化的角色。他是電影界的導演和編劇，道出「目前電影圈內最缺乏的是編劇人才」，又以「一個劇本可以換三千元，比寫稿省力得多」為由引誘「我」為他撰寫文學劇本。⁶¹結果，當「我」交上劇本後，不但沒有收到酬金，不久更發覺被

⁵⁷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9日，版11。

⁵⁸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2月20日，頁11。

⁵⁹曹聚仁：《採訪新記》（香港：創舉出版社，1956年），頁75。

⁶⁰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6日，頁13。

⁶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日，頁11。

莫雨盜去著作權。對於莫雨的真人藍本，海濱版仍保留外型、娛樂傳聞、背景⁶²，僅是刪去了能讓讀者揣測身份的細微處：例如二人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以往經常一起「打牌」等。⁶³單是這兩則資料，很容易令讀者誤會：莫雨即是劉以鬯相識於四〇年代《掃蕩報》的易文。實際不然，劉以鬯在受訪時透露被盜劇本一事是自己在新加坡的遭遇，莫雨更不是易文。⁶⁴盜人劇本的行為，實可等同於南洋代理商勾結的盜版商對文人所作的行為。

海濱版又刪去了以下一段批評電影老闆對劇本只有商業的衡量：

他又噴了一陣子烟靄，牽牽咀角，笑得更加尷尬：

——不過，老闆的眼光總跟我們不同。

——你的意思是：我的劇本缺乏商業價格？

——老闆的意思是：你的劇本祇有藝術價值。

——換一句話說，公司不願意採用我的劇本？

莫雨笑得比哭都難看，隔了很久很久，先把長長的烟蒂掀熄在烟灰碟裡，然後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大篇：⁶⁵

正因為市場主導，即使「我」為莫雨編的電影文學劇本被評為「不落陳舊，實屬不可多得的佳構」，可是，劇本只有「藝術價值」而沒有電影老闆眼中的「商業價值」，仍然不會被電影公司採用。商業社會的市場導向並不限於報業副刊，更見於文化產業底下重視經濟效益的電影業。海濱版刪去上述內容，隱去了電影老闆的勢利，隱去了文人作為編劇家在電影界不受重視。

（2）電影觀眾（市場）

與批評副刊讀者一樣，「我」亦批評香港的電影市場，批評觀眾。海濱版刪去以下一段：觀眾對電影題材要求不高和只懂傳統民間故事：

——聽別人說：劇本是一部電影的靈魂？

——理論上，這個說法當然是不錯。不過，我們的觀眾對電影藝術的要求並不高，像「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樣的故，事別說是拍四次，即使拍四十次，祇要主角不同，照樣有人會搶着去排長龍的。所以，在製片家的心目中，一部電影的靈魂是：民間故事，日本攝影師，新藝綜合體，黃梅調，林黛或尤敏。至於編劇人，依照他們的看法，絕對不會比那些「幕後代唱人」更重要。⁶⁶

⁶²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4日、1963年1月15日，同版11。

⁶³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日，頁11。

⁶⁴見鄧依韻：〈劉以鬯的《酒徒》〉，《酒徒》裏的劉以鬯——從文本中尋找作家的個人身影〉註釋9，《文學世紀》總第28期（2003年7月），頁63。

⁶⁵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7日，頁11。

⁶⁶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2日，頁11。

電影製片家基於觀眾的市場導向，便調製出具備五大元素，堪稱「電影的靈魂」的作品。舊題材，配以容易上口的黃梅曲調，加上當時著名的日本攝影師（如西本正，又稱賀蘭山），還有弧形闊銀幕系統，最後是著名明星，這五項元素實際是電影的「賣座指標」，製成的是沒有深度（叫好），卻有賣座保證的配方（叫座）。就如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和國泰電影製片公司同期開拍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即使同一故事鬧雙胞，觀眾仍樂此不疲。⁶⁷雙胞電影的出現，即說明哪一家電影公司先搶得首映，便會得到商機；電影製片家首要考慮是「時間」而非電影素質。因此，編劇家撰寫劇本的優劣根本不在賣座的元素「配方」中。海濱版刪去上述批評，隱藏電影界的負面競賽，隱藏了劉以鬯對普遍電影觀眾欣賞水平不足的不滿。

（3）電影人（文人、演員）的困境

電影觀眾品味低下，優秀的演員遭到埋沒，電影界難以生產藝術作品。角色莫雨曾交待演員洪波、唐若青等為了生活，弄得非拍粵語片不可，更以他們的遭遇比作文藝工作者被迫寫武俠或黃色小說的情況。⁶⁸海濱版刪去角色楊露與「我」一段對話：楊露因洪波常飾演壞人而不喜歡他，更不知道「演技精湛的演員」唐若青為誰，只愛大明星，甚至是狗明星「愛樂小姐」。⁶⁹劉以鬯藉楊露表現觀眾的喜好和趣味，顯示演員和文人一樣，得不到賞析，電影界跟文學界一樣，沒有真正的藝術環境，難以生產藝術作品。

兼任電影編劇的文人，同樣難以生存。「我」在文中以「準編劇」身份撰寫的文學劇本，最終沒得到酬金，更被盜名的遭遇，既是劉以鬯在新加坡的真實經歷，同時表現文人在香港市場主導的報業或電影業，同樣遭遇挫折。劉以鬯在香港沒有當過編劇，唯一一次是 1959 年因歐陽天投資拍攝電影，向他提供馬來亞少女的電影故事，可惜最後因資金不足而棄用。⁷⁰那故事便是後來連載於《星島晚報·星晚》的〈馬來姑娘〉（1959）。不論在新加坡或在香港，劉以鬯與「電影編劇」總是擦身而過。

五、六〇年代，報界與電影界關係密切，連載小說不乏被改編為電影上映。劉以鬯藉「我」對電影界的不良景象提出批評，海濱版卻多處刪除，甚至刪去「我」的總結：「總之，香港電影的問題多得佢，不想也罷。」⁷¹劉以鬯雖然沒有正式參與電影界，僅是他的單行本小說《失去的愛情》（1948）和連載小說〈私戀〉（1958）曾被改編為電影。⁷²然而，當時很多文人、朋友都會在報業和電影業跨界工作，例如徐訐便為電影《盲戀》（1956）擔任編劇及敘述者，首次現身於銀幕。劉以鬯對電影界的批評可算是不平之鳴，

⁶⁷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和國泰電影製片公司同期開拍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早於 1963 年 4 月 4 日首映，李翰祥編導、胡金銓執導、西本正攝影，主角是凌波和樂蒂，日本取景。此片是伊士曼七彩綜藝體弧形闊銀幕影片，除主角外，正吻合〈酒徒〉所述的各項元素。國泰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首映於 1964 年 12 月 25 日，嚴俊導演、陳一新編劇、主角是李麗華和尤敏，屬闊銀幕電影，並非日本人掌鏡。

⁶⁸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 年 12 月 2 日，頁 11。

⁶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 年 1 月 23 日，頁 11。

⁷⁰見歐陽天：〈我為什麼要拍「樑上佳人」〉，《樑上佳人》電影特刊，出版資料不詳，沒頁碼。此特刊資料見於香港電影資料館。

⁷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 年 2 月 14 日，版 11。

⁷²電影《私戀》由上官牧編劇，王天林執導，於 1960 年 5 月 12 日首映，香港新華影業公司出品。電影《失去的愛情》由湯曉丹導演，1949 年首映，上海國泰影業公司出品。

為朋友發聲，甚至忍不住藉「我」提出改善國語電影的建議。⁷³與當時相比，現在劉以鬯的作品非常受歡迎，在 2000 年後被王家衛（《2046》，2004）、黃國兆（《酒徒》，2010）等作不同程度的取材或改編，甚至作者本人也成了導演黃勁輝拍攝紀錄片的對象，譜出《1918》（2015）。

3、抽掉後的結果：深化「現象」的隱晦性

劉以鬯並不否認〈酒徒〉有自傳成分：「將自己完全關在作品外邊，是極難做到的事。寫小說的人，不論有意或無意，總會將自己的一部分借給書中人物。」⁷⁴小說中的荷門是他對文學理想的化身，敘述者「我」則是矛盾與妥協的化身。劉以鬯更強調小說該注意的重點：「拙作『酒徒』主要寫一些現象。這些現象雖然是我熟悉的，却不一定是我的經歷。」⁷⁵所謂的「一些現象」，實指原刊連載對社會文化產業、對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的批評。眾多敏感的事情，對仍然身處文化產業的範疇，仍然身處於報業工作的劉以鬯，並不可能坦白表述出來。如此，才會出現《酒徒》海濱版的修訂。

劉以鬯在 1979 年出版遠景版《酒徒》時，抽起原刊連載的〈序〉，理由是當中「作了一些不必要的說明」。⁷⁶該序在原刊連載首兩天刊登，後來海濱版出版時仍然沿用。劉以鬯在〈序〉中清楚道出〈酒徒〉的內容重點：一方面交待現實主義已過時，應該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主張創作小說時利用內心獨白和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探討人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簡述此小說的內容：「寫一個因處於這個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智識份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求取繼續生存。」⁷⁷對於小說中「我」對這「苦悶時代」的多項批評和不滿，以至內容上的真偽，作者一概沒有交待。然而，劉以鬯在遠景版中卻向讀者揭示小說想交待的內容到底是甚麼。遠景版以〈新版前記〉取代原來的〈序〉，文中劉以鬯藉休斯（Richard Hughes）在《喧嘩與憤怒》（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Fury*, 1929）寫的〈緒言〉，交待自己的看法：「作品的隱晦性，除了從作品中尋找解釋外，任何說明都不會完全。」⁷⁸所謂「隱晦性」並非指通篇小說中無處不用的內心獨白或意識流寫作技巧，實指〈酒徒〉指涉的批評內容。劉以鬯隨即引李英豪的〈論小說 小說批評〉（1963）加以說明：

劉以鬯的「酒徒」，雖在一些假惺惺的批評家看來，屬於「雕蟲小技」，唯有現實平面幅度上的擴張和將生命之疎態流動直接轉位方面，無疑在中國今日的小說中，已屬難能可貴。小說家的筆每是一根探針，探進這病態的瘋狂世紀；進而向現實開刀、解剖。⁷⁹

⁷³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 年 2 月 10 日，版 11。

⁷⁴〈劉以鬯答客問〉，《香港文學》雙月刊創刊號（1979 年 5 月），頁 5-6。訪問者不詳。

⁷⁵同上。另外，劉以鬯自稱沒有寫過武俠小說，並補充寫連載小說時，「祇寫通俗小說，不寫庸俗小說；祇寫輕鬆小說，不寫輕薄小說；祇寫趣味小說，不寫低俗小說。」以此解釋引文「却不一定是我的經歷」，便得知箇中指涉了。見劉以鬯：〈我怎樣學習寫小說〉，《香江文壇》第 4 期（2002 年 4 月），頁 6。

⁷⁶劉以鬯：〈新版前記〉，《酒徒》遠景版，頁 2。

⁷⁷劉以鬯：〈酒徒·序〉，《星島晚報·星晚》，1962 年 10 月 19 日，版 9。

⁷⁸劉以鬯：〈新版前記〉，《酒徒》遠景版，頁 2。

⁷⁹李英豪：〈論小說 小說批評〉，原刊《好望角》第 5 號（1963 年 5 月 5 日），版 3；劉以鬯：〈新版序

不論是藉休斯交待的個人觀點或是用李英豪的引文，劉以鬯只是希望為讀者明示小說〈酒徒〉該看的重點——他所說的「一些現象」，即原刊連載批評文化產業的內容。李英豪是現代主義的支持者，他在第6期的《好望角》發表了〈小說技巧芻論〉（1963年5月20日），當中使用了〈酒徒〉為例討論意識流技巧。可是劉以鬯卻沒有用上專論寫作技巧的文章，反而用了另一篇更強調對現實深度進行挖掘工作的評論文章，這已經顯示了作者的態度：重視小說隱晦的內容。

劉以鬯〈酒徒〉在副刊連載時，着意對三方面作出直接的批評：報館社長和編輯固然以利為先，視撰稿人及連載小說為爭取報刊銷量的工具，迫使他們即使病也要續稿，沒有一點人情味；賣文者的矛盾也藉自我批評表達出來；然而，作者最終的指控實是欠缺文化水平的市民大眾，包括報刊讀者及電影觀眾的水平、連載及出版市場的低俗取向等。

以上的連載內容本來有助讀者了解撰寫連載小說的文人，及文中所展現的當時的香港文化的生產環境，可是海濱版刪去或更換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內容，即減弱了劉以鬯批評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的控訴力度。從連載版至海濱修訂版，雖然作者仍然保留文人在報業、電影業、出版業底下的困境，但對原刊批評的對象、事情卻有變化：修改前的連載版盡現劉以鬯的「敢言」本色，修改後的海濱版卻模糊了批評對象，或是減去銳利的詞鋒，或是點到即止，減弱批評的力度。原刊連載小說對文化產業滿是批評，但海濱版卻刪去重要的批評內容、對象。這對海濱版及之後版本的讀者去理解文本的「隱晦性」時，便更加困難了。

四、擠進文學市場

劉以鬯大量修訂連載小說的內容，作出如此大篇幅的刪改、更換的工作，是因為從報紙副刊園地到出版，作品面對的讀者已不盡相同。〈酒徒〉的主題是劉以鬯對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的不滿，暴露各產業的不公平現象，其主要的讀者群是文人（像醉者「我」般受屈的文人），其次是批評的對象。然而，作為出版物，海濱版的《酒徒》將會面對的是由普遍讀者組成的流行文學市場，況且，還要先通過出版界持份者的關卡（例如代理商），這兩種讀者群都是小說中曾批評的對象。從連載作品所面向的知音，轉為現實市場的讀者，劉以鬯作出修訂是有其必要的。

（一）〈酒徒〉的模擬讀者與真實讀者

吉布森（Walker Gibson）在1950年提出了「模擬讀者」（mock reader）概念。⁸⁰模擬讀者的概念漸次打破文學作品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文學作品的研究不再以生產者（作者）為始點，也不再以消費者（讀者）為終點，而是以作者、作品和讀者作為整體

言〉，《酒徒》遠景版，頁2。

⁸⁰「模擬讀者」的資料可參考：Walker Gibson, "Authors, Speakers, Readers, and Mock Readers," *College English*, Vol. 11, No. 5 (Feb., 1950), pp. 265-269; Jane P.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朱剛：〈論沃·伊瑟爾的「隱含的讀者」〉，（南京）《當代外國文學》1998年第3期（1998年），頁152-157。

的觀察對象，循環不息。⁸¹模擬讀者並非「真實」的讀者，不過，需要真實讀者在閱讀小說過程中參與其中，吉布森以文本第一人稱異於作者本身的概念作類比，說明模擬讀者和真實讀者的分別。⁸²模擬讀者是建基於文本的。吉布森認為這概念可以探聽到敘述者（speaker）⁸³和讀者之間的對話，由此顯示作者創作時對讀者的定位。他認為作者在文本中灌注個人的價值觀和預設，期望真實讀者接受或拒絕此價值觀。⁸⁴若以吉布森的模擬讀者理論看〈酒徒〉，那文本所預設的讀者群便很明顯了。劉以鬯在〈酒徒〉的價值觀相當清晰，文本的模擬對象既有受讚揚、同情的對象，也有受批評的對象。故此，若真實讀者在閱讀〈酒徒〉時參與其中，再作出接受和拒絕的反應，也是合乎邏輯的。下文加以論述〈酒徒〉的模擬讀者、真實讀者中的「接受者」和「拒絕者」。

〈酒徒〉的模擬讀者有兩種人。第一種是充斥於作品中，受到讚揚和同情的文藝家（行內人）。他們具有文藝理想，深厚的文藝修養，卻鬱鬱不得志，甚至因商業社會所限，被迫做出妥協的事情。小說中的「我」便是代表人物，而麥荷門是「我」的「理想」分身。其他例子如文中提及的真實人物：具革命性卻不受注目的國畫家呂壽琨和趙無極⁸⁵；還有原來極有希望的作家、有過表現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生活，被迫改就他業的人物，例如文中提及的演員唐若青、洪波；將紀德（Andre Gide, 1869-1951）的〈德秀斯〉譯成中文的詩人楊際光（筆名貝娜苔、羅謬）等。⁸⁶

十三妹是真實讀者中的接受者，她的反應表現了她的接受態度。她閱讀〈酒徒〉後，忍不住致電劉以鬯問他為甚麼不辦文藝雜誌？得到的回覆正是小說中提及的難處：辦文藝雜誌的資本、文藝雜誌的銷處，還有徵召文稿的問題。十三妹因而借題批評勢利的出版商，與文中的「我」同鼻子出氣：「香港要有文藝雜誌出現，大概要等到有『出版家』出現那一天。必先有這一奇蹟，才会有文藝。因為靠編與寫過活的文化人們，怎賠得起？」⁸⁷劉以鬯的〈酒徒〉為十三妹帶來一個衝擊、一個反思的機會。十三妹筆下所等待的「出版家」，要到1985年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雜誌創刊時才出現。

除了不得志的文藝家，〈酒徒〉的模擬讀者還包括愛好文學的年輕文人。此類讀者有基本的文學根底，能從他人的作品中汲取養分，即文中我和麥荷門所辦的理想雜誌《前衛文學》的讀者群：

我無意爭取那些專看武俠小說或性博士信箱的讀者，荷門說。如果這本雜誌出版後祇有一個讀者，而那一個讀者也的確從這本雜誌中獲得了豐富的營養素，那末我們的精力與錢財也就不能算是白花了。〔……〕

我們的篇幅有限，必須多登些有價值的文字，像你提出的「第一人稱」的問題，

⁸¹Jane P. Tompkins, "An Introduction to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pp. x-xi.

⁸²Walker Gibson, "Authors, Speakers, Readers, and Mock Readers," *College English*, Vol. 11, No. 5 (Feb, 1950), pp. 265-266.

⁸³*Ibid.*, pp. 267-268. 吉布森援引《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為例時，解釋模擬讀者需要投入角色的經驗和態度，方可讀懂 "speaker" (Nick Carraway) 的自白。換言之 "speaker" 即是敘述者。

⁸⁴Jane P. Tompkins, "An Introduction to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p. xi.

⁸⁵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29日，版11。

⁸⁶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2月5日，版11。

⁸⁷十三妹：〈釋兔年之所以夾雜在虎與龍之間〉，《新生晚報·新趣》，1963年1月26日，版5。

祇要是有些閱讀經驗的人，不會不了解。你的那位同事一定是看慣了章回體小說或武俠小說的，所以才會有這種錯誤看法。我們不必爭取這樣的讀者。如果他連這一點都弄不清楚的話，怎麼能夠希望他來接受我們所提倡的新銳文學？⁸⁸

這群讀者的特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學修養，能夠「從這本雜誌中獲得了豐富的營養素」，甚至稍具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小說中的麥荷門便是代表人物。〈酒徒〉中「我」曾品評麥荷門的創作：「寫得不壞，比時下一般學生園地的『文藝創作』實在高明多了；然而表現手法太陳舊，不是進步的。」⁸⁹代表人物麥荷門正指向現實中喜愛文學的年輕文人。

李英豪也是真實讀者的接受者的例子。他是現代主義的支持者，受過馬朗創辦和主編的《文藝新潮》（1956-1959）的薰陶。他開始為《香港時報》稿時年僅二十。⁹⁰1963年，他在《好望角》高度評價〈酒徒〉，讚賞作品挖掘現實的深度和對文藝界的批評。他在〈小說技巧芻論〉中，便討論了意識流寫作技巧：

劉以鬯「酒徒」中對此種流動的運用（現實之誇張與隱喻），同樣最能將失去焦點之現實，在割切與想像間躍出。

此種自由聯想之方法與乖張，無非藉個人在這醉生夢死的社會的醉態，（可能就是內在的醒覺；有如小說中那個神經失常的雷老太，可能就是失去均衡人類社會中仁愛的象徵，這個社會仁愛不能容許永存，固雷老太在假象破滅時也得自殺。）顯現生存中雙重現實的失諧，劉以鬯束束精細閃露的心象聯結之技巧，展示的雙重情境是屬冗贅平凡，輪迴往復和沒有始終的。⁹¹

李英豪對〈酒徒〉的理解、分析和接受，便是真實讀者的接受者的代表例子。這一類的讀者需要具文學前瞻的文藝者帶領，願意接受《文藝新潮》的洗禮、願意閱讀嚴肅文學作品（如劉以鬯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願意不計較稿酬多寡而撰寫嚴肅文學作品。〈酒徒〉是一部具時代性獨創的小說，劉以鬯以作品向這些讀者「示範」內心獨白和意識流技巧，希望他們藉此汲取養分學習寫作。

除了接受者，〈酒徒〉的模擬讀者還有文中「我」批評貶低的對象，即上述的文字市場的報館高層（社長和編輯）、報紙讀者（市場）、小說代理商；電影市場的老闆、電影觀眾（市場）等。

真實讀者的拒絕者可以以倪匡為例子。倪匡在〈一片牢騷話〉（1962）中，自稱當時已投身撰寫通俗小說行列，也算是〈酒徒〉中那種被稱為「寫稿機器」的順民，他的措辭具酸溜溜之感：「這全是牢騷了，但我相信，《酒徒》中那年輕的傻瓜，一定是會以垂

⁸⁸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26日、28日，同版11。

⁸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6日，版11。

⁹⁰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在深圳《台港文學講習班》的發言〉（上），《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年8月22日，版16。

⁹¹李英豪：〈小說技巧芻論〉，《好望角》第6號（1963年5月20日），版3。

頭喪氣終場的。」⁹²當時〈酒徒〉連載尚未完結，倪匡預視的怕不止是故事情節的發展，即「那年輕的傻瓜」荷門堅持辦文藝雜誌失敗的結局，倪匡看扁的更是小說作者劉以鬯在商業限制下，那文字表達的、無聲而有力的宣言。

作為當時通俗小說作家的倪匡尚且如此，文中所批評的報館高層、代理商和電影老闆等的想法便可想而知了。〈酒徒〉所面對的出版阻力，在倪匡負面的評論中已可見端倪。連載中的小說代理商，明顯變成了出版書籍的阻力。出版社與代理商的關係密切，當時大部分香港出版的書籍（和電影製作）都會外銷到南洋市場。小說〈酒徒〉中的批評言論既揭破代理商的惡行，自然受到相關代理商的排擠。海濱圖書公司必然受到代理商的壓力。劉以鬯欲出版此書，必先解決代理商的出版阻力。

流行文學市場的讀者和電影市場的觀眾（及老闆），將變成《酒徒》海濱版的普遍讀者。為免影響讀者購買書籍的意欲，連載版中的批評言論，實有需要加以刪改。香港當時的連載小說與出版關係密切，報館高層的編輯、社長，對出版商有頗大影響力，小說〈酒徒〉批評報業的言論，也成為出版的一種阻力。結集單行本因刪去不公平現象的批評，原來受批評的對象模糊了，因此弱化了批評的力度。

（二）編輯的技藝：把嚴肅文學「擠」進文學市場

〈酒徒〉是一部嚴肅文學，對於怎樣將它「擠」⁹³進流行小說的空間，劉以鬯自有一套應對方法：先把握連載此小說的機會，然後才有出版的機會。從劉以鬯怎樣編輯副刊的技藝，便可得悉他如何將嚴肅文學作品「擠」進市場。

劉以鬯早在三、四〇年代便開始編輯副刊。劉以鬯在抗戰時期曾於重慶為《掃蕩報》和《國民公報》編副刊，又於抗戰結束後在上海《掃蕩報》（曾短暫改名為《和平日報》）編副刊。過往的編輯副刊經驗和曾工作於國民黨軍報的關係，令他在1948年冬來到香港後，翌年便得到《香港時報》請他編輯副刊「淺水灣」的機會。⁹⁴

劉以鬯重視副刊的內容，同時也重視形式。他編輯副刊時非常重視劃版樣，而且引以為傲。⁹⁵他因喜歡文學，五〇年代編《香港時報·淺水灣》時很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因此該副刊的文學性較強，不把舊文學與新文學放在同一個副刊中，卻最終因為不登馬五的舊詩而被辭退。⁹⁶得到了這次經驗，劉以鬯在1957年從新加坡回香港後，再度當《香港時報》編輯，即使依然堅持編文學性強的副刊，但編輯的態度變得靈活，以「擠」的藝術把嚴肅文學放置進入通俗文學市場。《香港時報·淺水灣》（1960年2月15日至1962

⁹²衣其（倪匡）：〈一片牢騷話〉，《真報》，1962年12月31日。

⁹³「擠」是劉以鬯自己的說法。見劉以鬯：〈香港文學的市場空間——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在中文文學週研討會上的發言〉（1999），《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頁145。

⁹⁴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整理：〈訪問劉以鬯先生〉，《文學世紀》總第34期（2004年1月），頁12；劉以鬯：〈從《淺水灣》到《大會堂》——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在香港嶺南學院「雅與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91），《暢談香港文學》，頁248。

⁹⁵劉以鬯為自己懂得劃版樣而自豪，老報人羅孚也稱讚劉以鬯編《國民副刊》時劃的版樣很有特色。見劉以鬯：〈從《淺水灣》到《大會堂》——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在香港嶺南學院「雅與俗座談會」上的發言〉、〈跟羅孚閑聊〉（2002），《暢談香港文學》，頁253；頁220。

⁹⁶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整理：〈訪問劉以鬯先生〉，《文學世紀》總第34期（2004年1月），頁12-13。

年6月30日)是一個見其成效值得討論的例子。

劉以鬯編副刊時面對兩大難題：第一是《香港時報·淺水灣》銷量不高，第二是報館的老闆、老總以至副老總等並非嚴肅文學的支持者。為了舒緩讀者和老闆的壓力，劉以鬯會刊登某些討論舊文學的文章；又應報館的要求，把張列宿那充滿強烈政治意識的專欄放在副刊的顯著位置；後來更開設由老總李秋生撰寫的「天竺零簡」專欄，同樣是一種妥協的表現。待讀者和老闆的壓力得以舒緩後，劉以鬯便把握時機，把嚴肅文學作品「擠」入副刊。

《香港時報·淺水灣》本身是右派的報紙，有政治定位；五元一千字的稿費又比其他報章如《星島晚報》(二十元千字)為低。為了解決報章本身的局限，劉以鬯除了自己參與寫作外，更起用香港和台灣一些有見地、年輕的文人，例如約十三妹寫專欄、用呂壽琨的文評、採其學生王無邪的現代文學的文章和插畫等；台灣方面，採用葉泥的翻譯文章、魏子雲的文論、紀弦的詩作、秦松的畫作等，無不藉機為副刊灌注現代文學的養分。⁹⁷劉以鬯便是如此這般的把嚴肅文學作品一點一滴的「擠」進通俗文學的市場，把《香港時報·淺水灣》打造成現代文學的版園。這種編輯副刊的「擠」的技藝，從他1963年開始至八〇年代編輯《快報·快活林》和《快報·快趣》，以及編《星島晚報·大會堂》(1981-1991)的時候運用得更純熟。⁹⁸即使早期編輯時遇到某些商業味較重的雜誌也是這樣，例如1951年編復刊版《西點》(編第1-5期)時，劉以鬯嘗試以一半篇幅的短篇創作，「擠」進這本以譯文為主的趣味性雜誌；編綜合性雜誌《星島週報》(共編24期)時，劉以鬯「擠」進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⁹⁹由此可見，儘管劉以鬯知道「擠」的空間不大，也會找機會嘗試。

從〈酒徒〉的連載至結集出版，無不見到劉以鬯把握「擠」的機會。〈酒徒〉的故事內容揭露了當時文化產業下的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的某些不公平現象，內容極為敏感。當中狠批報館高層及讀者文化水平低俗的內容，必定令相關人士不快，不願意提供連載版園。這當然是劉以鬯預料之內，所以才會在〈酒徒〉的「序」提及「如果有人讀了這篇小說而感到不安，那也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¹⁰⁰歐陽天是一位善良的文化產業生產者，他為好友提供了連載此小說的版園——《星島晚報·星晚》。《星島晚報·星晚》正是〈酒徒〉所謂：「大部分雜誌報章的選稿尺度固然着重作品本身的商業價格；但是真正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也還是有地可以刊登的。」¹⁰¹〈酒徒〉自然是「有藝術價值的作品」，值得刊登，《星島晚報·星晚》便是當時少見的較有創作空間的副刊園地，報紙高層屬於劉以鬯曾提及的：「少數報刊的負責人與編輯是不干擾或『指導』作者的」，他會在這一類的報刊上寫「娛樂自己」的東西。¹⁰²以五、六〇年代的產業流程來說，小說必先副刊連載，面向讀者，才有機會結集出版，甚至改編為電影。劉以鬯把握了這次連載的機會，等同製造將來出版書籍的機會。

⁹⁷同上，頁15-17。

⁹⁸張煥聘、黃子程訪問：〈訪問劉以鬯先生〉，《博益月刊》第9期(1988年5月15日)，頁163-167。

⁹⁹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1985)，《暢談香港文學》，頁102-103。

¹⁰⁰劉以鬯：〈酒徒·序〉，《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0月19日，版9。

¹⁰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13日，版11。

¹⁰²劉以鬯：〈自序〉，劉以鬯編：《劉以鬯卷》，頁3。

雖然對於小說刊完後能否結集單行本出版，劉以鬯實在沒有信心。他在小說連載時已用「代郵」方式，向讀者洪浩坦言：

像「酒徒」這樣的小說，不可能找到肯蝕本的出版商，如果我自己有能力負擔印刷費的話，我一定會將它印成單行本的。¹⁰³

劉以鬯不能預計的是，海濱圖書公司的馮先生竟然向自己提供了出版小說的機會。馮先生雖然是一位出版家，不過，卻屬於模擬讀者的接受者。海濱圖書公司的前身是海濱書屋，是純商業機構，卻願意為香港文學做一些工作，五〇年代初期曾出版「海濱文藝叢書」，既不要求作家撰寫媚俗的作品，也不要求作家在作品中宣傳政治主張。¹⁰⁴這次馮先生願意出版《酒徒》，劉以鬯自是高興和感激。

劉以鬯提及馮先生為了出版事宜「費了很大的氣力」¹⁰⁵，箇中應該存在來自報界、出版界（包括海外行銷的代理商）、電影界的阻力。當時馮先生向劉以鬯提問「出版條件」，他回應：「祇要能夠出版，我已心滿意足。」¹⁰⁶說得清楚一點，這根本不是劉以鬯的條件，而是他當時的「目標」。劉以鬯為了把握出版機會，唯有積極配合，修訂原刊小說：消除連載小說中種種有礙出版、海外行銷的阻力——更換、刪除批評文化產業的內容。唯其如此，〈酒徒〉才能以最基本、有利的形態——「書籍」繼續留傳後世。海濱版的修訂，實際上是劉以鬯巧用了「擠」的技藝，把握了出版書籍的機會。

《酒徒》海濱版的出現證明劉以鬯的目的已達，為何作者於 1979 年《酒徒》遠景版重排新版時沒有回復連載版的內容？五〇至七〇年代，港台文學聯繫緊密，不少香港作家如也斯、西西等向台灣尋求出版作品的機會，劉以鬯的〈寺內〉在 1977 年得到台灣幼獅文化公司刊行為箇中例子。¹⁰⁷然而，劉以鬯在《酒徒》遠景版僅是修改錯別字，甚至抽起舊版序文，卻沒有以原貌示人，到底理由是甚麼？

讀者市場反應的轉變及劉以鬯作家地位的提升或是當中的理由。如前所述，自從吳振明發表〈解剖「酒徒」〉後，評論者對劉以鬯作品的研究焦點偏向意識流寫作技巧。受眾的正面回饋無異強化劉以鬯的藝術取向，鼓勵他持續創作文藝作品，使他更堅定向着小說貴在創新的道路前進。詩小說〈寺內〉、平行對位並置的〈對倒〉（1972）、故事新編的〈蛇〉和〈蜘蛛精〉（1978）、實驗性的〈打錯了〉（1983）等，皆見到劉以鬯在小說技巧和結構方面的不斷探求嘗試，引起不少讀者討論。從初刊到遠景版《酒徒》，事隔十多年，劉以鬯的思考焦點已從〈酒徒〉的批判現實轉為作品的寫作技巧琢磨及結構形式的實驗了。再者，七〇年代末開始，劉以鬯作品的出版情況隨着個人地位提升而更為理想，

¹⁰³劉以鬯回應讀者洪浩先生的回信。見劉以鬯：〈酒徒·代郵〉，《星島晚報·星晚》，1963 年 3 月 9 日，版 11。

¹⁰⁴劉以鬯：〈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在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的發言〉，《暢談香港文學》，頁 130。

¹⁰⁵見劉以鬯：〈新版前記〉，《酒徒》遠景版，頁 1。

¹⁰⁶同上。

¹⁰⁷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港台文學聯繫緊密。詳情請參考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在深圳《台港文學講習班》的發言〉（上及下），《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 年 8 月 22 日、29 日。

《陶瓷》(1980)、《一九九七》(1984)、《春雨》(1985)、《天堂與地獄》(2007)等創作集陸續出版，1980年的《劉以鬯選集》和1991年的《劉以鬯卷》相繼選入的作品引起兩岸三地的注意，引發更多的學術評論。在文學道路出現較明朗的情況下，劉以鬯寧願選擇繼續修訂新作，如〈猶豫〉(1980，原題〈躊躇〉)、〈黑妹〉(1981)、〈1997〉(1982，原題〈前途〉)等，卻未曾再回復〈酒徒〉的連載版內容，未嘗不能理解。

五、結論

劉以鬯連載〈酒徒〉後，依「增」、「刪」、「調」、「換」四種修訂方法作了二千多項修訂，出版結集單行本。若從小說的內容情節和主旨作觀察，「刪」和「換」的代表性修訂能清楚呈現當時文化產業的文字市場和電影市場的弊病。《酒徒》海濱版刪去或更換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內容，減弱了劉以鬯批評報業、電影業、出版業的控訴力度，失去了連載時「敢言」的本色，深化了不公平現象的隱晦性。

劉以鬯連載〈酒徒〉時，真實讀者中有接受者和拒絕者，他們所關注的重點是作品內容，是文中所批評的惡劣的生產語境。1968年吳振明宣稱《酒徒》是「中國第一部意識小說」¹⁰⁸，小說自此定性，後來的評論者遂聚焦於寫作技巧，卻不知道原刊連載所揭露的業界黑暗內幕。〈酒徒〉的際遇變化極大，海濱版的修訂直接影響後來文評家的觀點。

多年來《酒徒》的寫作技巧不斷受到熱捧，劉以鬯往後的創作越發朝着大家讚賞的「與眾不同」的方向走：重視小說的寫作技巧或文本結構實驗。連載初刊的〈酒徒〉雖然採用了內心獨白、意識流等寫作技巧，確實在當時的文學語境中予人鶴立雞群之感，然而，作家在文本中卻流露出更多不平之鳴，批評和暴露文藝界不公的事情。連載〈酒徒〉中所揭示的「一些現象」，文人為當時發聲的宣言，隨着文評家的焦點轉移，不再為劉以鬯所重視。文學評論引導創作，於此可見一斑。

劉以鬯修訂〈酒徒〉的目的，正如他編輯副刊時「擠」入嚴肅小說一樣，是為了《酒徒》可以出版，擠進通俗小說的市場，留傳後世。

「連載小說」(serialized fiction)的歷史發展由來已久，自維多利亞時期開始盛行，依據刊物性質而有其特點。¹⁰⁹香港五、六〇年代的連載小說受到商業限制，讀者或因為作者名氣、或因為個別作品素質而追看連載小說。故此，連載小說比專欄雜文更能吸引讀者，直接影響當時刊物的銷量。從高雄所述的連載小說「應有」的特點看，劉以鬯的〈酒徒〉實在不是一篇合乎「標準」的連載小說。

對於香港文學生產語境，高雄於1969年受訪時有如此看法：「這裏居住的人，整日忙來忙去，需要的只是通俗小說，於是這個地方只能有通俗小說的市場而不可能有文學作品的市場了。」¹¹⁰高雄的看法背後隱藏了「生產鏈」，點出作家、出版商和讀者之間的關係：香港職業作家只能服從出版商，迎合讀者口味，一切由讀者主導。如果生產鏈只是一個運作模式，作家、出版商和讀者間的關係不能改變，作品必在這鏈的運行而生

¹⁰⁸振明（吳振明）：〈解剖「酒徒」〉，《中國學生周報》第841期（1968年8月30日），版4。

¹⁰⁹Graham Law, *Serializing Fiction in the Victorian Press* (UK: Antony Rowe Ltd. 2000), p. 3, J. Don Vann, *Victorian Novels in Serial*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4), p. 1.

¹¹⁰劉紹銘策劃、王敬義列席、陸離紀錄：〈高雄訪問記〉，《純文學》第30期（1969年9月），頁204。

產，此即人皆熟知的常識：順應它而行才能謀生，逆行者將不能生存。可是，面對此常識，劉以鬯怎樣做？他不苟同。如前所述，生產模式不變，讀者主導一切，那讀者水平便是生產鏈素質高下的關鍵。只要讀者水平上昇，作者將不但「服從／迎合」而且更會「擁護」此生產鏈。劉以鬯就藉敘事者「我」的論述，不只一次提及五四文學、世界文學主流，藉此「教育」、「提昇」讀者的水平。¹¹¹

高雄的觀點強調了讀者喜好直接影響商業市場，正好印證了劉以鬯〈酒徒〉所描述的文學生產語境：文人生活困頓、欠缺具文藝水平的讀者、出版市場傾向通俗小說爭取一般讀者的商業做法等，嚴重阻礙香港嚴肅文學發展。劉以鬯曾在多篇散文中批評香港五、六〇年代惡劣的文學生產環境¹¹²，但他曾說過：「少數報刊的負責人與編輯是不干擾或『指導』作者的。」《星島晚報·星晚》的歐陽天和報館高層便屬這一類人。當時的副刊是影響報紙銷量的主要版面，《星島晚報·星晚》報館高層願意在銷量以外，容許副刊連載較具文藝性的創作，實在是難得的園地。此副刊連載的小說風格不一，當時不少著名文人在此發表作品，例如徐訐〈彼岸〉（1951）、易文〈閨怨〉（1952）、歐陽天〈人海孤鴻〉（1956）、南宮搏〈李後主〉（1956）連載多個歷史故事之外，還有熊式一的〈天橋〉（1960），郭良蕙的〈路迢迢〉（1961），張愛玲發表〈怨女〉（1966，根據《金鎖記》改編）等。除〈酒徒〉外，劉以鬯多篇極具水準的小說如〈寺內〉、〈離亂〉（1963，即後來的〈過去的日子〉）、〈對倒〉和〈打錯了〉都是在這裏發表的。各報館有自己的方向，副刊雅俗不一，各有自設的讀者群。劉以鬯能因應各報刊的特性，靈活安排文稿，將文藝性較高「娛樂自己」的稿件樂於投向《星島晚報·星晚》。¹¹³

〈酒徒〉的連載至結集出版需要調整內容，做成「宣言力量的弱化」，然而，這只是以退為進的策略，目的僅為了出版著作，易於留存後世，如此，當中的「教育」才可推廣／保存下去。

〈酒徒〉開始連載不久即藉「我」對五四新文學的看法，提出讀者和出版商支持文學作品的重要性，在小說尾聲再度出現這樣的敘述。¹¹⁴當中「我」對讀者及出版商的控訴，同時適用於香港五、六〇年代的社會語境：嚴肅的文學作品只能在報紙副刊中掙扎求存，與大量的武俠小說、黃色小說、都市傳奇，以及為政治宣傳的作品拼個你死我活。如果小說開頭對五四新文學的論述是為了鋪排香港文學面對相似甚至更惡劣的環境，那麼，小說結尾的「再現」便是作者對讀者的教育，期望某天能突破困局。梁秉鈞意味深長地稱讚劉以鬯是真正的「現代」小說家：「這『現代』的意義尤未完全為大眾理解。」

¹¹¹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2年12月6日，版11；1963年3月4日，版11。

¹¹²可參考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文學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在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的發言〉、〈香港文學的市場空間——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在中文文學週研討會上的發言〉，《暢談香港文學》，頁99-114；124-131；142-150。

¹¹³梁秉鈞以劉以鬯刊登作品在不同的報刊雜誌為例，道出五、六〇的報紙所代表的各種立場和取向，代表了香港多元文化的複雜面貌，「《成報》、《新生晚報》、《快報》等則以大眾市民為對象，劉以鬯在上面發表的作品，多貼近社會現實，用的是比較平易的寫實手法，其中也有作品後來從中選取出版，如〈蟑螂〉、〈亞財與細女〉以及〈吧女〉。《越華報》、《超然報》水準比較低俗，《銀燈》、《明燈》、《新燈》則以以明星八卦為主的小報，但劉先生在《銀燈》通俗的連載中，亦有故事新編的嘗試。」見也斯：〈《吧女》的脈絡〉，劉以鬯：《吧女》（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5-6。

¹¹⁴見劉以鬯：〈酒徒〉，《星島晚報·星晚》，1963年3月4日，版11。

這現代不在技巧的實驗，而在那種透視現實的精神。」¹¹⁵他一再提醒評論者〈酒徒〉正是劉以鬯實踐個人文藝觀的作品，不能忽視小說的主題、對當時文藝界的關注，和對文藝界不公平現象的批評。

對於小說的連載與結集單行的版本修訂，或是連載與再刊雜誌的修訂，劉以鬯一般會在書籍的序言交待。可是，對於〈酒徒〉，劉以鬯在 1963 年海濱版隻字不提對連載原刊的任何修訂，僅在 1979 年的遠景版《酒徒》提及修訂、改正海濱版的錯別字。¹¹⁶連載小說對現實的批評是出版的阻力，才令海濱圖書公司的馮先生為出版事宜耗費力氣。劉以鬯刪去連載的相關內容，為的是達到出版的「目的」。這無疑是一種妥協，直接減弱了連載版宣言的力度。

¹¹⁵梁秉鈞：〈現代小說家劉以鬯先生〉，（台北）《文訊》總第 84 期（1992 年 10 月），頁 110。

¹¹⁶劉以鬯：〈新版前記〉，《酒徒》遠景版，頁 3。

參考文獻

一、西文文獻

- ADORNO, Theodor W. and Horkheimer, Max authored. CUMMING, John translated.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1979.
-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Third Edition)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 HUGHES, Richard.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 Borrowed Time*. London: André Deutsch Limited, 1968;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76.

二、中文文獻

- 《星島晚報》微縮資料（1946年1月1日-1996年12月18日），香港：星島報業縮影檔案中心。此資料藏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和嶺南大學圖書館。
- 也斯（梁秉鈞）：〈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上下），《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年2月8日，版12；2月15日，版12。
- 也斯：〈劉以鬯的創作娛己也娛人〉，《信報財經新聞》，1997年11月29日，沒版頁。
-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年。
-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
-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史得（高雄）：〈給青年寫作者：關於長篇連載〉，《文匯報·文藝與青年》，1961年8月2日，版10。
- 何杏楓、張詠梅、黃念欣、楊鍾基主編：《〈華僑日報〉副刊研究（1925.6.5-1995.1.12）資料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計劃，2006年。
- 吳灞陵主編：《香港年鑑》，香港：華僑日報，1951年至1960年。
- 李天鐸編著：《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李英豪：〈小說技巧芻論〉，《好望角》第6號，1963年5月20日，版3。
- 李英豪：〈論小說 小說批評〉，《好望角》第5號，1963年5月5日，版3。
- 林淇濇：〈「副」刊大「業」：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初探〉，收入痙弦、陳義芝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年，頁117-135。
- 林淇濇：《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2001年。
- 邱誌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李天鐸編著：《文化創意產業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31-56。
- 梁秉鈞、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

- 梁秉鈞：〈「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文學世紀》總 47 期，2005 年 2 月，頁 53-64。
- 梁秉鈞：〈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與香港小說〉，收入梁秉鈞等著：《香港文學研討會》，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及文學翻譯研究中心，1998 年，頁 1-9。
- 梁秉鈞主編：《現代中文文學學報》8.2 及 9.1 期「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專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8 年。
- 梁秉鈞主編：《現代中文文學學報》9.2 期「五〇年代的文學想像與政治變化：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專號，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9 年。
- 梁秉鈞主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陳平原：《二十年世紀中國小說史》（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 黃勁輝：〈劉以鬯與現代主義：從上海到香港〉，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
- 黃淑嫻、沈海燕、宋子江、鄭政恆合編：《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
- 劉以鬯：《酒徒》，香港：海濱圖書公司，1963 年。
- 劉以鬯：《酒徒》，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 劉以鬯編：《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年。
- 劉紹銘：〈高雄訪問記——經紀拉的世界〉，《純文學》第 30 期，1969 年 9 月，頁 187-196。
- 樊善標：〈「香港意識」的生產和傳播——以香港《新生晚報》副刊短篇小說為例〉，《現代中國》（第 9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218-243。
- 樊善標：〈學生的園地還是園地的學生——香港《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初探〉，《現代中國》（第 11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243-256。
- 鄭樹森：〈遺亡的歷史，歷史的遺亡——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素葉文學》第 61 期，1996 年 9 月，頁 30-33。

以劇佐史、以劇序志

——清初李玉《清忠譜》公憤之寫作底蘊

王若嫻^{*}

摘要

明末至清初，以閹黨魏忠賢（1568-1627）為題材之劇作蠡起，現流傳者僅少數，其中李玉（1591?-1671?）《清忠譜》撰作時間較晚，卻於近一世紀以來名列「中國十大古典悲劇」，其意義與價值，殆無疑義。此劇號「以曲為史」，或「用當世手筆，譜眼前情事」，然前朝史、眼前事，如何綰合繫聯？作者潛寄何意？為本文擬加考究者。細審入清後的李玉，對明末以來閹黨禍國持續關注與反思，刻意藉此劇佐史、序志，鋪陳亡國省思的「公憤」，在敘寫魏閹之同時，實有糾舉對比出閹黨餘孽阮大鍼（1587-1646）、溫體仁（1573-1638）危害正人、筆致覆滅的弦音，也由此揭示時人藉劇作傳達痛慨之憤，是故，《清忠譜》鋪寫的公憤，暗合前朝史、眼前事，並與佐史、序志互為表裡之衍伸，格外具有時代意義。而劇中特拈出「公憤」，也正突顯李玉作為蘇州派劇作家之首的超凡「識度」，由此觀之，其人其劇在文學史上確有其價值與定位。

關鍵詞：李玉、清忠譜、公憤、吳偉業、張溥

^{*} 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到稿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The Operas Proof the Histories and State the Ambition.”
—Qingzhonpu, the writing based on “public outrage” written by Li
Yu in Early Qing**

Jo-hsien Wang^{*}

Abstract

The playwright of Suzhou-school, Li Yu was famous by chuanqi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e had revised the poetries and had made the comments on the previous playwrights. Li Yu experienced the dynastic changes. Before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he devoted to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n focused on his writing of chuanqi. His writings were focused on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ly events. The chanqi Qingzhonpu was a history of Jhou Shunxian and Yen PeiShueng who suffered the persecution under Wei Zhongxian. It implied that “the operas proof the histories and state the ambition.” According to the writing, it revealed that the “public outrage” was beneath the reality.

Keywords: Li Yu, Qingzhonpu, Public Outrage, Wu Weiye, Zhang Pu

^{*}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R.O.C Air Force Academy Assistant Professor.
Received June 6, 2017.

一、前言

清初著名史家萬斯同（1638-1702），曾致力詩歌，撰樂府詩〈五人墓〉，頌詠遭魏忠賢及其黨羽迫害的周順昌（1584-1626）、顏佩章等人：

蘇州吏部廉且賢，姓名里黨人爭傳。忽然駕帖來郡邑，頭囊三木身微纏。吁嗟五人誠義士，出身本是里人子。生來誰識吏部公，一旦感憤為君死。憶昔姑蘇有要離，千載俠士爭稱奇。無端借軀湛家族，勇哉氣矜義安施。豈若五人激公憤，慷慨不顧身軀糜。義聲直奪奸人魄，諒為烈士當如斯。不見虎邱道旁五人墓，宵小顧之膽猶破。¹

詩前小序稱五人為「吳中義士」，詩則尊之為義士、烈士，讚頌其有勇有義，慷慨「公憤」而赴死，與周氏力抗閹黨義風，同樣震鑠古今，光耀輝映。萬氏詩文斐然，更磨礪史學，約於清聖祖康熙十八年（1679），參與詔修《明史》。²在以理性史筆修史前，約於康熙十三年（1674）以前³，先以感性文筆，將明代「三百年間朝事」及攸關「士大夫品目」者，井然繫之以詩，故詩與史「義本相貫」⁴，具有以詩佐史意涵，尤兼「美刺勸懲」之旨。⁵而〈五人墓〉赫然在列，無疑是萬氏勾沉歷史、反思覆亡的慨歎之作。

無獨有偶的，明末清初以歷史劇、時事劇著名的蘇州派劇作家李玉，於萬氏撰〈五人墓〉前，約清世祖順治十七年（1660）前已然據此題材⁶，拈出「公憤」主題，撰傳奇《清忠譜》。此劇主要寫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周順昌、顏佩章等遭閹黨迫害事。時閹黨巡撫毛一鷺（?-?）為禍蘇州，構陷楊漣（1572-1625）、周順昌等東林士人，周氏遭緹騎逮捕時，蘇州民眾感念其恩德，民憤激發而群聚，眾怒擊斃一緹騎。事後，魏閹以謀反之名派兵鎮壓，顏氏等人為護全百姓，慷慨就義；至莊烈帝崇禎二年（1629）詔定逆案⁷，合葬之，並書「五人之墓」。

《清忠譜》作者李玉，字玄玉，因避清聖祖諱作元玉，號蘇門嘯侶，又號一笠庵主

¹ 〔清〕萬斯同：《新樂府》，《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09冊文學類詞別集。〈五人墓〉可與〈九千歲〉、〈虎彪橫〉與〈四姓奴〉相參，皆敘魏閹專擅事。卷下，頁641-642。

²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9月），卷491，頁11153-11155。〔清〕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鮑埼亭集內編》，卷第28，頁518。杜維運：《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1月），頁125-147。

³ 〈萬貞文先生傳〉，頁518。萬斯同作《新樂府》時間約有二說：康熙十年（1671）及十三年，要皆在修《明史》前。朱端強：《布衣史官：萬斯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頁138。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15。

⁴ 〔清〕李鄴嗣：〈萬季野新樂府序〉，《杲堂文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6月），集部別集類第235冊，卷2，頁536。

⁵ 〔清〕鄭梁：〈樂府新詞序〉，《寒村詩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6月），集部別集類第256冊，五丁集卷2，頁299。

⁶ 《清忠譜》確切撰作時間不復考知，今有清順治年間刻本，題「李子玄玉」尚未缺末筆，且吳偉業（1609-1671）序稱明為「先朝」，故約成於清世祖順治年間。錢如意：《李玉〈清忠譜〉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7年5月），頁12-13。

⁷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23，頁311。以下稱《明史》。有關周順昌、顏佩章等事蹟，參《明史》，卷245，頁6353-6355。

人，江蘇吳縣（今屬江蘇）人，約生於明神宗萬曆末，卒於清康熙十年後。其出身不顯，事蹟多零落，僅知其雅好詞曲，嫻熟音律，一生以戲劇創作為主。其劇於明崇禎時期已然風靡，約至康熙十年後仍持續創作，作品多達三十餘部⁸，膾炙人口，其中以「一人永占」蜚聲藝林，《清忠譜》亦為代表作。另外，曾參訂彙編《北詞廣正譜》等曲譜，評點明朝高濂（1573-1620）《玉簪記》，號「一笠庵評本」，是集多重身分於一的戲劇大家。李玉才學俱佳，卻不得意於科舉，直到明末方中副車，明亡後，家居三十餘年，以嚴整態度專事度曲，並不視戲曲為「小道末技」。

尤啟人迴思的是：浸淫史劇、以傳奇名世的李玉，出身不顯；鑽研史學、以史著稱的萬斯同，先輩於明朝素有「四忠三節一義」美稱⁹，其父萬泰（1598-1657）曾加入復社、與東林士人頗有往來。入清後，二人皆為布衣、遺民，生存時間部分重疊，約自崇禎十一年（1638）至康熙十年的三十餘年間，皆處政權驟變，天崩地坼之鼎革時期，極可能因世變而迷惘、感傷，遂向歷史的存亡興衰尋求「解釋」¹⁰；同時，痛慨明朝覆滅，進而就魏闢迫害東林士人提煉出「潛移國祚」之悟；又憂懼忠義事蹟零落，不足為勸懲之資。因此，於史劇、史學的凝思審視之外，揉滲文士序志之襟懷，分別以傳奇《清忠譜》、新樂府詩〈五人墓〉，鏗鏘感諷同一主題，李玉、萬斯同二人可謂識見相同。

萬斯同纂修《明史》，具高度評價，已無庸贅述。至於李玉，號蘇州派劇作家之佼佼者，劇作多專注於「對污濁社會的批判，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對個人前途的憂患，和對道德理想的熱望」等「現實」關懷意蘊¹¹；且親歷板蕩，於自身存在價值，多所深思；在反思歷史、觀照當下之後所作傳奇，不止寄調個人身處，也映照對時代的感受。此外，其長期關注歷史、時事，又因夢寐科舉，對當時聲氣遍天下的復社及其「嗣東林」之精神¹²，並非全然陌生；且明亡後，與復社中人吳偉業、錢謙益（1582-1664）等，往來頻繁，口耳流傳，略知一二；最後就地理位置言，其為吳縣人，對轟動一時之史事，當深有所知。因而在種種對現實關懷意蘊的激發淬勵下，寫就了「一傳詞壇」（〈譜概〉）的《清忠譜》。此劇撰成，吳偉業作序讚以「目之信史可也」。¹³今名列「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與元關漢卿（1219-1301）《竇娥冤》、清洪昇（1645-1704）《長生殿》、孔尚任（1648-1718）《桃花扇》等名劇並美¹⁴，昭示其人其作於劇壇不凡之地位與價值。

⁸ 李玉傳奇於崇禎年間已極風行。參〔清〕李玉著，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附錄，頁1373及頁1789。至於作品，參該書前言及附錄，頁1-9及頁1753-1757。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5月），頁7-11；蘇寧：《李玉和〈清忠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3月），頁14-15。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頁43-44。本論文以《李玉戲曲集》為討論底本，再次引用，僅於文中標明折目，不另贅述。

⁹ 〔清〕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清〕萬斯同：《石園文集》，《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集部別集類第126冊，頁64-65。〔清〕李鄴嗣：〈萬氏家乘序〉，《臬堂文鈔》，卷1，頁509-510。

¹⁰ 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12月），頁158。此段大意，取自該文而略有變更。

¹¹ 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頁23。

¹² 《明史》，卷288，頁7404。

¹³ 〔清〕吳偉業：〈清忠譜序〉，《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90-1791。

¹⁴ 「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乃王季思（1906-1996）等評選，參氏著：〈《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前言〉，《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8月），頁648及頁656-658。

近來論李玉者，多論及《清忠譜》，或稱之「援劇入史」，或言其「以曲為史」，乃據吳序「信史」而發。然李玉於入清以後、邁入中年之時，援引前朝驚天動地史事為題材撰《清忠譜》，距事件發生的天啟六年，不過三十餘年，其「寄託寓意性」¹⁵，實不容忽視。細讀《清忠譜·譜概》「溯從前詞曲少全篇」、「更鋤奸律呂作陽秋」，透露未盡弦音，是否別具「佐史」之寓意？怎樣進行「序志」之擴深？後世讀者如何於字裡行間尋得蛛絲馬跡，理解劇文中的「公憤」？故本文擬據此，繫聯縱向、橫向之線索，探究李玉藉此劇以佐史、序志，同時，代廣大東林、復社士人及群眾，痛抒今昔同慨之「公憤」，進而體悟其所以成為蘇州派劇作家之首的超凡「識度」，其人其劇，在文學史上確有其價值與定位。

二、以劇佐史，濟律呂陽秋之懷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雖極繁富，惟私撰《明史》，曾引發誅抄牽連的文字獄，仍屬私人不得碰觸者，遂成遺民心中「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的痛。¹⁶李玉擅長歷史劇，稱之「傳奇界的史家」毫不為過，其處明清世代交替，對時代變動，感受深刻而複雜，對過往歷史，思索敏銳而精邃，目睹時勢不可挽回，遂借助「社會動亂或變革時期」的歷史事件，融入傳奇，痛抒個人異代後不能言說的「渴望、訴求與感慨」。¹⁷再者，李玉蘊蓄深厚史才史學，對真實史事為素材所撰之劇，其「史」之辨正、佐存與勸懲，務求按實、寄寓褒貶，〈譜概〉「更鋤奸律呂作陽秋」，尤能體現其中三昧。

是以李玉觀覽十數本魏閹迫害忠良的傳奇後，慨憾諸劇敷衍周順昌、顏佩章等事，未能合史且有偏謬¹⁸，故按實以撰《清忠譜》。〈譜概·滿江紅〉：

瑞焰燒天，正亘古忠良灰劫。看幾許驕驄嘶斷，杜鵑滴血。一點忠魂天日慘，五人義氣風雷掣。溯從前詞曲少全篇，歌聲咽。思往事，心欲裂；挑殘史，神為越。寫孤忠紙上，唾壺敲缺。一傳詞壇標赤幟，千秋大節歌《白雪》。更鋤奸律呂作陽秋，鋒如鐵。

開篇即敘明末魏閹烈焰，灼灼猶若燒天，忠良遭遇灰劫，是作者之慨發。尤悵恨的是忠義事蹟，流傳至清初，已然僅存「殘史」而「少全篇」，寧不令人痛心！李玉乃秉「《詩》亡然後《春秋》作」之志¹⁹，立意「以劇佐史」，可分就兩點析論：第一，在寫作策略上，

¹⁵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1年3月），頁521。《蘇州劇派研究》則以為此中蘊含「沉痛反思」，參頁19-20。

¹⁶ [清]萬斯同：〈寄范筆山書〉，《石園文集》，卷7，頁135。〈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頁46。

¹⁷ 王璦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頁173-174。

¹⁸ 學者王璦玲指出李玉覺得此事件「並未被世人充分的認知」。參氏著〈「用當世手筆，寫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收入王成勉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82。

¹⁹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卷第8上〈離婁章句下〉，頁146。

有破、立之佐史意涵；第二，在寫作旨趣上，寓寄勸懲之佐史目的。

（一）就寫作策略上的破與立言，即是破偏謬、立闕佚

以劇佐史的「佐」，有作「治」解，《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佐注為「治」，而治本寓「正」意，《禮記·大傳》「上治祖禰」治注為「正也」，故有佐治、治正意。指李玉有意以劇治正前劇之偏謬。另外，「佐」尚有佐助、佐輔意，《廣雅·釋詁二》：「佐，助也。」《集韻》：「佐，輔也。」《詩經·小雅·六月》「以佐天子」，箋作「佐助」。²⁰指李玉有意以戲劇佐存、輔存歷史闕佚，使《清忠譜》一劇得以破去偏謬，立補遺佚，臻至「全篇」。

細探《清忠譜》在以劇治正偏謬而言，專指前劇偏取一部分人物書寫之誤、以及雜揉過多神鬼之謬。依現存資料看，《清忠譜》前以魏閹為主題之傳奇甚眾，或偏取一部分人物，或於一劇雜記數位東林人物。以流傳至今的《磨忠記》、《喜逢春》為例，二劇分別寫楊漣、錢嘉徵（1589-1647）及毛士龍（?-?）反對魏閹事。²¹其中《磨忠記》雜記數位東林人物，僅六齣寥寥旁涉周順昌；並於魏閹殘害忠良史實中雜揉過多神鬼情節，繫聯達七處，真可謂說神說鬼。²²另《喜逢春》也不免以兩齣寫神鬼顯聖、勘審。若以一劇約莫三十折左右的傳奇言，既要寫閹黨奸惡，又要兼顧「群忠」抗閹，再加神鬼情節，則主線龐雜，情節歧出，以至閹黨如何巨奸大慝，忠臣所以清忠為國，市井群眾怎樣仗義激憤等事蹟、性格之呈現，大為削弱，無法展現其精神、氣魄，使「一點忠魂」、「五人義氣」的人性光輝（〈譜概〉），蕩然不存，更無益於借「填詞」存「信史」（〈清忠譜序〉），自亦當不起「詞場正史」之旨（〈譜概〉）！²³

李玉一反前人之弊，力臻「事俱按實」，故能史料確鑿，有本有據，無須滲雜人物或神鬼情節以權充場面，即能全然再現歷史場景。〈囊首〉一折，借周順昌口道出：「你且牢牢記著，只把忠臣樣子，日後說與子孫知道便了。」具體說明其欲借傳奇專記「忠臣」樣貌及「生平未了」事蹟。雖然李玉衡量市井觀劇需求，借〈魂遇〉略微敷寫忠義英魂，敘顏佩韋等五人英魂「目如閃電能殺賊，氣貫長虹會掃奸」，志在誅擊閹黨，「以快神人公憤」。後與周順昌「陰鎮壓妖氛魑魅，嘿保護皇家畿甸」之忠魂相遇，預言魏閹大數將終，朝廷泰運即至，並蒙「玉帝」旨授為「應天城隍」、「南畿城隍部下五方功曹」。周、顏等人所有性行俱與生前「斬權璫掃清宮闕」志向，暗合相續，相互生色。

²⁰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卷第34〈大傳〉第16，頁617。[清]阮元等：《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卷第10-2〈六月〉，頁358。

²¹ 以魏閹為題材戲劇雖多，然多已亡佚，唯《喜逢春》、《磨忠記》流傳至今，李超：《明清之際魏忠賢題材小說戲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4月），頁103-104。後收入林侑蔣主編：《中國戲劇研究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未載出版年），第一輯。此外，《喜逢春》、《磨忠記》多描述魏氏陰私醜聞，參〈「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頁294。

²² 《磨忠記》涉周順昌僅〈群忠共議〉、〈群忠會奏〉、〈假旨捉拿〉、〈妻孥分別〉、〈官差攘變〉、〈崔田會勘〉六齣。另牽涉神鬼有〈天王採訪〉、〈修準彈章〉、〈陷忠自樂〉、〈結奏天曹〉、〈夢激書生〉、〈陰兵捕捉〉、〈群仙會勘〉七齣。

²³ 學者王璦玲曾就《清忠譜》比對史書，指出合史與不合史處。參〈「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頁280-286。另參周德良：〈「知人論事」對文本詮釋的有效性——試論《清忠譜》的「虛構」與「錯置」〉，《問學集》第5期（1995年9月），頁49-53。

在治正劇中偏謬的同時，李玉秉史學史識補前劇闕佚，佐存歷史，《清忠譜》以「一點忠魂」周順昌、「五人義氣」平民顏佩韋等人之兩條主線（〈譜概〉），貫穿全劇。〈譜概·滿庭芳〉有所總括：

吳郡周公，丹心介性，十年清宦空囊。締姻、罵像，奸黨中奇殃。假旨橫行緹騎，不平事震動金閭。聲公憤，五人仗義，含笑赴雲陽。忠臣遭鍛鍊，囹圄囊首，慘死堪傷。羨登聞血疏，孝子名彰。璫敗群奸正法，旌廬墓寵錫幽光。清忠譜，詞場正史，千載口碑香。

點明此劇主要寫忠臣、義士與孝子之「正史」。分別於第一〈傲雪〉細寫周順昌，第二〈書閹〉細寫顏佩韋等人事蹟。〈傲雪〉傾心呈現周氏「高風蓋世真堪羨，清名亘古稱獨擅」骨鯁血性：

勁骨銅堅，天賦冰霜顏面，守蘊鹽窮通不變。微官敝屣，祇留得清風如剪。憂懷千縷，忠肝一片……
讀聖賢書，凜凜綱常昭日月；負鬚眉氣，沖沖忠義滿乾坤……疾惡如仇，夢裡叫閻思痛哭；懷忠莫展，家居拍案恨頭顱。

或言其「菜根咬盡，依然寒士家風」之清操，或寫其「一點孤忠，徒付數聲長嘆」之憂國，將其忠臣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又或以「若我周順昌在京，誓當碎首殿廷，力請尚方，誅此逆賊」，自述不畏強權之心志；又或寫「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拚罵……姑蘇誌休教謬誇，我只是完臣節死非差」（〈閹詔〉），自言無懼生死之決心，前後映襯，為全劇各折中周順昌「疾惡如仇，鋼腸似鐵」之形象，做足鋪陳，漸次推展其「忠」。其後各折，陸續摹寫慘遭魏閹殘害的東林諸賢，如〈述璫〉藉文震孟（1574-1636）「百憤駢增」痛述魏閹惡行，〈締姻〉記周順昌「不畏禍深藏」，與魏大中（1575-1625）舡上訣別、締姻；〈叱勘〉繫聯至楊漣、左光斗（1575-1625）、魏大中等，俱與周順昌疾惡如仇之性情，「不以生死介意」之襟抱（〈締姻〉），相互烘托，無非是作者刻意藉著以小見大的筆力，寫盡東林士人之錚錚氣節與凜凜風骨。

此外，全劇以另一主線寫顏佩韋等事蹟。在李玉看來，讀聖賢書的朝臣，以忠之名拼死抗衡魏閹，擔得起「千載口碑香」之譽（〈譜概〉）。至於出身行伍的市井顏氏等人，未必熟讀聖賢書，僅因路見緹騎假旨橫行等「不平事」，感佩周氏「第一清廉鄉宦」卓然品行（〈閹詔〉），卻驀罹奇冤，五人遂「一時公憤民之義」（〈就逮〉），為迴護蘇民乃至赴義，尤值得載記，故以〈書閹〉、〈義憤〉、〈閹詔〉、〈捕義〉、〈戮義〉等折，詳載顏氏等「擊惡鋤奸勢怎降，更含笑赴雲陽」的「千古少有」義行（〈弔墓〉）。

全劇自〈書閹〉盡現五人豪氣磊落，其間穿插書場《岳飛傳》童貫（1054-1125）迫害韓世忠（1089-1151）事，顏佩韋拍案憤評，呈現顏氏任俠意氣、忠義粗豪之血性，乃至眾心欽服顏氏「說到人間無義事，搥胸裂眦罵荊卿」性格，將五人「懷公憤，是忠義儔」等孝義使氣之性情，表達無遺，也為後續五人懷義憤、鬧官銜、護蘇民、遭密拿、

慘梟首等仗義公憤，埋下開展的伏筆。因而自〈就逮〉敘周氏遭逮而引發「桑梓必懷義憤」，牽衍顏氏等仗義公憤事，繼而〈義憤〉結合周、顏兩條主線，一則極寫「好鄉宦」周順昌的忠孝；一則極寫五人「公憤沖天難寧耐，怎容得片時捱」的奔走仁義，場面激昂雄健，直逼天際。續又以〈聞詔〉寫魏閹假傳聖旨，殺害忠良，從而引發萬民「呼群鼓噪鬧官衙」場面，氣勢衝貫雲霄！最後〈戮義〉寫五人遭處決，讚其「鋤奸擊賊」真是「不愧東林」，譽之為「義風千古入欽仰」！劇中盛讚市井顏佩韋等五人，實是由少識多的擴展寫至吳民，彰著廣大群眾之洶洶激憤與嗷嗷訴求。全劇時而交融並敘，使周、顏等人之忠與義，迸發輝映，相得益彰；時而錯落分述兩條主線，各自鋪陳，使周、顏等人之性格與行徑，層層推進，遙相應和，首尾圓貫，仍秉史直書而能補前劇闕佚，若據與《明史》周順昌本傳相較，李玉的確在求實按實之基礎上撰作此劇，《曲海總目提要》評之「劇中事皆據實」，或「俱係事實」，得「補史傳之闕」²⁴，蓋有以也。

（二）就寫作旨趣上的勸懲言，是寓「史鑑」於劇中，力臻褒貶勸懲

所謂「佐」尚有勸意，《國語·晉語》「召之，使佐食」，注為「勸也」，《說文解字》勸釋為勉，《禮記·表記》以為「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左傳·成公十四年》：「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²⁵引伸為佐勸、勸戒或勸善意。

李玉本有志科舉，熟讀經史儒典，深諳經世之學，又受清初「史學經世」思潮習染²⁶，將「自省於其命運的深刻反思」，以及「對於歷史之批判」，融入「其所呈現的劇作主題內」²⁷，此種反思與批判，即〈譜概〉所揭櫫「更鋤奸律呂作陽秋，鋒如鐵」，此處律呂借指戲曲，陽秋指《春秋》，「律呂作陽秋」意即藉傳奇文辭寓寄褒貶²⁸，賦予傳奇「所以經世」的《春秋》意涵²⁹，而具有「鋤奸」作用。是以李玉手持史筆，懷抱史心，秉「億萬載人臣知勸」的「勸善懲惡」寫作宗旨，記「忠臣樣子」，撰作「詞場正史」《清忠譜》，欲將「一忠風世，五義歌傳」事蹟（〈表忠〉），綴之簡編，被之管絃，剖判善惡，遺勸後人。故劇中力求懲惡勸善：嚴懲魏閹等人之惡，勸進忠臣義士之善。前揭已就〈傲雪〉、〈書閹〉等齣以微觀角度審視李玉細筆描寫周、顏等人之清、忠、義，正是側面流露嚴辨忠奸的勸懲「史筆」；茲再以閱觀角度，綜觀全劇中李玉如何以其劇筆展現勸懲的

²⁴ 《明史》，卷 245，頁 6353-6355。〈「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頁 281-283。〔清〕黃文暘撰：《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 6 月），卷 19，頁 874。

²⁵ 〔周〕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 12 月），卷 15〈晉語〉9，頁 488-489。〔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生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年 8 月），頁 706。《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卷第 54〈表記〉第 32，頁 912。〔清〕阮元等：《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1 月），卷第 27〈成公十四年〉，頁 465。

²⁶ 明代科舉考試主以四書五經命試士，鄉試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故有志科舉之士，皆精通經史之書。《明史》，卷 70，頁 1693 及頁 1694。明末清初「史學經世」之說，參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2 月），頁 418-425。

²⁷ 《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頁 6。

²⁸ 律呂指古正樂律之器，後作為音律統稱，此處指戲曲。陽秋即《春秋》，《春秋》乃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往往以一字褒貶寓微言大義，後世遂有「春秋筆法」之謂。

²⁹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5 月），卷 5 內篇 5〈浙東學術〉，頁 523-524。

「史心」。
〈傲雪〉周順昌對宦官斥責再三：

既是內監，為甚接他？古來曹節、王甫，傾危漢祚；程元振、魚朝恩，幾覆唐宗；童貫、梁師成，凌夷宋室。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劉瑾輩，流毒三朝，誅戮善類。閹宦之禍，今古皆然。我輩讀孔聖之書，正宜絕此匪類，豈可納交迎迓。

此段以歷朝宦官為禍、傾覆宗室為戒鑑，認為讀聖賢書之忠臣，應以萬言長策，感悟君心，誅除奸狡，奠安社稷。面對宦官的肆虐，周氏深感「異憤難舒，孤忠獨抱，撫膺倍覺心焦」(〈忠夢〉)，對魏閹「無君無國，伏莽宮闈」(〈述璫〉)、「待要神器一身叨」(〈罵像〉)等「大肆逆謀，指日潛移國祚」之兆(〈傲雪〉)，尤多痛陳。由此看來，吳偉業曾評李玉傳奇託寄「寓顯微闡幽之旨，忠孝節烈，有美斯彰，無微不著」³⁰，其所顯彰之微、所闡揚之幽，即是無微不著的敷揚歷史中的忠孝節烈，也說明李玉以劇作為「勸史」之懸念，故其欲以鋒鐵般的律呂陽秋，補述忠魂義氣之殘史，嚴判忠奸。

因而《清忠譜》全劇於大方向上，悉依懲惡勸善筆法，對應烘托，前後比襯：前段多極言閹黨「蔽日矇天忠直剪」之奸(〈傲雪〉)，同時烘托周順昌「此身許國應拋棄」之忠(〈就逮〉)、顏佩韋等「怎偷生惜羽毛」之義(〈捕義〉)、周順昌子茂蘭「割腹剜心」以書血奏之孝(〈血奏〉)；後半段新主登極後，則敘閹黨伏法，忠臣「盡皆升用」，或「贈官祭葬、立祠建坊、封妻蔭子」(〈報敗〉)，忠與奸各得旌揚與黜抑，深化戲劇的力道，也強化勸懲的目的。至於細部行文，亦借力於忠奸對舉，嚴加評判，如「璫敗群奸正法，旌廬墓寵錫幽光」(〈譜概〉)，或言「忠臣一一追封，群凶個個定罪」(〈鋤奸〉)，又或有「只思量殺盡東林，又誰知東林依舊。反教他做忠臣，榮後胤，誦高風，傳青史，千秋不朽。我們呵，衣冠禽獸，襟裾馬牛，枉受了千刀重典，萬年遺臭」(〈報敗〉)，榮與辱，旌與罪，於對舉、對比中擴深勸懲的強烈感受。〈就逮〉綰合周氏遭逮、五人仗義事，忠與義相互輝映，兩相加乘，以文震孟之話語展呈：

冤聲沸，只恐吳氓，素稱尚義……魏賊弄權，忠良屠戮；正類固所痛心，小民莫不切齒。況吾兄清名久著，士庶欽心；一旦罹此奇冤，榛梓必懷義憤。且此處金閭，尤多豪俠，倘然一倡百和，公懇上臺，九閹雖遙，焉知不為民心感動？

極言閹黨惡行，無論是在朝為官的東林士人，甚或市井小民，人人痛心切齒。另又於周、顏氏等死後，玉帝對其「忠義天欽」，讚為「忠貞秉性，正直根心；罵賊奮不顧身，囊首冤沉獄底。誠哉乾坤正氣，允矣今古完人」(〈魂遇〉)，更寫盡對魏閹的神人共憤。李玉以正筆褒揚周、顏等人之忠義，兼以反筆貶斥魏閹等弄權之奸惡，頗寓史家的言外音旨。此外，《清忠譜》在勸懲的史鑑意涵外，尤深具不凡識見：極力彰顯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民。全劇倒數第三折〈弔墓〉云：

吳民仗義，自古由然；擊逆全忠，天下所少。當魏賊鴟張之日，五君以市井一介，奮身殺尉，使

³⁰ [清]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86-1787。

奸黨寒心，緹騎不敢肆出。先亡者慰忠魂於地下，後死者邀嘿佑於生前；善類得以保全，綱常為之少振……威凜凜名齊荊、聶，聞轟轟義風千古口碑揚……挨擠擠行人傳播，聽聲聲五人俠烈罵權璫。

借文震孟稱頌五人仗義公憤的行誼，作歷史定論；相較全劇第三折〈述璫〉文震孟痛斥魏閹之語，褒揚貶抑，前後應和，首尾圓貫，勸懲的史鑑意涵，豁然明顯。自也照映出其以「填詞」之傳奇作《春秋》「信史」之志業，吳偉業〈清忠譜序〉讚之「事俱按實」、盛稱其「雖云填詞，目之信史可也」等論，其來有自！

綜上所述，李玉奮於清初動盪之時，孳孳矻矻，探勘史傳，以周、顏等人史實作《清忠譜》，體現其律呂陽秋之襟懷，力求梳理廓清，以劇佐史，辨正謬誤，補闕存佚，又寓懲惡勸善宗旨，所呈展之器識與卓見，確實獨具慧心，譽為「事俱按實」之「信史」，洵非妄讚！

三、以劇序志，抒彈鋏黍離之思

明末清初，時人歷經世變滄桑，心有所感，或抑鬱憂憤，或憤懣激烈，往往借古人事、發抒己志，因而劇作別具黍離銅駝之怨、擊壺彈鋏之思。³¹李玉身處世變，個人生命猶若拔地而起，內心撼動無奈，以劇作紀實抒情，寄託悲憤哀音，帶有關切「人生價值」的「言志」內涵。³²尤感於年歲漸衰，志願未伸，於康熙六年（1667）撰〈南音三籟序〉悵歎「數奇不偶，寄興聲歌」³³，自言遍歷嶇崎，於傳奇興寄音旨。友人吳偉業為其撰〈北詞廣正譜序〉也指出：

今之傳奇，即古者歌舞之變也……蓋士之不遇，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概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者，往往遁於山巔水湄，亦恒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頁1786）

序中幾聚焦「士之不遇」主題，隱然指出李玉無以奮發功名的「不遇」，衍生出抑鬱無聊不平之氣。此點，錢謙益亦曾以「抒其壘塊」暗指。³⁴以今觀之，李玉劇作以歷史為座標定位，融入時事，發抒個人「士之不遇」的「幽」，以及閹黨「擅竊於後，馴致流毒天下，而國家遂亡」的「微」³⁵，由此經緯出個人序志抒懷的生命高歌，讀之當然令人「斂

³¹〔清〕鄒式金：〈小引〉，《雜劇三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戲劇類第1765冊，頁293。

³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頁3及頁6。

³³李玉〈南音三籟序〉再三提及「寄情律呂」、「寄興聲歌」，有強調個人以劇言志、序志之意。《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84-1785。

³⁴〔清〕錢謙益：〈眉山秀題詞〉，《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89。

³⁵吳偉業為李玉作序兩篇，皆意有所指：〈北詞廣正譜序〉以為其作「寓顯微闡幽之旨」，著重述論「士之不遇者」；〈清忠譜序〉側重道出「寺人禍者……魏忠賢擅竊於後，馴致流毒天下，而國家遂亡」，《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86-1787及頁1790-1791。

容而嘆」、「肅然興敬」。若非頗有交情或具相同經歷者，實不能旁敲道出此種因時局變遷而生的壘塊或幽微！而此亦正與〈譜概〉「思往事，心欲裂；挑殘史，神為越。寫孤忠紙上，唾壺敲缺」數語，映照無餘。至於劇中人物之歌呼笑罵，亦作者「不遇」的無聊不平與抑鬱牢騷，而此種「不遇」正來自家國覆滅。故就以劇序志言，可析為兩點：映照個人的彈鋏之思、觀照故國的黍離之哀。

（一）映照個人的彈鋏之思

所謂彈鋏，指彈擊劍鋏，典出《戰國策》齊人馮諼寄食孟嘗君（?-279B.C.）門下，初未見重用，倚柱彈鋏，終受知遇而得展長才事³⁶，後世因用以代表高才卻未遇明主而不得志。

李玉慨然撰成「詞場正史」《清忠譜》，乃奠基於文史才學之識見使然，劇中歎惋彈鋏，也緣於個人高才不得志之故。李玉雖事蹟不顯，由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知其才學縱橫上下千載，所作傳奇寄寓顯微闡幽，彰美忠孝節烈。吳氏另於〈清忠譜序〉歎賞：

逆案既布，以公（按：指周順昌）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晚出……而事俱按實，其言亦雅馴；雖云填詞，目之信史可也……余老矣，不復見他年事，不知此後填詞者亦能按實譜義，使百千歲後觀者泣、聞者歎，如讀李子之詞否！

評價李玉史學造詣深厚，文學根底醇邃。其他友人撰序賞譽，不脫上述所論。³⁷另一友人吳綺（1619-1694）贈詞則有「李下無蹊，問當代，誰為逋峭？最愛是，文章高處，盡君嘻笑」、「把頑仙駭叟，任他猜料」數句³⁸，除肯定才華外，亦著墨其特異獨行、疏放狂狷等性行。正因李玉曠世之才，出身不高，深受壓抑，壯志未伸，難免性行疏狷，心境也註定摧逼於「不能一展壯志，思之甚覺悶人」之苦恨（〈忠夢〉），自然轉而「以灝瀚天才寄情律呂」（〈南音三籟序〉）。此處寄情，即是李玉以慧眼關照外在的人情世情，同時以心眼映照內在的心曲心志後所抒發的幽微樂章。

試再回歸劇文本身，《清忠譜》借周順昌、文震孟感發悵憾，流洩個人彈鋏心曲。周氏自言「生來不具封侯相，揭天富貴非吾望」（〈傲雪〉），且「不肯貪位求榮」（〈罵像〉），視封侯、富貴若浮雲，卻一心朝廷，故劇文有「若我周順昌在京」、「可憐我草莽孤臣徒淚漣」（〈傲雪〉）、「我周順昌若身在都門」、「我若有日得仍到朝班」數語（〈忠夢〉），極力鋪陳其人削職閑居，其心渴望任職之祈願；至於周氏就逮，文震孟至周府相會，痛心於「國士危，纓冠往救渾無計」（〈就逮〉），深惋不再授任官職，為國為君為同僚盡一己心力。類似例證雖不多，仍足窺知當時廣大東林士人，忤於魏闥、削奪歸家、株連遭逮，迫害至死，大好人生與未竟志業，就此化為烏有後所生之「不遇」。作者援引周順昌展現

³⁶〔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1月），卷11齊4，頁395-401。

³⁷〔清〕錢謙益：〈眉山秀題詞〉，《李玉戲曲集》，附錄，頁1789。〔清〕萬山漁叟：〈兩鬚眉敘〉，頁1792。

³⁸〔清〕吳綺：〈滿江紅·次楚畹韻贈元玉〉，《林蕙堂全集·藝香詞鈔》，《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冊，卷3，頁387。

正直忠臣「仍到朝班」之渴望與落空，有意說明此「不遇」，不僅是作者與劇中人，虛實互照、縷而不絕的彈鋏之思，正影射東林士人的窮困、不得志、無以奮發，故劇文之亟寫在京、到朝班的想望，再不獨是「周順昌」個人企盼，而代表遭繫逮的東林士人所發出的同聲吶喊。而這樣的錚錚忠臣，尚包括劇中提及的楊漣、左光斗、萬燝、魏大中等，以及為周氏極力周旋「幾遭不測」的王貞明、楊維斗（?-1647）、殷汝良等。

劇末，新主登極，一切翻新，削籍而歸的文震孟，「如今復了前程，兩日忙忙碌碌，見官見府」（〈弔墓〉），姚孟長（1579-1636）「亦蒙欽召」。一時間，「謫戍者悉已召回復職，慘死者盡皆寵錫表揚」（〈表忠〉），就表面字義言，是寫群奸禍國，士人慘遭迫害。細勘其中隱寓，部分謫戍者，雖一時窮困，然終究一命尚存，得遇明主「鄭重君恩一紙書」（〈表忠〉），召回復職，未來仍有得志奮發之契機，是為其幸；而令人深憾「艱難臣節千秋淚」的（〈表忠〉），是遭迫害而斷送性命者，孰非爛讀經書，出身科舉而清忠為官？只因權奸禍國，自此壯志不伸，再也「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尤屬最不幸者。〈魂遇〉痛慨鋪寫：

龍比作齊肩，捐軀黑獄，抱恨黃泉。賊在身亡，名傳萬口空言。我周順昌。為忤逆閹，殺身獄底。雖曾幾次痛罵刑餘，未得一劍掃除奸黨；七尺徒捐，百年飲恨。既不能斬朝廷之蠹，又不克泄楊、左之冤；狐鼠盈廷，豺狼當道。一點幽魂，終懷耿耿！喜得逆數已盡，旦夕將受天誅，且乘風一返吳門，翹首候清皇路便了！心堅，陰鎮壓妖氛魑魅，嘿保護皇家畿甸。

周順昌耿耿心懷的抱恨黃泉，未嘗不是有相同遭遇的東林士人之百年飲恨，慘遭奇變的忠良，雖堅心鎮壓魑魅，保護畿甸，卻終究無法奮志於「斬朝廷之蠹」，只能愁苦於壯志不伸的抱恨、飲恨！如此斷腸哀歌，寓有李玉切身的「不遇」之痛！殆無可疑。

至於「市井一介」顏佩韋等，亦屬「無以奮發」之儔。顏氏等人繫戀於心的是義之伸張，自〈書鬧〉設定五人「義」的形象，凡主敘五人之折目，多標以義字，如〈義憤〉、〈捕義〉與〈戮義〉等，作者經營之苦心，不言而喻。〈義憤〉敷揚五人聽聞周氏遭逮後的磅礴義氣，真無愧「義俠」；後仗義赴死，〈魂遇〉：

俺五人本姑蘇任俠，吳市英豪；落托不羈，輕生好義。因目睹清官被逮，一時公憤，擊殺官旗。不意官府竟將我等五人扭作亂民，奏聞棄市……俺想此事皆緣魏賊而起，銜恨九泉……俺等欲作厲鬼，到彼殺之，以快神人公憤。

顏氏等人好義伸張不平公憤，然奸黨未除，反罹「扶忠撲焰痛捐身」之禍（〈弔墓〉），只能痛憾大義未伸！而五人「銜恨九泉」，正與周順昌「抱恨黃泉」、「百年飲恨」，同樣懾人心魂，也俱屬壯志不酬者。

李玉勾沉歷史，回思個人生命，於筆底洩露心曲：將魏閹迫害忠良繫於國朝命脈，故〈忠夢〉借周順昌道出李玉個人「殺賊心堅，除奸念切」的四點心聲，再視劇末〈鋤奸〉「錦乾坤久已黑雲遮，今日霽天顏重輝日月」，〈表忠〉「九天雨露洪恩重，萬里山河氣象新」等讚歎帝王庇蔭數語，前後應照，更深慨魏閹擅權的「錦乾坤久已黑雲遮」形

勢，即將棄去，同時迎來所謂「霽天顏重輝日月」及「萬里山河氣象新」之時代，一切將因「九重恩眷」、「忠魂丕顯」(〈表忠〉)而轉向全新景況；未料，這場「人臣知勸」的新氣象，短暫如斯，十數年間，國朝已然覆滅。〈表忠〉【尾聲】「綠窗共把宮商辦，古調新詞字句研」，猶自帶著未竟之意。對照吳偉業〈清忠譜序〉所謂「寺人禍國、魏闖擅權，坑戮東林士人，肇致國家之氣不振，終而遂亡云云，尤令人唏噓！總是國朝尚在，或一時受阨，大志未伸，終能懷撥雲見青天之想望；若否，則註定無以奮發恢闊志願。因而，〈清忠譜序〉實代李玉道出極其隱諱的彈鋏之痛。此不僅為東林士人歷經生命試練、瀕死而活的悟道，亦為李玉得來不易且珍貴的醒悟，其親歷風波的摧折，惟將彈鋏不遇之思轉而寄情傳奇，方能如此訴盡哀腸，成為當代文士口中「標幟詞壇」的高才，從而以不同方式，伸展大志，一酬奮發事業、垂名青史之大願。

(二) 觀照故國的黍離之哀

觀《詩經·國風·王風·黍離》及其詩序，有抒發悲愴憤怨的故國、故君之思。³⁹《清忠譜》多記朝廷榮枯、政事良窳，當為作者痛慨國朝覆滅的定案之作，並將肇因繫諸魏闖擅權，劇文多處指陳其潛移國祚事，又為此痛言「此身許國應拋棄」(〈就逮〉)、「我此身久許君王」(〈哭追〉)，隱然寄寓了麥秀黍離之悲。可分就故國之思、故君之痛兩點論之。

1、故國之思

《清忠譜》蘊藏的故國之思，即「吳中義士」周文元所謂「要知千古興亡事，須聽當場評話來」之深意(〈書鬧〉)，借此點出魏闖擅權繫「千古興亡」關鍵。魏闖列《明史·宦官傳》，對東林士人楊漣、周順昌等迫害酷烈，至「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程度⁴⁰，楊漣等本傳「贊曰」直指魏闖「剪除善類」，導致亡國：

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周順昌等本傳「贊曰」則言：

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為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焰以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秕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群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受禍，酷矣哉！⁴¹

此二則所敘，直可視作魏闖本傳延伸之史論！與《清忠譜》並列審視，史家之痛責，與

³⁹《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卷第4-1〈黍離〉，頁147-148。

⁴⁰《明史》，卷304，頁7765-7766；卷305，頁7816-7825；卷306，頁7833。

⁴¹以上引自《明史》，卷244，頁6348。卷245，頁6370。

劇文所斥詈「必欲一網忠良，盡誅善類」、「嗟元惡，毒焰燃，蔽日矇天忠直剪」(〈傲雪〉)、「掃蕩忠良」、「掠殺正人殆盡」(〈述璫〉)、「殺害忠良」(〈忠夢〉)數語，若出一轍！據此沿波討源，其中層層掩抑的故國之思，昭然至顯。

因而劇文不憚繁複的安排忠臣、孝子、閹黨、百姓、新主等社會各階層人物，直指魏閹「逞兇圖國祚搖」之野心(〈罵像〉)。自第一折〈傲雪〉借周順昌道出魏閹「大肆逆謀，指日潛移國祚」野心後，此類「越分僭擬」之痛訴(〈述璫〉)，隨處可見⁴²，或借孝子周茂蘭道「奏、奏不盡他佔江山的深深禍機」(〈血奏〉)，或透過魏閹黨羽敘「掌管東南兵馬錢糧」，待要「接應共成大事」(〈報敗〉)，或於〈毀祠〉、〈鋤奸〉以百姓悠悠眾口斥之「謀王奪位，害了許多忠臣」，甚或劇末敘魏閹「把纓投」，餘黨遭「殺盡」、「嚴刑扣」(〈報敗〉)，當為登基新主素已洞悉而嚴加防杜之故。⁴³李玉痛心國祚遭移，以遺民身分，寄懷《清忠譜》，道出個人、以及廣大「吾以嗣東林」者之心口，如此故國之痛，令人感憤！

2、故君之痛

《清忠譜》潛寄的故君之痛，就劇文極力褒揚東林忠烈、貶抑魏閹擅權，已隱隱浮現對君王的「求」。劇中君王若顯實隱，從未現身。若不留心，極易忽略其重任，進而未能識察作者隱寓的企求與責求。因而除劇末對新主有所讚賞外，全劇從未敘君王「是」或「非」，此種「不言之言」，乃為失職君王所隱諱。

學者曾指出忠臣義士、權奸邪佞兩派之上，猶有居高臨下的「君王」，對情勢轉化具絕對關係，關鍵在是否「存在、聰愚和偏向」，而契機則是君王「清醒與否」⁴⁴，此論正扣映《清忠譜》的故君之痛，而此痛正來自企求與責求的落空。魏閹成黨，權侔人主，肇起君王的失職與贖閹！君王手握大權，無視閹黨竊國，袖手慘案屠戮，總一貫隱而未現，確實責無旁貸。故而劇中一再鋪寫閹黨酷虐，昭示著君王的「失」；同時，劇文敷衍忠義志士秉執「我此身久許君王」(〈哭追〉)的祈願與勇氣，也映照廣大東林士人的心聲與信念，其所以如此奮不顧身，正來自深切的企求。就在激烈的衝突中，汨汨流露作者的故君之痛。

因此，《清忠譜》以人無分角色、地無分遠近方式，呈現對君王至高的企求，同時也滲雜沉痛的責求。劇中周順昌譴責最力，企求最深，已不待言。另或借說書人道出君王寵信奸邪，釀至「萬里江山一旦傾」(〈書鬧〉)，或透過閹黨陸萬齡等描繪祠堂之富麗，或敘周茂蘭與其母、妹等尋常百姓、深閨婦女，對魏閹畏若猛虎，其餘〈哭追〉朱祖文喟歎「天傾何補」，〈蔭吳〉銀臺徐如珂呼號「總望一霽天威，把商置三面解」，〈血奏〉周茂蘭「伏望天恩」，期待君王「殛殺弄朝權的閹賊」！皆用以說明君王失職與贖閹，令孤忠志士歎惋悵悵。

另又以地無分遠近方式，呈現對君王的企求與責求，劇中借周順昌、周茂蘭、及顏、

⁴²另可參《明史》，卷 306，頁 7849 及頁 7855。

⁴³魏閹謀國事，莊烈帝任信王時，已有所暗防。登基後，定逆案，拿魏閹，言其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等罪，顯然知之甚深。〔清〕計六奇：《明季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年 8 月），卷之 3〈信王登基〉條，頁 65。

⁴⁴《明清文人傳奇研究》，頁 95。

楊家人等忠臣、孝子、義士唱歎「君門萬里」，計四次。⁴⁵此「萬里」，未必真有實際的萬里之遙，遠至吳縣，近則京城：或呼號於遭黜家居無以奏効闡黨，或痛號於告奔無門，或痛心於投訴無門。此萬里遙迢，漸次擴深為天聽邈不可及之無奈，發喊成「盼斷君門萬里遙」之哀痛（〈忠夢〉）。若以小事推估至大事，此種「君門萬里」的異憤心焦，當視作時人共有的悵慨痛憤，君王之「失」，即為關鍵！

此外，尚於〈忠夢〉細筆摹寫周順昌對君王的「求」。劇文連藉三個「喜」字，表現周氏於夢境上奏萬言長策的「餘生久矣甘自拋」之孤忠；繼敘君王面對奏効的疑問驚訝，連提五問，第五問竟是「有何罪惡來？」後敘君王斬首魏闡，周氏喜云「真聖祖神宗之萬幸，天下臣民之萬幸」，乃至大笑呼「好聖上，好聖上！」試想，朝臣上奏特別要以「喜」字表達歡欣，君王無識眼前奸邪「數罪惡瀾穹昊」，豈不匪夷所思！此外，真境實境中未能如願的想望，夢境得到回饋，君王正是關鍵，也說明「清醒」的「好聖上」，莫非僅存於夢境？若然，真要令觀者悵然悲歎了！

再觀劇末五折，採對比手法，表現對新君「鑒」的企求，〈毀祠〉、〈弔墓〉皆載「如今新皇帝登基」或「近日新天子登極」，盡除闡黨，周茂蘭對新朝有所期待：「今日個國運重亨，至治重新，奸邪重蕩」，也極言「聖鑒離明，巨憝正典」。劇末〈表忠〉則再三提及君王「九重恩眷」，借周順昌妻及周茂蘭，或言「新主登極，大振乾綱」，或道「九天雨露洪恩重，萬里山河氣象新」，或敘「艱難臣節千秋淚，鄭重君恩一紙書」，反覆強調新氣象，忠魂丕顯！劇文中，恩榮的「恩」計出現十次，孤忠的「忠」計出現九次，其恩其忠，皆繫「動蒙天鑒」，仍與君王攸關。唯君王之鑒，方得掃蕩權奸，成就忠臣美名而獲榮恩！若此，君王「鑒」與「不鑒」，關係大至一朝的存亡絕續，小至朝臣的生死名節。由此看來，此折所謂「泉下孤忠，動蒙天鑒」，當為全劇「綴簡編，被管絃」所由來，更表達「共把宮商辨」之群體創作（〈表忠〉），寄託天「鑒」的責求。反觀《明史·熹宗本紀·贊曰》「以帝（按：指熹宗）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數語⁴⁶，李玉與萬斯同之識見，不謀而合。

綜上所述，李玉身處鼎革之際，援取周順昌、顏佩韋等事蹟作《清忠譜》，實傾洩個人彈鋏黍離之思，以劇序志，抒發個人不遇的幽微心曲，並慨歎故國故君之痛！

四、公憤：與佐史、序志互為表裡的衍伸

林紓（1852-1924）《春覺齋論文》論寫作「應知八則」，首列「意境」，次列「識度」，以為「識者，審擇至精之謂；度者，範圍不越之謂」，進而析論寫作文章或評論史事時，於選材務達「審擇至精」，於事理觀察，則必須「於人不留意處大有過人之處」且「見遠而晰其大凡，至於中正處立之論說，而事勢所極，咸莫能外」。若由此細審李玉《清忠譜》，尤能彰顯其超凡之識度無疑。

李玉早於明崇禎年間即以「一人永占」蜚聲藝林，歷經國變後所作《清忠譜》，光芒歷為他劇所掩，至民國後評列為「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並美於其他名劇。此劇所以獨出

⁴⁵ 「君門萬里」分別現於〈傲雪〉、〈忠夢〉、〈血奏〉、〈戮義〉，計四次，兩次出於周順昌口。

⁴⁶ 《明史》，卷22，頁306-307。

鰲頭，當是在佐史、序志方面，盡現李玉選材「審擇至精」之優點，具遠識閎度之見解，殊可想見。然細繹此劇何以別具機杼、「行遠而傳後」？當是此劇在論國之存亡、政之興衰等「關世故」議題上，尤別開「有遠識，有閎度，雖閒閒出之，而世局已一瞭無餘」生面之特性⁴⁷，故得歷久彌新。換言之，作者於此劇是有所留意、有所見遠的「用意深微」：拈出土人與民眾內在潛藏或外在行動的「公憤」。然此「公憤」程度若何？所指為何？可由外部資料、劇文本身及作者所處三方面探究。

（一）從外部資料看

李玉撰《清忠譜》距事件發生，約二、三十餘年，朝代雖更替，親身參證者尚且健在；東林諸賢及死難者遺孤，後多加入復社⁴⁸，此類重大事件，必「口授子孫，繼繼承承」⁴⁹；且魏闡生祠原址所建「五人墓」等遺跡，即為「眾咸憤怒」之印記。此外，稍後於李玉的萬斯同，不僅於《新樂府·五人墓》「豈若五人激公憤，慷慨不顧身軀稟」提拈「公憤」，所參與詔修的《明史》也於周順昌本傳詳載民憤：

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驚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蠡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逾垣走。一驚、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驚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驚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⁵⁰

東林、復社後嗣的史家萬斯同，以層層推進、氣勢萬鈞之筆，敷陳數萬群眾「不期而集」，由「咸憤怒」、「眾益憤」的積累，瞬間爆發成「蠡擁大呼，勢如山崩」、「曲為解諭，眾始散」之勢。這股星火燎原的群眾憤怒，鮮明躍動於正史，足想見當時群起湧動之激昂澎湃。《清忠譜》撰作時間更近於事發之時，挾傳奇體裁優勢，更能呈現「眾益憤」的恢闔場面與磅礴氣勢。而劇中掇拾可見的「公憤」，與《新樂府·五人墓》「公憤」、《明史》「眾益憤」，前後應和，絕非神來之筆的巧合，正為作者識度之呈現。

⁴⁷以上引自林紓著，舒蕪校點：《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75-76。

⁴⁸王恩俊：《復社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5月），頁97-99。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頁164-169。

⁴⁹〔清〕李聿求：〈復社姓氏傳略敘〉，〔清〕吳山嘉錄：《復社姓氏傳略》（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21-22。

⁵⁰《明史》，卷245，頁6354。

（二）從《清忠譜》本身看

「公憤」與劇名攸關，緣於周順昌「最忠且清」⁵¹，是以〈譜概〉不足兩百字，分別以四個「忠」、一個「清」稱揚周氏，以兩個「義」概括顏佩韋等五人，首見端倪。若擴大至全劇的用字統計，形容周、顏等的「忠」字計八十五，「清」字計四十一，「義」字計四十七⁵²，如此反覆出現，正不斷彰顯、深化市井群眾的「憤」，〈譜概·滿庭芳〉「假旨橫行緹騎，不平事震動金閭。聲公憤，五人仗義，含笑赴雲陽」數語，已進一步提點。

試看二十五折《清忠譜》，「憤」字總計二十四，「公憤」達十五個之譜，餘「義憤」、「民憤」計三個，皆描寫群眾對事件所產生的強烈情感，三者異曲同工，當可歸諸一類。此十八個廣義的「公憤」（參附錄《清忠譜》「公憤」一覽表），多用以形容此翻騰不息的憤怒，其中〈義憤〉一折出現三次「公憤」，〈蔭吳〉與〈魂遇〉各出現二次，有意以「公憤沖天」（〈義憤〉）展現對周順昌遭逮、五人就義蒙冤的憤怒；後續魏閹敗亡，於〈毀祠〉、〈弔墓〉、〈鋤奸〉諸折再度強化此「公憤」，以「沖天公憤，今朝始洩心頭悶」（〈毀祠〉）宣洩憤怒的心緒，也雜揉了對周、顏等人的痛惜，以及對魏閹黨人之痛斥，總的來看，頗能與〈譜概〉「假旨橫行緹騎，不平事震動金閭。聲公憤，五人仗義，含笑赴雲陽」相呼應。此正昭示李玉於劇中佐史記「憤」：佐存前代史實，來彰著公憤；而其所憤，又與其所序之志關係密切，因所序之志，緊扣東林志節之遺響遺則，進而諷諭眼前魏閹餘孽恣禍之事：這些「前代」東林的清高忠鯁，雖成遺風，卻足作為影射「眼前」南明朝廷魏閹餘孽復起之最佳忠諫，從而彰揚著橫跨了近三十年的「公憤」。因此，劇中公憤，實與佐史、序志互為表裡之衍伸。

（三）從作者所處環境看

李玉慨然代言「公憤」，是因身為清初順治年間的遺民，本屬群眾之一，借《清忠譜》披肝瀝膽寫盡前朝「民憤」，多少謀合個人對當代時事之「義憤」難平。至於「公憤」，乃指劇中所寫的前代閹黨之首魏閹無疑，而眼前「公憤」所指，則必須考究至吳偉業〈清忠譜序〉：

思陵嗣位，群兇伏辜，東林君子幸存者，相繼起用……甲申之變，留都立君，國是未定，顧乃先朋黨、後朝廷，而東南之禍亦至。噫！彼為閹黨漏網之孽，固無足怪，誰為老成，喪心毫及，更可痛也！假令忠介公當日得久立於熹廟之朝，拾遺補過，退傾險而進正直，國家之禍，寧復至此？又使文肅之相不遽罷，扶衰救弊，卜年或可再延。而一誤再誤，等於漢、唐末造之覆轍。始信兩公（按：指周順昌及文震孟）於閹黨之事，決然以死生去就爭之，其有關宗社非細也。（頁1790-1791）

⁵¹ 《曲海總目提要》，卷19，頁871。

⁵² 忠字本計一百零四字，但須扣除用在魏忠賢十七個、韓世忠二個，餘皆用以形忠臣。「清」字已扣除疊字一個、用於時間的清早計三個、清淨計一個、掃清計二個等，餘多用以形容周順昌之清廉、清忠。義字亦多用於形容顏氏等五人。

吳序寫作前後，曾於虎丘（即「五人墓」地點）作詩談及亡國心緒「十年故國傷青史，四海新知笑白頭」⁵³，詩中對「故國」之所「傷」，與此序「所惜」、「可痛」、「尤扼腕」等嗚呼慨歎之詞，正是為義憤難平之「公憤」而發。公憤對象，序文隱然指涉兩點：閹黨餘孽阮大鍼，以及造成東林士人去位的溫體仁。

1、就閹黨餘孽言

細繹吳序「閹黨漏網之孽」，直指阮大鍼。精確的說，吳序意有所指的是明崇禎至清順治間的閹黨餘孽阮大鍼，其「先朋黨，後朝廷」，肇致誤國傾覆，也由此突顯群眾心中的「公憤」。明朝覆滅，內外原由複雜紛繁，絕非周順昌、文震孟死生去留所能言盡。換言之，吳序與李玉《清忠譜》同樣視「周順昌」為遭魏閹迫害、以死生力爭的東林典範，視「文震孟」為遭魏閹擯排、以去就力抗的復社楷模，已然擴大狹義的個人而為廣義的東林典範、復社楷模。職此之故，序文所言「拾遺補過，退傾險而進正直」、「扶衰救弊」或「決然以死生去就爭之」數語，對照《清忠譜》，已然道出意蘊所指：東林典範之「凜凜綱常昭日月」、「沖沖忠義滿乾坤」，以及復社楷模之「信國子孫」、「國家棟樑」，卻屢遭閹黨餘孽阮大鍼構陷，此亦廣大遺民包括李玉等心中「公憤」所由生。

李玉與吳偉業、復社士人頗有往來，對周順昌事件始末、阮大鍼其人其事，素有耳聞。因而將吳序與《清忠譜》合併讀之，更能解讀其中意蘊。首先，序文開篇指出魏閹擅權，肇生「馴致流毒天下，而國家遂亡」之果，指熹宗天啟年間，魏閹坑戮諸賢所生的「東林之難」，致使「國之氣以不振」；其後，莊烈帝崇禎二年，欽定逆案，幸存東林，相繼起用；待至南明時期，閹黨餘孽復起，釀致覆滅。此三段期間依附魏閹，肆其野心，獻計誣陷，關鍵人物即阮大鍼。因此，崇禎十一年時，吳應箕（1594-1645）即直斥阮氏「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⁵⁴吳序也痛慨：

至魏忠賢之擅則不然，上自宰輔禁近，下暨省會重臣，非閹私人莫參要選；時傾險之士逞志於正直者，亦願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負阿父、養子而不惜，而東林之難作矣。（頁 1790）

透露東林難生肇因於某位甘願為魏閹爪牙、養子的「傾險之士」。吳序計兩個「傾險」：前有「傾險之士逞志於正直者」，後有「退傾險而進正直」。再與《明史》、《廿二史劄記》及《明季北略》等相互考校，居間獻計獻言的傾險之士即為阮大鍼。《明史》周順昌本傳雖對阮氏隻字未提，然魏忠賢本傳載天啟四年（1624）阮氏已甘為爪牙；左光斗、魏大中本傳則載錄阮氏挾怨隙報復東林諸人，始劾汪文言而至「無所不牽引」。清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直接載魏閹竊權，欲借力「以傾正人，遂群起附之」，阮氏因隙定計、陷劾牽引繫聯。⁵⁵清初計六奇（1622-?）《明季北略》更載阮氏出言誣陷：

⁵³ [清] 吳偉業：〈癸巳春日禊飲社集虎丘即事四首〉其二，[清]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7 月），卷 6，頁 175。

⁵⁴ [明] 吳應箕：〈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樓山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5，頁 176-177。

⁵⁵ 《明史》，卷 305，頁 7819；卷 244，頁 6334-6336。[清]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臺北：仁愛書局，1984 年 9 月），卷 35〈明代宦官〉，頁 808；卷 36〈汪文言之獄〉，頁 816-817。

群小歸附(魏忠賢)……阮大鍼……俱拜忠賢為父，客氏為母。忠賢聽崔(呈秀)、傅(樞)、阮(大鍼)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⁵⁶

註云：「(魏闖)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維垣)、阮(大鍼)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闖之流禍大也。」計氏父計東(1624-1675)為復社重要人物，父子傳載，足可信之。可見史家或復社士人眼中，周順昌遭逮而死，起因阮氏誣陷。甚而後來魏大中子學濂(1608-1644)上奏血書，直指阮氏為殺父仇人。⁵⁷

惟阮大鍼生性機敏，詔定逆案之際，事先因懼「自除求罷」回籍⁵⁸，故僅列「交結近侍次等」，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僥倖不死，遂生波瀾：

崇禎時定逆案……案既定，其黨日夜謀翻，賴帝持之堅，不能動。福王時，阮大鍼起用，其案始翻云。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追賜卹典。⁵⁹

莊烈帝即位初，旋於便殿案上設布囊，盛章疏，檢索逆案名冊，並時時「令再議」，數「訐之」、「問故」⁶⁰，當是已有長期觀察，慎防闖黨「日夜謀翻」，必然是為殲削其謀逆國祚之野心。豈料南明弘光帝時期「其案始翻」，闖黨陸續起用，復社士人俱皆退黜。其中阮氏「起用」乃為禍因：阮氏先「從中為之畫計」，助「馬士英立弘光(帝)」，於是「在逆案者盡用之」。⁶¹回顧此段歷史，「公憤」填膺，其來有自。吳序雖未指明道姓，卻並非全然無所裁量，序文擲地鏗鏘，何止闖閥再三！也是吳偉業對阮氏識之甚深故也。⁶²阮氏自莊烈帝崇禎初年贖為民，至弘光帝時起用，處林下約略十七年，不斷觸發復社士人之公憤，積累至深，故李玉《清忠譜》秉「昭然斧鉞」史筆(〈鋤奸〉)，代吐「群眾」之憤。

阮大鍼人品，歷為公論所不齒。逆案詔定後所作傳奇《春燈謎》、《燕子箋》等，復社解讀為「多毀東林，辯宥魏黨」⁶³，遭致唾棄。崇禎十一年陳貞慧(1604-1656)、吳應箕等作〈留都防亂公揭〉，即針對避居南京的阮氏「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而發，且對於阮氏所發公揭、具名的百餘人中，主要來自民間生員，也驗證這股群眾的「公憤」。⁶⁴至於阮氏亦不斷伺機造言謗傷，誣陷復社。馬士英(1591-1646)擁立福王後，

⁵⁶ 《明季北略》，卷2〈魏忠賢濁亂朝政〉，頁35-36。另〈點將錄〉、〈魏黨〉，皆載阮氏依附魏闖，頁36及頁37。另參卷2〈群小謀陷正人〉，頁37。〈周順昌〉，頁43-47。

⁵⁷ 《復社姓氏傳略》，卷5，頁299。

⁵⁸ 《明季北略》，卷2〈錢元愨參魏忠賢〉，頁67-68。

⁵⁹ 《廿二史劄記》，卷36〈汪文言之獄〉，頁816-817。

⁶⁰ 《明史》，卷306，頁7851-7853及頁7864。

⁶¹ [清]黃宗羲：〈朋黨〉，《留書》，[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1冊，頁10。

⁶² 李忠明：〈吳偉業與阮大鍼交游考論〉，《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6期，頁158-160。

⁶³ [清]張岱：〈阮圓海戲〉，《陶庵夢憶》（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5年2月），卷8，頁116。

⁶⁴ 《復社姓氏傳略》，卷4，頁219。《明史》，卷277，頁7093。陸岩軍：《張溥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

復引用阮大鍼，《明史》載：「(馬)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阮)大鍼，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⁶⁵尤有甚者是崇禎十七年(1644)十二月假大悲僧事件興獄，欲「報私憾」，一網盡誅復社清流，此事廣為人知，載錄甚多。⁶⁶其行徑深為復社擯唾，吳偉業亦有多篇詩文斥責，敘「阮懷寧由逆閹之餘孽，乖難以竊政」，或寫其「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⁶⁷及至後來《桃花扇·閨丁》亦載阮氏遭群眾打出，復社吳應箕高倡此舉乃「替東林雪憤，為南監生光，好不爽快。以後大家努力，莫容此輩再出頭來」⁶⁸，《桃花扇》約成於乾隆三十八年(1699)，距周順昌事件、李玉撰《清忠譜》，約已超過五十年上下，敘復社對阮氏「莫容」，仍存義憤，猶在目前！其餘名為演義之小說，亦指斥「惡黨」阮氏陷害東林，為閹黨「陰謀翻案」。⁶⁹就此一脈絡言，李玉《清忠譜》，以高度識見，妥貼結合了前朝與眼前公憤：迫害東林的魏閹，以及欲誅復社的魏閹餘孽阮氏，在敘寫閹黨禍國，時人之痛憾、憤懣與不容之中，融滲個人的不遇與失落，在李玉身上，同樣呈顯當時廣大士人的心聲。回顧文學史的長河裡，清初李玉《清忠譜》再三敘寫「公憤」，抒發個人寄寓之心志，亦為實寫鼎革之痛的重要參證。

2、就造成東林士人「去位」者言

此東林士人，當以廣義視之，包括復社後起文士。就吳序看，乃指溫體仁：其依附閹黨，直接造成文震孟罷相去位，使國無「扶衰起弊」之士，而致覆滅。

《清忠譜》對魏閹迫害忠良、潛移國祚，引發「公憤」，多有鋪陳。對比後來溫體仁擯黜東林、復社等文士，使正人「去位」，自亦屬公憤所不容！溫氏列《明史·奸臣傳》，史稱其「懷私植黨，悞國覆邦」、「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輔政期間「專務刻核，迎合帝意」。於朝政益發困窘之際，一概無所建策，唯與善類為仇。且其素與閹黨親近，曾作詩頌魏閹生祠，劾復社錢謙益、瞿式耜(1590-1650)等。其本傳尚載錄三件陰助閹黨、逐訐東林等事，可補作《清忠譜》續編，並作為吳偉業〈清忠譜序〉之參驗：其一，助魏閹遺黨翻逆案，其二，伺機訐奏以逐文震孟，其三，藉事訐復社張溥，興大獄。然溫氏性格「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行事則以「陰護」或「默為助」方式，

士論文，2008年4月），頁61-62。又參〔日〕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頁293-297。

⁶⁵《明史》，卷308，頁7940-7941。〔清〕計六奇：〈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明季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3月），卷4，頁89-92；〈馬士英特舉阮大鍼〉，頁85-88。《明史》亦載馬阮二人「日以鬻官爵、報私憾為事」，卷120，頁3651。

⁶⁶黃翊峰：〈戲說阮大鍼〉，《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10期（2014年7月），頁69-71。陳岸峰：《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11月），頁214。吳偉業〈冒辟疆五十壽序〉載「申西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修舊郅」，「申西」指甲申年、乙酉年，即崇禎十七年及弘光元年，參《吳梅村全集》，卷36，頁773-774。

⁶⁷〈白母陳孺人墓誌銘〉，《吳梅村全集》，卷49，頁1013；〈冒辟疆五十壽序〉，卷36，頁773。

⁶⁸〔清〕孔尚任：《桃花扇》，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10月），卷1第3齣〈閨丁〉，頁63。

⁶⁹《樵史通俗演義》約於清順治八年(1651)前已有初刻，寫明末天啟年間黨爭至南明弘光帝事。卷6〈涿鹿道上紅塵滾，爪牙班中青簡繁〉、卷34〈史可法屢疏籌國，阮大鍼陰謀翻案〉，皆涉此事。侯忠義：〈前言〉，〔清〕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12冊，頁1-2。

逞個人「勢益張」私心：「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己承其後。欲排陷，故為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⁷⁰，在翻逆案、計逐文氏等事，益為「機深」。

溫氏惡行雖不為人顯知，然春秋史筆，仍昭昭可鑑。其任首輔後，魏闡遺黨冀其代翻逆案，故先後主陰使侍郎張捷及謝陞、唐世濟舉逆案者，以試探莊烈帝，造成「言者大嘩，帝亦甚惡之」，張、謝二人因而得罪去官。使溫氏「不敢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此事落幕後，眾皆不知主翻案者何人，溫氏亦毫無半點波及。饒可玩味的是：史家載「魏忠賢遺黨日望（溫）體仁翻逆案」事，其中溫氏「不敢言」或「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黨」，顯知其所作為，或另有強大外力促唆，在不得不情況下藉「陰使」、「乃薦」，陰護默助其事。史家雖未言外力為何，然阮氏幕後操縱，不無可能，此亦後來復社子嗣撰書立說，傾力並舉阮氏、溫氏罪行之原因。⁷¹

再反觀溫氏計逐文震孟事，崇禎八年（1635）七月文氏受命入閣，溫氏見其無所依附，日伺其短欲逐之去，正值文氏於帝前力爭給事中許譽卿遭劾事，溫氏遂訐奏其悖理蔑法，而遭罷逐。⁷²文震孟本深有時望，卻因溫氏計訐，僅入相三月，不竟其用，也象徵著闡黨漸起，於復社士人乃一大打擊。《清忠譜》對孤忠之臣文震孟、周順昌，讚譽備至，吳序「公憤」，則意有所指的點出了文氏歷經東林之難而倖存，深為莊烈帝器重，本能匡輔朝政，復振國勢，若此，有明一朝未必不能因而扭轉運命，〈清忠譜序〉云：

尤扼腕者，思陵圖治，相文文肅；僅兩月，忌之者即以事中之去位，國政愈不可為。（頁 1791）

文震孟因奸臣溫氏私心而遭罷，自此奸邪當道；直至南明弘光帝時，朝政復為馬士英、阮大鍼等把持，江河日下，國政益不可為，吳偉業遂喟歎「又使文肅之相不遽罷，扶衰救弊，卜年或可再延」。而看在復社士人眼中，此種公憤，不吐不快。

另外，尤啟人憤慨者，溫氏不僅計逐文震孟相位，於攻訐復社，更不遺餘力，尤其針對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1）。溫氏訐張溥事，與吳偉業息息相關，更屬吳氏私心之痛。吳氏曾拜於張溥門下，自崇禎三年（1630），張溥與吳偉業於省試獲致佳績，崇禎四年（1631），吳高中榜眼，張則中進士，此次復社士子多榜上有名，這本是肇因於首輔周延儒（1593-1644）「自以位尊顯，無所稱於士大夫間，欲介門下士以收物望」之故⁷³，時

⁷⁰ 《明史》，卷 308，頁 7905 及頁 7931-7937。類似記載參〔清〕蔣平階：《東林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22。

⁷¹ 吳偉業約於清順治年間撰〈清忠譜序〉，暗指闡黨餘孽阮大鍼、溫體仁殘害東林、復社，直接導致國朝覆滅。至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曾出資出力以興復社的吳扶九五世從孫吳山嘉錄《復社姓氏傳略》，書前列五篇序，幾眾口痛閹阮氏、溫氏罪行。《復社姓氏傳略》，頁 17-36。另《靜志居詩話》載，溫體仁家人求入復社，時吳扶九「堅持不可」，遂衍復社禍機。參〔清〕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2 月），卷 21，頁 651。

⁷² 《明史》，卷 251，頁 6495-6499。《東林始末》，頁 20-21。〔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85 年 9 月），卷 66，頁 731。

⁷³ 〔清〕吳偉業：《復社紀事》（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9 月），頁 533。《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頁 49-61。張溥時為復社領袖，社中集結一時菁英，達「不假結納，而四海盟心；門牆之所以日廣，呼應之所以日靈」程度，〔清〕陸世儀：《復社紀略》（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卷之 2，頁 575。

首輔周延儒不顧次輔溫體仁方為主持會試之職的事實，「越例得之」⁷⁴，強為介入，溫體仁黨羽薛國觀（?-1641）遂以事上劾。如此，居間最是為難的首推榜眼、且正值「草茅少賤」的吳偉業，就在莊烈帝親閱吳氏試卷，批以「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後⁷⁵，一場「溫、周相軋」之禍，暫告「人言始息」。⁷⁶值此，周延儒已為張溥及吳偉業座師，為進一步收籠天下物望，對時任庶吉士且為復社領袖的張溥，「恩禮倍至」，同館為之側目；同時張溥因受溫氏「去之亦何難」等鄙斥之辭而大悲，因而「緝其（按：指溫體仁）通內結黨、援引同鄉諸事，繕成疏稿」，授使吳偉業上疏劾溫體仁。然對吳偉業個人而言，因考量「立朝未久，於朝局未習練，中情多怯，不敢應」，唯將疏稿增損改劾溫體仁黨羽蔡奕琛，溫氏由此大怒，將有所重處，周延儒雖從中曲解，在種種現實壓力，張溥於崇禎五年（1632）冬，「告請葬親，給假歸」。⁷⁷此後直至崇禎十四年，約十年間，張溥主掌復社事務⁷⁸，士子「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視所言以為取舍，以此附麗益眾」⁷⁹，復社影響力強大，張溥雖未授官卻「駿駿負公輔之望」，身居高位的溫體仁由此不安，自然「久震復社」，不僅「深慮（張）溥雖在籍，能遙執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且以「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彈治（張）溥」。⁸⁰至於溫氏何以務去復社、張溥等人而後快，乃因其行誼有疵議，張溥任庶吉士時所以能於短時間搜羅其不法情事，即因於此。吳偉業自也瞭然於心，曾於崇禎十一年上〈劾元臣疏〉痛批溫氏惡行，後又於《復社紀事》評述道：

烏程（按：指溫體仁）竊國柄，陰鷙慘覈，謀於其黨刑侍郎蔡奕琛、兵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剗刃於東南諸君子。先生（按：指張溥）搯腕太息，早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苕、霅間來者，具得相溫（按：指溫體仁）陰事；名為廉潔奉法，實縱弟子暴橫鄉里，招權利、通金錢。先生引滿聽之。⁸¹

此時，溫體仁執掌朝政，溫氏及其黨羽對復社陸續給予嚴重潰擊，或有〈軍儲說〉致激發「軍變」事、周之夔伏闕上書彈張溥及復社、陸文聲事件、託名徐懷丹作〈復社十大罪檄〉等，皆是針對復社及張溥等之訐奏，自是復社「疏參溫相無虛日」。⁸²溫氏輔政期間，正值明末最傾危之時，流寇躡擾，邊警錯沓，民生益困，卻未嘗有所建策，日與善

⁷⁴ 《復社紀略》，卷之2，頁565。

⁷⁵ 此事對吳偉業而言，實難以磨滅，直至老年皆有述及，吳梅村：〈跋王文肅公闢牘〉，《吳梅村全集》，卷26，頁644。〈與子暉疏〉，卷57，頁1131。

⁷⁶ 《復社紀略》，卷之2，頁565。

⁷⁷ 《復社紀略》，卷之2，頁566。《張溥研究》，頁50-60。

⁷⁸ 《社事始末》載：「社局一委之婁東（按：指張溥），自辛未至辛巳。」即崇禎四年至十四年。〔清〕杜登春：《社事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

⁷⁹ 《復社紀事》，頁533。

⁸⁰ 《復社紀略》，卷之2，頁575及頁576；卷之4，頁601。有關復社影響力之大，甚而左右考選等重大事務，參《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頁54-57。莫真寶：《張溥文學思想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5月），頁71-78。

⁸¹ 《復社紀事》，頁534。吳氏認為溫氏及其黨羽在朝，勢必造成「東南大獄不解，而眾賢終無登朝之望」惡果。參〔清〕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吳梅村全集》，附錄1，頁1412。又參〈劾元臣疏〉，卷57，頁1124-1125。

⁸² 《復社紀略》，卷之4，頁602。

類為仇，因而同官者「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朝中再無正直之士，又援引庸材充位，至南明時期，其黨羽張至發、薛國觀等，竟效法溫氏「弊賢植黨」，乃至「國事日壞，以至於亡」。⁸³對於有志之士，眼見如此惡行，寧能不憤？李玉因而撰作《清忠譜》，而吳偉業序《清忠譜》時，自然由前代閹黨魏閹，聯想至當前閹黨餘孽的溫氏，對其人其事之惡行，只能發出「更可痛也」的憤慨與無奈。

五、結論

清初，萬斯同參與纂修《明史》，刪繁正謬，補略缺疑，以備一代大觀，其人其書俱有「卓爾天地」美譽。⁸⁴在撰《明史》前，先以《新樂府·五人墓》寫魏閹迫害周順昌、顏佩韋等人事件，真堪稱「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語」，其高遠「識度」⁸⁵，確然可信。

李玉稍早於萬氏，以「信史」慧眼，融合個人親身見聞與感受，亦援此為主題，「按實譜義」作《清忠譜》，以補「殘史」，二人之史筆史心、詩韻詩意，深具高遠之「識度」，饒富時代意義。明末李玉於現實生活中不得意於科舉，又歷經圖輿乍換，天地遽變，惟借傳奇度照心靈，陶淑個人抑鬱無聊之氣。因此《清忠譜》克服了歷史事件中人物龐雜紛繁歧出等場面，以傳奇形式，展現周、顏等人的忠義精神，痛切反映閹黨迫害惡行，同時又隻眼獨具的點撥歷史上的傾覆、敗亡主因。劇文雖僅寫至魏閹禍國，然據友人吳偉業〈清忠譜序〉所繫聯，可窺知李玉費心經營的佐史、序志苦心，盡現於劇文間的「公憤」，亦在單純的「以曲為史」基調上，進一步「用當世手筆，譜眼前情事」，緊密扣合，從而使此股鋪天蓋地的「公憤」得到闡釋——表面上是對魏閹等閹黨之抨擊，同時在「於人不留意處」痛譴閹黨餘孽阮大鍼與溫體仁。若此，「詞場正史」、「信史」《清忠譜》一劇，確然無愧於班、馬之閔文，亦真「堪與漢文、唐詩、宋詞並傳不朽」是也。⁸⁶李玉儘管出身不顯，卻對「當今世故」具獨到之「識度」，與著名史家萬斯同同樣能備補一代史事大觀，若譽之為傳奇界中的「卓爾天地」，庶幾無愧。

⁸³ 《明史》，卷 308，頁 7936-7937。

⁸⁴ [清]黃百家：〈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清]錢儀吉編：《碑傳集》（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 4 月），卷 131，頁 1630。

⁸⁵ 《春覺齋論文》，頁 76。

⁸⁶ [清]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李玉戲曲集》，附錄，頁 1787。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周〕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12月。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生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年8月。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1月。
- 〔明〕吳應箕：《樓山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范世彥：《魏監磨忠記》，林侑蒔主編：《中國戲劇研究資料》第一輯，臺北：天一出版社，未載出版年。
- 〔明〕清嘯生：《喜逢春》，林侑蒔主編：《中國戲劇研究資料》第一輯，臺北：天一出版社，未載出版年。
-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 〔清〕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
- 〔清〕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義》，《古本小說集成》，第4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清〕吳山嘉錄：《復社姓氏傳略》，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清〕吳偉業：《復社紀事》，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 〔清〕吳綺：《林蕙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李玉著，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 〔清〕李鄴嗣：《杲堂文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235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6月。
- 〔清〕杜登春：《社事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9月。
-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
-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
-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
- 〔清〕阮元等：《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
-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年8月。
-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3月。
-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清〕張岱：《陶庵夢憶》，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5年2月。
-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
- 〔清〕陸世儀：《復社紀略》，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清〕黃文暘撰：《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 〔清〕萬斯同：《石園文集》，《叢書集成續編》，集部別集類第1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清〕萬斯同：《新樂府》，《叢書集成續編》，第209冊文學類詞別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清〕鄒式金：《雜劇三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17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臺北：仁愛書局，1984年9月。
- 〔清〕蔣平階：《東林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清〕鄭梁：《寒村詩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256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6月。
- 〔清〕錢儀吉編：《碑傳集》，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4月。

二、近人論著

- 〔日〕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 王成勉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 王季思：《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8月。
- 王恩俊：《復社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5月。
-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頁39-103。
- 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12月。
- 朱端強：《布衣史官：萬斯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2月。
- 李忠明：〈吳偉業與阮大鍼交游考論〉，《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6期，頁158-160。
- 李超：《明清之際魏忠賢題材小說戲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4月。
- 杜維運：《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1月。
- 周德良：〈「知人論事」對文本詮釋的有效性——試論《清忠譜》的「虛構」與「錯置」〉，《問學集》第5期，1995年9月，頁44-56。
- 林紓著，舒蕪校點：《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月。

- 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 10 月。
-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1 年 3 月。
-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9 月。
- 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 3 月。
- 莫真寶：《張溥文學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5 月。
- 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
- 陳岸峰：《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
- 陳訓慈、方祖猷：《萬斯同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 年。
- 陸岩軍：《張溥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4 月。
- 黃翊峰：〈戲說阮大鍼〉，《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10 期，2014 年 7 月，頁 47-80。
- 錢如意：《李玉《清忠譜》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7 年 5 月。
- 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 年 5 月。
- 蘇寧：《李玉和《清忠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附錄

《清忠譜》「公憤」一覽表

編號	折目	原文	備註
1	〈譜概〉	假旨橫行緹騎，不平事震動金閭。聲 <u>公憤</u> ，五人仗義，含笑赴雲陽。	
2	〈書鬧〉	你懷 <u>公憤</u> ，是忠義儔；又奉親言，真孝友。	
3	〈就逮〉	一時 <u>公憤</u> 民之義，不枉你十載鄉評眾所推。	
4	〈義憤〉	嗔魏賊，似狼豺，排陷東林黨，絕根荳；又逮周銓部，忠良遭害。膠庠 <u>公憤</u> 沒安排。	
5	〈義憤〉	周蓼老被逮，駕貼已到，今日在西察院開讀，我輩盡懷 <u>公憤</u> ，快些進城去商量個善全之策便好。	
6	〈義憤〉	義俠吳門遍九垓，千古應無賽。今日裡， <u>公憤</u> 沖天難寧耐，怎容得片時捱！	
7	〈哭迫〉	我周茂蘭，只為父親被逮，士民 <u>公憤</u> ，擊殺官旗。	
8	〈蔭吳〉	昨日驛遞飛報，那差去緹騎，竟為吳民 <u>公憤</u> 擊斃一人；魏賊恐禍將及己，旋又激怒聖上。	
9	〈蔭吳〉	黑眚飛空，正類東林，一網牽害。淋漓 <u>公憤</u> ，赴義如狂，變起蘇臺。	
10	〈魂遇〉	俺五人本姑蘇任俠，吳市英豪；落托不羈，輕生好義。因目睹清宦被逮，一時 <u>公憤</u> ，擊殺官旗。	
11	〈魂遇〉	俺等欲作厲鬼，到彼殺之，以快神人 <u>公憤</u> 。	
12	〈毀祠〉	沖天 <u>公憤</u> ，今朝始洩心頭悶。我們蘇州百姓。只因魏太監這千刀萬剮的要謀王奪位，害了許多忠臣，拽死了周吏部，又屈殺了顏佩韋、楊念如等五人。	
13	〈弔墓〉	彼時校尉到蘇提捉，有閭門外義民顏佩韋、楊念如等五人， <u>公憤</u> 不平，同著闔城百姓，保留周老爺，打死校尉。	
14	〈弔墓〉	祠堂，焚毀盡如狂，才洩得 <u>公憤</u> 沖天千丈。	
15	〈鋤奸〉	錦乾坤久已黑雲遮。今日霽天顏重輝日月。孤忠泉壤慰， <u>公憤</u> 普天泄。我周茂蘭呵，灰死重熬，猶得見眾奸回服辜也。	
16	〈就逮〉	況吾兄清名久著，士庶欽心；一旦罹此奇冤，桑梓必懷 <u>義憤</u> 。且此處金閭，尤多豪俠。	義憤
17	〈叱勘〉	我周順昌久矣削職閒居，只因面叱奸黨，指罵逆像，又與魏廓園舟次聯姻，三觸奸人之怒，自分禍不能免；不想魏賊牽坐別案，矯旨飛提，士民 <u>義憤</u> ，又擊死官旗。	義憤
18	〈鬧詔〉	<u>民憤</u> 雷呼轅下，淚飛血灑塵沙。	民憤

EFL Learners' Use of Modifications in Making Requests: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Mei-hui Liu^{*} & Yu-wen Liao^{**} & Valdis Gauss^{***}

Abstract

Language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deter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ommunicate appropriately in target languages. As one of the face-threatening speech acts, requests have been widely investigated by pragmatic researchers in the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field. Ye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language learners' request behaviors or strategies, and comparatively less investigations examined learners' perception when making requests in varied scenarios. To fill the literature gap,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EFL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of using modifications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It further depicted these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by exploring how they perceived and elaborated on their speech act behaviors.

The participants were 48 freshmen recruited from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Data collected included a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and a 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The former examined learners' use of modifications, while the latter documented participants' judgment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request utterances. Additionally, an individual follow-up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24 voluntary participants to uncover their perception towards particular request utterances in social settings.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se participants frequently employed *Grounders* to support their utterances, while they produced few internal modifications due to limited pragmalinguistic knowledge. I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limited lexical knowledge to execute modification usage because only a few forms were produced to present particular modifications. Little situation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participant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ir awarenes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social distance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were somewhat revealed. They strongly perceived that request utterances should be produced in an indirect and polite manne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research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Pragmatics; Making English Requests; Modifications; Pragmalinguistics;
Sociopragmatics; EFL Learner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Received June 30, 2017.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 Lecturer, Englis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英語學習者使用請求行為修飾詞之研究：

「語用語言學」及「社交語用學」面向

劉美惠^{*}、廖侑紋^{**}、高加州^{***}

摘要

語用知識決定了言談者是否有恰當應對的能力，其反映在語言學習者能否使用目標語言進行有效的溝通。「請求」為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之一，此語言行為在外語及第二語言教育領域中被廣泛地研究；然而，以往文獻多半著重在語言學習者於「請求」行為或使用相關策略之表現，而相對地較少進一步調查其面對不同社交情境所持有之感想及考量。針對此文獻較不足之處，本研究收錄英語為外國語言之學習者為受試者，以調查他們面對不同社會階級的對話者時，在英語「請求」中使用修飾詞句的語用語言能力。本研究更深入調查這些語言學習者之社交語用能力的表現，將研究重點更延伸至學習者如何反思及探討自己的「請求」行為。

本研究受試者為四十八位就讀於台灣中部某私立大學的大一學生；研究工具包括「問答型言談填充題」及「選擇型言談填充題」兩部分，前項工具主要檢視受試者對於英語修飾詞句之應用能力，而後項工具則是檢視受試者對於「請求」之言談表達的判斷傾向。此外，本研究更進一步安排二十四位自願參與追蹤訪談的受試者，以了解他們對於「請求」行為所持有的態度及想法。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受試者通常使用 *Grounders* 支持自己的請求行為，只有少數使用了少量的英文內部修飾詞句，顯示了受試者普遍有限的「語用語言能力」。而「社交語用能力」則呈現在受試者對於談話者之社會階級、社會距離及請求之負擔程度的察覺。即便如此，受試者在面對不同的社交情境時只表現了略微的行為差異，他們認為在面對不同階級之對話者，皆須以較不直接且禮貌的方式來陳述其「請求」行為。最後，針對主要研究結果及限制，本研究探討相關英語課程規劃及建議未來研究設計之方向。

關鍵詞：語用學、英文請求、英語修飾詞句、語用語言能力、社交語用能力、英語為外語學習者

^{*}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到稿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

^{**}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 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講師。

1. INTRODUCTION

Pragmatic competence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determining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appropriately in target languages (Bachman & Palmer, 1996; Eslami-Resekh & Eslami-Resekh, 2008). It shapes the way people convey and understand communicative intent, that is, "matching actional intent with linguistic form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an inventory of verbal schemata that carry illocutionary force" (Celce-Murcia, Dörnyei, & Thurrell, 1995, p.17). With an aim to enhanc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agmatic competence or performance has accordingly become a research topic in linguistics-related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domains in order to examine learners' capabilities to reveal and interpret meaning congruously in a social situation (Taguchi, 2009).

Among various speech acts, pragmatic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the request behavior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ntexts (e.g., Al-Ali & Alawneh, 2010; Dendenne, 2014; Economidou-Kogetsidis, 2010; Kobayashi & Rinnert, 2003; Zhu, 2012). As Ellis (1994) defined, requests are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a speaker to get the hearer to perform or to stop performing some kinds of action" (p.164). According to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making a reques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ace-threatening acts placing both requesters and requestees' faces at risk. There is hence a need for requesters to adjust illocutionary forces to the most appropriate level by manipulating different request strategies or other verbal behaviors (Ellis, 1992).

Additionally,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request utterances made by non-native and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e.g., Al-Ali & Alawneh, 2010; Jalilifar, 2009; Kiliçkaya, 2010; Lundell & Erman, 2012; Suh, 1999; Tanaka & Kawade, 1982). These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analyzed learners' request behaviors or strategies by relying on production data mostly collected from single research source, such as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DCTs), role plays, or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ESL/EFL) learners usually fail to produce the same quality and/or quantity of request strategies as native speakers do. In addition to the unequal production of request strategies, request utterances made by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ers usually contain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errors (Kiliçkaya, 2010).

As noted by Yule (2008), pragmatic failures may happen between interlocutors when one fails to comprehend or express intended meaning behind or within speech acts. Leech (2016) differentiated and classified pragmatic failures into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uses. Pragmalinguistic failures happen when one is incompetent to map the linguistic knowledge to the intended meaning and/or illocutionary force one wishes to present in request utterances. Sociopragmatic failures occur when one is poor at making social judgments by referring to social variables, which causes one to deliver inappropriate request utterances. Such pragmatic errors are considered less visible and more likely to be misunderstood as interferences of speakers'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speakers' limited grasp of pragmatic norms (Thomas, 1983).

1.1. Speech Acts and Making Requests

The concept of speech act theory developed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inimal unit of communication is more than just sentences or expressions, but certain kinds of acts that are performed (Searle, 1969). Based on Austin's (1962) concept, to have a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terlocuto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utterance (locution), then interpret the implied information (illocution), and finally respond to the message they comprehend accordingly (perlocution). As further elaborated by Bardovi-Harlig (2010),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refers to the intended force of an utterance, while the perlocutionary force means the actual effect on the hearer.

According to Searle (1969), speech acts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e.g., assertions, reports), directives (e.g., requests, suggestions), commissives (e.g., promises, threats), expressives (e.g., apologies, gratitudes), and declaratives (e.g., decrees, declarations). Among which, requesting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peech acts and ESL/EFL learners usuall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making appropriate requests (Jalilifar, 2009; Takahashi & Beebe, 1987). Trosborg (1995) defines the speech act of requests as “an illocutionary act whereby a speaker (requester) conveys to the hearer (requestee) that he/she wants the requestee to perform an act which i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peaker” (p.187). As Hassall (2001) noted, requests are a complex speech act that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n several aspects of language learners' pragmatic performance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studies.

Among potential factors, politenes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rucial concept inherently correlated to the speech act of requests performed by EFL/ESL learners (e.g., Lundell & Erman, 2012; Riddiford & Joe, 2010; Sa'd, Hatam & Mohammadi, 2014). According to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face model of politeness, “face” is regarded as the public self-image that interlocutors would claim for themselves. The speech act of requests is recognized as a face-threatening act since it may have an unexpected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especially on requestee's negative face which is the “basic claim to territories, personal preserves, rights to non-distraction (p. 61). It was documented that EFL/ESL learners' requests may be performed with an abundance of politeness in order to save face for themselves and interlocutors (e.g., Li, 2000; Savić, 2014; Wang, 2011). Their overuse of politeness strategy in some situations was primarily caused by limited pragmalinguistic or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Savić, 2014).

In addition to politeness moves, requesters should further employ mitigated adjustments (i.e., modifications) to soften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which is to preserve requestees' negative face (Brown & Levinson, 1987). The extent to which a request should be mitigated was claimed to correlate with three variables, including social power, social distance, and imposition (Yule, 2008). The variable of social power (P) refers to the power differentials between hearer and the speaker; the variable of social distance (D) reveals the distance-closeness between them; the variable of imposition (R) reflects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of utterance content (Schmitt, 2010). It is supposed that interlocutors make requests more indirectly when encountering those who have higher social power, remoter social distance,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greater degree of imposition.

Modifications are language elements embedded in utterances as to either soften or intensify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of the speech act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Those elements embedded in the nucleus of the speech act (i.e., *Head Act*) are internal modifications, which are defined as “the part of the sequence which might serve to realize the act independently of other elements”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p. 200). The elements embedded out of *Head Act* as the adjuncts are namely external modifications. For example, if a request is uttered as “*Do you think I could borrow your textbook? I missed class yesterday, you know.*” The unit “*I could borrow your textbook*” refers to *Head Act*, while the unit “*Do you think*” belongs to an internal modification and “*I missed class yesterday, you know*” is regarded as an external modification. The analysis of modifications not only includes the nuclear part of the speech act but also the supplementing part of the speech act, which examines request utterances in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compared to the analysis of request strategies (Dendenne, 2014). The extant pragmatic studies showed that EFL/ESL learners tended to use limited variety or amount of modifications (e.g., Al-Ali & Alawneh, 2010; Kobayashi & Rinnert, 2003; Schauer, 2004); nonetheless, not many researchers have further conducted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s on the issues relevant to such a phenomenon of using modifications.

1.2.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fill two literature gaps related to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performance in making requests. The focus in previous studies has been mainly on the request strategies employed by language learners. Yet, the analysis of other verbal behaviors such as the us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as comparatively less emphasized and stated, especially in the EFL contexts. Additionally, the extant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production data emerging from request behaviors or other speech acts (i.e.,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while perception data regarding how and why various speech acts would be delivered (i.e.,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were scantily documented (Chang, 2011; Farashaiyan & Muthusamy, 2016). Bardovi-Harlig and Griffin (2005) underlined that perception data could uncover L2 learners' pragmatic awareness in identifying the appropriate or inappropriate production of speech acts, which in turn may provide learners with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stering them to become competent us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ee also Farashaiyan & Muthusamy, 2016).

This study hence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questions, employing both written/multipl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and follow-up inter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highlights not only learners' production but also perception in request utteranc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relying on single research source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EFL learners could perform this speech act.

1. What is university EFL learners' performance in u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hen making requests in varied social settings?
2. How do university EFL learners perceive their request behaviors in varied social settings?

2. LITERATURE REVIEW

The following review drawing on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will mainly focus on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EFL/ESL contexts to situate the current study regarding how and why EFL learners performed request behavio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lated studies reviewed below employed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DCTs). Those studies using other research instrument(s) will be further specified.

2.1. Pragmalinguistic Research on Request Behavior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numerous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L2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on making requests in the interlanguage field. Most of these studies examined request strategies (in particular politeness or directness issues) used by L2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e.g., Dendenne, 2014; Economidou-Kogetsidis, 2010; Jalilifar, Hashemian, & Tabatabaee, 2011; Kim, 1995; Lin, 2009; Lundell & Erman, 2012; Suh, 1999; Tanaka & Kawade, 1982). It was generally found that ESL/EFL learners less frequently used polite and indirect strategies when delivering this speech act, compared to native speakers. Those learners with higher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s appeared to perform this speech act in a more native-like manner due to their competence in using linguistic forms related to request strategies.

Another strand of research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EFL learners' acquisition or development in request behaviors without a comparis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e.g., Aliakbari & Gheitasi, 2014; Anani Sarab & Alikhani, 2015; Kaneko, 2004; Sa'd, Hatam & Mohammadi, 2014). These studies primarily documented the extent to which EFL learners could be aware of or competent in making appropriate requests with respect to politeness, indirectness, and/or formality in English-speaking contexts. With one voice, it was suggested that EFL learners need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pragmatic transfer from the participants' native language. Anani Sarab and Alikhani (2015) further proved that awareness-raising instruction fostered language learners in recognizing the gaps the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some researchers have started to examine EFL/ESL learners'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or external modifications to soften or aggravate the power of request delivery, which further depicted the pragmatic deviation between non-native speakers and

native speakers. As indicated by some studies, non-native speakers usually applied the type of external modification, *Grounder*, more frequently when all types of modifications were under investigation (e.g.,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Hill, 1997; House & Kasper, 1987; Schauer, 2004). Other studies showed that EFL/ESL learners usually underused the internal modifications when compared with native speakers, in particular the use of *Downtoner* (e.g., Dendenne, 2014; Hassall, 2001; Kasper, 1981; Trosborg, 1995). Additionally, it seems that proficiency level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of using modifications (e.g., Al-Ali & Alawneh, 2010; Dendenne, 2014; Kobayashi & Rinnert, 2003).

As one of the earliest researchers examining modifications of request making, Kasper (1981) found that German learners of English applied fewer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han native speakers; specifically, *Downtoner* was used less frequently and *Consultative Device* was not applied at all. As for the use of external modifications, participants applied the same amount of *Grounder* as native speakers, which was the only modification that learners performed adequately in the study. Similar results were noted in House and Kasper (1987) and Trosborg (1995). In the former study, German and Danish learners used fewer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han native speakers and thes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over-performed the use of *Grounder*. The latter study revealed that Danish learners underused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compared to native speakers; among which, *Downtoner* was rarely used and *Grounder* most frequently applied in their request production.

Hill (1997) investigated the request modifiers used by Japanese EFL learners with varied proficiency level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se learners overused the internal modifier "please" when compared with native speakers' pragmatic performances. The use of *Downtoner* however show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level language learners. With regard to external modifications, *Grounder*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all groups of participants. Schauer (2004) documented similar findings regarding European EFL learners' overusing *Grounder* in request production data. He explained that participants tended to provide explicit explanations to their requests as they took it a serious speech act in a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Kobayashi and Rinnert (2003) examined Japanese EFL learners in high and low proficiency levels performing requests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role-play. In their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both proficiency levels applied *Preparator*, *Grounder*, and *Pre-condition*, while only learners in the high proficiency group performed *Disarmer* and *Cost Minimizer* in their request behaviors. They argued that highly proficient learners applied the "verbosity" strategy to provide more elaborate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eir utterances. According to Soler, Jordà, and Martínez-Flor (2005), the "verbosity" strategy was to give explicit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utterances; however, the "verbosity" effect emerged when the utterances contained "too many words" or more details than was necessary, and thus may cause inappropriate pragmatic moves.

Jordanian EFL learners in Al-Ali and Alawneh (2010) were also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in performing request behaviors. These non-native speakers selected fewer linguistic mitigating devic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except for the use of *Grounder* and *Sweetener*. They tended to employ more formal formulas in their request openers and mostly flouted Grice's maxim of quantity by adhering to indirect expressions when trying to soften their request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se EFL learners' limited language abilities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possibly determined how they selected lexico-syntactic modifiers in the requests under investigation.

More recently, Dendenne (2014) compared the request behaviors between Algerian ESL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ESL learners overused the request modification *Understater* (e.g., *Would you mind if I borrow this book for a while?*) and "please" in their request production. The author explain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overused specific mitigators since they were not competent to use others such as *Downtoner* (e.g., *Could you possibly loan me enough moolah?*). In other words, the recruited ESL learners may not have yet developed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up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ould produce internal modification in an appropriate way.

2.2. Sociopragmatic Research on Request Behaviors

The extant literature on making requests has revealed that L2 learners usually perform little situational differences when facing varied social variables, implying that L2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may fall behind in other pragmatic competence levels. Over three decades ago, Scarcella and Brunak (1981) examined adult ESL learners' performance on politeness towards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i.e., superiors, peers, and subordinates). Data collected from role-play activities showed that L2 learners,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hav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s, performed similar politeness strategies when facing these three social statuses. In the same vein, Trosborg (1995) elicited data by using role-play materials to examine Danish learners of English in illocutionary acts of requests. Most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varying modifications except for a few advanced learners capable of making judgments in their speech act performance. Moreover, direct strategies were rarely applied by low-level participants who considered using direct strategies to be impolite request moves. In a study abroad context, the Irish learners of German in Barron's (2003) longitudinal study had very limited development in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in spite of having reached a relatively advanced level of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Among various speech acts, the participants' request delivery to various interlocutors remained similar without taking the issues of social statuses/power or imposition into consideration.

Several ESL/EFL studies further echoed the aforementioned phenomenon of L2 learners' lack of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in making appropriate judgments on requests. For example, Ellis (1992) observed ESL learners' English exchanges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s by

documenting 410 requests during a span of 15 to 21 month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participating learners failed to develop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essential for making appropriate request forms to different addressees despite that development took place over time. The author further explained that real sociopragmatic needs were ignored in classroom instruction, although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stered interpersonal and expressive needs. Rose (2000) developed a cartoon oral production task to collect three group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quests responses in Hong Kong. Limited evidence of situational variation in speech acts was found in the participants' responses, although there was a developmental pattern in their choice of request strategies, frequency of supportive moves, and use of adjuncts. Riddiford and Joe (2010) tracked the development of EFL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roficiency at workplaces after they immigrated to New Zealand. In an English training course offered to migrants, these participants had a chance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eaching project, these learners could not tell 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choices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someone of higher, equal, and lower status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FL learners used internal or external modifiers to indicate politeness and/or soften the force of their requests delivered to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in workplaces after the 13-week training program. This qualitative study proved the effects of course instruction on EFL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In conclusion, a limited number of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studies pertaining to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have been conducted, compared to those investigations on pragmalinguistic issues. The majority of extant studies investigated EFL/ESL learners' production of request performance, yet little has been documented concerning learners'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use of linguistics mitigating device, different social variables and in what ways they wish to present utterances. The present study hence fills the literature gap by conducting follow-up interviews to further elaborate the recruited EFL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equest performance with regard to varied social contexts.

3. METHODOLOGY

3.1.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were 48 college students in a private university located in central Taiwan. This convenient sample was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avail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The participants were first-year English majors recruited from three Oral Training classes in the School Year of 2015. The age of participants (18 males and 30 females) ranged from 17 to 19 years. The proficiency levels of these freshmen were either intermediate or intermediate-high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department placement exam. All of the EFL learners participated in taking th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and 24 out of them volunteered to take part in an individual interview.

3.2. Instruments

Data collected for investigating EFL learners'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about making requests included two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DCTs) and a follow-up interview. Widely employed in the pragmatic field, DCTs offer sufficient contextualized information in descriptions of speech act scenarios and may justify the validity of learners' pragmatic performance (Félix-Brasdefer, 2005). This kind of research instrument was proved as a highly efficient research tool to "study the stereotypical, perceived requirement for a socially appropriate response" despite that it may not fully present participants' authentic speech performance (Cummings & Clark, 2006, p. 80). DCTs further could allow researchers to control the contextual factors to be investigated in empirical studies (Al-Ali & Alawneh, 2010).

Two formats of DCTs were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including a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WDCT, 9 items) and a 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MDCT, 15 items). As it took time for participants to compose their answers to WDCT items, the final instrument was selected from the originally designed 15 items after the pilot study. In so doing, the DCT data collection could be complet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within the available in-class meeting time scheduled by the three course instructors. Before the participants cooperated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y received clear instruction highlighting that the DCT scenarios were intended to be situated in English-speaking contexts. In addition to detailed contextual descriptions, the DCT items contained scenarios closely related to participants' daily life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such as asking friends for a ride, borrowing a motorbike from relatives, or asking professors to deliver lectures in a louder volume.

Referring to the politeness theory (Brown & Levinson, 1987), the design of all the DCT items presented three major variables that would affect request behaviors, including social power, social distance,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These variables were revealed in the descriptions of relationship and closeness between interlocutors in various conversation contexts. In line with previous studies (e.g., Aliakbari & Gheitasi, 2014; Bella, 2012), the designed scenarios in both the WDCT and MDCT items took place in communications with superiors (e.g., professor/teacher, employers, or parents), peers (e.g., siblings, friends, or classmates), and subordinates (e.g., students, employees, or children) who are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Following the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atterns (CCSARP), each WDCT item included preferred or dispreferred rejoinder with an aim to create a more complete conversational context, which may benefit the participants in composing the request sentence (see details in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The MDCT items were primarily adapted from Rose and Ono (1995), a typical research which proved the benefits of examining university EFL students' request performance vi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naire (MCQ)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written elicitation instruments. Following Rose and Ono's MCQ design,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d "opting out" as an option representing one of language learners' speech act strategies in its own right. The conversation situations and dialogue

contents in all of these DCT items were revised by referring to expert reviews and a pilot study (see Appendix A for individual examples and conversation scenarios). The pilot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20 university EFL freshmen in an Oral Training Class in 2014.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analysis results, the difficult wordings, insufficient contextual clues, and vague options which may hinder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r decision in answering the DCT items were revis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wo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The WDCT and MDCT were implemented to document EFL learners' pragmatic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aspects. The former instrument collected production data by mainly examining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in u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The participants provided possible answers he/she would make to the request scenarios in a written form. As noted by Cummings and Clark (2006), a written format of DCT may offer participants chances to compose their own speech act utterance in the designed items eliciting "semantic formulas and strategies that will likely occur in natural speech" (p. 80). The latter investigated learners' social judgments in varied request scenarios (i.e.,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hoose the option they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utterance among the four options in each MDCT item, which was then analyzed as perception data in line with participants' elaboration in the subsequent follow-up interview. Rose and Ono (1995) argued that data collected from multiple-choice items may be more representative to present how participants may perceive their actual language use in request behaviors.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protocol contained two general questions and five sequential questions, which aimed at gaining the participants' reflection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MDCT section (see Appendix B for major interview questions). Further inquiry was made to have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explain why they reported what they perceived in reaction to various conversation scenarios. 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examples of modifications they used in the DCT items and they then answered follow-up questions such as "Do you use any language elements (e.g., *perhaps* or *a bit*) to soften your requests? Why or why not?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using modifications, if any, when making English requests.

3.3. Data Collection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 lasted for two months in Fall Semester 2015. The second author visited three Oral Training classes after gaining the course instructors' and freshmen students' consents. The timeframe for responding to both DCT tasks was managed within available 40 minute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classes, in adherence to the consistency of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 in various classroom settings. There was no practice effect on the DCT data collected as these freshman participants had no experience in practicing discourse

completing tasks before taking part in this study. They did not have a chance to go over the two sets of DCT items describing different conversation scenarios and interlocutors until the scheduled data collection date.

After the DCT data collection, a 25- to 30-minut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voluntary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ir available time slots. The interviews aimed to elicit perception data by having learners make reflections on what they composed in the WDCT items and why they chose specific options in the MDCT items. The interviewees were encouraged to elaborate their answers to individual Wh- or Yes/No questions. They hence reflected on their use of internal or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addition to revealing social judgments on preferable optio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language they felt most comfortable with, either English or Mandarin. Any data collected in Mandarin were translated by the researchers and reviewed by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3.4. Data Analysis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in three sequential phases. First of all, the WDCT coding scheme was adapted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difications in previous research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Faerch & Kasper, 1983). The internal modification categories consisted of *Consultative Device*, *Understater*, *Hedge*, *Downtoner*, *Intensifier*, and *Expletive*. The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the scheme included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Grounder*, *Sweetener*, *Disarmer*, and *Cost Minimizer* (see Table 1 for the examples offered in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The second author completed the first stage of coding which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first author and expert review. The coded data were then presented in numbers to show the frequency of each modification being used by the participants. Secondly, the MDCT data were graded and present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ercentages based on the participants' most preferred choice in each item. Chi-square analysis was further administer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of using modifications in request utterances delivered to various interlocutors. Finall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audio-recorded follow-up interviews were transcribed for further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Corbin & Strauss, 2008). The data under analysis included the participants' direct answers to interview questions as well as their further elaboration on the issues to be investigated. Major themes emerging from this set of data primarily included the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of how they make social judgments in varying social settings (e.g., interference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avoidance of negative face value, and politeness as the main issue). Also included were potential reasons determining their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performance (e.g., frequent reliance on L1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in using lexical and semantic expressions, and influence of previous learning experience).

Table 1. Modification coding scheme

Internal Modification	Definition/Example
Consultative Device	The speaker seeks to involve the hearer and bids for his/her cooperation. / “ <i>Do you think</i> I could borrow your lecture notes from yesterday?”
Understater	The speaker minimizes parts of the proposition. / “Could you tidy up <i>a bit</i> before I start?”
Hedge	The speaker avoids specification in making a commitment to the illocutionary point of the utterance. / “It would really help if you <i>did something</i> about the kitchen.”
Downtoner	The speaker modulates the impact his/her utterance is likely to have on the hearer. / “Will you be able <i>perhaps</i> to drive me?”
Intensifier	The speaker over-represents the reality denoted in the propositions. / “Clean up this mess, it's <i>disgusting</i> .”
Expletive	The speaker explicitly expresses nega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 “You still haven't cleaned up that <i>bloody</i> mess!”
External Modification	Definition/Example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The speaker prefaces his/her main speech act with an utterance intended to check if the precondition necessary for compliance holds true. / “ <i>Are you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town?</i> And if so, is it possible to join you?”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The speaker precedes the act by an utterance that can count as an attempt to obtain a precommittal. / “ <i>Will you do me a favor?</i> Could you perhaps lend me your notes for a few days?”
Grounder	The speaker indicates the reasons for the request./ “Excuse me, <i>I've just missed my bus and you live on the same road.</i> I wonder if I could trouble you for a lift?”
Sweetener	The speaker lowers the imposition involved by expressing exaggerated appreciation of the hearer's a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 “ <i>You have beautiful handwriting,</i>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borrow your notes for a few days?”
Disarmer	The speaker indicates his/her awareness of a potential offense, thereby attempting to anticipate possible refusal. / “Excuse me, <i>I hope you don't think I'm being forward,</i> but is there any chance of getting a lift home?”
Cost Minimizer	The speaker indicates consideration of the 'cost' to the hearer involv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est. / “Pardon me, but could you give me a lift, <i>if you're going my way,</i> as I just missed the last bus.

4. RESULTS

This section presents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when applying modifications to request behaviors. The former perspective is depicted in terms of overall modifications used, followed by specific external and internal modifications employed in various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The later perspective is revealed by the participants' concerns in highlighting politeness when making English requests and self-perception of their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4.1. EFL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4.1.1. Modifications Used in Requests

Overall, the participant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indicated that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ere far more often applied in requests, compared to internal formats. Among the 432 tokens of request utterances under analys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external modification was *Grounder* (N= 285), followed by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N= 32) and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N= 23). A few cases were related to *Sweetener* (N= 15), *Cost Minimizer* (N= 13), or *Disarmer* (N= 3). Yet, a paucity of coded components were made with regard to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cluding *Intensifier* (N= 12), *Understater* (N= 9), *Hedge* (N= 8), *Consultative Device* (N= 6), and *Downtoner* (N= 3). None of the modifications were *Expletive* (N= 0). As revealed in the follow-up interviews, the high frequency of using *Grounders* indicated participants' preference for using such language components to adjust the power, if not imposition, of their request utterances.

4.1.1.1.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When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collected data, the frequency pattern in Table 2 shows that the 48 participants seemed to employ a few of the external modifications more frequently in the scenarios of talking to peers. For example, in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43.7% of the modifications were used in the conversation contexts of talking to peers, in comparison with 34.4% and 21.9% of them in the other scenarios. Yet,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Square tes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garding the frequencies of these participants' use of all the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subordinates, peers, and superiors, $\chi^2(10, 371) = 9.235, p = .510 > .05$. The above findings may suggest that overall this group of EFL learners applied similar amount of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interlocutors with various social statuses.

Table 2. External modifications used in scenarios

Scenarios Modifications	Requests to Subordinates	Requests to Peers	Requests to Superiors
Grounder	85 ^a (29.8%) ^b	101 (35.4%)	99 (34.7%)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11 (34.4%)	14 (43.7%)	7 (21.9%)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9 (39.1%)	9 (39.1%)	5 (21.7%)
Sweetener	3 (20%)	8 (53.3%)	4 (26.7%)
Cost Minimizer	4 (30.8%)	7 (53.8%)	2 (15.4%)
Disarmer	1 (33.3%)	2 (66.7%)	0 (0%)

Note. ^a total coded number; ^b percentage

These Asian EFL learners employed the aforementione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with an aim to “make their request a success without offending others”, as elaborated in the interview data. Typically, *Grounders* were frequently used to provide reasons or rationales in requests of asking favors or borrowing something rather than asking someone to stop performing an act (see *Example 1*: asking a professor for an appointment).

Example 1: Good morning, Prof. Lin. ***Since I’m confused about the report,*** I’m wondering if it’s okay to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you. (P23, S7)¹

Furthermore, th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rely on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or *Cost Minimizer*, particularly more in the scenarios of asking favors. *Example 2* presents the use of *Checking on Availability* in a scenario of a boss asking an employee to work overtime.

Example 2: ***Are you busy on Friday?*** There are too many books to be ordered, unpacked and organized. I can’t finish these jobs by myself. So can you help me on Friday? I will pay you for the extra time. (P12, S2)

Example 3 is the use of *Getting a Precommitment* when asking a co-worker to help cover for work, while *Example 4* describes a scenario of borrowing a book from a good friend by means

¹ “P” represents participant, while “S” represents scenario. For example, (P23, S7) means the 23th participant’s utterance in the 7th scenario. All the examples listed in this section present authentic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who may draft ungrammatical sentences or inappropriate expressions in their answers to WDCT items.

of *Cost Minimizer*.

Example 3: Sorry, Melissa! **May you give me a favor?** I have to visit my grandmother in Taipei and will take a day off next Wednesday. Could you substitute for me on that day? (P34, S5)

Example 4: Where did you get this book! I've searched for it for a long time. Could you lend this to me? **I will wait till you finished it.** (P38, S4)

Interestingly, a few participants would use *Sweetener* when a closer social distance with the requestees existed. *Example 5* shows how this external modification was applied to present closeness with the hearer.

Example 5: Jacky. I kept looking for *Infinite Jest* but I never found a copy in any bookstore. **You are so lucky!** Can you lend me the book to read? (P15, S4)

It seems that thes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did not have the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using *Disarmers*, except for three sporadic cases. *Example 6* shows how the participants combined this modification with *Grounders* (i.e., ...*since I have to visit my grandma*) when asking a co-worker to help with her work.

Example 6: Melissa, could you substitute for me next Wednesday? *Since I have to visit my grandma. But if you can't, it's ok.*

4.1.1.2.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Data analysis shows the participants' limited us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 adherence to specific scenarios of talking to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see Table 3). As shown in the frequency pattern, all the *Hedges* were employed in making requests to superiors while most *Intensifiers* and *Consultative Devices* were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peers. Yet, none of the *Expletives* was depicted. Interestingly, the Chi-Square test shows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using internal modificat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hen these participants made requests to subordinates, peers, and superiors, $\chi^2 (10, 38) = 26.541, p = .003 < .05$.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 few of these EFL learners were aware of integrating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o request behaviors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n various social situations.

Table 3. Internal modifications used in scenarios

Scenarios Modifications	Requests to Subordinates	Requests to Peers	Requests to Superiors
Hedge	0 ^a (0%) ^b	0 (0%)	8 (100%)
Intensifier	2 (16.7%)	7 (58.3%)	3 (25%)
Understater	4 (44.4%)	3 (33.3%)	2 (22.2%)
Downtoner	2 (66.7%)	0 (0%)	1 (33.3%)
Consultative Device	1 (16.7%)	5 (83.3%)	0 (0%)
Expletive	0 (0%)	0 (0%)	0 (0%)

Note. ^a total coded number; ^b percentage

Fur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xtant us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with regard to other variables in social settings. When interview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EFL learners (N=20/24) highlighted their use of *Intensifiers* “to state their needs, feelings, or difficulties” in request utterances. Specifically, “*really*” was the *Intensifier* solely used, while other linguistic forms were not observed in request utterance (see Example 7).

Example 7: Hey, I don't want to offend you but it **really** annoyed me that you kept talking and giggling on your phone for over 5 minutes. (P11, S6)

The participants used *Understaters* (N= 9) most frequently when they were aware of remote social distance to the interlocutor (e.g., a stranger in a library), on account of an intention to soften the requests (see *Example 8*). In a similar vein, *Hedges* tended to be used due to the participants'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degrees of imposition (e.g., a part-time worker asking boss to increase pay for overtime work; see *Example 9*).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familiar with using adjective *Hedges*, yet adverbial *Hedges* were not applied at all in any of the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Example 8: Excuse me, Miss. I am sorry to bother you, but could you turn your volume down **a little bit**? (P5, S6)

Example 9: Well. I have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extra works and the salary. (P13, S8)

Apart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he other three categories were rarely applied by the participants. *Consultative Devices* were primarily employ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erms of “*Let’s*” delivered to peers or “*Will you be willing*” to superiors (see *Example 10*). And, the only word expressing *Downtoners* was “*maybe*” in the requests addressed toward superiors (see *Example 11*). *Expletives* were not found in the data sets collected.

Example 10: Sorry, professor. I’ve got some problems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ort.
Will you be wi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me? (P2, S7)

Example 11: Um...I wonder ***maybe*** if there is a higher payment for me since I have the extra work done. (P17, S8)

4.1.2.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in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personal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or performance emerged from further elaboration on their response to two general interview questions asking them about 1) the reasons to choose a specific option in individual MDCT items and 2) what they considered the other options. Overall, more than 90% of the interviewees reported having limited pragmalinguistic knowledge because of great struggle in figuring 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linguistic components matching their request behaviors. They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lexical usages or semantic chunks to be used as external or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 this speech act. For example, one stressed that “I was constrained by my knowledge of using opening phrases such as *can you...* or *could you...*” The other described her “lack of recognition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n*, *could*, *would*, and *may*.” As noted in their further reflection, these EFL learners appeared to deliver English request utterance by randomly choosing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s) they could keep in mind, depending on instant reactions to the social settings without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particular, two major reasons con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scant us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cluding previous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first language translation. During the interview, around 80% of the participants (N= 19/24) reported that the usag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was not taught in school curriculums or textbooks which seem more regularized in 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They could only learn convers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internal modifications by either watching movies/TV shows, or by having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Furthermore, the interviewees mentioned that as a language learning habit they tended to translate utterances from their first language (i.e., Mandarin) to any target language (i.e., English in this study) when delivering this speech act. If the main meaning of conversation dialogues could be easily translated by themselves into Mandarin, the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pay less attention to using modifications in their English request production. It was because they relied solely on translations from their first language when coming up with request utterances. For example, in a scenario of asking a professor for an appointment,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directly translated their polite request from Mandarin to English by stating “*Could I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you, professor?*”

4.2. EFL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4.2.1. Politeness as the Primary Concern

The recruited EFL learners made the issue of politeness a priority when delivering requests to interlocutors with varied social statuses (i.e., subordinates, peers, or superiors). They tried to show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to avoid negative feelings on the hearers and alleviate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except for a few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e.g., parents' requests to children, requests between intimate friends). Accordingly, in most of the MDCT items, these participants chose the options containing polite expressions (e.g., such as “*Could you help*” or “*Would you mind*”). In two scenarios where a request was delivered to a superior, around 80% of the participants chose “hints” to represent their indirect requests; that is, “*Mom, Dad. I'm going to Japan with my friend... I really want to go but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for it. So...*” (asking money from parents) and “*I realized that I don't actually fit in this club. So....*” (asking the club leader to be excused from the pop music club).

The interview data depict how these EFL learners reflected on their sociopragmatic judgements on the request option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subordinates, they excluded utterances that would cause negative feelings on the hearers, and thus chose to act politely and indirectly to show their respects in the communication. As noted by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they chose the option regarding an employer's request to an employee “*Joan, could you help with compiling some documents for the meeting on Thursday?*” because employers still need to be friendly to their employees. They argued that “Otherwise, employees will consider their boss is bad and difficult.” or “Even if you are a superior in a company, you don't need to be that strict and serious.” The only exceptional case was related to a mother's direct utterance delivered to a son, stating “*Jacob! Get up and clean your bloody messy room.*” Such a preference was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aiwanese culture which commonly shows parents' authority in preaching to children's poor behaviors.

When talking to peers, the nature of request and a motive to alleviate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determined the participants' speech acts. More than 70% of them adhered to polite and indirect options in various scenarios where an interlocutor was asking acquaintance or friends for helping out. For example, they chose “*Ron, I feel sick. Would you mind buying me lunch?*” in a request to one's friend and “*Hey, Jenny. Could I borrow your handouts? I need to make a copy.*” to a classmate one is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se participants stressed in individual interviews, saying “I feel the request is quite troublesome, so I would act more politely.” Half of the interviewers considered the role of social distance to change their sociopragmatic choices when showing the closeness with hearers who are really their intimate friends. They then would apply the direct option of “*Hey Jenny. Let me make a copy of the*

handouts from last week.”

As to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superiors, most of the EFL learners' preference for applying “hints” (i.e., unconventional indirect request) revealed their adherence to the Taiwa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which regards it disrespect to directly ask superiors to complete work for subordinates. Therefore, carefully showing politeness remained these participants' major concern in most of the request scenarios. Yet, interestingly, around half of the interviewed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might perform differently if they were having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s with other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because they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onder how to use hints as what they could do in answering written DCT items. They assumed that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ould be more assertive or direct when presenting request moves, so conventional usages (i.e., *Could you...* or *Would you...*) would be their most likely candidate choice.

4.2.2.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in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Interestingly, the interview data revealed that more than 75% of interviewees regarded themselves more competent in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pragma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 noted by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 don't have a problem understanding when I should behave politely or become more formal in an English request. Yet, I'm not quite sure whether my English language usage could make sense or not.” In general, it seems that these learners perceived politeness as the major prerequisite, if not requirement, when asking others for assistance. Only few interviewees (8.3%) mentioned that “it was hard to evaluate varied social contexts and make judgements on how politely they should act” when making requests to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Nonetheless, the participants' self-perception was found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performance in DCT items.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did not acquire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English sociopragmatic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e requests. On average, less than 40% of these participants chose options with internal or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the MDCT items which showed the adequate level of politeness i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s their request utterances in Mandarin seldom contain similar modifications.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e levels of these EFL participants' sensitivity to social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request behaviors was attributed to their native Taiwanese tradition or ideas rather than the cultural values or norms of target language.

5.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discusses and elaborates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by referring to previou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research.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se participants'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will be presented in terms of 1) prevalent use of *Grounders* and 2) lack of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in internal modifications due to limited lexical knowledge. These EFL learner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is found to be primarily related to their adherence to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Some possible factors explaining their sociopragmatic behaviors will be presented below.

5.1. Prevalent Use of Grounders in External Modifications

Grounders were the external modification mostly adopted by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A significantly high frequency usage of *Grounders* showed a contrasting result to other types of coded modif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Grounders* were employed 285 times and had as many coded items, while other types of modifications averaged fewer than 40 times. This finding corresponds to previous studies finding that non-native speakers used more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their request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Grounders* (e.g., Blum-Kulka and Olshtain, 1984; Hassall, 2001; Hill, 1997; House & Kasper, 1987; Schauer, 2004).

While making request utterances, the participants preferred to provide reasons to support their requests in most of the scenarios. As revealed in the interview reflections, this request behavior was at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limited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making them unable to use other types of modifications; thus, they could only apply *Grounders* to support their request utterances. This phenomenon echoes the findings of Dendenne (2014), in which his participants tended to rely on using specific modifications since their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was not fully developed to produce other types of modifications such as *Downtoners*.

Seemingly, the “verbosity” effect (Burke, 1997; James, Burke, Austin, & Hulme, 1998) emerged in the participants' request making in the use of *Grounders* in the current study. Most of them reported in the follow-up interview that they often provided contextually redundant information on account of an intention to use detailed reasons to rationalize their request without offending the interlocutor (e.g., *Boss!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salt, please? I think my meal is not salty enough.*). As noted in Kobayashi and Rinnert (2003), when learners support their request by using the “verbosity” strategy they tend to give explicit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heir utterances. As reveal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off-target “verbosity” impact happened when these EFL learners inserted too many unnecessary words and details in their speech act performance, which hence may lead to over-explicit reasons and inappropriate utterances (e.g., Blum-Kulka & Olshtain, 1984; Kasper, 1981; Kobayashi & Rinnert, 2003; Hassall, 2001).

5.2. Lack of Pragmalinguistic Performance in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he EFL learners in this study employed a limited amount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among which the mostly used was *Intensifier* (coded 12 times). The underus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 is similar to findings in previous literature (e.g., Dendenne, 2014; Hassall, 2001; House & Kasper, 1987; Kasper, 1981; Trosborg, 1995). In a similar vein, European learners of English (such as German EFL learners in Kasper, 1981) were not familiar with apply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Downtoner* and *Consultative Device*.

The current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their underuse of internal modifications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such linguistic usages had not been adequately addressed in the language education they received at schools. When interviewed, they explained that modification usage was somehow overlooked in their textbooks and in their teachers' instruction. Despite the important role textbooks play in pragmatic instruction (Kim & Hall, 2002), previous literature revealed that most EFL textbooks still lack authentic language samples (Grant & Stark, 2001; Vellenga, 2004). As Vellenga (2004) reported, the EFL learning texts contain fewer metapragmatic cues than what is included in ESL texts. Moreover, options and expressions of language samples were still limited even when metapragmatic information was presented.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participants' reflections on the few opportunities provided for them to learn internal modification in the Taiwanes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This explains why the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at authentic conversational patterns and units can only be learned from TV, movies, or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in L2 communications, but not in the classroom.

In particular, thes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appeared to have limited lexical knowledge pertaining to internal modification usage. Firstly, very few modification usages were found in these learners' use of *Consultative Devices* (e.g., “*Would you mind*”, “*Do you think*”, “*Do you mind*”). Such limited variations of lexical choice echoed Najafabadi and Paramasivam (2012) in which Iranian learners of English overall underused this modification and even high-level participants were limited to only using the lexis “*Do you think*” or “*Would you mind.*” Secondly, in terms of *Hedges*, th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use specific *adjective* lexis (i.e., *some*) without any use of *adverbials* (e.g., *kind of*, *sort of*, *somehow*, *and so on*, *more or less*; see more examples in Soler, Jordà, & Martinez-Flor, 2005). The lack of using *adverbial Hedges* in the current study echoed Pérez-Paredes, Hernández and Jiménez (2011) stating that Spanish EAP learners produced fewer *adverbial Hedges* than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did in their natural oral production. Thirdly, the participants applied *maybe* to present *Downtoners* in their request production, rather than using other alternative modifications such as *perhaps*, *probably*, *slightly*, *somewhat*, and *somehow*, etc. Previous literature also suggested that *Downtoners* were rarely used by non-native speakers (e.g., Dendenne, 2014; Hassall, 2001; House & Kasper, 1987; Kasper, 1981; Trosborg, 1995), and possible factors limiting the lexical choice of using *Downtoners* is rarely discussed. Fourthly, the participants used *Intensifiers* with little variation in their lexical choices, except for the use of *really*. *Intensifiers* can refer to numerous lexical terms such as *so*, *amazingly*, *exceptionally*, *incredibly*, *particularly*, *unusually*, *absolutely*, *completely*, *totally*, *utterly*, and *quite*, etc. Yet, the aforementioned expressions were not found in the participants' request utteranc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esign in Tagliamonte and Roberts (2005), *Intensifiers* are particularly examined from corpus-based discourse in socially and generationally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y found that older speakers tended to use *very* as an expression of *Intensifi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 mostly added *really* in their request utterance. The performance of college-level EFL learners in this study may echo the shifting norm of a speech community. Finally,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used *Expletives* (e.g., *bloody*, *damned*) in their request production,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eaching of *Expletives* is not encouraged or included in their L2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s Wang (2013) notes, the use of *Expletives* serves a pragmatic function “to establish and reinforce group identity/solidarity as between friends or classmates” (p. 74), which is a modification commonly used in speech communities. However, most EFL learners, including the current participants, do not understand meanings and usages of *Expletives*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prepared and accommodated to L2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s.

5.3. Adherence to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in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The participants underscored the necessity of showing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in scenarios of making requests to interlocutor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including subordinates, peers and superiors. Although they perceived the awareness of social variables (e.g., social power, social distance,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they still regarded it more appropriate to be polite in every circumstance due to three possible factors. These participants' sociopragmatic performance may be affected by their social values transferring from L1 to L2. As reviewed in Xiaoning (2017), Mandarin speaking EFL learners tended to employ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 in requests because the issues of politeness are highly valued in Chinese culture. The level of imposition was further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ntextual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ir request behaviors. In accordance with L1 social values, the EFL learners usually made polite reques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o reduce threats and save addressee's face.

Additionally, low sensitivity to social variables appeared to make the current participants' requests inappropriately delivered in L2 scenarios. Although these participants may be aware of all the related social variables, similar to the EFL learners in Jalilifar (2009) they were usually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both social power and distance, owing to insufficient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As a result, finally another factor regarding social judgment was revealed in the participant's reflections toward requests making. The factor was interpreted when the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would choose to act more politely if addressees' sociopragmatic expectations were unknown, thereby causing confusion in regard to their social judgments. They explained that being considered too polite was more acceptable than being regarded rude. In other words, the participants supplemented their self-perceived insufficiency in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by producing requests in a more conservative way.

This may also explain that even when these EFL learners reported their awareness of social variables, they tended to express their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in almost all the request utterances. It echoes what Economidou-Kogetsidis stated (2010) that social variables sometimes may not serve as influential factors to determining EFL learners' requesting behaviors, since participants' awareness of adjusting sociopragmatic choices can be overwhelmed by an intention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into the L2 environment.

6.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and insights into Taiwanese college EFL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performance on requesting behaviors by employing both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data. In line with general finding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research, the participating EFL learners were more familiar with using external modifications (in particular *Grounders*) when making requests; yet, their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was not well-developed to applying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o this speech act. Addition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se participants'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attributed to their lack of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in adjusting the roles of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in their speech act delivery.

Pedagogically, it is paramount to highly recommend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instruction in EFL school contexts. The lack of classroom experience on this topic rendered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unable to use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s in request situations. These learners'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could be enhanced by explicit or implicit i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wareness-raising tasks (Derakhshan & Eslami, 2015; Tajeddin & Hosseinpour, 2014). In particular, the EFL instructional design could highlight when and wh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ould use specific external or internal modifications to either soften or intensify the illocutionary effect of requests (Anani Sarab & Alikhani, 2015). Moreover, the teachability of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was also proved by Riddiford and Joe (2010) with an aim to raise EFL learners' sensitivity of social variables (i.e., issu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distance, and power) when determining the levels of directness and politeness in request scenarios.

Future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resear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uncovering and docum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FL learners' use of modifications in various speech acts. In addition to production data, the analysis of perception data may offe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any speech act (Farashaiyan & Muthusamy, 2016). More participants recruited from different regions could draw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all the related issues under long-term investigation.

References

- Al-Ali, M. N., & Alawneh, R. (2010). Linguistic mitigating devices in American and Jordanian students' request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7(2), 311-339.
- Aliakbari, M., & Gheitasi, M. (2014). On Iranian EFL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appropriate use of "request" in English contexts. *Journal of Pan-Pacific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8(1), 19-32.
- Anani Sarab, M. R., & Alikhani, S. (2015). Pragmatics instruction in EFL context: A focus on reque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5(1), 1-14.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chman, L.F., & Palmer, A. S. (1996).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useful language tes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dovi-Harlig, K (2010). Pragma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R. B. Kaplan (Ed.) (2nd edi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p. 363-37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dovi-Harlig, K., & Griffin, R. (2005). L2 pragmatic awareness: Evidence from the ESL classroom. *System*, 33(3), 401-415.
- Barron, A. (2003). *Acquisition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Learning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in a study abroad context*.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Bella, S. (2012).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a foreign language: A study of Greek FL reques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13), 1917-1947.
- Blum-Kulka, S., & Olshtain, E. (1984). Requests and apologi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atterns (CCSARP). *Applied linguistics*, 5(3), 196-213.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D. M. (1997). Language, aging and inhibitory deficits: Evaluation of a theor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2B, 254-264.
- Celce-Murcia, M., Dörnyei, Z., & Thurrell, S. (1995). A pedagogical framework fo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pedagogically motivated model with content specifications.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6(2), 5-35.
- Chang, Y. F. (2011).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Language Sciences*, 33(5), 786-798.
- Corbin, J., & Strauss, A. (200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ummings, L. M. B. M. C., & Clark, B. M. (2006). Natural speech act data versus written questionnaire data: How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ffects speech act performance. In S. Gass & J. Neu (Eds.), *Speech acts across cultures: Challenges to communica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Vol. 11, pp. 65-86).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Dendenne, B. (2014). "Could you help me with these bags, brother? My shoulders are falling." Transfer in IL requests performed by Algerian EFL learner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0(2), 29-47.
- Derakhshan, A., & Eslami, Z. (2015). The effect of consciousness-raising instruction on the

-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apology and request. *TESL-EJ*, 18(4). Retrieved April 7, 2017 from <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J1057320.pdf>
- Economidou-Kogetsidis, M. (2010). Cross-cultural and situational variation in requesting behaviour: Perceptions of social situations and strategic usage of request patter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8), 2262-2281.
- Ellis, R. (1992).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in the classroom: A study of two learners' request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4(1), 1-23
- Ellis, R. (1994).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lami-Rasekh, Z., & Eslami-Rasekh, A. (2008). Enhancing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candidates (NNESTCs). In E. Alcón & A. Martínez-Flor (Eds.), *Investigating pragmatic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pp. 178-197).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Faerch, C., & Kasper, G. (1983). On identify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production. In C. Faerch & G. Kasper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pp. 210-238). Michigan: Longman Group Limited
- Farashaiyan, A., & Muthusamy, P. (2016). Pragmatic variations in giving advice in L2 by Malaysian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situational effect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9(5), 179-191.
- Félix-Brasdefer, C. J. (2005). Indirectness and politeness in Mexican requests. In D. Eddington (Ed.),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7th hispanic linguistic symposium* (pp. 66-78). New Mexico: Cascadia Press.
- Grant, L., & Starks, D. (2001). Screen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s closings from textbooks and television soap operas.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39(1), 39-50.
- Hassall, T. (2001). Modifying requests in a second language.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39(4), 259-284.
- Hill, T. (1997).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an EFL contex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okyo: Temple University.
- House, J., & Kasper, G. (1987).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Request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2, 1250-1288.
- Jalilifar, A. (2009). Request strategies: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Iranian EFL learners and Australian native speaker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1), 46-61.
- Jalilifar, A., Hashemian, M., & Tabatabaee, M. (2011).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Iranian EFL learners' request strategies.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4), 790-803.
- James, L. E., Burke, D. M., Austin, A., & Hulme, E. (1998).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verbosity"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13(3), 355-367.
- Kaneko, T. (2004). Request production by Japanese EFL learners: An SST corpus-based study. *GAKUEN*, 763, 1-19.
- Kasper, G. (1981). *Pragmatische Aspekte in der Interimsprache: eine Untersuchung des Englischen fortgeschrittener deutscher Lerner*.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 Kılıçkaya, F. (2010). The pragmatic knowledge of Turkish EFL students in using certain request strategies. *University of Gaziantep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9(1), 185-201.
- Kim, J. (1995). "Could you calm down more?": Requests and Korean ESL learners.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11(2), 67-82.

- Kim, D., & Hall, J. K. (2002). The role of an interactive book reading program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pragmatic competenc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6(3), 332-348.
- Kobayashi, H., & Rinnert, C. (2003). Coping with high imposition requests: High vs. low proficiency EFL students in Japan. In A. Martínez Flor, E. Usó Juan, & A. Fernández Guerra (Ed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p. 161-184). Castelló de la Plana: Universitat Jaume I, D.L.
- Leech, G. N. (2016).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 Li, D. (2000). The pragmatics of making requests in the L2 workplace: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7(1), 58-87.
- Lin, Y. H. (2009). Query preparatory modals: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situational variations in request modific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8), 1636-1656.
- Lundell, F. F., & Erman, B. (2012). High-level requests: A study of long residency L2 users of English and French and native spea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6), 756-775.
- Najafabadi, S. A., & Paramasivam, S. (2012). Iranian EFL learners' interlanguage request modifications: Us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upportive mov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7), 1387-1396.
- Pérez-Paredes, P., Hernández, P. S., & Jiménez, P. A. (2011). The use of adverbial hedges in EAP students' oral performance. In V. Bhatia & P. Sánchez (Eds.), *Researching specialized languages* (pp. 95-113). Netherlands: Joan Benhamins Publishing.
- Riddiford, N., & Joe, A. (2010). Tra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pragmatic skills. *TESOL Quarterly*, 44(1), 195-205.
- Rose, K. R. (2000). An exploratory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2(1), 27-67.
- Rose, K. R., & Ono, R. (1995). Eliciting speech act data in Japanese: The effect of questionnaire type. *Language learning*, 45(2), 191-223.
- Sa'd, T., Hatam, S., & Mohammadi, M. (2014).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request perspective use among Iranian EFL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3(5), 19-31.
- Savić, M. (2014). *Politeness through the prism of requests, apologies and refusals: A case of advanced Serbian EFL learn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Scarcella, R., & Brunak, J. (1981). On speaking politely in a secon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7, 59-76.
- Schauer, G. A. (2004). May you speak louder maybe? *EUROSLA Yearbook*, 4253-273.
- Schmitt, N.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ler, E. A., Jordà, P. S., & Martínez-Flor, A. (2005). Towards a typology of modifiers for the speech act of requesting: A socio-pragmatic approach. *RAEL: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4, 1-35.
- Suh, J. S. (1999). *ESL Korean learners' us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modifications in request realization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30 400).
- Tagliamonte, S., & Roberts, C. (2005). So weird; so cool; so innovative: The use of intensifiers in the television series Friends. *American Speech*, 80(3), 280-300.

- Taguchi, N. (2009). *Pragmatic competence*. Berlin, Germany: Mouton de Gruyter.
- Takahashi, T., & Beebe, L. M.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by Japa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JALT journal*, 8(2), 131-155.
- Tajeddin, Z., & Hosseinpour, R. (2014). The Impact of deductive, inductive, and L1-based consciousness-raising tasks on EFL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the request speech act. *Journal of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33(1), 73-92.
- Tanaka, S., & Kawade, S. (1982). Politeness strategie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5(1), 18-33.
-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4(2), 91-112.
- Trosborg, A. (1995).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Requests, complaints, and apologies*.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Vellenga, H. (2004). Learning pragmatics from ESL & EFL textbooks: How likely. *Tesl-Ej*, 8(2). Retrieved October 8, 2015, from <http://eric.ed.gov/?id=EJ1068091>
- Wang, N. (2013). An analysis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swearing” in interpersonal talk. *Griffith Working Papers in Pragmatic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6, 71-79.
- Wang, V. X. (2011). *Making request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Vol. 207). Philadelphia, US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Xiaoning, Z. (2017).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Requests and Refusal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7 from <http://semanticsarchive.net/Archive/DYzYWRiN/Request-Refuse.pdf>
- Yule, G. (2008).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u, W. (2012). Polite requestive strategies in emails: An investigat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RELC Journal*, 43(2), 217-238.

Appendices

Appendix A: DCT Scenarios and Examples

I. Scenarios in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1. Talking to Superiors

Asking a professor for an appointment

Asking a boss to raise salary for extra work

Asking a boss to pass the salt on dinner table

2. Talking to Peers

Borrowing a book from a close friend

Asking a co-worker to cover his/her work

Asking a stranger to stop chatting in a library

3. Talking to Subordinates

Asking students to make posters

Asking an employee to work overtime

Asking a daughter to stop playing computer

☞ An Example:

Mr. Wang is the owner of the bookstore *Glasses*. Sinc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re are too many books to be ordered, unpacked, and organized. Mr. Wang can't finish these jobs by himself, so he is asking his part-time employee, Mike, to work 2-hour overtime on Friday. What Mr. Wang would say to Mike?

At the bookstore

Mike: Good morning, Mr. Wang.

Mr. Wang: _____

Mike: On this Friday? Um... Yeah, sure! I think I can stay till 9 pm on Friday.

II. Scenarios in 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1. Talking to Superiors

Asking parents for a ride to the station

Asking a professor for a clear delivery in class

Asking a boss for a day off

Asking a club leader for a drop-off

Asking parents for traveling expense

2. Talking to Peers

Borrowing a handout from a classmate

Borrowing a motorcycle from a same-aged cousin

- Asking a friend to return the money back
- Asking a roommate to help with buying lunch
- Asking a friend to pick him/her up

3. Talking to Subordinates

- Asking an assistant to make photocopies
- Asking a younger brother to turn down the music
- Asking an employee to compile documents
- Asking a son to clean up the room
- Asking a student to collect textbook fees

☞ An Example:

Midterm exams is coming. Tom is studying for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exam in his room. Tom can hardly concentrate on studying since his younger brother, Jeff, is listening to heavy metal rock music loudly in the next room. What would Tom say to his younger brother, Jeff?

- A. "Turn the music down."
- B. "Can you turn down the music, please?"
- C. "Hey... I'm preparing for the exam."
- D. Tom won't ask Jeff to turn down the music. Tom will continue studying.

Appendix B: Interview Questions

* Please elaborate on your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 questions.

I. General Questions:

- 1. Are there any reasons for you to choose this specific answer?
- 2. What do you think of other answers that you ignored?

II. Sequential Questions:

- 1. What attitudes would you hold if you were giving this utterance?
- 2. Do you think this answer is polite or impolite?
- 3. Do you think this answer is appropriate or inappropriate?
- 4. If you were talking to someone close to you, would you still choose this answer?
- 5. If you were talking to someone who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would you still choose this answer?

《檳城新報》的語言選用——以煙、酒類廣告為例*

王桂蘭**

摘要

《檳城新報》是檳城當地較早發行的報紙，刊行時間為 1895-1941 年。47 個年份中，目前的統計約有 1 萬 1 千多餘篇。以 5 年為一間隔，共 10 個年份內的報紙為觀看範疇，計有 2,223 篇。整理出 134 筆煙類廣告，212 筆酒類廣告，觀察煙、酒類廣告的語言選用與互動。

《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景觀多元豐富，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的語言數量以多語言是常態。語言組合類型中，煙、酒類廣告皆以華語使用得最多。在主標題文字向量的位置上，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文字向量多集中在由右上往左上與右上往右下的書寫，尤其交集位置「3」是重要的擺放位置。

《檳城新報》的語言特色，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的語言皆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福建話、英語，粵語只有少數。主標題的翻譯方式分為：「音譯」、「意譯」、「圖譯」，並搭配「注釋」使用。除了「音譯」、「意譯」外，「圖譯」是廣告中重要的一環，圖文並茂的版面讓讀者更易於了解商品，「注釋」則是用以輔助說明商品的種類。

《檳城新報》內使用的語言包含福建話、粵語、華語、英語，沒有馬來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報紙的主要讀者群為華人，二來當時的馬來語還不是唯一的官方語文，因此並沒有規定在報章雜誌內必須使用馬來語。而英國殖民者的英語不論是在早期的《檳城新報》或是現在的廣告都隨處可見。

關鍵詞：《檳城新報》、廣告、符碼優先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由衷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

到稿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

The Language Adoption of “*Penang Sin Poe*” –The Cases of Cigarette and Liquor Advertisements

Kui-lan Ong^{*}

Abstract

“*Penang Sin Poe*” was an old local newspaper founded in Penang, published from 1895 to 1941. In its 47 years, there were a total of over 11,000 pieces printed according to recent statistics. By using five-year intervals, there were 2,223 pieces selected over ten years. There were related language adoptions and interactions observed in the selected 134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212 pieces of the liquor advertisements.

On “*Penang Sin Poe*”, the language adoption in the cigarette and liquor advertisements were versatile and abundant. No matter in the cigarette or the liquor advertisements, it was a common condition for multiple languages to be used. As to the text directions of the main titles, no matter in the cigarette or the liquor advertisements, the texts directions were mostly from the upper right to upper left, or from upper right to bottom right, the cross section “3” wa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space.

The language features shown on the main titles, the subtit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Penang Sin Poe*” were mainly written in Mandarin. The second largest languages adopted were Hokkien and English. Cantonese was featured the least. The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the main tit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ransliteration”, “translation” and “graphic illustrations” and they were also used with the approach of “annot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ransliter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ng approach of “illustrated graphic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advertisements. The outline with illustrated graphics and descriptions made the readers easier understand the product, and the “annotation” was an auxiliary explanation of product variety.

The languages adopted in the “*Penang Sin Poe*” included Hokkien,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while Malay was excluded.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 reading group of the newspaper were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Malay was not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 at the time. Therefore, there weren’t any regulations forcing the use of Malay in the magazines or newspapers. Early British colonial English was not only frequently seen in “*Penang Sin Poe*” back then, but also in widely used in advertisements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Penang Sin Poe*”, advertisements, code preference

^{*} Doct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ceived June 30, 2017.

一、前言

檳城（Penang）位於馬來半島的西北側，地理位置接近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洋的交會口，首府為喬治市（George Town）。檳城又名檳榔嶼、檳州，馬來語為 Pulau Pinang，為檳榔島之意。從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時期¹開始，華人數量在三州府總是多過於其他州屬。閩南、廣東族群來到檳榔嶼的時間較早，周偉民、唐玲玲（2002：286）：

英國人開闢檳榔嶼時，極力吸引華人到檳榔嶼為他們開闢新殖民地。謝清高記載：……閩粵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當時，檳榔嶼在開闢過程中，招募華人前去當苦力；……當檳榔嶼被佔領之後，每年都有受到東印度公司商管招雇、並用公司的船隻裝運來的中國工匠和工人。

閩、粵兩地內還能再區分出不同的地區，如：福州、海南。顧長永（2009：5）：「華人的語言由於祖籍來源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言，包括福建話、廣東話、客家話、福州話、及海南話等。」語言隨著各族群的人來到檳城，在諸多語言中，較為優勢、主流的是福建話。因為在各族群中，以福建人的比例為多。如表 1：

表 1：各方言羣在三州府的百分比（1881-1947）

方言羣	1881 檳呷	1891 星檳呷	1901 星檳呷	1911 星檳呷	1921 星檳呷	1931 星 檳呷	1947 星檳呷
廣東人	20% 7%	21% 23% 7%	19% 22% 7%	23% 24% 7%	25% 27% 13%	22% 22% 11%	23% 22% 14%
福建人	30% 22%	37% 32% 26%	36% 35% 29%	44% 60% 32%	44% 53% 40%	43% 45% 40%	42% 43% 39%
海南人	9% 26%	7% 3% 24%	6% 3% 23%	5% 3% 34%	5% 3% 22%	5% 3% 16%	7% 4% 12%
客家人	10% 15%	6% 7% 12%	5% 7% 10%	1% 6% 16%	5% 9% 19%	5% 10% 23%	6% 9% 24%
僑 生	20% 27%	11% 23% 28%	9% 26% 26%	— — —	— — —	— — —	— — —

¹ 1826-1946 年為英國的海峽殖民地時期，三州府為「檳城」、「麻六甲」、「新加坡」。

		18%	17%	18%	17%	20%	23%
潮州人	11%	12%	7%	6%	6%	6%	8%
	4%	5%	3%	7%	5%	6%	8%

資料來源：調整自麥留芳（1985：71）

顯示出福建人於 1881-1947 年，在三州府都是佔多數，皆在 30% 以上，甚至在 1911 年與 1921 年的比例超過 50%。因此，福建話成為諸多語言中，通用性較高的語言。檳城的華人至少都能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顧長永（2009：168）：

檳城地區的華人特色非常明顯，以華人的結構而言，福建人居最多；因此，檳城地區的華人不僅會說華語（中文），福建話（閩南話）亦相當流行，這點與麻六甲地區相當類似。

生活在檳城的華人，幾乎都會說福建話。福建話在檳城的普及程度，甚至連馬來人和印度人都會說上幾句檳城福建話。普遍能使用多語的情況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常態。檳城當地華人稱閩南語為福建話，本文依照當地說法，以「檳城福建話」一詞指稱檳城的閩南語。

（一）《檳城新報》簡介

檳城戰前四大報章：《檳城新報》、《光華日報》、《南洋時報》、《星檳日報》，以《檳城新報》出刊日期最早，於 1942 年被日本殖民前停刊。《光華日報》於 1910 年發刊，時至今日仍持續刊行。《南洋時報》1927 年創刊，三十年代初便停刊。《星檳日報》最晚，於三十年代末期才出刊，1986 年停刊。由此可見，《檳城新報》是檳城當地較早發行的報紙，刊行時間是 1895-1941 年。

目前以《檳城新報》為研究素材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楊松年（2010）《〈檳城新報〉文藝副刊與早期馬華文學》，是以《檳城新報》內的文藝副刊為主，討論其與早期馬華文學的關係。目前尚未有應用在語言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

本文討論《檳城新報》內的煙、酒廣告，探究其中的語言選用。文中使用的《檳城新報》的資料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蒐藏的資料，雖然有缺漏部份日期、月份，但大致上相當完整。在 47 個年份中，目前的統計約有 1 萬 1 千多餘篇。由於早期廣告每天、每月的變化性不大，因此採取 5 年為一間隔，以 1895、1900、1905、1910、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這 10 個年份內的報紙為觀看範疇，共計 2,223 篇。

於此主要觀察廣告上符碼擺放位置的互動關係，屬縱觀式觀察，而非針對某個煙、酒品牌廣告的歷史回顧。因此該廣告在年度內的出現次數、文案內容，並非關注焦點。本文聚焦在語言上，若是同一個品牌廣告的語碼放置格式相同，即使其中的圖片有所變

動，本文也視為同一種格式。整理出 134 筆煙類廣告，212 筆酒類廣告。

「視覺符號」，可以指稱在視覺範圍內所有建構意義的方式。Ran Scollon & S.W. Scollon (2003) 引用奎斯與范李文 (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2001)、Multimodality (2001) 書籍內的分析，將視覺符號的範圍限縮在「有框架的影響及圖片上」，如圖表、書集、海報、照片……商店標誌或廣告。²對圖片、文字放置的位置進行討論，並援引奎斯跟范李文的分析。³《檳城新報》內的廣告較多圖文並列的廣告，本文關注其使用語言的選擇。

討論「符碼優先 (code preference)」特別要注意的是象徵跟指示之間的差異。當多種符碼聚集在一起時，符碼之間怎麼放置呢？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 (2005：132-133)：

一個符碼之所以被選用，可能是因為它指示了這個地點位在世界的何處，例如位於說阿拉伯語的社區（商店或國家）；或因為這個符碼與某社會團體有所關聯，而象徵那個社會團體，例如餐館招牌上寫著中文，表示這是一家中式料理餐廳。無論我們關心的是地緣政治所指示的符碼優先，或是社會文化關聯所表現出的象徵，都必須從符號本身之外來做決定。

……當不只使用一個符碼時，符碼優先由主要符號資源所產生，其被放置在圖像或實體空間裡。

……優先符碼會放在上面、左邊或中心，而不重要的符碼就放在下面、右邊或邊陲。

在符碼優先的討論上，Scollon & Scollon 以香港地鐵招牌與加拿大渥太華的交通標誌為例，觀看符碼從框架中的位置跨越到世界上的位置。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 (2005：138)：

……符碼優先指出了社會文化或社會政治的演進過程，我們也可以知道許多社會政治的改變過程，會透過符碼優先系統，書寫在世界的時間與空間。

符碼的擺放也是地理符號學的核心之一，這也包含文字的書寫方向。例如在中國除了古老寺廟、古蹟外，較少能找到由右往左寫的。⁴符碼優先理論不僅能運用在實體世界招牌、指示牌的討論，書面化的廣告，其視覺符號也是暗藏玄機的密碼。本文運用符碼優先理論觀看《檳城新報》內的菸、酒類廣告為範疇，透過符碼擺放位置與其優先符碼的選擇，檢視廣告文案內語碼排置的優先順序，及其語言使用現象，觀察符碼在《檳城新報》的選用。

²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 (2005：13)。

³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 (2005：102)：「基本訊息結構有兩個：中心化與兩極化。而兩極化的又可分兩種系統：左右系統（已知的與全新的）以及上下系統（理想與真實）。」

⁴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 (2005：170) 說明原因為：「因為政策規定書寫方向為從左到右，和英文一樣。」

二、《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景觀

什麼是「語言景觀」？Landry & Bourhis (1997: 23) 對語言景觀 (linguistic landscape) 的定義為：

Linguistic landscape refers to the visibility and salience of language on public and commercial signs in a territory or reg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may serve important informational and symbolic functions as a marker of the relative power and status of the linguistic communities inhabiting the territory.

語言景觀指的是語言在一定區域被當做公眾和商業告示的能見度和顯著的程度。它提供了重要的資訊與象徵功能，並做為語言社區內相對權利與地位的標誌。比利時跟魁北克的語言規劃學者是最早藉由語言進行領域標誌的，運用範圍包含公共標誌、告示牌、街名、商業招牌與地名。⁵語言景觀再進一步可以區分為私人標誌 (private signs) 與政府標誌 (government signs)。Landry & Bourhis (1997: 26)：

Private signs include commercial signs on storefronts and business institutions (e. g., retail stores and banks), commercial advertising on billboards, and advertising signs displayed in public transport and on private vehicles. Government signs refer to public signs used by national, regional, or municipal governments in the following domains: road signs, place names, street names, and inscriptions on government buildings including ministries, hospitals, universities, town halls, schools, metro stations, and public parks.

由上可知路標、地名、街道名；商店或是商業機構的招牌、廣告，不論為私人或是政府標誌，都包含在語言景觀的範圍中。政府標誌與私人標誌共同組成當地的語言景觀。政府藉由語言政策，對公共標誌的管制較多，而對私人標誌的影響則較少。⁶相較之下，約束力較少的私人標誌較政府標誌的呈現更為多元。而除了實體世界中的私人標誌，書面化的廣告也是語言使用的重要場合，有著豐富的語言景觀。

《檳城新報》內除了當地要聞、文藝副刊外，其商業廣告也多彩豐富。因此，以下就煙、酒廣告的「廣告語言數」、「語言類型」、「整體文字向量」、「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這 4 個部分，觀看使用語言種類及其語碼放置位置。

(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數量

在 1895、1900、1905、1910、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這 10 個年份內的 2,223 篇報紙中，煙類篩選出 134 則廣告，酒類有 212 則廣告。煙、酒兩類廣告所

⁵ Landry & Bourhis (1997: 24)。

⁶ Landry & Bourhis (1997: 27)。

使用的語言數量，分別如表 2、3。此處的語言數量是指在一則廣告內所使用的不同語言數量。

煙類廣告中，有近 6 成是在同一則廣告內運用到 2 種語言。酒類廣告運用 2 種語言以上的比例有 78.8%。可見得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過半數以上都使用 2 種甚是 2 種以上的語言，使用多語言是常態。而煙、酒類廣告內所使用的單一語言皆是華語。煙類廣告使用 1 種語言和 2 種語言的比例近似 4 成與 6 成，比例接近。酒類廣告使用 1 種語言和 2 種語言以上的比例近乎 2 成與 8 成，差距較大。差別在於煙類廣告內使用單一華語的比例較多，可能原因為煙類廣告有較多的非西洋煙，而酒類廣告則多數為西洋進口酒品。因此煙類廣告使用單一語言的比例多於酒類廣告。

表 2：煙類廣告語言數量

語言數量	廣告則數	比例
1 種	56	41.8%
2 種	78	58.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3：酒類廣告語言數量

語言數量	廣告則數	比例
1 種	45	21.2%
2 種	92	43.4%
3 種	75	35.4%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是指同一筆廣告內所使用的語言，有通篇單用同一種語言，也有不同語言的組合。其中，「福華話」⁷指的是福建話與華語使用同樣的漢字表達同一種煙、酒廣告的名稱、標題，且廣告內無拼音、語序等輔助方式協助判斷，此類難以區辨的便歸納為「福華話」。語言數量的計算上，「福華話」算兩種，因為既是福建話也是華語。檳城雖然有其他如潮州話、海南話等語言的存在，這些語言和華語也是共用漢字，但在以福建話為主流語言的檳城，將之歸納為福建話與華語共通的詞彙。

煙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有 7 種，單用華語的比例最高，有 41.8%。其次為華語加英語的組合，有 36.6%，兩者合起來為 78.4%。具有福建話成分的類型比例為： $10.4\%+3.7\%+3\%+1.5\%=18.6\%$ ，比例只有將近 2 成。具有英語成分的類型比例為： $36.6\%+10.4\%=47\%$ ，將近 5 成。包含粵語的只有 4 則廣告，僅占 3%。進一步範疇化後，得出華語使用得最多，比例為 100%，每一種組合類型都有華語，其次為英語、福建話、粵語。

表 4：煙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56	41.8%

⁷ 「福華話」的例子如：「狗頭標」、「白蜜酒」，福建話與華語使用同樣的漢字。「狗仔標」、「烏蜜酒」則為福建話。

華話+英語	49	36.6%
福華話+華語+英語	14	10.4%
福華話	5	3.7%
福建話+華語	4	3%
華話+粵語	4	3%
福華話+華語	2	1.5%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有 15 種，較煙類多元。單用一種語言的，數量排序為華語、福建話、英語。雖然酒類廣告中有許多進口洋酒，但由於販賣地點在檳城，因此除了原本的外文名稱外，還是需要有翻譯名稱，才能更貼近消費者。

表 5：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41	19.3%
華語+英語	36	17%
福建話+華語+英語	34	16%
福華話+華語	22	10.4%
福建話+華語	19	9%
福華話+華語+英語	19	9%
福建話+福華話+華語+英語	14	6.6%
福華話	6	2.8%
福建話+福華話+華語	5	2.4%
福建話+英語	4	1.9%
福華話+英語	4	1.9%
福建話	3	1.4%
福建話+福華話	2	0.9%
福建話+福華話+英語	2	0.9%
英語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我們將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進一步整合，將組合類型中具有華語、福建話、英語的都集合在一起，範疇化後得出表 6。顯見具有華語的為最大宗，其次為福建話。具有福建話的與具有英語的相差 9.4%。而半數以上的酒類廣告都有英語。

表 6：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範疇化）

語言組合類型（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204	96.2%
具有福建話的	134	63.2%
具有英語的	114	53.8%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整體文字向量

文字向量的討論，以漢字為著眼點。漢字有由左至右、由右至左兩種向量，但英文只有由左至右一種。134 則煙類內，廣告整體文字向量，全數都是由右至左的書寫。212 則的酒類廣告中，有 21 則廣告是由左至右，集中在 1930、1935 年這兩個年份。呈現出 1930 年代附近已經有由左至右的書寫向量，但是比例僅近 1 成，還不是很普遍。

表 7：煙類廣告整體文字向量

廣告整體向量	廣告則數	比例
由左至右	0	0%
由右至左	134	100%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表 8：酒類廣告整體文字向量

廣告整體向量	廣告則數	比例
由左至右	21	9.9%
由右至左	191	90.1%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此處討論廣告內主標題的文字向量位置，為精確討論向量位置，將廣告切為 9 等份，並賦予每個區塊數字，如表 9。文字向量的記錄上若是「321」代表該主標題書寫的位置、方向是廣告欄位中最上方由右至左的書寫方向。若為「369」，代表位於廣告欄位內最右邊由上至下的書寫。主標題的認定為該廣告欄內標題最大、最顯著的標題，相較之下較小的標題為次標題，其餘的為廣告內容的說明文。

表 9：廣告向量位置九宮格表

1	2	3
4	5	6
7	8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經過統計，134 則的煙類廣告主標題有 30 種向量，另外有一種是沒有主標題的。比例前 3 高的向量位置是「321」佔 23.1%、「369」佔 16.4%、「36」佔 12%，都是由右邊開始向左、向下的書寫。

表 10：煙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前 3 高）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廣告則數	比例
321	31	23.1%
369	22	16.4%
36	12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煙類廣告欄位內，最上方、最下方的位置，都是由右至左的書寫比例高於由左至右，且最上方的位置是主標題放置位置數量較多的地方。直行書寫的部分，顯然是廣告欄位內右側欄位數量多於左側欄位。顯見在煙類廣告內，主標題文字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尤其交集位置「3」是重要的擺放位置。

表 11：煙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範疇化）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包含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3→1	3、31、32、321	47	35.1%
1→3	1、12、123	4	3%
9→7	9、97、98	5	3.7%
7→9	78、789	4	3%
3→9	3、36、369	43	32.1%
1→7	1、14	3	2.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12 則的酒類廣告主標題有 34 種向量，另外有一種是沒有主標題的。最大宗是「321」。其次為「123」，這是因為在酒類廣告內，有許多洋酒都是以酒的外文名稱當主標題，因此有「123」這樣的文字向量出現。第 3 高為「369」，與「123」僅有微幅差距。

表 12：酒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前 3 高）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廣告則數	比例
321	93	43.9%
123	21	9.9%
369	19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欄位內，最上方、最下方的位置，都是由右至左的書寫比例高於由左至右，且最上方的位置是主標題放置位置數量較多的地方。直行書寫的部分，顯然是廣告欄位內右側欄位數量多於左側欄位。和煙類廣告的情況一樣，主標題文字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

表 13：酒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範疇化）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包含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3→1	3、31、32、321	103	48.6%
1→3	1、12、123、13	25	11.8%
9→7	98、987	3	1.4%
7→9	789	2	0.9%
3→9	3、36、369	33	15.6%
1→7	1、14、147	9	4.2%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合「語言數量」、「語言組合類型」、「整體文字向量」、「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這 4 個部分來看，《檳城新報》內煙、酒廣告的語言景觀，不論是煙、酒廣告，多語言的使用是常態。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分別有 7、15 種，比例前 3 高的組合皆為「華語」、「華話+英語」、「福華話+華語+英語」。廣告整體的文字向量，煙類的一致為由右至左的書寫，酒類廣告多數是由右至左，但有 9.9% 的比例是由左至右，可知由左至右的書寫是當時主要方向。而這也和主標題的文字向量對應，不論是煙或酒的廣告，主標題文字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

三、《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特色

《檳城新報》主要的閱讀者是檳城的華人，所使用的語言包含殖民者的語言：英語，華人的語言，如：福建話、華語、粵語。尤其以英語、福建話、華語為最大宗。Sick, Goh-Ngong (1971: 18) 整理出 1960 年馬來西亞各種族語言的人數，在 Sick 的分類中，馬來半島華族的前 3 名語言為福建話、客家話、粵語。可見得福建話是使用人數多且較為優勢的語言。1900 年代初期的教育除了英語學校的建立外，各族群也開始發展各自的語言學校，不僅是福建話，華語也漸漸進入當時的馬來亞地區。葉玉賢（2002：12）的研究中：「以華人而言，在 1900-1910 年間中國政府前往馬來亞地區為海外華人籌設華語學校，其師資與教科書多從中國而來。」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於華語和淡米耳語學校的建立，採取的態度並非積極性的規劃籌設⁸，1924 年馬來西亞各語言學校的入學人數，華語學校的入學人數有 27,476 人。⁹雖然有推動華語，但華語尚未受到重視。葉玉賢（2002：12）：

在馬來亞地區的語言教育方面，巴恩報告書建議成立國民學校制度來達成社會整合的目標，並希望以英語或馬來語為教學用語的國民學校取代現存的方言學校，

⁸ Hashim, R. (1996: 37): 「The British administrators and missionary societies set up English and Malay vernacular primary schools, but provided no vernacular schools for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as they were considered transitory migrants.」

⁹ Hashim, R. (1996: 51)。

其中華語課與淡米耳語課則被視為一教學科目（Hashim, 1996: 52; Mok Soong Sang, 2000: 33-34）。

「巴恩馬來文教育報告書」（The Barnes Report）是由英國牛津社會訓練學院院長 L. J. Barnes 於 1951 年所發表。1951 年的「巴恩報告書」對華語的學習規劃僅將其當作教學科目之一，那麼在更早期的華語教學狀況與學習成效，成果更為受限，處境更為嚴峻。

福建話為檳城多數華人使用的語言，因此廣告上出現福建話，也是自然之事。然而福建話、粵語、華語都使用漢字表意，因此需要透過詞彙、語序、拼音等線索輔助判斷語言類別。語言特色部分，除了由「主標題語言」、「次標題語言」、「聲明文語言」、「主標題翻譯方式」這 4 個部分，審視不同語言之間的互動與符碼使用的情況外，另外增加「廣告用字討論」，探究廣告用字所反映的語言現象。

（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語言

煙類廣告的主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7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英語」、「華語+福建話」。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英語較高，福建話較少。

表 14：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

主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92	68.7%
英語	17	12.7%
華語+福建話	15	11.2%
無主標題	5	3.7%
華語+英語	2	1.5%
福建話	1	0.7%
福華話	1	0.7%
華語+福華話	1	0.7%
煙類廣告則數	134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將主標題內具有華語、英語、福建話的集合在一起，得出表格 15。具有華語的主標題比例最高，其次為英語、福建話，兩者的差距不大。

表 15：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11	82.8%
具有英語的	19	14.2%
具有福建話的	18	13.4%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主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17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福華話」、「英語」、「華語+福建話」。單用一種語言的和煙類廣告一樣，以華語、英語較高，福建話較少。

表 16：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

主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74	34.9%
福華話	23	10.8%
英語	17	8%
華語+福建話	17	8%
華語+福華話	15	7.1%
福建話	14	6.6%
無主標題	12	5.7%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0	4.7%
福華話+華語	7	3.3%
福建話+英語	6	2.8%
福華話+福建話	4	1.9%
福建話+福華話	3	1.4%
福建話+華語	3	1.4%
華語+英語	2	0.9%
英語+華語	2	0.9%
福建話+華語+福華話	1	0.5%
福華話+華語+福建話	1	0.5%
華語+福華話+福建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有華語的主標題比例最高，其次為福建話、英語。相較於煙類廣告，酒類廣告的主標題語言範疇化後，具有福建話的主標題語言遠多於具有英語的廣告。

表 17：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69	79.7%
具有福建話的	105	49.5%
具有英語的	25	11.8%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主標題語言中，不論是煙類或是酒類廣告，具有華語的比例都是最高的一類。煙類的華語比例佔了 8 成多，酒類則是近 8 成。煙類廣告的主標題語言，具有英語的和具有福建話的主標題語言廣告，則數只差 1 則，不相上下，呈現出英語和福建話在煙類廣告的主標題中地位是一樣的。但在酒類廣告中差異較大，幾近 5 成的主標題語言具有福建話，但具有英語的僅 1 成多，顯示出在酒類的主標題中，福建話的重要性較英語重要。由於酒類廣告多數是西洋進口酒品，要進入當地的市場，若是標語能以當地的優勢語言、常用語言書寫，有助於提升商品的親切感、連結度，也可能對銷售量的提升有所助益。這便是為何在主標題的語言使用上，煙類、酒類廣告會有所差異。也恰恰反映出福建話是當時在地的重要語言之一。

（二）《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次標題語言

煙類廣告的次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7 種類型。由於有主標題在，廣告內並不一定需要次標題，因此無標題的比例較高。比例前 2 高者為「華語」、「華語+福建話」、「華語+粵語」。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福建話、英語居次。

表 18：煙類廣告次標題語言

次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無次標題	85	63.4%
華語	39	29.1%
華語+福建話	3	2.2%
華語+粵語	3	2.2%
福建話	1	0.7%
英語	1	0.7%
福華話+福建話	1	0.7%
華語+英語	1	0.7%
煙類廣告則數	134	99.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第 2、3 種語言數量的次序和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相反。

表 19：煙類廣告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47	35.1%

具有福建話的	5	3.7%
具有英語的	2	1.5%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次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12 種類型。排除無次標題的，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英語」、「福建話」。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英語、福建話居次。

表 20：酒類廣告次標題語言

次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無次標題	110	51.9%
華語	36	17%
英語	35	16.5%
福建話	10	4.7%
華語+英語	7	3.3%
福建話+華語+英語	3	1.4%
福建話+英語	2	0.9%
華語+福建話	2	0.9%
華語+福華話	2	0.9%
英語+華語	2	0.9%
福華話	1	0.5%
福建話+福華話	1	0.5%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英語、福建話的。但此處具有華語的與具有英語的次標題比例較接近。第 2、3 種語言數量的次序和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相反。

表 21：酒類廣告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55	25.9%
具有英語的	49	23.1%
具有福建話的	22	10.4%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說明文語言

煙類廣告的說明文除了無說明文的以外，有 4 種類型。由於有主標題、次標題在，廣告內並不一定需要說明文，因此有無說明文的情況。排除無說明文的，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華語+福華話+英語」、「華語+福華話」。單用一種語言的僅有華語，其他都是多種語言搭配使用。

表 22：煙類廣告說明文語言

說明文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88	65.7%
無說明文	27	20.1%
華語+福華話+英語	14	10.4%
華語+福華話	4	3%
華語+英語	1	0.7%
總數	134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和煙類廣告次標題語言相同。

表 23：煙類廣告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07	79.9%
具有福建話的	18	13.4%
具有英語的	15	11.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說明文除了無說明文的以外，有 10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華語+福建話」、「華語+福華話」。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福建話、英語居次。

表 24：酒類廣告說明文語言

說明文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114	53.8%
華語+福建話	35	16.5%
華語+福華話	18	8.5%
無說明文	16	7.5%
華語+福華話+福建話	11	5.2%

福華話+華語	8	3.7%
華語+英語	6	2.8%
福建話	1	0.5%
福華話	1	0.5%
英語	1	0.5%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和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相同。

表 25：酒類廣告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94	91.5%
具有福建話的	75	35.4%
具有英語的	7	3.3%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翻譯方式

歸納完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後，發現「主標題」無主標題的部分是最少的，相較之下較為完整，也是廣告的重點。因此，翻譯方式以「主標題」做討論。

翻譯方式基本上有：「音譯」、「意譯」、「圖譯」，並搭配「注釋」使用。「音譯」係指外來語詞按其原有的語音形式，選用語音接近外來語詞的漢字轉寫出來，漢字並不表示意義，如：馬來語 pasar，漢語音譯為巴剎。「意譯」為將外來語詞按其意義，翻譯為漢字詞彙，漢字具有表達外來語意義的作用，如：馬來語 nasi lemak，漢語意譯為椰漿飯。

「注釋」用以說明、加註事物的類別、屬性。「圖譯」乃因應廣告需求而生，部分標題除了包含音譯、意譯、注釋，有時會因商品圖片或是商標題片而增加說明性文字。這些文字並非因外來語詞而增加，係因圖片之故，故增加「圖譯」。如「（果利斯）香烟枝」為音譯加注釋，而「（果利斯）騎馬標香烟」為音譯加注釋加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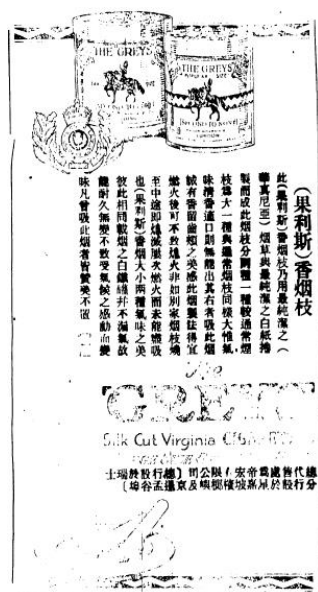


圖 1：(果利斯)香烟枝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30



圖 2：(果利斯)騎馬標香烟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12/31

本文依煙、酒類主標題廣告翻譯情況區分「音譯」、「意譯」、「音譯加意譯」、「音譯加注釋」、「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音譯加圖譯」、「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注釋加圖譯」這 9 種類型，另外一種是無翻譯。範例如表 28 所示。

煙與酒都能再區分為是否為洋貨。廣告中，洋煙、洋酒廣告出現的則數都高於非洋煙、非洋酒，如表 26、27。但這並不是指洋煙的種類多於非洋煙，而是指洋煙廣告則數多於非洋煙廣告。具有外來語詞名稱的商品要進入使用華語、福建話等語言的地方銷售，若有翻譯名稱相伴能提升消費者對商品的理解度。

表 26：煙類廣告洋煙、非洋煙數量

煙品的來源	廣告則數	比例
洋煙	98	73.1%
非洋煙	36	26.9%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表 27：酒類廣告洋酒、非洋酒數量

酒品的來源	廣告則數	比例
洋酒	183	86.3%
非洋酒	29	13.7%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並非所有煙類廣告的主標題都有翻譯，像有一些煙品不是洋煙，自然不需要翻譯，還有部分洋煙的主標題是稱讚該商品的優點，也沒有翻譯的成分。除了沒有翻譯的以外，煙類廣告有翻譯的主標題有 7 種類型，「音譯」與「音譯加圖譯」的數量為零。翻譯類型比例前 3 高的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音譯加注釋」、「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都有注釋的成份。

表 28：煙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

類型	數量	比例	主標題範例
無翻譯	58	43.3%	19401226 水仙牌香煙之王
意譯加注釋加圖譯（意注圖）	30	22.4%	19250701 三個五標香烟
音譯加注釋（音注）	17	12.7%	19250702 <u>（果利斯）</u> 香烟
意譯加音譯加注釋（意音注）	12	9%	19300712 金點牌佛及尼亞香煙
意譯	11	8.2%	19300710 金點（GOLD SPOT）
注釋加圖譯（注圖）	3	2.2%	19300328 雙鵝標朱律烟
音譯加注釋加圖譯（音注圖）	2	1.5%	19251231 <u>（果利斯）</u> 騎馬標香烟
音譯加意譯（音意譯）	1	0.7%	19250701 先得 <u>輦峇得里</u> 公司 （SANDILANDS, BUTTERY & COMPANY, PENANG.）
音譯	0	0%	無
音譯加圖譯（音圖）	0	0%	無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將上面 7 種類型範疇化後，分成 4 項。若不論「無翻譯」這類型，其他 4 項比例中最高的是「含注釋的」，佔了近 5 成的比例，代表在翻譯的過程中，將商品類型的品項點出是重要的。後面依序是「含意譯的」、「含圖譯的」、「含音譯的」。將煙類商品外包裝上的英文翻譯成好聽、好記的漢字名稱，如「GOLD SPOT」翻譯為金點，似乎較直接音譯為「夠斯吧」這類的名稱更具正面的商品形象。再如 1925 年 1 月 2 日的廣告中，「DOUBLE ACE」譯為雙桃標烟枝，也是意譯類型的煙類名稱，而不以「DOUBLE ACE」的讀音進行音譯。由此可見，在煙類主標題的翻譯中，相較之下，音譯的成份反而不如意譯來得重要。廣告的圖文並茂可以加深閱讀者、消費者的記憶，在許多廣告內主標題商品的名稱常是與註冊商標或是煙、酒外包裝有關，圖譯是廣告中重要的一環。

表 29：煙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範疇化）

類型	數量	比例
含注釋的	64	47.8%
無翻譯	58	43.3%
含意譯的	54	40.3%
含圖譯的	35	26.1%
含音譯的	32	23.9%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扣除「無翻譯」這類，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有 9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的分別是「音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與煙類廣告的主標題一樣，都有注釋的成份。

表 30：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

類型	數量	比例	主標題範例
無翻譯	68	32.1%	19250701 陳李濟藥酒
音譯加注釋 (音注)	52	24.5%	19300830 嗎爹萬蘭池酒 (MARTELL)
音譯加注釋加圖譯 (音注圖)	26	12.3%	19350425 益梳鐵線標萬蘭池 (EXSHAW COGNAC BRANDY)
意譯加注釋加圖譯 (意注圖)	21	9.9%	18950810 鎖匙標蜜酒出賣 (KEY-MARK)
音譯加意譯 (音意譯)	15	7.1%	C207-19400117 白馬標威士忌 (WHITE HORSE Scotch WHISKY)
音譯	9	4.2%	19250701 WHISKY (委寔杞)
意譯加音譯加注釋 (意音注)	9	4.2%	19300201 蜂巢標 佛蘭地酒 (Beehive Brandy)
注釋加圖譯 (注圖)	8	3.8%	18950810 狗頭蜜酒出售
意譯	2	0.9%	19150908 請試葡萄補血酒 (OUD'S TONIC WINE 「DO AS I DO」)
音譯加圖譯 (音圖)	2	0.9%	19350105 軒尼士三星斧頭標萬蘭池 (HENNESSY)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含注釋的」與「含音譯的」主標題翻譯方式比例都超過半數，顯見為重要的翻譯方式。而圖譯、意譯的比例都不到 3 成。將煙、酒兩類廣告範疇化後的主標題翻譯方式一起對照看，特別是「含意譯的」、「含圖譯的」、「含音譯的」這 3 種，菸類廣告的比例依序是：40.3%、26.1%、23.9%；酒類廣告的比例為 22.2%、26.9%、53.3%。圖譯在煙、酒類廣告中都是居於第 2 位，足見圖譯在這兩類廣告中都很重要。

然而意譯和音譯在煙、酒類廣告中的重要性顯然不同：煙類廣告以意譯為要，酒類廣告則重音譯。煙類廣告以非洋煙居多，外來語多出現在漢字品牌名稱的翻譯上，以漢字品牌名稱為中心翻譯為外文，因此多採取意譯方式翻譯。而酒類廣告名稱多為外來語，在轉換為漢語名稱時，以語音接近外來語詞的漢字轉寫出來，讓消費者在閱讀廣告的過程中，能對應、識得洋酒品牌名稱是重要的，因此酒類廣告的主標題以音譯為重要翻譯方式。由此可知，煙、酒類商品類型（洋煙／酒、非洋煙／酒）的差異，是導致採用不

同翻譯方式的主因。

由於酒類廣告比較多都是將酒的外語名稱音譯為漢字，因此在選字的過程會顧及選用具正面形象的用字。如「文家宜百補酒（WINCARNIS）」，並搭配適合闔家飲用、老少咸宜、強健身體這類的圖像廣告進行宣傳，如圖 3。此外，酒類廣告有時也會放入女性形象廣告，營造出喝酒是一種適宜交際、優雅、上流的氛圍，如圖 4。

表 31：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範疇化）

類型	數量	比例
含注釋的	116	54.7%
含音譯的	113	53.3%
無翻譯	68	32.1%
含圖譯的	57	26.9%
含意譯的	47	22.2%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3：文家宜百補酒（WINCARNIS）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1/04



圖 4：軒尼士三星斧頭標萬蘭池（HENNESSY）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7/24

（五）廣告用字討論

廣告上的用字會透露出隱藏在背後的語言訊息。此處的廣告用字不限於煙、酒內廣告，在查閱報紙的過程中，看到具語言互動的其他商品廣告或告示，筆者也會留心其用字。「1930/02/01 金點（佛及尼亞芬枝）」廣告中，「佛及尼亞」是 VIRGINIA 的音譯，「金點」是 GOLD SPOT 的意譯，以「芬枝」指稱香煙。「芬」字的福建話發音為「hun⁵⁵」，華語為「ㄈㄣ」，客語為「fun²⁴」¹⁰，粵語為「fan⁵⁵」。¹¹「芬」字的福建話讀音與福建話香煙「薰 hun⁵⁵」¹²的讀音相同，客語的香煙讀音為「菸 ien²⁴」，粵語的煙草意義的煙讀

¹⁰ 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2017 年 4 月 2 日。

¹¹ 參考粵語審音配詞字庫：<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017 年 4 月 2 日。

¹² 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ppt.cc/5Hybf>，2017 年 4 月 2 日。

為「煙 dzin⁵⁵」。由此判斷該標題中含有福建話成份。這類的例子不僅出現在煙、酒類廣告中，如「1915/01/02 利美領頂上香水」，「利美領」是音譯自 DIVINIA，「領」字福建話發音為「niã⁵¹」與「NIA」的音相呼應。「利」、「美」字福建話發音為「li³³」、「bi⁵¹」，分別對應「DI」、「VI」，福建話的語音系統內沒有/d/、/v/這樣的音，自然會以既有且最接近的/l/、/b/音進行對應。DIVINIA 在現代的品牌名稱譯為「蒂芬妮亞」，「DI」、「VI」、「NI」、「A」對應為華語的「蒂」、「芬」、「妮」、「亞」。



圖 5：金點（佛及尼亞芬枝）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02/01



圖 6：利美領頂上香水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廣告中有時也會有拼音出現，尤其是在註冊商標內。如「福茂號」的註冊商標內就有「HOOK MOH」這樣的福建話拼音。檳榔嶼賣布的商家「錦泉公司」在商標上寫著「GIM CHUAN PENANG」，標題上還有「烏布」的字樣，是華語黑色布料的意思。一樣是賣布的商家「忠源號」，標題上寫著「TEONG GUAN PENANG」，廣告內說明文的內容一樣使用「烏布」指稱黑布。「和豐銀行有限公司」的「和豐」寫為「HO HONG」，為福建話拼音，粵語豐字為「fung⁵⁵」，客家話為「fung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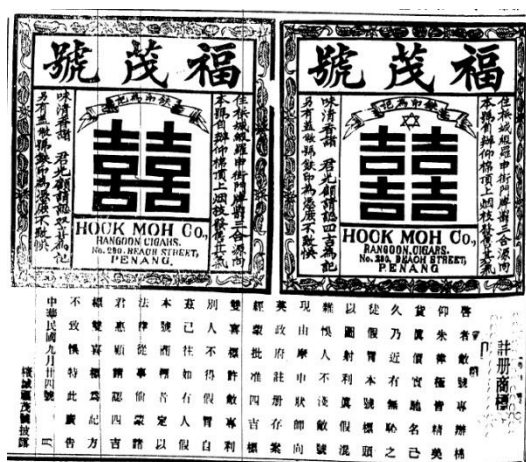


圖 7：福茂號註冊商標（HOOK MOH）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9/24



圖 8：錦泉公司（GIM CHUAN PENA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08/18



圖 9：忠源號（TEONG GUAN PENA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12/31



圖 10：和豐銀行有限公司 (HO HO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10

日本產品的「仁丹」，廣告內的「告白」是現代「廣告」的意思¹³，商標上不僅有拼音，還有日文「ジンタン」。「粵東富安藥行」起事，標題下方有「FOO ON YOK HONG」的粵語拼音。



圖 11：仁丹之告白（JINTAN）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6



圖 12：粵東富安藥行啟事
(FU ON YOL HO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0/31

¹³衣若芬（2009：67）：「『告白』即今所謂之『廣告』。梁啟超被認為是率先使用『廣告』一詞者。梁啟超於日本橫濱所創辦的旬刊《清議報》，在1899年4月30日出版的第13期中附有『廣告料』一則，即公布刊登廣告的價格。」見中國慶（編著），《與古人一起讀廣告》（北京：新星，2006），194。

非洋煙的香煙銷售對象不限定在華人，站在販賣者的角度，如果能有越多人買產品當然是越好，因此在外包裝上也會有不同的語言出現。1920 年 12 月 1 日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廣告內，「大飛船」與「愛國」這兩種香煙的外包裝上分別有「AIR SHIP」「NGAIKUO」的拼音與翻譯。「大飛船」採取的是意譯策略，而「愛國」則是用拼音方式。「愛」字福建話、華語會拼為「AI」，客家話拼為「OI」，粵語拼為「OI」或「NGOI」，聲母有「NG」的僅有粵語，可知「愛國」拼音為「NGAIKUO」乃是粵語讀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創辦人有粵商背景¹⁴，商品拼音有粵語讀音也是有跡可循。同樣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百雀香烟」直接翻譯為「HUNDRED SPARROWS」，並在外包裝畫上許多飛翔的麻雀。

◀新到各種特色香煙▶



NGAIKUO
愛國
CHINA KANYANG
HONGKONG

五十支庄 五十支庄 五十支庄 五十支庄 五十支庄 五十支庄

金馬 大飛船 大愛國 驚雲 大飛船 大愛國

十支包庄 十支包庄 十支包庄 十支包庄 十支包庄 十支包庄

大愛國 大飛船 驚雲 大飛船 大愛國 大飛船



AIR SHIP
THE CHINESE BREWERY
TIENTSIN CHINA

▲同胞注意

▲請吸國貨

代理處

新街 廣德號 奇發號 社尾 協昌號 中街 瑞興棧 美號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謹啓

圖 13：新到各種特色香煙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0/12/01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製——特——近——新



十支
百雀香烟

完全國貨

國人愛本

國人評賞

國人工作

吸家利便

五占一包

日便携帶

所費極廉

價錢便宜

卜買會節

易本扣

無誤時否

烟質優良

罐包封料

樣潔

圖 14：十支包庄百雀香烟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2/21

酒類廣告中「Whisky」名稱的寫法有 6 種：委實杞、委寔杞、威實杞、威士忌、威寔杞、威士杞。寫法都很相近，只是幾個字在變化組合。這些字的共通點是聲、韻母相同，只是聲調上有所差異。對於「Whisky」的音譯，採用「委」或「威」讀起來的差異不大。但是特別的地方在於「委」、「威」的福建話為「ui⁵¹」、「ui⁵⁵」，華語為「ㄨㄟˊ」、「ㄨㄟˋ」，以福建話做發音更能貼近「Whisky」的讀音，可想見漢字選用「委」、「威」可能具有福建話的讀音成份。

「實」、「寔」、「士」這組華語的讀音相近，分別為「ʃʹ」、「ʃʹ」、「ʃʹ」，只有聲調上的差異。福建話的差異較大：「sit⁵」、「sit⁵」、「su³³/sɿ³³」，較前面使用的字是「實」、「寔」，「士」是較晚些才採用的字。這3個字的共通點為：聲母皆為「s」，可與「Whisky」的第2個音節（syllable）對應。

「杞」、「忌」這組字在 6 種寫法中只有一種使用「忌」，整體數量也少見。華語讀音為「ㄎㄨˋ」、「ㄐㄧˋ」，只有韻母相同。福建話為「ki⁵¹」、「ki³³/k^hi³³」。若是對應「Whisky」

¹⁴衣若芬（2009：68）：「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原先為粵商簡照南（1870-1923）、簡玉階（1877-1957）兄弟與越南華僑曾星湖集資港幣 10 萬元，於 1905 年在香港創辦，名為『廣東南洋煙草公司』。」

的第3個音節，以福建話的讀音較為接近。

這些字都有彼此相似、共通的地方，因此才有以上6種的組合。組合之間沒有特殊的規律。即使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一支酒廣告，用字選擇也有所變化，如荷美嘸的 Whisky 就有3種寫法：委實杞（1895年8月10日）、威實杞（1900年1月3日）、威寔杞（1915年1月2日）。



圖 15：荷美嘸委實杞酒出賣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895/08/10



圖 16：五王帽標委寔杞酒出售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3/29



圖 17：威實杞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4/04



圖 18：畢陳能蘇格蘭威士忌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啓者本公司由歐洲辦到頂上委實杞酒久已
遠近馳名 諸君九經採沽者莫不
交口稱揚其善蓋此酒係採擇精料
名手製成氣味甘美清香大與常品
飲之不但消渴生津潤腸氣且能
調陰陽補元氣除百病驅諸邪經
多年並非虛語倘蒙 諸商惠顧請
到士庫街門牌第二十七號本公司面商此佈
仙得聲密得里公司啓

SPECIAL RESERVE.
SANDILANDS,
BUTTERY &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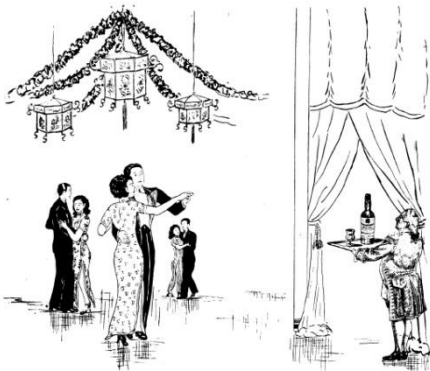
○荷而威寔杞美酒發兌

圖 19：荷而威寔杞美酒發兌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第貳千貳百貳拾貳號
報新叻檳
日二月二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地華白紙標威士杞



是當舞之際或舞後之唯一妙品

總代理
亨利華有限公司
檳城 怡保

圖 20：地華白紙標威士杞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2/02

酒類廣告中「Brandy」名稱的寫法也有 6 種：萬連池、萬蓮池、萬年池、萬蘭池、佛蘭地、白蘭地。前 4 種的相似性較高，只有差別在第 2 個字的「連」、「蓮」、「年」、「蘭」，聲母「n」、「l」的發音部位皆為舌尖音，不同處在於發音方法「n」為鼻音，「l」為邊音，福建話於此皆採用「l」聲母的讀音，以更符合「Brandy」的第 2 個音節。

檢視這些用字的福建話、華語讀音，會發現整體上來看前 4 種寫法較接近福建話的讀音，尤其是「池」與「地」。「池」字的福建話只有一種讀音「ti¹³」，「地」字因文讀音、白讀音之故有不同的讀音。讀為文讀音「ti³³」的地，保留在土地公「tʰ²⁵⁵-ti¹¹-k²q⁵⁵」這個宗教詞彙上，白讀音「te³³/tue³³」的運用則較為廣泛。要對應「Brandy」的第 3 個音節，若是選用文讀音的「地」，則「池」與「地」都能對應福建話。但按時間軸排序下來的 6 種寫法，一開始選用單一讀音的「池」到後來有多重讀音的「地」，可想見在「Brandy」的讀音上已經開始有所不同。

第 5 種「佛蘭地」的寫法，「佛」字也有文讀音「hut⁵」、白讀音「put⁵」兩個讀音，若以白讀音對應較接近福建話，但其第 3 個音節選用「地」字，而非「池」字。最後一種寫法「白蘭地」，「白」字也有文讀音「pik⁵」、白讀音「peh⁵」之別，但不論是文讀音或是白讀音，都不若華語的「ㄅㄛˋ」來得接近，第 3 個音節亦選用「地」字對應。推論前 4 種寫法與福建話接近，第 5 種寫法屬於過渡期，第 6 種則與華語較接近，如現代的「Brandy」寫法多為「白蘭地」。

表 32：「Brandy」用字的福建話、華語讀音

用字	福建話	華語
萬	ban ³³	ㄨㄢˋ
佛	hut ⁵ / put ⁵	ㄅㄛˊ
白	pik ⁵ / peh ⁵	ㄅㄞˊ
連	lian ¹³ / ni ¹³	ㄌㄧㄢˊ
蓮	lian ¹³	ㄌㄧㄢˊ
年	lian ¹³ / ni ¹³	ㄋㄧㄢˊ
蘭	lan ¹³	ㄌㄢˊ
池	ti ¹³	ㄊㄧˊ
地	ti ³³ / te ³³ / tue ³³	ㄉㄧ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21：國力萬連池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1/02



圖 22：頂上萬蓮池酒出售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5/01/03



圖 23：法國訖申酒廠自製頂上各欸萬年池酒出兌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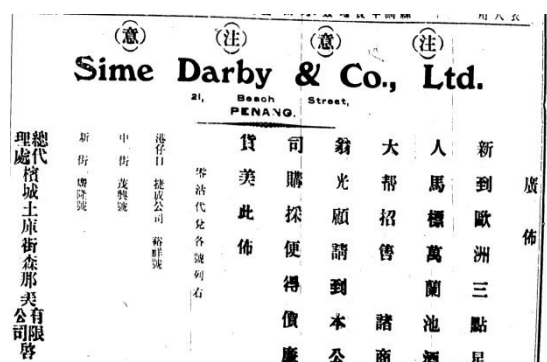


圖 24：歐洲三點星人馬標萬蘭池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0/04/24



圖 25：Beehive Brandy 蜂巢標佛蘭地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03



圖 26：馬泰老牌白蘭地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0/26

1915 年的「棉荷典馳名高哥粉招售 (VAN HOUTEN'S COCOA)」，以「高哥」對應 COCOA。1930 年的「紅字嘜羔菓粉 (BOURNVILLE COCOA)」，選用「羔菓」對應 COCOA。1935 年的「能得利咭咕」，能得利是「Rowntree'S」的音譯，「咭咕」則對應 COCOA。同年還有另一則廣告是「羔羔精」，「羔羔」對應 Coco。同樣是 COCOA、COCO，選用的漢字不同，尚未有一致的漢字出現，只要發音上相近就有可能是被選擇使用的漢字。

表 33：「COCOA」與「COCO」用字的福建話、粵語、客家話、華語讀音

英文	漢字	福建話		粵語		客家話		華語	
COCOA	高哥	ko ⁵⁵	ko ⁵⁵	kou ⁵⁵	ko ⁵⁵	ko ²⁴	ko ²⁴	《幺	《ㄘ
COCOA	羔菓	ko ⁵⁵	ko ⁵¹ kue ⁵¹ ke ⁵¹	kou ⁵⁵	kuo ¹³ ku ¹³	ko ²⁴	ko ³¹	《幺	《ㄨㄛˊ
COCOA	咭咕	kok ³	koo ⁵¹	kuk ⁵ dzuk ³ luk ³	ku ⁵⁵	kok ³	ko ¹¹	《ㄨ	《ㄨ
COCO	羔羔	ko ⁵⁵	ko ⁵⁵	kou ⁵⁵	kou ⁵⁵	ko ²⁴	ko ²⁴	《幺	《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棉荷典馳名高哥粉招售

VAN HOUTEN'S COCOA

啓者本號所製高哥粉乃中外馳名之食品價廉物美貨色鮮明諸紳商翁嘗試之方悉該物美備最合衛生者也如蒙賜顧請至埠中各行商店均有發售特此報聞

英千九百十四年十月七號
民國三年甲寅八月十八日

總發行處謹啓

圖 27：棉荷典馳名高哥粉招售
(VAN HOUTEN'S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8

紅字嘜羔菓粉

BOURNVILLE COCOA

保 健 滋 養 壯 健

英京吉甯市紅字嘜羔菓粉使人身體強壯、精力充足、一杯紅字嘜羔菓粉、純粹是植物、內含滋養料在、飲品中爲最廉、由本號直接運、人愛之、

附有說明書、函索即可一試、紅字嘜羔菓粉、使人健康強壯、之良長、

紅字嘜羔菓粉、是飲用之極、



附寄

THE HOLLAND-STRAIT TRADING CO. LTD.

圖 28：紅字嘜羔菓粉
(BOURNVILLE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12/19

能得利哈咕

Rowntree's

健康之成年男女及長大之兒童所需要之飲料沒有較之能得利哈咕更爲富有利哈咕因其極能助長消化增進健康爲人所愛好



圖 29：能得利哈咕 (Rowntree'S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4/22

產生體力氣力生活力

含有維他命烈滋養料

請 飲

羔 羔 精

總代理

檳城先得聲峇得里有限公司

SANDILANDS, BUTTERY & CO., LTD.

PENANG.



圖 30：羔羔精 (Cocomalt)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4/22

四、結語

《檳城新報》內使用的語言包含福建話、粵語、華語、英語，沒有馬來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報紙的主要讀者群為華人，二來當時的馬來語還不是唯一的官方語文，因此並沒有規定在報章雜誌內必須要使用馬來語。英國殖民者的英語不論是在早期的《檳城新報》或是現在的廣告都隨處可見。

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的語言數量以多語言是常態，可見得《檳城新報》的語言景觀多元而豐富。語言組合類型中，煙、酒類廣告皆以華語使用得最多，其次為英語、福建話、粵語，而半數以上的酒類廣告都有英語。由「符碼優先」的角度切入觀察語言之間的擺放位置與互動，得知：以漢字為主的整體文字向量的主要是由右至左，煙類廣告全數都是如此，但酒類廣告在 1930、1935 年的這兩個年份中有 21 則廣告是由左至右的廣告，呈現出於 1930 年代附近已經有由左至右的書寫向量，但是比例僅近 1 成，還不是很普遍。

在主標題文字向量的位置上，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文字向量多集中在由右上往左上與右上往右下的書寫，尤其交集位置「3」是重要的擺放位置。由於文字書寫向量的改變，在當代廣告中，以左上的位置為擺放重點，但在早期的《檳城新報》內，優選的位置則是在右上。呈現出書寫向量的改變，也會造成符碼優先擺放重要位置的改變。

《檳城新報》的語言特色，從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的語言，及主標題的翻譯方式談起。前 3 者的語言都是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福建話、英語，粵語只有少數。主標題的翻譯方式分為：「音譯」、「意譯」、「圖譯」，並搭配「注釋」使用。煙類翻譯類型比例前 3 高的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音譯加注釋」、「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都有注釋的成份。酒類翻譯類型前 3 高的分別是「音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

然而意譯和音譯在煙、酒類廣告中的重要性顯然不同：煙類廣告以意譯為要，酒類廣告則重音譯。採用不同翻譯方式的原因，乃是煙、酒類商品類型（洋煙/酒、非洋煙/酒）的不同所致。除了「音譯」、「意譯」外，「圖譯」是廣告中重要的一環，圖文並茂的版面讓讀者更易於了解商品，「注釋」則是用以輔助說明商品的種類。

《檳城新報》廣告用字的討論，本文挑選幾則語言互動有趣的廣告文字做討論。觀察被選用的漢字與英文之間的翻譯情況，其中不乏英文翻譯為福建話的，或是華語翻譯為英文的商品。並且注意到部分註冊商標內有放置商家店號的拼音。「Whisky」和「Brandy」的音譯名稱各自有 6 種寫法，「COCOA」與「COCO」也有不同的用字，顯示出當時同一種商品的名稱寫法並未固定，只要不與外語的讀音差距太大即可，而這些不一致的音譯字，也成了不同語言之間互動的線索。

參考文獻

一、西文文獻

- Hashim, R. 1996. *Educational Dualism in Malaysia: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dry, Rodrigue & Bourhis, Richard 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 23-49.
- Sick, Goh-Ngong. 1971. *The Malay Language in Malaysia: An Applied Sociolinguistic Study*.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二、中文文獻

- Ran Scollon/ S.W. Scollon 著、呂奕欣譯：《實體世界的語言》，臺北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 衣若芬：〈吸煙與愛國：「五四運動」前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新加坡《叻報》的廣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 54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65-106。
- 周偉民、唐玲玲：《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年。
- 葉玉賢：《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 年。
- 顧長永：《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

三、電子媒體

-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ppt.cc/5Hybf>，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典藏《檳城新報》：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documents/Penang%20sin%20poe/Penang%20sin%20poe.html，2015 年 5 月至 12 月查詢。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十七期徵稿啟事

(投稿截止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107年3月出刊

-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是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負責發行之學術期刊，本刊以英語、國文、地理(及休閒、觀光遊憩)、美術(暨藝術教育)、兒童英語、翻譯(口、筆譯)、台灣文學、歷史研究領域為主之學術專刊，每半年發行一次(預訂每年三、九月出版，截稿日為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各相關領域之論著都歡迎，懇請公私立大學專、兼任教師、學術研究單位人員、博士研究生踴躍賜稿。來稿刊出前，均經過正式之審查程序。
- 二、本學報除公開徵稿外，為拓展本刊視野，豐富其內容，增進其學術能量，得於不違背本學報宗旨之前提下，經總編輯(由院長擔任)推薦，經編輯委員會審定後成為特稿。
- 三、稿件得以英文或中文撰寫，並遵循APA及MLA最新版格式，本學報內容可能用於非商業性之複製。
- 四、稿件字數中文以不超過25,000為原則，英文以不超過15,000為原則；中文摘要約600字，英文摘要約350字，無論以任何語言，均請由左至右橫排。
- 五、稿件版面以A4紙張，註明頁碼，一律採電腦打字，並請用Word軟體編輯(12號字，中文字體以新細明體，英文字體以Times New Roman，1倍行高，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形，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形，邊界採用Word預設格式)。
- 六、來稿一律請附:中英文篇名、摘要、關鍵詞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 七、請將稿件電子檔以附件檔案形式電郵至coarts@cc2.ncue.edu.tw (收件人：鄧慧好小姐)；另外請影印三份，連同其他文件掛號交寄至「50007彰化市進德路1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 八、本學報稿件審查採匿名雙審制，文稿中請避免出現作者相關資訊，編輯委員會斟酌審稿員意見及建議後做最後決議，未獲採用者則致函通知，恕不退稿。
- 九、投稿若經刊載，稿件著作權歸屬本學報，本學報亦有刪改權，投稿時需繳交「投稿授權聲明書」。本學報不接受已刊登之文章，如發生抄襲、侵犯著作權而引起糾紛，一切法律問題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 十、來稿且刊出後，將致贈投稿者二十份抽印本及當期學報一本，並附上該論文PDF電子檔，不另支稿酬。簽署著作權授權書的稿件刊登者，其文章將收錄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國家圖書館、南華大學彰雲嘉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文化部、華藝數位電子期刊資料庫、凌網科技數位出版品營運平台、遠流/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文學院 鄧慧好小姐

地址：50007彰化市進德路1號

電話：(04)723-2105 分機 2022 / 2023 傳真：(04)721-1221

電子郵件信箱：coarts@cc2.ncue.edu.tw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17

Call for Papers

(Submission Deadline: Dec. 31, 2017)

Vol. 17, March. 2018

1.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JOH)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effor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 welcome papers and reviews on areas of English, Chinese, Geograph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nd tourism studies), Art (including art education), Children's English, Translation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JOH appears twice a year, in March and September (the deadline of each will be December 31 and June 30). Faculty members and doctoral candidates (submitting with th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of the advisor) of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all welcome to contribute papers. All received papers will be sent to two peer reviewers for review at the cost of JOH.
 2. Contributions should consult the format demonstrated in the latest edition of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r *The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3. The manuscript should not exceed 15,000 words. The abstract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350 words. Every contribution should be typed from left to right horizontally.
 4. A4 or Letter Size paper is required for all contributions. Please use Microsoft Office Word to edit your papers. The essay should be typed in single space and in the font of Times New Roman Size 12. The punctuations should be typed in single-byte, and the margins should be in the default setting of Word.
 5.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complete with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and author's information.
 6. When submitting a manuscript, please send three hard copies along with other documents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
- In addition, please send an electronic version in Word forma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coarts@cc2.ncue.edu.tw.
7. A submiss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s sent to at least two reviewers recommend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Be sure to avoid leaving any author-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manuscripts. Based on th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f these reviewers, the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nd the editor, who meet periodically, make final decisions. Authors of unaccepted papers will be notified, but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8. Once submissions have bee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uthors shall sign an Agreement to assign property rights of their works to JOH for search, download from the Internet, and modify. Please

also send in the Agreement with your signature when submitting a manuscript. JOH will not publish submission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9. Authors are entitled to twenty offprints of the article and one copy of the issue in which their article appears; no monetary compensation will be offered. The articles whose authors have signed to authorize their copyrights will also be collected 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Citation Index-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CI), Nanhua University Boundless Treasure Academic Journal, Ministry of Culture, Airiti Library, HyRead and WordPedia.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s. Teng

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

Tel: (04)723-2105 ext. 2022/2023 Fax: (04)721-1221

E-mail: coarts@cc2.ncue.edu.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六期

發行人：郭艷光

總編輯：周益忠

主編：黃玫珍

出版機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出版日期：2017 年 9 月初版一刷

創刊年月：2002 年 11 月

刊期頻率：半年刊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本刊同時登載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網站，網址為 <http://coarts.ncue.edu.tw/>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 600 號

國家書店 (02)2796-3638#22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59 號 2 樓

印刷：欣興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精華印刷）

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竹和路 110 號

電話：(04)725-6385

傳真：(04)724-7074

定價：NT\$500

書號：0031352 ISSN：2305-9761 GPN：200910600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16, September 2017

Issued by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Mei-chen Huang

Published by Xinxing Publishing Business Co., Ltd.

No.110, Zhuhe Rd., Changhua City, Changhua County 50075, Taiwan

Tel: 04-7256385 Fax: 04-7247074